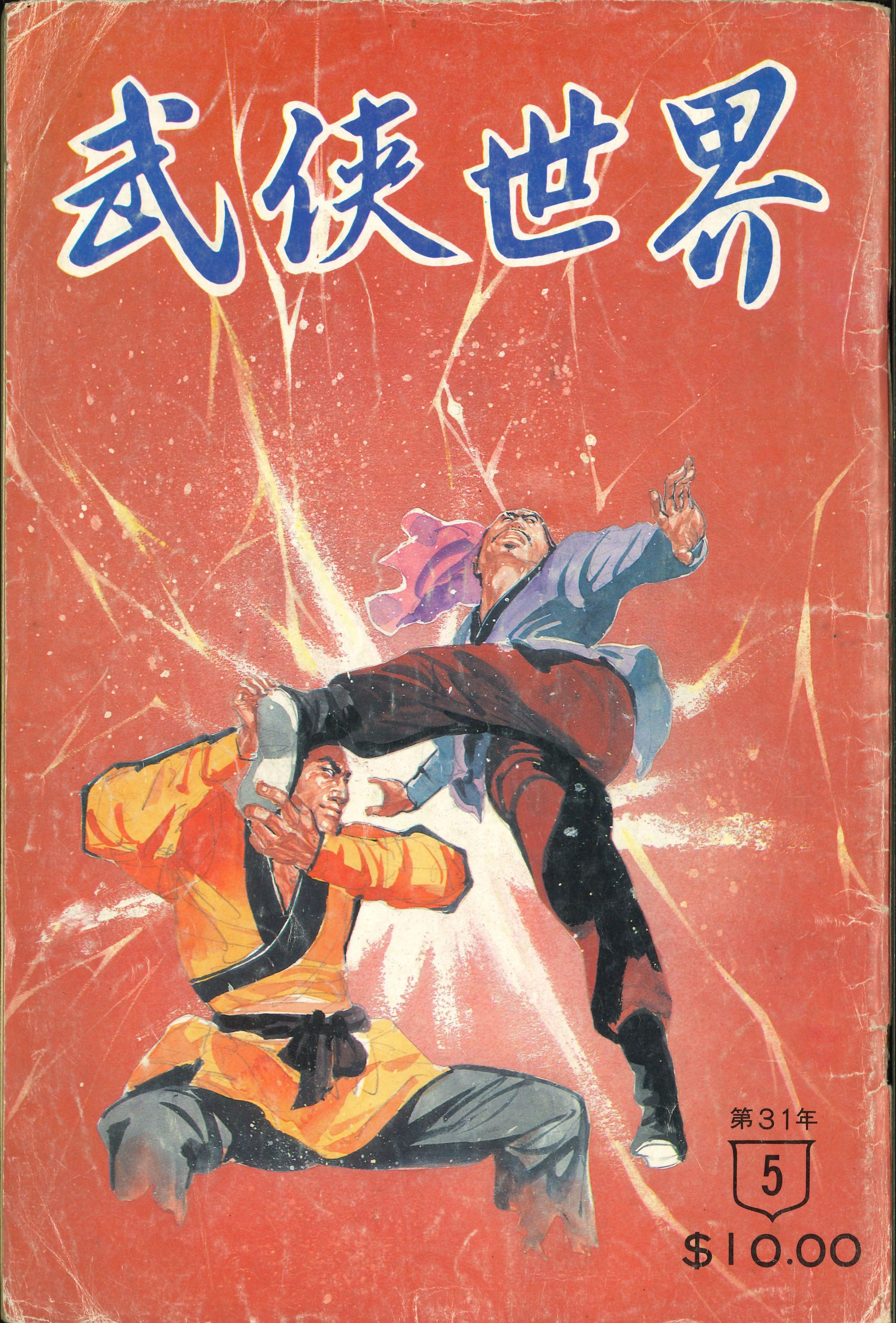

武侠世界
第31年
5
$10.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猛作「巫峽風雲」在今期和大家見面，五年前，遊龍劍客岳磊力鬥羣豪，最後力竭而墮下懸崖……現在，那些曾在巫山望霞峯參與圍攻岳磊的羣豪逐一被人殺死，而殺死他們的是新近在江湖上崛起的「無慾教」，這「無慾教」與岳磊有甚麼關係呢？「無慾教」眞的是爲岳磊報仇的嗎？此刻，和平使者石丘山把一份名單交給慧能大師、青雲道長，希望他們能夠聯手起來，保護那些武林人仕，免遭「無慾教」的殺害，因爲這其中可能隱藏着一個更大的陰謀……本文情節曲折，引人入勝，而故事結構嚴謹，連貫緊密，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法輪九轉」乃高皋先生最新佳作，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本故事情節緊湊，文字簡潔凝鍊、富於文采，喜讀高皋先生佳作的朋友，又可一飽眼福，辛棄疾先生另一新作「天才小刀」也於今期開始刊載。

*　　*　　*

下期將刊登雲劍飛新作之「民初追捕」故事集之「貪禍」。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巫峽風雲（新派奇情湖海恩仇錄）
武林一代奇才遊龍劍客岳磊被衆多高手擊落懸崖，生死不明，五年後……吳道子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陰陽界外的猛鬼（社會秘聞）
欲賭鬼魅　懂鬼成狂……狄奇 45
煮酒論英雄（三國演義之十二）◀二▶……徐正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法輪九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一▶
荒山投宿　拔刀相助……高皋 50
天才小刀（新派俠情中篇連載）◀一▶
小子無師自通　深山練成狠刀……辛棄疾 63
刀神（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審問口供　措詞曖昧……司空羽 73
金風細雨樓（「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三▶
出示御賜鐵劵　免遭公差拘捕……溫瑞安 81
龍鳳錯（齊雲飛後傳）
巨犬竟作人言　犬魔身份敗露……西門丁 87
明月宮（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平息雙方打鬥　趕赴東海探親……東方玉 95
情淚染蠻花（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揭開易容眞相　相聚倏又分離……揚子江 103
逐鹿中原（燕子傳奇故事）
高手傾巢而出　直搗魔宮腹地……卧龍生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三▶
吸蛇血功力大增　入匪巢偷聽情報……逍遙客 121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5期
（總號 155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湖海恩仇錄

吳道子·文
可　飛·圖

巫峽風雲

江湖仇殺　波譎雲詭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爲財而死的人是謂之蠢人。

爲食而亡之鳥是謂之呆鳥。

鳥類之中，蠢到極點的也只是呆鳥，事實上，爲食而亡的是否眞的是呆呢？

也不盡言，當吃也是亡，不吃也是亡的時候，爲何不做一隻飽死鳥呢？這樣一來，抵達陰間時也有氣有力，不會被別的鳥欺負嘛！

人類可蠢透了，竟會爲一些不能吃進肚，只會爲自己增加負荷的錢而死，沒有錢不會死的啊！

家財萬貫又如何？死後能帶走嗎？

縱使能帶走，又有何作用，陰間用的鈔票，最小面額的也有七位數字，即使帶數十億身家往陰間，去到後還不是窮光蛋一名？

所以人比鳥蠢上不知多少倍，其實這毋庸我來多言，早已有事實証明的了。不說別的，單是學飛，人類學了這麼多年，還是學不會，而鳥呢，則只有那些鈍胎駝鳥學不懂，其餘的自出娘胎三數天，便能飛啊……

最可憐的是人類不單是爲了財而死，有些更蠢至爲了一些虛無的東西白白送掉寶貴的生命，事實上這些東西根本不可能稱之爲東西，只能稱之爲騙人之把戲，因爲它們根本便看不見，摸不着，諸如名氣、權力、愛情……等等。

長久以來，也不知多少蠢人爲了它們，胡裏胡塗的死掉，而這其中爲了虛名或爭一口氣而死的人，則江湖中人佔了大多數。

這些武林人物，往往是爲了誰是天下第一劍，武林第一刀等等便拚個你死我活，更千方百計的追求那些甚麼靈丹仙藥以增加內力，以及甚麼練功秘笈以達到天下第一高手之境界，他們根本忘記了練武主要之目的乃是爲了强身健體，而非好勇鬥狠。

不過，若練武的人都懂得這麼想的話，又怎會有那麼多令人津津樂道的傳奇故事留傳下來呢？

* * *

這天黃昏時分，巫山十二峯中的望霞峯便又發生了武林人物械鬥之事件。

武林人物爲種種原因械鬥，無日無之，根本便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這一回却與尋常的厮殺略有不同。

巫山望霞峯這一場械鬥，甚至可說令不知內情的其他武林人物爲之震驚！

令人震驚之處並不在於參與戰鬥的人數有三四十名之多，也不是因爲這三四十人正在圍攻着一個人；而是這三四十人均屬當今武林响噹噹的人物，有黑道梟雄，也有白道精英！

是甚麼原因能令他們屛棄本身立場，携手合作，或應該說罔顧江湖規矩同一對手？

難道他們圍攻着的這個人乃是個混世魔星，窮凶極惡，人人得而誅之之徒？

若然眞是如此的話，那倒符合了「人不可貌相」這句話了，因爲這時被數十名黑、白兩道高手圍攻着的這個人年紀只有廿二、三歲，長得丰神俊秀，飄逸出塵，一對星目更清澈得如一泓秋水，那像是個淫邪奸惡之輩？

不過，姑勿論這青年是個正人君子，或是萬惡之徒，既然正、邪兩派武林人物都不顧一切地合力攻他，當然有他該死的地方。

夕陽殘照之下，只見他不停地揮舞着一柄寒光四射，一看便知絕非凡品的長劍，力拒數十名一流高手疊瓦式的攻擊。

他的劍法，一時玄奇詭異，一時氣勢磅礴，圍攻着他的對手，雖然人多，却也未能佔着優勢，可見他的武功修爲已臻化境。

只可惜，一個人的眞力不可能無窮無盡地用之不竭，終歸也會有枯竭的一刻。

夕陽西下，天邊的紅霞漸漸消失。

俊朗青年的劍也漸漸緩慢下來，威勢也不如前，雖然間歇中有一個半個對手被他刺個正着，他自己亦已掛彩多處，鮮血不停地從身上各傷口滲出，穿着的一襲白袍已破爛不堪，血漬斑斑。

大量的失血使他的眞力急劇地消耗着，他開始感到陣陣暈眩，手中寶劍越來越變得沉重，他知道除非有奇跡出現，巫山望霞峯將是他埋骨之所。

兩柄長劍及一口金刀已閃電般欺身而至，他毫不考慮地使出一招「陽關三疊」迎擊對手。

若在往日，他這一絕招縱不能把三名欺近身前的對手立斃於劍下，最不濟也可削掉對方之手臂或兵器，可是如今他已力不從心，曠世絕招使起來緩慢無比，不帶半分勁度，那有威力可言？

只聽見錚的一聲，攻來的厚背金刀已擊在他劍身之上，震得他虎口一麻，長劍脫手飛射數丈開外，往懸崖直飛。

其餘兩柄長劍已當胸擊至，匆忙間，他只能向後急退，可是他這時之體力已屆强弓之末，如何能夠脫離攻來劍勢？

不過，即使他能脫離對方劍勢又如何？他的身後還有不同之兵刃等候着，還不是死路一條？所差的只不過是死在何人手中吧了。

「我命休矣！」他的念頭還沒消失，便感到一股强大掌勁從側閃電般襲至，把他整個身軀震飛數丈，越過衆人之頭頂，往崖下急墮。

墮崖時他回首瞧了瞧那個把他擊

中的對手，目光滿是詫異之色！

他知道他今生今世對這個把他擊下懸崖的人絕不會遺忘。

可是他這一生還有多久可活呢？懸崖下是甚麼？嶙峋的怪石還是湍急的江水？

他不知道，在他遠沒抵達崖底時，他已昏厥過去。

* * *

天若有情天亦老，這本是唐代詩人李賀的作品金銅仙人辭漢歌中的一句，後人爲這句詩配上了千古佳句：「月如無恨月長圓」，留頌數百年。

但是這一年來，武林中却替它配上了另外的一句：「人如無慾人不死」！

武林人物也來舞文弄墨一番，難道創造這句的人認爲「月如無恨月長圓」對「天若有情天亦老」，還嫌不夠工整，要另造一句來與之一較高下？

這人有沒有如斯念頭，無從得知，而事實上這句話是誰造出來的也沒有人知曉，只知道這是當時武林中一個極爲神秘的組織之口號。

這組織的名稱便叫做無慾教。

無慾教究竟是個甚麼性質的組織？

照字面來看，它似乎是個宗教組織，宣揚無求無慾，追求長生不死。

但若照它所作所爲，則與宗教之宗旨背道而馳，因爲不論甚麼宗教都是導人向善，嚴戒殺人放火，而這無慾教雖不致於姦淫擄掠，打家劫舍，却殺死了不少人。

死在無慾教手裏的是些甚麼人？

甚麼人也有，有好人、有壞人、有白道俠士、更有黑道梟雄。不過，他們都是武林中人！

無慾教爲何要殺他們？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們有非份之慾！

無慾教會公然聲稱這些被他們殺死的人，純粹是因爲企圖奪取不是他們應得的東西而招致殺身之禍，至於這些人要奪取的東西是甚麼，無慾教則沒透露。

不過，武林中有不少人都是瞎子吃湯丸，心中有數！

因爲這些死在無慾教手中的人不單全是武林中人，也全是於五年前曾在巫山望霞峯參與圍攻當年武林彗星遊龍劍客岳磊。

很自然地，人們把無慾教和遊龍劍客聯想在一起。

當年遊龍劍客被擊下懸崖，雖然找不着屍體，但武林中人均深信他早已遇害，只不過屍首被急流冲出大海吧了。

因爲從這麼高處墜下，無論輕功如何高明，也難逃粉身碎骨之命運，即使他僥倖地能掉在水中，以巫峽水流之湍急，水性極佳的人也不免葬身其中，何況當時的岳磊已是眞力盡竭，更吃了强勁無比的一掌？

彗星遊龍劍客岳磊已死，這已是毫無疑問之事，問題只在於無慾教和岳磊有着何種關係，竟會爲他出面報仇吧了！

曾參予當年巫山望霞峯行動的三十多人，已有十多人於這年來被無慾教高手所殺，餘下的廿多人皆心驚胆戰，惶惶不可終日，担心有一天無慾教的人會找上門來。

最佳的防守乃是攻擊，與其終日担憂敵人尋上門來，這些人爲何不好像五年前般，暫時摒棄本身之立場，再來一次正邪大合作，聯手找上無慾教，把之除掉，徹底消除後患？

說倒容易，做起來却是困難得很。原因有二，其一是缺乏一個從中穿針引線的人，把黑白兩道高手拉在一起。這倒奇怪了，五年前是誰作中間人的？把他找來再作馮婦便成了嘛！但是，五年是一個不短的日子，這其中已發生了不少事故，當年的情況與今天又怎能相提並論？若能找到這麼的一個人，正、邪大合作早已再度歷史重演了。

不過，即使找着這麼的一個人，把正邪兩道的人再拉在一起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爲無慾教與遊龍劍客有着極大的分別，遊龍劍客當年，人如其名，光明磊落，行踪從不遮掩，輕易便能找着，而事實上，事發的那一天，負責策劃巫山行動的那個人在事前已知道岳磊將會在望霞峯出現，預備了人手等候他來臨。

無慾教可不同了，別說要摸清楚他們之行動了，便是無慾教教主是誰，男的還是女的，總壇及分壇在那裏，教裏有多少徒衆，江湖中誰已加入……等等，根本便沒有人知道。

事實上，武林中人對這神秘組織可說一無所知，他們知道有無慾教這組織存在，純粹是因爲那十多名遇害者的屍體旁留有一張字條，上書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如無慾人不死」這兩句詩以及「此人曾於數年前有非份之慾，故該死。無慾教示」，這一聲明。

而這正是爲何無二次正邪大合作之第二個原因。

* * *

山西太原府閔家莊裏，有北俠之稱的閔家莊莊主閔東陽正坐在他的書房中，聆聽着總管閔子英報告莊務。

事實上，閔子英向他報告的，也不全是莊裏的瑣事，亦帶着一些附近江湖人物之動態。

「莊主，明天中午，長辛店飛虎鏢局的一枝鏢將經過汾陽以南五里處的梅子林。」閔子英道。

「噢，是嗎？可知道他們這趟鏢保的是甚麼貨？」閔東陽道。

「是價值三十萬両白銀的珠寶，乃京師七寶齋所託運。」

「誰負責押鏢？」

「由該局副總鏢頭七星鏢劉琪率領三名鏢師押運。」

「線上可有甚麼動靜？」

「山西四妖打算劫這枝鏢，動手地點正是梅子林。」

「這好極了，我們明天便前往梅子林看看環境，若山西四妖一齊出動的話，七星鏢劉琪及三名鏢師實難以抵當。」

「莊主，可要另外準備人手？」

「不用了，四妖這些跳樑小醜，憑你我便足夠應付。」閔東陽嘴角泛着詭異的笑容。

* * *

幹保鏢的，半靠武功，半靠關係，武功愈高，與江湖中人關係愈良好，所保的鏢愈平安無險。

事實上，很多時關係比諸武功還來得重要，倘若綠林中人不賞臉的話，無論押鏢的鏢師武功如何的好，也難保一路無事，理由很簡單，强中自有强中手嘛！若然天下無敵的話，誰會跑去當鏢師？

飛虎鏢局的副總鏢頭七星鏢劉琪一馬當先，率領着車隊浩浩蕩蕩的走着，前頭不遠處便是梅子林，車隊可以略作休息，吃過中飯後再起程。

這趟鏢雖然價值不菲，劉琪却一點也不担心，因爲他知道總鏢頭已向道上各線的綠林中人打點過，絕對不會有事發生。

總鏢頭之所以要派他押運這支鏢，只是恐怕一些不知死活的小毛賊來打主意，順道給貨主一個信心吧了。事實上，即使沒有他押運，這趟鏢也肯定能平安到埗。

前頭探路的鏢師田德祥已策馬回報，一切都如預期般——風平浪靜。

不過，劉琪很快便發覺這趟鏢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因爲他遠遠便看見梅子林外正有四個人並肩子站着，看樣子是等候着他們的車隊。

劉琪走鏢多年，一看便知道麻煩在等着他，可是，他絕對不能下令車隊掉頭，因爲每當遇見數名嫌疑劫鏢的武林人物便下令掉頭逃跑的話，這輩子再也休想把鏢押運到目的地。

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便是向前，永遠朝着目標走，絕不後退，除非前路眞的不可行，這當然包括敵人太强的因素在內。

這一刻，劉琪並不過份担憂，因爲眼前只有四個人——四個可能是敵人，而他這方面，除了三名鏢師外，還有不少趟子手，對付四個普通賊人，應綽綽有餘。

劉琪絲毫不曾想到對方可能不是普通山賊，而是身手奇高的黑道梟雄，因爲總鏢頭已告訴過他沿路上稍有名號的黑道中人都已打過招呼，不會打招呼的只是一些毛賊，以及一些素來對劫鏢不屑一爲的黑道巨擘。

可是，當劉琪看清楚那四個人的模樣後，他的心涼了一大截。

他並不認識這四個人，只是從他們的氣勢以及眼神看出他們絕非一般攔途截劫的毛賊。

劉琪一勒馬頭，擺手示意車隊停下來，跟着策馬前行，在那四人身前數丈處停下，拱手一禮道：「四位兄台，在下劉琪，忝爲飛虎鏢局……」

四人中年紀較長的一個冷冷的打斷了劉琪的話：「劉副總鏢頭，不必說甚麼門面話了，我姓丘，這三位都是丘某之兄弟，蒙道上朋友過獎，贈了我們一個『山西四義』的外號。至於我們的來意，嘿！嘿！劉總鏢頭並非蠢人，想不必我們說出來吧！」

劉琪一聽對方自報名號，登時爲之悚然，雙眉深鎖，奇怪着這四個出了名難纏的妖孽竟會一反常態，看上他這一支鏢。

山西四義，背後人稱四妖，心狠手辣，無惡不作，却有一個特點，便是從不與白道中人、尤其是鏢局的人打交道，但亦從來不曾聽過他們對任何一支鏢打主意，無論那支鏢之價值是如何的高。

因此，走鏢的，根本便當山西四妖不存在，也因此，劉琪知道他的局主兼總鏢頭事前不會向這四個怪物打招呼。

這時劉琪已無暇細想四妖爲何會改變作風，跑來打他的鏢之主意。

「原來四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山西四義，請恕劉某失覺之罪。敝局這趟鏢，本該事先知會四位，只是四位俠踪飄忽，難以逢達，故特備薄儀一份，俾能於遇上四位時面呈，戔戔之數，聊表敝局心意，尚希哂納。」劉琪拱手道。跟着便從懷裏拿出四個大紅封套，從馬背躍下，前行遞交四妖中的老大丘大雄。

大紅封套裏，乃是一張面額五百両紋銀的銀票，當然並不是預備送給四妖的，只不過是準備着，以應付不時之需。

丘大雄並不接過，只嘿嘿冷笑道：「劉琪，收回你的禮吧，我們兄弟既然露臉，便不是千兒數百両所能打發的。如今，你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第一條路便是乖乖的留下紅貨，丘某讓你們不損分毫的回去，至於第二條路嘛，嘿嘿……丘某勸你還是不要考慮了，因爲這對你們來說，乃是一條死路。」

「丘當家的，難道眞的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留一分餘地，日後好相見，丘當家若嫌禮薄，請開出一個數目來，敝局只要能力所及，定當照辦。」劉琪低聲下氣道。

「劉琪，不必多費唇舌了，丘某可以告訴你一句，便是廿九萬九千百九十九両銀也不行，你明白了吧？」

飛虎鏢局所保這支鏢，貨價只三十萬両，丘大雄之語氣明顯地表示毫無商量之餘地，劉琪怎會聽不明白？

「既然丘當家要與本局爲難，便請放馬過來吧，劉某奉陪到底。」劉琪迅

速收回紅封包，向後急退，並拔劍在手嚴加戒備。

他的三名助手，早已率領着趟子手們列好陣式應變，看見劉琪急退，知談判失敗，紛紛撤出兵器，嚴陣以待。

丘大雄仰天狂笑數聲，道：「自尋死路！」掣出雙刀便撲向鏢車。

餘下三妖看見老大已採取行動，亦不敢怠慢，相繼拔出兵器，緊隨丘大雄殺進飛虎鏢局陣中。

四妖武功，在江湖中雖不能厠身一流高手行列，却也比飛虎鏢局的鏢師們强上不少，不足一頓飯的工夫，飛虎鏢局的人已被他們殺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只餘下劉琪和兩名鏢師聯同數名趟子手仍在負隅頑抗，其餘的不是被四妖劈倒在地便是溜之大吉。

林外殺聲震天，林裏却有兩個蒙面人在低語着，兩雙眼睛密切注視着戰況。

其中一人道：「莊主，看情形飛虎鏢局的人也難以支持多久了。」竟然是太原府閔家莊總管閔子英的聲音。

另外一人不消說便是閔家莊莊主閔東陽，只見他點點頭道：「不錯，飛虎鏢局的人很快便會不敵逃跑的了！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劉琪不是蠢人，絕不會爲護鏢而亡的。」

閔子英道：「莊主，四妖身手輕鬆，我們不錯能輕易解決，但是，鏢車却有五輛之多，我們兩人四手，如何能夠搬走？」

很明顯地，兩人來這裏之目的只是爲了飛虎鏢局所押運的珠寶，而不是助拳而來。

閔東陽笑道：「子英，三十萬兩數目的確不少，若然是紋銀或其它貨物，這五輛車也難以載下。不過，別忘記這貨是珠寶啊，而且還是七寶齋的珠寶！七寶齋的貨色，動輒便是萬兒數仟兩銀一件，三十萬兩最多還是三五十件，一輛鏢車已足夠也餘，餘下的四輛，我敢肯定是空的，只是拿來故佈疑陣，虛張聲勢吧了。」

這時，場中已起了變化，不久之前探路的鏢師一個不留神，被四妖其中的一個一刀劈在右肩之上，登時慘叫一聲，棄劍而退。劉琪眼看大勢已去，繼續纏鬭只有增添傷亡，連忙下令棄鏢逃走。

四妖目標只是爲珠寶，不是人，自然不予追殺，匆匆打開那五輛棄置場中的鏢車，從其中一輛中扛出一口加有封條的鐵箱，揚長而去。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躲在林裏的閔東陽及閔子英連忙追躡着四妖。

山西四妖似是勝利冲昏了頭腦，絲毫沒想到身後有人追踪，頭也不回的扛着鐵箱往山裏急奔。

不多久後，六條人影，四前二後的分別來到山中的一座破舊山神廟。

四妖略爲打掃廟中塵埃後，便急不及待的把鐵箱上的封條撕掉及砸去鐵鎖。

鐵箱很快便打開了，登時光芒四射，現出耀眼奪目的奇珍異寶。

四妖從身上拿出數個大皮囊，正要把珠寶塞進，幪着臉的閔東陽及閔子英已施施然走進廟中。

丘大雄連忙把鐵箱蓋上，跳了起來，大喝道：「你們是誰？」

閔東陽冷冷道：「我是牛頭，他是馬面，特地來此送你們四隻妖怪到地府。」

丘大雄狂笑道：「你們可說是活得不耐煩了，也不問問我們是誰？」

四妖一向狂妄，更恃着人多，怎會把閔東陽二人放在眼內？

當然，閔東陽若甫進場便自報名號的話，那自當別論，可是，閔東陽比狐狸還要狡猾，對方心存輕敵，正是求之不得，怎會自報名號讓對方提高警惕那麼蠢？

閔東陽也不答話，如鬼魅般欺身上前，長劍亦同時出鞘，不由分說便抖出五朵劍花，襲向丘大雄胸前要穴。

丘大雄一睹來勢，登時大吃一驚，知道對手絕非想像般那麼輕鬆，匆忙揮舞雙刀護着胸前，連退數步。

誰知道閔東陽這一招只是聲東擊西，眞正目標却是峙立一旁的其餘三妖，只見他也不出言招呼，左手便是一揚，數不清之寒芒便電射而出，襲向毫無防備的餘下三妖。

三妖不虞有此一着，匆忙間只得向兩旁急閃，只是在如斯近距離之下，又是毫無心理準備，怎能閃避得着？

但聽見兩聲悶哼，其中兩妖已是身中多針，軟軟的倒在地上。

「蜂尾毒針！卑鄙狗賊，施放如此歹毒之暗器也不出聲招呼，你可知江湖規矩的嗎？」丘大雄經驗老到，一看同伴之情況已知道閔東陽適才施放的是甚麼暗器，怒喝道。

「我只知道勝者爲王這四個字，丘大雄，納命來吧！」閔東陽連聲冷笑，掄劍便向丘大雄猛攻。

這時閔子英亦已拔出長劍，攻向那驚魂未定的另一妖。

閔東陽乃北方武林响噹噹的人物，一手披風劍法自出道以來，罕逢敵手，那是山西四妖二流人物所能力敵！只十多個照面後，已把丘大雄逼得手忙腳亂，險象頻生。

「披風劍法！你是閔東陽！」丘大雄終於認出了閔東陽的身份。

「丘大雄，你這時才知道閔某是誰，實在太遲了，向閻老五告狀吧！」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青虹過處，丘大雄已被攔腰劈成兩截。

山神廟的另一角落裏，僅存的一妖亦已被閔子英攻得毫無還手之力，落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丘大雄的慘叫聲，更使他心膽俱

裂，暗呼道：「爲甚麼他們還不來？」

原來四妖來這山神廟，並不是純粹爲了分贓，而是等候着某些人。

可惜，他們等候着的人還沒來到，本身已被閔東陽及閔子英悉數殺光。

閔子英趁着對手心慌意亂，一招「風雪交加」，便把餘下一妖之頭顱劈飛。他把長劍揩拭乾淨入鞘，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瓶，洒了些藥粉在四妖屍身上，只片刻後，地上只餘下數灘黃水，屍骨全無。

「子英，時候已不早，我們得快點了。」閔東陽拾起四妖留下來的皮袋，便要打開鐵箱。

「閔大莊主，不必裝進皮袋了，用皮袋裝珠寶，一不小心，很容易弄花的，奴家認爲鐵箱比較好一點。」响起了一個女子嬌滴滴的語聲。

閔東陽心中一凜，憑自己的內功，連對方欺近山神廟也不能察覺，這女子的修爲可不簡單。

他連忙丟下皮袋，拔劍在手，猛喝道：「妳是誰？有種的便現身。」

他實在擔心對方就此便溜掉，因爲他這時的所作所爲，若被宣揚出去的話，他的一生俠名便會就此斷送。

「放心吧，閔莊主，奴家還不會拿走珠寶，又怎會就此離去呢？你難道不知道珠寶乃是女子的第二生命嗎？」神秘女子嬌笑道。

語聲方落，便有三條纖巧人影閃身進廟，當中的一個年約二十出頭，長得仙姿玉質，明眸皓齒，眼波流轉，高挺的鼻樑，新月似的蛾眉，再配上一身淺紫色的衣裳，簡直便是仙子下凡。

所不同的是仙女通常都提着花籃，而這美女則持着一柄長劍，劍鞘古色古香，行內人一看便知不是凡品。

絕色美女身後，站着兩名青衣小婢，年紀均約十六、七，論容貌，雖遠不及紫衣美女，却也嬌俏可人，千中無一。

兩名婢女肩後，均也插着長劍，一在左，一在右，似乎一個是用左手，另一則慣用右手。

閔東陽看見來者只是三名黃毛丫頭，心頭稍定，因爲在他印象中，武林並沒有任何身手高明的妙齡女子，眼前這三人，充其量是輕功造詣不弱，而自己適才可能一時疏忽，所以才未能察覺她們欺近山神廟。

他向閔子英打了一個眼色，桀桀笑道：「姑娘，不錯，珠寶的確是女子的第二生命，但是爲了它而丟掉第一生命便太可惜了。乖乖的放下長劍，隨我回閔家莊，若能令我滿意的話，我不但饒妳們不死，更可以賞妳們一些奇珍異寶。」

紫衣少女對悄悄包抄到她們身後的閔子英看也不看一眼，响起她那銀鈴似的笑聲，道：「白道上的大俠原來都是這樣下流無耻的，奴家實在失覺了，別人是黑吃黑，我們的閔大莊主則是白吃黑，殺人毀屍，如此一來，飛虎鏢局的人永遠都找不着山西四妖，也找不着這一批不久之後便會改頭換面的珠寶，當然更不會聯想到名滿北方武林的閔莊主，竟會與這事有關！只可惜，閔莊主手段雖然卑鄙狠毒，腦筋却不大靈活，不但財迷心竅，更色慾昏智，竟妄想到要佔有我！閔莊主，想一想吧，一向不劫鏢的山西四妖爲甚麼會向飛虎鏢局下手？還有，奴家爲甚麼會在這裏出現？你以爲奴家是來分贓的嗎？讓奴家告訴你吧，閔莊主，奴家早便在這裏等候着大駕了。」

閔東陽一愕，道：「是妳們主使山西四妖劫鏢的？這是個圈套，但是……」

紫衣美女道：「你定是奇怪爲何我們不出手相救，眼巴巴的看着山西四妖死在你們手上，是嗎？理由很簡單，因爲他們劫了鏢，若然不死的話，始終都會被人找着。這些跳樑小丑，殺他們實在弄汚我的手，只好麻煩閔莊主了。」

「妳只是爲了殺死他們便要這般麻煩的引閔某來此？」

「閔莊主，奴家說你蠢實在一點兒也沒錯，你直至現在還以爲我的目標在這些俗不可耐的珠寶嗎？」

「妳是說妳們的目標是閔某？爲甚麼？閔某與妳們無仇無怨……」

「閔莊主，你也知道無仇無怨便不該害人嗎？可是剛才你殺死丘大雄等人時有沒有這樣想呢？五年前，你與其他的人在巫山望霞峯圍攻岳磊時又有沒有這樣想呢？」

閔東陽的一顆心，差點兒從口中跳了出來，驚道：「妳們是無慾教的？」

紫衣美女嬌笑道：「畢竟你並不是那麼蠢，還能猜出奴家的來歷。不錯，奴家正是無慾教的人，人如無慾人不死，閔莊主如無非份之慾，又怎會被我們引出來呢？坦白說，你若是終日龜縮在閔家莊裏，本教人手不多，實在難以動你分毫，只可惜莊主未能擺脫慾這一關，致命喪於此！」

閔東陽狂笑，道：「憑妳們三個黃毛丫頭，也能置閔某於死地？哈……哈……」

只可惜閔東陽實在笑得太早了，他應該在擊敗對手之後才笑。不過，這也難怪他的，因爲他並不知道在他之前的十多個武林高手是如何死在無慾教手下的。

他在笑了兩聲之後便知道了，或應該說親身體驗到了，因爲紫衣美女手中那柄古劍已不知在何時出了鞘，更不知如何地刺進他的胸膛，透背而出。

閔東陽實在不敢相信世間上竟有如此神奇的一招劍法，喃喃道：「這是甚麼劍招？」

紫衣美女抽出長劍，道：「這是遊龍劍客岳大俠的遊龍劍法之一招，名叫遊龍出海，只可惜這一招發不能收，傷敵後長劍必定穿胸而出，不能迅速拔回，難以應付羣毆，否則五年前，你們早已死光了。」

不過，閔東陽只能聽着第一句，便瞌然逝去，臨終時不停喃喃道：「遊龍劍……遊龍劍……」

猶在廟門負責堵截三女退路的閔子英見狀，登時大吃一驚，在閔東陽中劍倒下那一刹那，便奪門而逃。

可是，他的前脚剛踏出廟門，迎面已有兩柄長劍襲到，原來廟外還另有兩名青年婢女在看守着。

匆忙中，閔子英只得猛吸一口氣，把前衝的身形定住，揮劍招架。

身前的兩柄長劍雖被擋開，身後便有另外兩道寒氣臨體，閔子英大吃一驚，反身便要招架；可是，身形還沒轉過來，兩柄冷冰冰的長劍已穿胸而出，眼前一黑，便仆倒地上，也沒有機會聽見紫衣美女說出那一招殺死他的劍法之弱點。

「把箱子扛回去吧！」紫衣美女長袖輕揮，一張字條已飄向開始逐漸轉爲冰冷的閔東陽軀體上。

* * *

江蘇省揚州城外約十餘里處，有一個規模頗爲不小的山莊，名爲浮雲山莊。

浮雲山莊本是個武林世家，莊主陸雲鵬憑藉一套「凌雲掌法」叱咤江湖數十年，未嘗敗績。

陸雲鵬爲人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經常替江湖中人排難解紛，故深得黑、白兩道中人尊敬，每當提及「凌雲掌」時，莫不稱讚。

可是，大約在五年前，陸雲鵬突然宣佈浮雲山莊從此退出武林，再也不插手任何江湖中事，浮雲山莊的人將不會在江湖中行走。

陸雲鵬宣佈過這項消息後，浮雲山莊更從此謝絕武林朋友到訪，因此，江湖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爲何會作出如此一項決定。

這一天，陸雲鵬正與他的長子陸志斌在房裏閑談。

「爹，太原閔家莊莊主閔東陽以及總管閔子英同時被無慾教殺害了，屈指一算，這一年來，當日曾參與巫山望霞峯一役的武林高手，已有十五人死於這神秘組織魔掌之下，爹對此有何看法？」

陸雲鵬微笑道：「志斌，這實在明顯得很，無慾教的目標便是要殺死當日在望霞峯曾參與圍攻遊龍劍客岳磊的每一個人！」

陸志斌大訝道：「這倒奇怪了，無慾教爲何要替岳磊出頭報仇呢？難道它和岳磊有甚麼關係嗎？不過岳磊當年行走江湖時，性情孤僻，一向都是獨來獨往，從來不曾聽說過他有任何朋友，敵人倒樹立了不少，誰會替他抱不平啊？而且，無慾教又從何得知當日曾參與望霞峯行動之武林高手名單？要知道這批人都曾發誓不把當日的秘密向外人說出來的啊！」

陸雲鵬捋鬚微笑，道：「志斌，你如今還不能想出箇中眞相？讓我告訴你吧，如我推測不錯的話，無慾教教主當日也在望霞峯之上，所以他知道誰人曾參予圍攻岳磊。」

陸志斌更是大惑不解，道：「爹，這可把孩兒弄得更胡塗了，若然無慾教教主本身也曾參與圍攻岳磊，他更沒有理由爲岳磊報仇啊！」

陸雲鵬搖頭道：「我不是說無慾教教主乃是當日三十多名高手中的一個，而是說他便是岳磊本人。」

陸志斌登時爲之愕然，道：「無慾教教主便是岳磊？岳磊還不曾死掉嗎？爹不是說他當日被打下懸崖的嗎？」

陸雲鵬道：「當日我曾細看岳磊墮崖之方向，崖下乃是滔滔江水，若他幸運一點的話，活過來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陸志斌道：「爹，當時是誰把他擊下懸崖的？」

陸雲鵬道：「當時情況混亂，我也不大清楚是誰把岳磊擊下懸崖的。」

陸志斌憂心忡忡的道：「爹，若然岳磊眞的便是無慾教教主的話，定會找到浮雲山莊來的，這如何是好？」

陸雲鵬道：「放心吧，志斌，岳磊絕對不會找上門來的，最低限度短期內不會。」

陸志斌道：「爹爲何如此肯定？」

陸雲鵬道：「你可曾留意到至今死在無慾教手裏的人，除了閔東陽外，都是一些沒有勢力的江湖人？而閔東陽也不是死在他太原府的閔家莊裏。」

陸志斌道：「爹，這說明了些甚麼？」

陸雲鵬道：「很明顯，無慾教實力不足，甚至根本只是岳磊一個人，所以只能向那些無門無派的人入手，然後伺機對付其他的人。他之所以弄個無慾教出來，只不過是故弄玄虛，使用心理戰術，使當日曾參與巫山之役的武林人物惶惶不可終日，受盡心理折磨。我們只要處之泰然，並且不重蹈閔東陽之覆轍，被他引出莊外，定會平安無事的了。」

陸志斌道：「爹，當日你宣佈退出江湖，便是爲了這個原因嗎？你怎會料到會有今天的情況啊？」

陸雲鵬笑道：「志斌，你以爲爹能夠未卜先知嗎？爹只不過是另有打算吧了。暫時你不要知道那麼多了，還是多點練功吧，時機成熟時，我自會告訴你一切。還有一點，在這幾個月內，你和素芬兩人，如沒必要的話，最好還是留在莊裏，不要到處走動。」

陸志斌只有唯唯應諾。

* * *

無慾教教主是否正如陸雲鵬所推

測般，乃是當年的遊龍劍客岳磊？直至目前爲止，仍是一個謎。

但是，浮雲莊主的另一項推斷，說無慾教實力不足，也許只有岳磊一個人則是大錯特錯！

無慾教教主好像聽見陸雲鵬在書房與兒子的閑談一樣，特地給他一個證明，證明無慾教絕對不是虛張聲勢，故弄玄虛。

在閔家莊閔東陽遇害的半個月後，位於無錫的另一武林世家——東方世家，於一夜之間被夷爲平地，宗主東方逸暨六名兒女悉數被來襲的神秘幪面人殺死，家中高手死傷不計其數。

據生還者說，來襲之幪面人約有四五十個之多，清一色用劍，衝進東方世家後不由分說地遇人便殺，直到東方逸及他的六名兒女悉數被殺光後方始收手，揚長而去。

由始至終，這批幪面人不曾發出一言，直如啞巴一般，臨離去時留下一張字條，上書：「人如無慾人不死」！

不消說，這批幪面劍客乃是無慾教徒衆，不過，與前稍有不同的是今次有目擊者生還，能親口說出他們行兇之經過，以及字條上的字句比較簡單，只有一句話。

這是無慾教特地向浮雲山莊示威嗎？當然不是全無可能，尤其是東方世家所在之無錫，與浮雲山莊之揚州，相距並不太遠。

不過，這當然亦有可能只是一個巧合。

東方世家遇襲後的第三天，浮雲山莊來了兩個不速之客，莊主陸雲鵬竟然破例接見來訪的這兩個武林人物。

陸雲鵬不是在宣佈浮雲山莊退出江湖之後，謝絕武林朋友到訪的嗎？爲何這次却會破例了？

也許這是因爲來訪的兩個人來頭太大了！這兩個人，一個是執掌武林牛耳的少林派當今掌門慧能大師，另外一個則是武當派掌門青雲道長。

「阿彌陀佛，多年不見，陸施主別來無恙？」慧能大師合什道。

「托福！托福！兩位掌門人遠道而來，不是有甚麼特別事情找老朽吧？」陸雲鵬道。

「阿彌陀佛，實不相瞞吧，陸施主，青雲道兄與老衲今次到訪，乃是爲了這年來無慾教殘殺多名武林同道之事而來。」慧能大師道。

陸雲鵬一愕，道：「兩位不是懷疑老朽與這事有關連吧？」

武當掌門青雲道長忙道：「陸檀越誤會了，慧能道兄與貧道怎敢懷疑檀越與這事有關連呢？我們只不過希望陸檀越能提供協助，俾能阻止慘劇繼續發生。」

陸雲鵬道：「道長言重了，老朽何德何能，足以協助兩位制止無慾教繼續殺害各武林同道？而且，老朽早已公開宣佈浮雲山莊退出江湖，不再過問武林恩怨是非，又怎能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呢？」

慧能大師道：「陸施主，老朽也明白你的處境，但是，尚請施主念在這事關乎多人性命份上，勉爲其難，助我等一臂之力。」

陸雲鵬長嘆一聲道：「大師，若在五年前，不待大師吩咐，老朽早已毛遂自薦，向大師請纓，以盡武林中人之本份。只可惜當日老朽宣佈退出江湖，也必須等待老朽百年歸老之後，才不受限制。因此，老朽實在愛莫能助。」

慧能大師、青雲道長二人看見陸雲鵬如此堅決，爲之相對無言，知道難以勸服他東山復出，協助他們解決無慾教殘害武林中人之事。

良久，慧能大師方道：「陸施主，既然如此，老衲也不敢再强求施主。不過，施主可否提供一些線索或消息，使老衲對整件事情多點了解，從而想出一個辦法來阻止無慾教繼續爲禍江湖呢？這應該與施主不再踏足江湖之原則沒有衝突吧？」

陸雲鵬道：「這個當然可以，事實上老朽也非見死不救之人，只不過是被誓言所限制吧了！只要是老朽能力範圍所辦到的，老朽定樂於協助，不知大師要知道一些甚麼消息呢？」

慧能大師道：「當武林中不少知名俠客相繼死於無慾教毒手後，青雲道兄與老衲便開始注視這事之發展，幾經辛苦，我們才查出這和五年前遊龍劍客岳磊於巫山望霞峯被大批武林人物圍攻之事件有關。」

陸雲鵬道：「兩位也知道五年前巫山上所發生之事故？」

慧能大師道：「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鱗半爪，除了知道岳磊被擊下懸崖，生死不明，以及曾有近四十人參與這事，而被無慾教所殺的都是當日有份參與之外，我們便一無所知。」

陸雲鵬略一皺眉道：「大師，如此說來，你們所知的根本可說得上是少得可憐。」

慧能大師點點頭道：「對了，甚至可說是一片空白，諸如其餘的參加者是誰、爲何要圍攻遊龍劍客、是誰策劃這行動以及把黑白兩道中人拉在一起等等，我們都是一無所知。老衲認爲，若能知悉當日巫山事件之眞相，定能對阻止無慾教繼續行兇有所幫助。施主認爲老衲說得對嗎？」

陸雲鵬道：「大師說的一點也沒錯，若了解當日圍攻岳磊事件之來龍去脈，對無慾教之行動便可能有更深刻之認識。」

慧能大師道：「巫山事件發生時，不知施主是否已宣佈退出江湖？」

陸雲鵬搖頭道：「沒有，老朽宣佈退出江湖之時，乃在巫山事件之後。」

慧能大師說：「如此說來，當時施

主仍是身在江湖了？」

陸雲鵬點頭道：「一點也不錯。」

慧能大師道：「陸施主與黑、白兩道之武林朋友關係良好，不知對巫山事件知道多少呢？」

陸雲鵬苦笑道：「大師不必轉彎抹角了，實不相瞞，老朽便是當事人之一。」

慧能大師大喜道：「這好極了，既然陸施主是當事人之一，定對事件之眞相瞭如指掌，老衲總算沒找錯了人。」

陸雲鵬搖頭道：「大師錯了，恐怕兩位今次要失望而回。」

慧能大師、青雲道長齊聲道：「爲甚麼？難道施主也不知情？」

陸雲鵬道：「兩位，老朽指的並不是這點，事實上老朽身爲當事人之一，雖不能稱得上對事件之來龍去脈知之甚詳，却也略知一二。」

慧能大師道：「既然如此，施主爲何會說我們會失望而回呢？施主不是不願意說出事件之眞相吧？」

陸雲鵬道：「大師，不是老朽不願意說，而是不能說。」

慧能大師一愕道：「爲甚麼？莫非有甚麼人威脅施主嗎？」

陸雲鵬道：「並不是有人威脅老朽，只不過當日參與的人，都曾立下毒誓，不得向外間洩露半句有關那件事的經過，因此，老朽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難以對兩位有任何幫助之處，請兩位見諒。」

慧能大師、青雲道長當下大失所望。

青雲道長仍不心息，道：「陸檀越，眞的一點兒也不能透露？檀越應該知道，若能及早把這神秘的無慾教找出來，制止他們繼續胡作妄爲，便能救回許多條性命。坦白說，檀越本身也會因此而得以安枕無憂。陸檀越，請你考慮一下吧，事關重大啊！」

陸雲鵬長嘆一聲道：「道長，你可知老朽爲何要宣佈退出江湖嗎？」

青雲道長道：「願聞其詳。」

陸雲鵬道：「這純粹是因爲老朽曾做了一件錯事，一時利慾薰心，致鑄成大錯，日夕受良心譴責，所以在該事件發生不久之後，便決定退出江湖是非地，閉門思過，希望能減輕心中之罪孽感，兩位應知道老朽所說的大錯是指那一宗事情。坦白說吧，若無慾教當眞是爲了那件事而找上老朽，老朽定會毫不反抗，從容受死，因爲這對老朽來說，是一種應得之懲罰，亦是一個解脫。」

慧能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陸施主，你的意思是……」

陸雲鵬道：「老朽只能說一句，那便是當日曾參予巫山行動的人都該死，包括老朽在內。至於原因何在，兩位也不必追問了。事實上，兩位亦不值得追究這事，因爲即使能把無慾教找出來，各大門派亦無權阻止他們替岳磊報仇，如果無慾教眞的和岳磊有着些甚麼關係的話。兩位，老朽言盡於此，請回吧。」

慧能大師及青雲道長無奈，只得告辭。

兩人離開浮雲山莊後，走不到多遠，便看見一個個子修長的中年人站在路中央，似是等候着兩人之模樣。

慧能大師及青雲道長二人內功精湛，目光銳利，一看已知這人不但有着一身超凡入聖的武功，臉上更戴着一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

慧能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少林寺慧能，未知這位施主如何稱呼？」

那人略一拱手，道：「大師，道長，在下石丘山。」

慧能大師目光一亮，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施主原來便是『和平使者』石丘山石施主，老衲失覺了。」

青雲道長一聽對方竟是這數年來名動江湖的和平使者，也連忙向中年人還禮。

原來這三數年來，江湖中出現了一個行踪飄忽，武功極高的怪傑，每次現身均是替武林中人排難解紛，以種種方法來化干戈爲玉帛，功成後則高歌「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揚長而去。

這人臉上永遠戴着一副製作精巧的面具，身上永遠穿着一襲殘舊的藍色儒袍，不帶兵器，只有一柄紙扇，說是拿來冷却人們心頭中的怨恨及怒火之用。

這人姓石，名丘山，自號和平使者。

只見石丘山從懷裏拿出一張素箋，輕輕一拂衣袖，素箋便平穩地飄到慧能大師胸前一尺處停下，那份內功，使已有一甲子修爲的慧能大師及青雲道長也自嘆不如。

慧能大師連忙伸手接過素箋一看，只見箋上書有廿多個武林人物的名號，其中有白道名宿，也有黑道梟雄。

「石施主，敢問這名單是……」慧能大師問道。

「大師，這是五年前曾於巫山望霞峯圍攻遊龍劍客，而目前仍生存的武林人士之名單，在下只有一人，勢孤力弱，未能分身照顧，免使他們慘遭無慾教毒手，故希望兩位能想個辦法來阻止慘劇繼續發生。」

「石施主，老衲與青雲道兄本意便打算如此做，只是適才聽說無慾教乃是替岳磊報仇雪恨，若眞的如此的話，別人實在難以插手管閒事，因爲理虧的一方，似乎是昔年圍攻岳磊那些人。」慧能大師道。

「大師，放心插手吧，天下間，除了岳磊本人外，沒有人有資格追究這事及出頭替他報仇，只有官府。據在下所推測，這只是一項陰謀，藉口替岳磊報仇而掀起一場武林浩劫，岳磊

在天有靈，也不會願意看見死後也被奸人所利用。」

「施主何以如此肯定呢？岳磊雖然性情孤僻，在江湖上不曾聽說過有任何朋友，但難保他沒有親人或師門中人替他報仇的啊。」慧能大師道。

「大師，在下可以保證，岳磊不但沒有親人，更無任何師門中人生存。大師可放心調解，在下自會暗中協助。兩位，在下先走一步，請了。」石丘山說畢，人影一閃，便已失去踪影。

慧能大師及青雲道長目睹石丘山如此神奇之輕功身法，不禁爲之目定口呆。

「道兄，這位石檀越武功如此出神入化，如爲害武林的話，後果實不堪設想，幸好他是吾道中人。」青雲道長感觸萬分的道。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青雲道兄，名單既然已到手，我們還是先行回山，詳細商討一個辦法來制止這無慾教吧。」

青雲道長點點頭，與慧能大師雙雙展開輕功離去。

兩人的身形剛消失，路旁一株大樹後便閃出戴着人皮面具的石丘山。

只見石丘山喃喃自語道：「你們終於出頭調查這事了，這倒好，省得我東奔西跑的，跑了整整一年也查不出甚麼線索來。唔，有一點頗爲奇怪之處，無慾教對付東方世家的手法爲何會與前不同？究竟是他們改變了作風，還是這件案根本不是無慾教所爲，只不過是別人在混水摸魚，把這筆賬算在無慾教頭上來？噢，還有，適才陸雲鵬對慧能、青雲二人說，他宣佈退出江湖純粹是因爲要對當日曾參予巫山事件懺悔，但是以他的所作所爲，實在不必要如此啊，難道陸雲鵬早已預測到有今日之情況，故提早宣佈退出江湖以求置身事外，但是，陸雲鵬一向都是急公好義，當仁不讓，又怎會獨善其身啊？這實在與他的一貫作風大相逕庭，而且，他當日又怎會參予巫山行動，莫非眞的如他所說般，只是一時胡塗？這當中實在有太多令人費解之處了！唔，我還是先跑一趟無錫東方世家，看看能否找到些甚麼線索。」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這兩句話當然是稱讚蘇州、杭州這兩處地方之景色比諸天堂毫不遜色。

蘇州的園林美景，巧奪天工，令人嘆爲觀止，慨歎着人的一雙手竟能造出如此美麗的景色。

杭州的湖光山色，天下無雙，使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感嘆着大自然之神妙。

有人只喜歡杭州，因爲他們嫌蘇州的景太俗；亦有人只喜歡蘇州，他們嫌杭州的景太清。不過，無論這人喜歡的是蘇州抑或是杭州，他一定會愛上無錫，因爲這裏有着蘇杭兩者之長。

論湖光山色，它比杭州並不稍遜多少，論園林美景，它比蘇州也不遑多讓。

可是，無錫的鋒芒，永遠不能和杭州或蘇州相提並論。

這好比一個文武雙全的人，成就往往不能及得上一個能文不能武，或一個能武不能文的人。這也許是博不如精的關係吧。

和平使者石丘山風塵僕僕的從揚州來到無錫，也不稍作休息便逕往造訪慘遭大劫的東方世家。

東方逸以及他的六名兒女同時遇害後，如今的東方世家，已由二房的東方俊出掌。

人的名，樹的影，石丘山亮出他和平使者的名號後，東方俊也不理會喪服在身，匆忙招呼石丘山到後間內廳。

「石大俠，謝謝你對寒家之事如此關心，不知在下應如何協助大俠追查兇手？」東方俊獲悉石丘山來意後道。

「東方兄，當晚發生的事，在下只是道聽途說得來，恐有失實之處，錯過追查眞兇之線索，因此，在下希望東方兄能告知當晚之經過。」石丘山道。

東方俊連忙說出當晚之情形。

東方俊所說的當然比石丘山在外間聽回來的詳盡得多；不過，却也沒有甚麼可堪留意之處，除了一點，那便是該批幪面人雖然清一色用的是劍，但各人之路數却不相同。

這說明了無慾教不是一個武林宗派，而是一羣烏合之衆。

但是無慾教是如何招攬這些人手的呢？在江湖中招兵買馬，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有錢，便會有數不清的亡命之徒前來投效；但是，能夠保持秘密便不簡單了，這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暗中部署才能辦得到。

「東方兄，這事發生之前，你們可曾收到任何警告之類的訊息？」

「沒有，只是亡兄在太原閔莊主遇害後，已有所警惕，勒令家裏的人不得隨處走動，以免遭到無慾教之毒手，誰知道他們竟明目張膽的率衆來犯。」東方俊咬牙切齒的道。

「這些人可曾說過甚麼話？諸如聲稱替岳磊報仇等等？」

「沒有，由始至終，他們都像啞巴一般，不發一言，要不是他們在離去時留下一張字條，我們也不敢肯定他們便是無慾教的。」

「東方兄，可否拿該字條給在下過目？」

「當然可以。」東方俊隨即在懷裏拿出張紙，遞給石丘山。

石丘山接過一看後，也從懷裏拿出另外一張紙來，併在一起比較紙上筆跡。

兩張紙上都書有「人如無慾人不死」這一句，因此很容易便能分辨看出。

字跡非常相似，若非書法行家實難以看出有甚麼分別，但石丘山目光銳利，一瞧之下，已看出是自不同人的手。

他自己的那一張，字體娟秀，似是一個女子所書，至於東方俊交給他的那一張，却似是刻意模仿另外一張，而且筆劃略帶蒼勁，不似是女子所寫。

石丘山把那字條還給東方俊，道：「東方兄，在下懷疑日前襲擊貴府的，可能不是無慾教。」

東方俊一愕，道：「石大俠，請問你何以有此一說？因爲他們今次作風與前略有不同？或是因爲字條上的語氣或筆跡有所不同了？」

石丘山道：「作風不同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他們實在不該刻意模仿無慾教留下來的字跡，雖然以前那十多張字條都是同一個人所寫，但偶然找另外一個人來寫也不是沒可能的事。因此，這字條若是另一個無慾教中人所寫的話，他實在沒有必要冒充從前那人之筆跡，因爲他根本不須要證明這事是他們無慾教做的。寫這字條的人可說是畫蛇添足，弄巧反拙。」

東方俊道：「石大俠所說，極爲有理，但是，除了無慾教外，誰會對寒家下此毒手？家兄生前，雖不能稱得上全無仇敵，但都是一些普通江湖人物，絕對沒有如斯強大的敵人。」

石丘山輕嘆一聲道：「東方兄，武林中的斷殺，有很多不是爲仇怨而起的。舉例說吧，五年前，遊龍劍客岳磊不也是於巫山望霞峯被數十人圍攻嗎？他又何曾和這些人有甚麼仇怨了？」

提起了巫山事件，東方俊登時爲之赧然，吶吶道：「但是，寒家並沒有任何足以惹人覬覦之處啊。」

石丘山道：「沒有人會無緣無故的勞師動衆來犯，這些人肯定有着某些動機，只不過我們暫時未能查出來罷了。在下認爲箇中定有別情，貴府在沒有弄清楚眞相之前，最好還是稍爲忍耐，不可輕舉妄動。」

東方俊苦笑道：「經過那場大變後，寒家已是元氣大傷，還能有甚麼作爲？當然，仇是一定要報的，但是，這絕非短期內所能辦到之事，所以石大俠實在不必擔心我們會做些甚麼傻事來。而事實上，寒家當務之急，乃是重建家園，督促劫後餘生的弟子勤習武功，務求有一天能重新站起來，在下又怎能讓僅存的有限人手作無謂的犧牲呢？」

石丘山不禁對這新任東方世家宗主暗暗稱許，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東方兄能有此見地，定能令貴府再在江湖露出光芒的。在下也不打擾，就此告辭。只是，這字條尚希東方兄能暫借一用。」

「沒問題，石大俠請隨便拿走。」

石丘山遂收起兩張字條，離開東方世家。

＊　＊　＊

和平使者石丘山造訪東方世家的消息，當晚便分別傳到兩個人的耳朵裏。

其一是個美女，一個絕色美女，一個談笑間便能置別人於死地的美女。

她便是不久之前於山西梅子林附近一座山神廟中一劍擊斃太原閔家莊莊主閔東陽的紫衣美女。

「小姐，看情形這姓石的定是爲了日前所發生的那宗事找上東方世家。」她的其中一名俏婢道。

「石丘山出現在東方世家，當然是爲了追查本教之行踪，難道妳以爲他只是追悼東方家所死掉的數十人嗎？」紫衣美女道。

「小姐，這傢伙如此好管閒事，終有一天會對我們的行動有所妨礙，爲何不把他除掉呢？」

「海棠，我們的任務只是負責把當日曾有份參與巫山事件的武林人物殺死，何必要節外生枝，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也殺害呢？」

「但是若任由他繼續追查下去的話，難保有一天他會把我們找着的啊。」海棠道。

「石丘山已追查我們差不多一年了，他查着些什麼？還不是一片空白，如今更有一幫人把他引到岔路上去，我們何必自尋煩惱的去找他，說不定一個弄的不巧，不但不能把他除掉，反而送給他一條線索。」

「小姐，這姓石的武功眞的如此厲害，連小姐也沒把握殺死他？」

「我和這姓石的，始終緣慳一面，不知道他的武功修爲究竟有多高。不過，若然傳聞不曾過份渲染的話，我能否勝過他，的確是個疑問。」

「小姐，依小婢看，傳聞是失實居多的了，世間上怎會有如斯高明的人。」另外一個侍婢道。

「芍藥，妳難道不曾聽過天外有天這句話嗎？妳若以爲我的武功已是天下無敵的話，那便大錯特錯了。」

「怎麼會錯啊，小姐？連教主也說妳的武功青出於藍，比她還要高明，天下間還有誰是妳的敵手？」那名叫芍藥的婢女道。

「芍藥，這只不過是師父她老人家勉勵我的話罷了，事實上我比起師父來，仍是差了一大截。而且，據師父說，當世武林中，修爲與她不相伯仲的，最低限度還有三個人。」紫衣美女道。

「小姐，這三人是誰？」兩婢不約而同問道。

「其一是個和尚，法號無我，行踪無定，終日寄情於名山大川之中，其二便是在五年前被打下萬丈深淵，生

死不明的遊龍劍客岳磊……」

「遊龍劍客岳磊也是其中之一？」海棠插口道。

「當然了，岳磊乃是當年一代劍聖凌霄眞人之嫡傳弟子，劍法天下無雙，比起我來，實在不知道高明多少倍，妳們所修習的劍招，部份便是從遊龍劍法中比較容易學習的脫胎而來，遊龍劍法餘下的數招絕學，師父她老人家，費了多年功夫，也未能一一參悟，可見是如何的深奧。」紫衣少女道。

「小姐，遊龍劍客已死，怎能計算在內啊？」芍藥道。

「不，當日岳磊雖然被打下萬丈深淵，但在崖下却未能找到他的屍骸；雖然他極有可能是墮在急流中，被沖出大海，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判斷他已死掉，只能說他失了踪影。」紫衣美女道。

「小姐，那麼第三人又是誰？」海棠道。

「至於第三個人，則是劍聖凌霄眞人的師弟，亦即是遊龍劍客的師叔凌雲子。」

「凌雲子，怎麼小婢從沒聽過這人的名號？」海棠臉露詫色。

「當然了，因爲凌雲子這人根本便沒在江湖走動過。二十多年前，他犯下了一宗無可寬恕的錯事，被逐出門牆，從此之後便不知所踪。」

「噢，原來如此。小姐，有可能和平使者石丘山是他們三人中的一個嗎？」

「若論武功修爲，除了這三人外，我再也想不出另外一個人來；但是，這三人之作風，無一與和平使者相似，所以我也有點奇怪這石丘山究竟是誰。」

「這還不容易？小姐，我們可以……如此這般的啊。」芍藥道。

「唔，這不失爲一個可行之辦法。通知杜鵑和薔薇準備行裝，我們明天便起程往江南。」紫衣少女點頭道。

兩幫人物　各懷鬼胎

金陵附近的一處暗室中，另有一批人在談論着和平使者石丘山追查東方世家遇襲之事。

密室裏，一共坐着七個人，主位上的，是個戴着一副猙獰面具的黑袍人，其餘六個人，分別坐在下首兩側，也是清一色穿着黑袍，戴着面具，京劇中大花臉形狀之臉譜。

室內各人分別之處，只在面具之形狀有所不同。

當中戴着猙獰面具的人道：「各位，日前出師大捷，順利把東方逸及他的六名兒女殺掉，更殺死了多名東方世家的好手，成績實在令本座非常滿意。」

一個戴着黑色臉譜的黑袍人道：「教主，屬下實在有點兒不大明白，以當日的情況，我們大可輕易地把整個東方世家連根拔起，使之從此在武林中除名，爲何教主要我們在殺死東方逸及他的子女後便撤退呢？」

那戴着猙獰面具的黑袍人顯然便是教主了，只見他道：「張堂主，問得好。本教的目的，並不是要把所有江湖門派幫會悉數除掉，而是把對我們爭霸武林有所妨礙的殺死。不錯，當晚本教的確能把東方世家每一個人都殺光，但這對我們來說，好處並不多，反而，留下了東方俊及部份人手，日後還有可堪利用之處。」

另外一個戴着紅色臉譜的道：「教主，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目前來說，東方俊也許無甚作爲之力，但難保日後會領導東方世家重新站起來。東方俊的武功及才華，比諸東方逸，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之不能當上宗主之位，純粹是因爲他是次房罷了。」

「本座正是看中這一點，才不把東方俊也一起除掉，只要他胸懷大志，誓要重振東方世家雄風及替死掉的人報仇，本座便有機可乘，把東方世家收爲己用。」

「教主要把東方世家收爲己用？他們怎會爲本教效勞啊？」

「以他們的殘餘人手，若要報仇雪恨，十年也不能辦到。因此，若我們能向東方俊提供一些協助，他定會和本教合作的。」

「教主不是說笑吧？這豈不是搬動石頭來砸自己的脚？」紅色臉譜的人道。

「別杞人憂天吧，關堂主，在東方俊心目中，他們東方世家的仇人，乃是無慾教，並不是我們啊。」

那關堂主道：「教主，請恕屬下直言，紙是不可能包着火的，若把東方世家也招攬過來，難保東方俊不知道當晚偷襲他們的乃是本教高手，而不是無慾教。」

「關堂主，你的憂慮不無道理，不過，本座早已想過這可能性，因此，本座已想出另外一個辦法來控制如東方世家這類特殊情況之下爲本教效力的武林人物。」

「教主，你打算廣納這一類的人手？」關堂主問道。

「是的，這種人手只要能善加利用，比諸我們重金招聘回來的還要好用得多，最低限度我們毋須一筆龐大經費來養活他們，對嗎？關堂主？」

「教主高明，只是我們如何能吸收他們？」關堂主道。

「本座心中已有腹稿，但是，若要實行的話，目前時機仍未成熟，稍後時機成熟時，本座自會告訴你們如何進行的了。」

「教主，請問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那和平使者石丘山？」一個戴白色臉譜的黑袍人道。

「這姓石的好管閒事，若任由他胡

來的話，定會破壞我們之計劃，因此必須要先行除去。劉堂主，這任務便交由你的黑虎堂負責，記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　＊　＊

和平使者石丘山自離開東方世家後，這數天來都在江南一帶出現。

他在江南流連，並不是因爲在附近找着些有關無慾教的蛛絲馬跡，他只不過是等候着，等候着事態之發展，也等候着無慾教出錯。

石丘山追查無慾教殺害武林人物事件已差不多一年了，奔波了一年，却是全無收穫，連半點有關無慾教之情況也未能查出來。

石丘山最希望知道的，當然便是這無慾教教主是誰，爲何要替遊龍劍客岳磊出面報仇雪恨？他的動機又是否眞的爲岳磊報仇那麼簡單？

若然無慾教教主眞的只是替岳磊報仇的話，那麼一切便容易辦，只要能找着無慾教教主，石丘山知道他一定能勸服無慾教教主從此收手，不再殺害其他的人。

但是，石丘山知道事情一定不會如此簡單，誰會吃飽飯沒事做，跑去替一個毫不相干的人報仇？

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東方世家之遇襲使本已是撲朔迷離的事件變得更爲複雜，石丘山不禁爲之頭痛萬分。

這時，他正在杭州城裏一爿小食肆吃晚飯，邊思索着應該如何調查無慾教之事。

他知道，若繼續如此下去的話，他即使再跑上十年八年，也會好像這時般，毫無收穫。他知道，一定要想出一個主動一點的辦法來，逼使無慾教教主現身。

終於，他想出一個辦法來。

辦法既然已想出來，石丘山深鎖着的眉頭爲之略解，叫來了店小二，另外再來二斤美酒以及滷肉。

片刻後，酒菜便已送上。

隨着酒菜而來的，却是一個與這簡陋食肆毫不相襯的人。

這人一身紫藍緞質儒衣，頭上戴着一頂鑲有一方美玉的儒生帽，二十一二的年紀，樣貌俊俏，腰間還佩着一柄古色古香的寶劍。

他的身後，還有一個俊俏得很的書僮，看模樣，這人定是個上京赴考的貴介公子，或是個只懂吃喝玩樂的紈袴子弟。

但他却兩者都不是，因爲他能一眼便認出石丘山的身份。

華服俊美青年筆直走到石丘山桌前，拱手一揖道：「請恕小生唐突，不知閣下是否便是馳名江湖的和平使者石丘山大俠呢？」

石丘山這數年來行走江湖，被一個毫不認識的人認出身份，尚是首次，而最令他奇怪的，便是對方乃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公子哥兒！

「不敢當，在下正是石丘山，公子貴姓？」石丘山當下連忙還禮道。

「小姓施，草字英嶽。」

「原來是施公子，相逢也是緣份，施公子若不嫌棄的話，何不坐下，痛飲數杯？」石丘山目光銳利，閱歷豐富，一眼便看出眼前這看似手無縛雞之力的富家公子有着一身修爲已臻化境的絕頂武功，心中一動，便邀請施英嶽坐下。

「固所願也，不敢請矣。」施英嶽也不客氣，便坐了下來。

石丘山連忙吩咐店小二送上碗筷，並多點了數款這裏最爲精緻的下酒菜色。

酒過數巡後，石丘山試探着道：「施公子身上帶一柄絕非凡品的好寶劍，看來公子於劍法上的造詣，已達登峯造極之境界。」

施英嶽一笑道：「歌者非歌，身佩好劍，並非便等如劍法高明；石大俠身上無劍，難道又表示大俠對劍法一竅不通嗎？」

石丘山微一聳肩，道：「在下行走江湖，只憑三寸不爛之舌，勸說武林朋友止干戈，化玉帛，兵器對在下來說，用途不大，所以在下早已摒棄多年。」

施英嶽道：「石大俠崇高理想，小生敬佩萬分。聽說石大俠近來是爲了無慾教之事勞碌奔波，對嗎？」

石丘山道：「噢，是的。在下這年來都是到處尋找着無慾教教主之下落，希望能面勸他放下屠刀，不要再傷害其他武林人士。」

施英嶽道：「石大俠，縱使你能找着無慾教教主，也難以勸他就此收手啊。小生聽說，無慾教教主與昔年遊龍劍客岳磊大俠關係頗深，定要不惜任何代價，把當年曾參與巫山事件的武林人物殺光，以替岳大俠報仇雪恨。他又怎會聽大俠片言，放棄報仇行動呢？」

石丘山道：「不錯，若在日前，在下仍是沒信心把無慾教教主勸服。不過，如今在下則有極大把握，若果無慾教教主眞的如公子所說，與遊龍劍客關係頗深的話，他定會就此收手的。」

施英嶽一怔道：「石大俠，爲何你突然有如此信心？」

石丘山道：「理由很簡單，因爲在下發覺遊龍劍客沒遇害，因此，無慾教教主實在沒必要替岳磊報仇。」

施英嶽大爲詫異，道：「石大俠，請問你從何得知遊龍劍客沒遇害？」

石丘山道：「因爲在下不久之前曾見過遊龍劍客！」

施英嶽更爲驚奇，道：「石大俠眞的遇見遊龍劍客？噢，小生是說岳大俠眞的沒遇害？」

石丘山點頭道：「對了，一點也不錯，遊龍劍客且曾委託在下，向江湖同道宣佈此消息，並呼籲無慾教教主

不可爲他的事向各武林人士尋仇，因爲他自己也不打算追究這事。」

施英嶽道：「岳大俠不打算追究此事？石大俠，這眞令人難以置信！」

石丘山道：「以岳磊當年之性格來說，這的確是難以令人相信，只是，據他說，自從當日被擊下萬丈懸崖，僥倖被人所救後，便對江湖中事心灰意冷，從此跟隨那救他的人遁跡深山。」

施英嶽道：「石大俠，岳大俠可曾說出是誰救起他的？」

石丘山道：「那是一個和尚，法號無我，便是這位大師把遊龍劍客這小煞星救回及感化過來，使他把一切仇怨拋諸腦後，與無我大師雙雙遨遊天下名山大川。要不是獲悉這一事，無慾教爲了他的遇害而屠殺不少江湖中人，他今生也不會重出江湖的了。」

施英嶽道：「原來如此，怪不得這數年來，也不見岳大俠之踪影了，小生還以爲他當日已葬身魚腹哩！原來他只不過追隨無我大師出家去了。」

石丘山道：「不，岳磊只是意冷江湖，幸也不會看破紅塵。事實上，無我大師也說他與佛無緣，不肯給他剃渡。」

施英嶽道：「石大俠，請恕小生多言，不知大俠如何向江湖中人宣佈這項驚人消息哩？要知道這消息確是驚人得很，單憑大俠片面之語，別人很可能不會輕易相信，尤其無慾教教主，他只會認爲石大俠編造出來的故事，以騙他不再替岳大俠報仇。」

石丘山道：「遊龍劍客早已想到這一點了，因此他打算再在江湖露臉一次，以証明他尚在人世。他找上在下，便是委託在下安排一個集會，邀請各有關人參加，屆時岳磊會親自出現，並親口宣佈不對當日巫山事件追究責任。」

施英嶽道：「若然如此的話，這當眞是百年難得一見之盛會！石大俠，這大會將在何時何地舉行？小生能參加嗎？」

石丘山道：「施公子，在下只不過是一介江湖浪人，要籌辦如此一個大會，實在力有不逮。因此，在下打算前往少林寺，要求慧能大師代爲處理此事。所以，有關這大會之細則，在下目前也不清楚。」

逢人只說三分話，石丘山江湖閱歷豐富，爲何會對萍水相逢的施英嶽說出如此機密之消息？難道他絕對相信這姓施的？難道他覺得俊俏而風度翩翩的公子便一定不會是壞人。

正好相反，石丘山一點也不相信眼前這俊俏公子，他覺得這施英嶽實在可疑得很。

以施英嶽的打扮，實在不應該在這簡陋而低級的小食肆出現，他主僕倆之所以會在這裏出現，理由只有一個，那便是專誠爲他而來；亦即是說，他近日來的行藏，一直都在這姓施的注意中。

所以，石丘山說出了剛才那個故事，事實上，他那會在數天裏碰上遊龍劍客岳磊。至於岳磊委託他找來各有關人等，宣佈對當年巫山事件毫不追究這回事，更是一派胡言，這全是他在碰上施英嶽後所想出來的計劃。

若然眼前這施英嶽眞的與無慾教教主有關，而無慾教殺害各武林人士之目的眞的是純粹替他報仇；這樣一來，施英嶽定會把這消息傳給無慾教教主，而無慾教教主定會把殺戮武林中人之行動暫時擱置，即使不立即找他聯絡，以証實岳磊是否尚在人間，也會等待他所說的大會開過後再作打算。

若然施英嶽與無慾教教主無關，或是無慾教只是替岳磊報仇爲藉口，殘害武林，這對石丘山來說，並無損失，說不定還可以測知無慾教殺害各武林人士之動機。

但是，若無慾教主眞的暫時按兵不動，等候他召開大會的時候，石丘山又從那裏找岳磊出來面對各路英雄？

石丘山自然有他一套詳盡的計劃，否則他也不會與施英嶽說出來。

只見施英嶽略表失望，道：「既然如此，那小生便等候石大俠與慧能大師公佈細則後，屆時再到大會看熱鬧了，希望到時小生能有機會到場旁觀。」

石丘山道：「這集會之主要目的，旨在讓江湖中人得知遊龍劍客岳磊沒命喪於巫山，從而希望無慾教教主就此罷手，減輕殺孽，與一般武林大會性質不同，應沒有甚麼熱鬧可看，以在下看，若非局內人，不到也罷。」

施英嶽大搖其頭，道：「石大俠，小生可不同意你這話哩！遊龍劍客岳大俠乃武林一代奇材，小生出道太晚，無緣一睹岳大俠風範，如今他最後一次在江湖中出現，小生怎可錯失這機會？」

石丘山扮作恍然大悟之模樣道：「噢，原來施公子只不過是希望能一睹遊龍劍客之風采，那還不容易，公子可暫定一個時間及地點，在下則通知岳磊前往與公子見一見面，雖然在下不能保証岳磊會赴約，但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施英嶽一怔，道：「石大俠，若眞能約得岳大俠見上一面，那自然好極了。只是，傳說中的岳大俠，高傲孤僻，所以才會導致仇敵滿天下，知心無一人，他會前來與小生這素來未謀面的無名小卒見上一面嗎？」

石丘山道：「一點也不錯，岳磊的確是有點高傲孤僻，不喜結交朋友。不過，若由在下親自陪同的話，他也許會勉爲其難的，因爲普天下，他只有兩個朋友，其一是無我大師，另外一個便是在下，所以他才會找在下出頭，替他安排與各武林人物見一次面

，以解決五年前那宗事。」

施英嶽道：「原來如此，那麼便勞煩石大俠了，坦白說，我們練劍的，誰不渴望能有機會一睹當今天下第一劍客的風采？屆時，小生還要向岳大俠請益一番呢！」

石丘山一怔道：「施公子，原來你的目的只是找岳磊比武！」

施英嶽搖頭道：「石大俠誤會了，以小生這些三脚貓功夫，那有資格與遊龍劍客論劍？小生只是有數點劍術上不解之處，希望岳大俠能不吝賜教吧了。」

石丘山道：「原來施公子指的是這個，在下還以爲公子要與岳老弟比劍哩！若是比武的話，在下便恕難從命了。要知道在下一向行事之宗旨，乃是替人排難解紛，盡量避免兵刃相見，實在不便替別人安排比武論劍之約會。」

施英嶽道：「放心吧，石大俠，小生也非好勇鬥狠之輩，絕對不會向岳大俠舞刀弄劍的，如石大俠不相信的話，小生可即時立下毒誓，以証明小生目的只在結識當今一代奇材，別無其它任何企圖。」

石丘山道：「這倒不必，施公子希望何時與岳磊相見？」

施英嶽道：「石大俠，當然是愈快愈好了，若可能的話，小生希望現在便能夠與岳大俠一會哩！」

石丘山道：「既然施公子如此心急，在下便盡快替公子安排吧。明早，在下便得起程前往嵩山與慧能大師商討有關聚會之事，接着便會與岳磊見面，報告一切，屆時，在下便通知岳磊，順道和岳磊一起與公子一叙，公子意下如何？」

施英嶽道：「這好極了，不知石大俠將在何時與岳大俠見面呢？」

石丘山隨即道：「我們是相約在十天後見面的。這樣吧，十天後，日落時分，施公子可於嵩山以西兩里處之茶亭相候，屆時在下與岳磊前來赴會，如何？」

施英嶽大喜，不迭點頭，道：「一言爲定，屆時小生定會恭候兩位大駕。石大俠，一切拜託你了。」

石丘山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在下平生願望，便是希望武林中人，能夠和睦相處，多交朋友，少樹敵人，這樣便可以減少很多流血事件。」

施英嶽道：「石大俠仁心俠骨，實在令人敬佩，小生敬大俠一杯。」

石丘山忙道：「不敢，不敢。」也拿起酒杯回敬。

兩人天南地北的閑談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方始分手，各自回自己居住之客棧。

施英嶽與他的書僮回到客棧不久，一條青衣纖小人影已穿窗進入兩人之房間。

施英嶽對來人道：「芍藥，石丘山可有特別動靜嗎？」

青衣人影原來便是無慾教教主之徒兒紫衣美女的侍婢芍藥。

芍藥搖搖頭，道：「小姐，那石丘山回到客棧後，便不會外出，現時杜鵑及薔薇正在客棧外監視着他的行動。」

施英嶽脫去頭上儒生帽，露出烏油油的長髮，輕搖着頭道：「不用監視他了，通知她倆回來吧。」

這施英嶽當然便是紫衣美女易釵而弁所扮！

化裝爲書僮的海棠道：「小姐，妳認爲這姓石的所說的話可信嗎？」

施英嶽道：「很難說，這姓石的一向古道熱腸，如此熱心替我介紹遊龍劍客並不足爲怪，但是這其中也有可疑之處。」

海棠道：「小姐，可疑之處在那裏。」

施英嶽道：「那便是由始至終，他都不曾查問我的來歷。照說以石丘山之豐富江湖閱歷，實在不應該於沒有弄清楚我的來歷之前，毫無保留地說出這麼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我懷疑他對我已起了疑心，特地佈下一個圈套來引我上當。」

海棠道：「那麼，我們十天後是否赴約？」

施英嶽道：「當然要赴約了，如不赴約，又怎能証實岳磊是否還在人世？」

海棠道：「我們可以等待他所說那個大會才証實的啊。」

施英嶽道：「海棠，若這石丘山所說的全是一片胡言的話，那個甚麼大會可能只是一個緩兵之計，使我們暫時按兵不動，而他們則藉此大會來商討如何對付本教，我們若到時才發覺這是個騙局的話，時間上可能便是遲了。若然我們不理會這個甚麼大會，繼續我們之行動，一旦岳磊仍然生存，這石丘山所說的全是眞話，本教便會樹立多兩個敵人，那便是岳磊和石丘山，因爲他們不會相信本教是替岳磊報仇，而是認爲本教借替岳磊報仇爲藉口，屠殺武林中人。所以我一定要及早知道岳磊是否仍在世上，十天後之約，我一定要赴！」

海棠道：「我們應否做點準備功夫，以策萬全？」

施英嶽道：「妳的意思是通知師父他老人家？」

海棠道：「對了，如此一來，即使是個圈套，我們也能全身而退嘛！」

施英嶽道：「海棠，妳錯了，若然這是個圈套的話，這樣一來，我們才是眞正上當。即使能全身而退，我們的身份便會暴露，日後之行動便會困難重重。但是，我若然仍是單身赴會，石丘山便不敢肯定我是無慾教中人，只要我應付得法，把早已編好的身份說出來，便能掩飾過去，而我亦會知道岳磊究竟是生是死！」

海棠道：「小姐果然高明。不過，小婢始終擔心他們不理一切的動手，那時我們便自投羅網。」

施英嶽道：「別杞人憂天吧，在沒有任何証據之前，他們不會動手的，一個無慾教已把他們弄得照應不暇，他們怎敢在沒弄清楚我是誰之前，另樹强敵？」

這時，她的另外三個侍婢亦已回來。

施英嶽道：「妳們早點休息吧，我們明天清早便要動身的了。」

＊　＊　＊

棧道上，一匹瘦馬正馱着一個衣着殘舊的中年文士踽踽西行，向着河南省進發。

中年文士正是那好管閑事，自號和平使者的石丘山，他現時要去的地方，乃是嵩山少林寺。

他於日前告訴施英嶽的，並非全屬胡言，他現在便是要找少林掌門慧能大師，請他幫忙召開一個特殊武林大會，邀請有關人等前來商討一件要事。

驀地，他把韁繩一勒，停下馬匹，目光冷冷的瞟向路旁不遠處的樹林，靜心聆聽林中之動態。

「石大俠果然名不虛傳，竟能察覺我們藏身之處！」

話聲方畢，林裏已湧出十多名黑衣人，均是頭戴黑面罩，手持長劍，團團圍着石丘山。

石丘山一怔，道：「你們等候的便是在下？」

其中一名黑衣幪面人道：「對了，我們正是等候着石大俠之大駕！」

石丘山久經戰陣，對這種場面並不陌生，平靜地道：「不知各位有何指教？」

那曾發言的黑衣人道：「指教便不敢當了，敝教教主因見大俠向西而行，恐怕大俠坐騎過於瘦弱，未能送大俠往目的地，故令我等送大俠一程，直達西天極樂世界。」

石丘山道：「不敢，不敢，貴教主之好意，在下心領了。這位兄台，不知貴教主是那一位故舊，容在下日後有機會時面謝。」

那黑衣人道：「本教是甚麼教，石大俠並非蠢人，應心中有數，至於本教教主是誰，明年今天，我等自會於祭奠大俠時奉告。」

石丘山道：「在下與貴教毫無過節，貴教爲何會找上在下？」

黑衣人道：「姓石的，這只能怪你自己了，誰教你這般好管閑事？休說廢話，你是要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們動手？」

石丘山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各位何必定要動武呢？世間事並不是動武便能解決的，大可慢慢商量啊！」

黑衣人也不答話，把手一揚，其餘十多名幪面人蜂湧而上，掄起長劍便攻向石丘山。

光憑說話便能化干帛爲玉帛的話，江湖便不會有那麼多流血事件，天下便會太平，製造武器的人便會餓死……

石丘山並非白痴，當然知道難以勸服這羣黑衣幪面人就此罷手離去，事實上他亦不希望他們就此離去，因爲如此一來，他便會斷掉一條線索。

他非常肯定，這批黑衣人定與殺害東方逸一家或之前那十多名武林好手有關。因此，他一定會擒其中一兩人來詢問。

以寡敵衆之環境下，他還想到擒下一兩名敵人來問口供？這是不是太妙想天開？

當然不是，石丘山對自己有着無比之信心，而他的信心是有着充份的實力來支持，那便是一身修爲已臻爐火純青的武功。

只見他不慌不忙的抽出插在頸後的摺扇，輕輕一揮，便發出一陣强烈的暗勁，把身前攻來的數柄長劍盪開，跟着一挾馬肚，那匹瘦馬已如一支箭向前衝了數丈，脫離黑衣人羣。

石丘山當然不會趁勢逃走，只見他輕按馬背，人已借勢飄身向後，凌空來了一個觔斗轉身，那身法美妙得令人拍案叫絕。

在這時的情況之下，當然沒有人會拋下兵器來鼓掌，但是石丘山露出這一手絕頂輕功身法，登時使在場的黑衣幪面人們大爲吃驚，心存怯意。

以一敵十多人，對於石丘山來說，實在平常得很，更多的、更强的，他也曾經歷過，因此，他可說不把這十多人放在眼內。

只見他在黑衣人羣裏左穿右插的不停閃動，手中的摺扇時張時收，不但輕易震退敵人的長劍，更不時把對手點倒於地上。

那曾經和石丘山對話的黑衣人做夢也想不到石丘山之武功竟高至如斯地步，本以爲憑十多名手下之力，還不手到拿來，輕易把他解決？誰知道不但連對手的衣角也碰不着一下，自己帶來的十多名手下則一個一個的倒下，怎不令他心胆俱裂！

形勢比人强之下，黑衣人呼嘯一聲，回身便逃，其餘的黑衣人亦紛紛撇下石丘山，奔向樹林。

石丘山那肯輕易放過，連忙施展他那絕頂身法，如一頭大鵬般撲向那個曾與他對話，武功亦比諸其他人高出不少的黑衣人。

那黑衣人亦已預料到石丘山不會放過他，故早有準備，甫聽見身後風聲，頭也不回便反手射出一把金針，如漫天風雨般襲向從後撲到的石丘山。

石丘山不虞有此一着，登時爲之一楞，連忙猛吸一口眞氣，施展千斤墜功夫，把前撲之勢停下，跟着紙扇一張，弧形括出一股强勁氣流，把襲

來暗器悉數捲飛。

石丘山之武功，在當今武林中，名列前茅，區區一把暗器，自是奈他不何，可是，却把他拖延了半刻，而那黑衣人却已趁這機會竄進林中，失去踪影。

石丘山爲之頓足不已，只好回頭找那數名被他點倒於地上的黑衣人套取消息。

這些被他點倒的黑衣劍士，身手只是普通，想來在這甚麼教裏身份也不會高到那裏去，石丘山弁不預期自己能獲悉甚麼機密資料，但求知道一點消息。

他的江湖閱歷豐富，知道個別神秘組織會以非常手段控制着手下，以防止他們被擄時受不住酷刑而招出所知一切。

石丘山扶起其中一名黑衣人，扯掉面罩，捏開他的牙關，仔細地檢查一遍，證實口裏沒暗藏劇毒後，方替他解開穴道。

可是，眼前景象却使石丘山嚇了一跳，因爲當他一掌拍下後，黑衣人的穴道不但沒有應聲而解，雙目更淌出血來，臉色瞬即變成蒼白，跟着鐵青……死黑。

石丘山腦海裏立即閃過一個名詞：「五鬼截脈手法」！

五鬼截脈手法乃是百年前一代鬼才鬼谷子所鑽研出來的陰毒手法，專門拿來控制手下，使之不敢有二心。

被這手法所控制的人，每隔上一段時間，便得要施術之人爲之解穴，否則便會眞氣逆流，雙目溢血而亡。

另外，這人一旦與敵交手時穴道被制，即使是痲穴這等小穴，除非解穴得法，也會引致死亡。

而這五鬼截脈手法更歹毒之處則在沒有固定解穴方法，全視乎施術時所控制之穴道而定，換言之，除了施術人及他授知解穴方法之人外，別人無法解穴。

石丘山嘆了一口氣，喃喃地對躺在地上的餘下黑衣人道：「很抱歉，在下實在不知道你們身受傳聞中失傳已久的五鬼截脈手法所控制，致令你們受害。如今，在下只好留你們在此，希望你們懂得解穴的自己人能夠趕得及回來救你們。」

說畢後，石丘山找回自己的馬匹，繼續上路。

石丘山離去不久後，樹林中便閃出男裝打扮的施英嶽及她的四個扮作書僮的侍婢。

其中杜鵑及海棠手裏仍持着出了鞘的長劍，劍尖還滴着血，似是於不久前傷過人。

「小姐，這石丘山的一柄紙扇眞厲害，簡直視十多柄長劍如無物，妳能看出他的眞正身份嗎？」海棠道。

「我本來有點懷疑他是遊龍劍客岳磊的，可是在見識過他的武功後，便一點兒也不像了。眞是奇怪，江湖中爲何會突然冒出一個如此高明的人來？」施英嶽大惑不解。

「小姐，妳覺得石丘山的武功比岳磊還要高明嗎？」

「我不曾見過岳磊的身手，不敢肯定，不過以石丘山適才那出塵脫俗，超然物外的招數，比諸岳磊那套帶着無比霸氣的遊龍劍法高明得多了。我敢肯定地說，五年前若換上石丘山，圍攻岳磊那三十多人絕對難以討好，能否自保尚是疑問，更遑說把他擊下深淵了。」施英嶽道。

「小姐，妳有信心把這石丘山擊敗嗎？」芍藥問道。

「當然不能夠，我與他相距太遠了，即使加上妳們的劍陣，也未必能困着他。我實在懷疑師父她老人家是否能勝過他。」

「眞的如此厲害？小婢倒不覺得啊！小婢只覺得他的扇招平平無奇，甚至好像隨手揮舞似的，半點威力也沒有。」杜鵑道。

「這正是石丘山高明之處，事實上他已突破了招式之界限，招隨意到，信手揮來便是無懈可擊的招式，如羚羊掛角，沒跡可尋。坦白說，若把之套用在劍法上，方堪稱遊龍劍法！」施英嶽滿懷感觸的道。

「小姐，妳可以試一試嘛！」海棠道。

「畫虎不成反類犬，我的修爲遠遠不到那境界，若勉強使來的話，只會使劍招破綻百出，被人輕易乘虛而入。」施英嶽搖頭淺笑道。

「小姐，我們如何處置這數名躺在地上的傢伙？」薔薇問道。

「對五鬼截脈這陰毒手法，我也無法可施，難以從他們身上問出甚麼來，給他們每一個補上一劍後，我們便起程吧。」

＊　＊　＊

石丘山來到嵩山少室峯少林寺，向知客僧道出身份，求見住持慧能大師。

片刻後，慧能大師便親自到寺門外迎接，把石丘山引進內殿。

兩人密談了整整一個時辰，石丘山才告辭離開少林寺。

離開時，石丘山的行囊中，多了一樣東西，那便是一口長劍，以布妥善包裹着。

難道石丘山老遠的跑來嵩山找慧能大師，便是商借寶劍？

當然不是，他帶走的只不過是一口極爲普通，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的長劍。事實上，日前他擊敗那批神秘黑衣劍士時，隨手便可以撿到這類劍，何須老遠跑來嵩山借。

他當時不在地上撿，而要向少林寺借，當然是不希望某些人知道他身上帶着劍。

至於他來少林寺的主要目的，自然是爲了請求慧能大師召開那特殊武林大會之事。

慧能大師在聆聽過他的要求後，毫不考慮便答應了，並與他商討詳盡之細則。

這時，距離石丘山和施英嶽相約的日子只有一天。

下山時，石丘山中途時，突然閃身走進樹林裏，失去踪影。

＊　＊　＊

太陽漸漸西下，登封縣以西兩里處的茶亭裏，靜坐着一個穿着紫藍緞質儒服的俊俏青年，桌上放着一壺酒及數款色香俱全的佳餚。

這俊俏青年自然是女扮男裝的施英嶽，正在等候着石丘山及她渴望一見的遊龍劍客岳磊。

驀地，她的心卜卜地跳着，因爲她看見一個身穿白色長袍，背插長劍，身材修長，面貌俊朗的青年正緩緩走向茶亭。

施英嶽仔細地打量着白衣人，只見他劍眉星目，膽鼻朱唇，散發着一種逼人氣勢及魅力，正是傳說中的遊龍劍客岳磊之模樣。

「在下岳磊。」也不見他如何施展身法，人已飄身進亭，活像傳聞中的縮地成寸道術。他的話聲，與傳聞一模一樣，是那麼冷冰冰的，令人難以接近。

「小生姓施，草字英嶽。」施英嶽强抑心裏興奮，站起來向岳磊拱手道。

「石丘山已和岳某說過了，請坐吧！」岳磊毫不客氣便率先坐下。

「岳大俠，請問爲何不見石大俠同來？」施英嶽道。

「是岳某不讓他來的，因爲岳某與姑娘稍後之談話內容，實在不方便讓這多管閑事的傢伙知道。」岳磊一口道破施英嶽女兒家的身份。

「噢，原來如此，岳大俠認識賤妾？」

「何止認識？岳某還知道姑娘這一年來曾做過些甚麼呢！」

施英嶽聽了，心裏登時一震。

岳磊隨即拿起酒壺，替施英嶽及自己斟了滿滿一杯酒，徐徐道：「否則岳某今天絕不會到來這裏與姑娘會面，也不會不讓石丘山同來。」

「岳大俠當眞清楚賤妾這一年來曾做過些甚麼事？」

「當然了，太原閔東陽，河朔范四海……」岳磊如數家珍的唸出一連串名號：「岳某只是不知道姑娘爲何會如此做！」

這岳磊當眞清楚眼前美女便是殺害閔東陽等人之兇手嗎？當然不是，他只不過是出言試探吧了。

「既然岳大俠認爲賤妾是殺害他們之兇手，爲何不讓石大俠同來，把賤妾擒下？」施英嶽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岳某若要捉拿姑娘，早便出手了，何須留待今天，更何須石丘山在場？」岳磊拿起酒杯，一乾而盡。

「那麼，岳大俠爲何不捉拿賤妾？沒有証據？不忍心？還是認爲賤妾做對了？」

「施姑娘，妳年紀太輕，出道太晚，否則妳便會知道岳某作風。五年前，岳某若認爲一個人該殺，便會毫不考慮地拔劍，不需任何証據，更不懂憐香惜玉。至於姑娘是做錯或是做對了，姑娘應該知道，毋須岳某多言。」

「聽岳大俠的語氣，賤妾是做錯了，對嗎？」

「難道姑娘認爲妳做對嗎？」

「賤妾錯在何處？」

「姑娘對在那裏？」

「岳大俠，賤妾發問在先，請大俠先回答。」

「無故殺人便是錯。」

「報仇雪恨，殺人無錯。」

「今時今日，姑娘仍認爲自己做對嗎？」

「可以這樣說。」

「姑娘仍要繼續下去？」

「這與岳大俠有關嗎？」

「若與岳某有關，便與岳某有關。但岳某不願意被人利用，更不願意看見無辜人士因此受害。」

「岳大俠認爲他們是無辜嗎？」

「東方逸六名子女有何罪？東方世家數十條人命是死有餘辜嗎？」

「賤妾不會殺死他們。」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如此說來，錯在岳大俠，不在賤妾，更不在無慾教。」

「岳某何錯之有？」

「岳大俠錯在不早些現身。」

「岳某爲何要早些現身？」

「岳大俠若早些現身，賤妾便不……」施英嶽猛地醒覺，不再說下去。

「姑娘與岳某有何關係？無慾教與岳某有何關係？」岳磊緊逼着道。

「岳大俠，賤妾恕難奉告。」

「姑娘應知道岳某不懂憐香惜玉。」

「賤妾絕不皺眉。」

岳磊霍然放下酒杯，伸手閃電般抓向施英嶽左肩「肩井」要穴。

誰知道施英嶽不但不閃，更挺胸相迎，大有視死如歸之態。

岳磊登時大吃一驚，因爲施英嶽如此一迎之下，他那一爪便變成襲向對方心臟，以他的修爲，一抓之下，施英嶽不被他挖出心臟才怪，當下連忙卸掉眞氣，抽手後退。

可是，他雖然應變迅速，仍是慢了一刹那，五指已是抓在施英嶽左胸之上，還抓在男人的手不該抓着的地方。

幸好，他的眞氣已及時散去，否則施英嶽柔嫩的胸脯，不被他抓破五個血洞才怪。

不過，這却做成一個尷尬萬分的局面。

兩個當事人臉上均紅透耳根。

岳磊連忙收回祿山之爪，輕嘆一聲，道：「姑娘，無論妳們是爲了甚麼目的，趁還來得及，收手吧。」

「岳大俠，請你証明身份。」施英嶽幽幽地道。

岳磊也不答話，步出亭外，拔劍一揮，只見青虹暴閃，丈外之一株大樹已被洞穿一個窟窿。

跟着白影一閃，遊龍劍客便如遊龍般飄身而去。

施英嶽看見他露出那一手劍法，不禁爲之瞠目，喃喃道：「這才是『遊龍出海』，以氣傷敵，劍身怎會留在對手體內？」

隨即，她亦飄身亭外，向着岳磊消失之方向運氣嚷道：「岳大俠，賤妾姓施，單名一個瑛字。」

跟着，她啞然失笑，不明白自己爲何會如此做。

難道岳磊剛才那一抓，已抓開她的心扉？

她輕輕搓揉着適才被抓着之處，雖然仍有點兒隱隱作痛，但她却毫不介意。

誰說岳磊高傲孤僻？誰說遊龍劍客不懂憐香惜玉？

＊　＊　＊

「瑛兒，妳肯定所見的乃是遊龍劍客岳磊？」一個年約四十餘歲，道裝打扮的美婦注視着施瑛道。

「師父，徒兒不曾見過遊龍劍客，不敢太肯定。不過，他的樣貌與師父給徒兒看的畫像一模一樣，而且，他那一招『遊龍出海』使來，實在比徒兒高明上百倍，照說，應不會是別人所冒充。」

「妳可曾留意到，這岳磊臉上有沒有戴着人皮面具。」

「徒兒亦曾留意到這一點的了，但當時光線不夠，岳磊且是背光而坐，故未能看出來。」施瑛道。

「妳是說岳磊戴有人皮面具？」中年道姑眉頭一皺道。

「不，徒兒只是不敢肯定他沒有戴面具，因爲光線關係，徒兒未能看出任何破綻。」

「他的臉色如何？」

「白晰非常，但不是蒼白，只是那種不常晒陽光那種白晰。」

「唔，這便奇怪了，石丘山不是說他這數年來跟隨着無我大師雲遊四海，寄情於深山大川之中嗎？若是眞的話，他的膚色絕對不可能白晰非常，而且，五年前的遊龍劍客，膚色紅潤中帶着古銅色。難道其中有詐？」

「師父，妳懷疑這遊龍劍客是別人所冒充的？」

「有這可能。而假冒他的人，不出兩個……」中年道姑沉吟道。

「是誰？」施瑛搶着問道。

「其一是岳磊的師叔凌雲子，另外一個便是和平使者石丘山。因爲當今世上，只有這兩人能發出那一劍，即使岳磊不曾死，在短短數年之間，也不能練至如斯境界。」

「師父便是根據這一點而認爲這遊龍劍客是別人假扮的？」

「還有，岳磊當年之作風，凡犯着他的，殺無赦，若他仍然在世，怎會放過當日圍攻他的一羣人？」

「但是，石丘山說他受了無我大師所感化，不再記恨於心啊！」

「這只不過是石丘山所說的，而這姓石說的話，可信程度甚低；岳磊之膚色是個破綻，他是岳磊朋友這一說更是鬼話一番。這姓石的，只是近數年才在江湖出現，而岳磊已失踪了五年，他們絕無可能認識。瑛兒，若我推測不錯的話，妳所見的遊龍劍客，便是石丘山所假扮，而石丘山這人，極有可能便是失踪二十多年的凌雲子。」

施瑛爲之花容失色，道：「他……他竟會是凌雲子所假扮？」她想起了那輕薄的一抓，心中大是憤憤不平。

中年道姑道：「事實上作風又不大相似，若是凌雲子的話，妳當日早已劫數難逃了！」

施瑛一愕，道：「他會殺死徒兒？」

中年道姑搖頭道：「不，他是個淫徒；唉，我也有點胡塗了，若石丘山不是凌雲子，又會是誰？不可能砰的一聲冒出一個如此高明的人來的啊！」

施瑛道：「師父，會不會是岳磊？遊龍劍客當年墮崖不死，搖身一變，以和平使者石丘山之身份出現，這在時間上很吻合啊。」

中年道姑道：「時間上的確很吻合，岳磊失踪一年後，石丘山便開始出現。但是，兩人的武功修爲實在相差太遠了，短短一年之中，岳磊如何能夠達到這個境界？而且，岳磊當年，出色的只不過是那套凌厲無比兼帶着數分刁鑽的劍法，但是這石丘山以及你所見過的岳磊，內功修爲實在高深得可怕，坦白說吧，以我的修爲，若使出那一招遊龍出海，充其量只能發出二尺左右之劍氣，盈丈的劍氣，實在匪夷所思！」

「師父，徒兒認爲目前還是不要費神去推測石丘山是誰了，也許他本是個前輩高人，只不過從來沒露臉吧了，妳不是說過世間上有很多這種人的嗎？至於徒兒所見的遊龍劍客，也許亦是眞的，只不過有了某種奇遇，所以功力倍增吧！」施瑛芳心裏，當然希望當日所見的岳磊乃是如假包換的遊龍劍客。

「唔，妳說的頗有道理，事實上愈是推測愈會胡塗，跑進了死胡同。」

「師父，我們現在該怎辦，是否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日後那武林大會召開後，証明遊龍劍客之眞僞才作道理？」

「當然不是，妳繼續幹妳的，把餘



岳嵐童心大發，以天魔舞來一試大師兄。

下那二十多人逐一殺掉。」

「師父，若然那岳磊是眞的，我們豈不是枉作小人嗎？」

「即使岳磊在生，即使他不追究，我也要追究！」中年道姑斬釘截鐵的道。

「師父，這豈不是正如他所說般，利用替他報仇爲藉口從而達到個人之目的？師父，我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啊？」

「不，絕對不是，我的主要目的便是替岳磊報仇，即使他在生，這三十多人亦要死，誰敎他們當日在巫山幹下這大違江湖規矩之事？」中年道姑咬牙切齒的道。

「師父，既然當事人也不追究，我們憑甚麼來追究啊？他日歸根究底時，吃虧在我們啊！在這之前，我們可以推說不知道岳磊未死，更不知道他不追究這事，但是岳磊早已通知徒兒收手，我們再難以這爲藉口的啊！」

「瑛兒，別擔心這一個問題，我們永遠是理直氣壯的，即使岳磊不追究這事，我們也有權過問，理由何在，日後妳自會知道的了！」中年道姑肯定地道。

「師父，求求妳告訴徒兒吧，否則徒兒心中難以安寧，即使動手殺人，也會覺得不忍，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

中年道姑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既然妳堅持要知道這事之眞相，那我便告訴妳一個故事……」

二十八年前，福建武夷山深處，有一所無名道觀，觀內住有師兄妹三人。

三師兄妹中，大師兄和二師兄都是出家人，只有小師妹不曾出家，但也自動便作道裝打扮。

這個小師妹，乃是個棄嬰，被他們師父於山中撿回來撫養成人，因在山中拾得，故起名岳嵐。

他們的師父，在岳嵐十餘歲時便仙遊，由大師兄主持觀裏一切及指點其餘二人之武功。

大師兄性格孤傲，不苟言笑，二師兄及小師妹對他之敬畏，比諸已去世之師尊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切相安無事，直至某一天，小師妹岳嵐無意中於山裏一秘洞找到一本小册子。

小册子載着的並不是甚麼武功心法，而是一種邪術，名爲「天魔妙舞」！能令人迷失心智，任從擺佈。

岳嵐年輕無知，竟依册上所載修練起來。

某日，適值二師兄下山購物，小妮子岳嵐童心大發，突生奇想，要以天魔妙舞一試大師兄之定力。

岳嵐因自小在山中長大，對男女間之事只是一知半解，遂鑄成大錯。

大師兄雖然內功深厚，但却是童身，更不曾見過少女赤裸身體，兼且天魔妙舞乃邪術中最妖媚的一種，在

岳嵐赤身露體，妙處畢呈，極盡誘惑之下，終於不克自持，瘋狂地撕掉本身道袍，把岳嵐按倒地上便揮軍直搗黃龍。

大錯鑄成，大師兄事後清醒時，一言不發便披上破爛道袍，一去無踪。

二師兄購物回來時，岳嵐自知已做成大錯，不敢實告，只說大師兄因事外出，不知何時回觀。

誰知道二師兄見大師兄數日不回，竟趁此機會把岳嵐迷姦。

原來二師兄早存離山之意，只因有大師兄在，不敢妄動，如今大師兄不在，自然不肯放過機會，順道把早想染指的小師妹姦掉才走。

可是，當他發覺岳嵐已非處女後，登時改變主意，因爲他知道經手人定是大師兄，其身不正，何能怪罪於他，於是便留在山裏，打算玩膩了小師妹才走。

岳嵐年幼無知，對男女之事一知半解，加上初嘗禁果，而二師兄對男女間之事更是老手一名，兩人竟打得火熱，當然，岳嵐曾修習天魔妙舞邪術，心態變成淫蕩亦是關鍵之一。

半個月後，大師兄回到道觀，發覺兩個師弟師妹在白晝宣淫，登時大怒，拔劍便要把兩人斃於當場。

可是，二師兄出言反駁，說大師兄其身不正，無權管他們之事。

大師兄爲之啞然，只有把二人逐出道觀。

岳嵐與二師兄被逐後，脫掉道袍，雙宿雙棲，好景不常，一個月後，岳嵐發覺自己有了孕，興高采烈的告訴二師兄。

誰知道二師兄臉色一沉，堅決否認是他的骨肉，兩人遂起口角，二師兄更一怒之下跑掉，從此失去踪影。

岳嵐登時變得無依無靠，幸好有一身不弱之武功，遂幹起女賊來。

不久之後，岳嵐誕下一麟兒，起名岳磊。

岳嵐因自己經常要在江湖走動，不便帶着兒子在身，遂把岳磊帶回武夷山，悄悄放在道觀中，只留下一張字條，道出孩子姓岳名磊，求大師兄撫養成人，便單身闖蕩江湖。

闖了數年後，便對江湖起厭倦之心，於是便找了一間道觀，重披道袍，正式出家，其後更收了一個徒兒，間中也會回武夷山偷偷地窺看愛兒練功。

終於，有幸看見愛兒學藝有成，但是，大師兄亦因了無牽掛，猝歸道山。

自此之後，岳嵐經常在江湖走動，暗中照顧愛兒，事實上，這時的岳磊，在短短數年中已闖出名堂，不需她任何照顧，她只不過希望能經常見着愛兒吧了。

五年前的一天，岳嵐突聽見一個消息，說有三十多名黑白道好手，不知爲了甚麼原因，密謀於巫山望霞峯伏擊岳磊，登時大吃一驚，連忙趕去幫助愛兒一臂之力。

可是，當她趕到時，已是遲了一步，遠遠已看見愛兒身形墮下深淵，連忙跑往崖底找尋愛兒屍身，但是，只能找到愛兒所用的那柄遊龍劍。

岳嵐悲痛欲絕，收起愛兒唯一遺物，躲起身形，默記當日曾參予圍攻愛兒的武林人物名號，留待日後一一殺死，爲愛兒報仇。

「師父，莫非妳老人家便是……」施瑛道。

「對了，爲師俗家姓名便是岳嵐，亦即是當年有名的女飛賊『神鳳』岳嵐，那大師兄便是一代劍聖凌霄眞人，二師兄便是凌雲子這淫徒。瑛兒，如今妳明白爲師有權追究這三十多名武林敗類了吧？」

「原來如此，師父，請問岳磊師兄可知道妳的存在嗎？」

「不，他一點也不知道，是爲師要求大師兄不可向他說出身世的，這對他有害無益。我不希望他知道自己有一個淫蕩的母親，一個連他親生父親是誰也不清楚的母親。」

「師父，妳也不知道師兄是誰的骨肉？」施瑛大訝道。

「是的，他有可能是大師兄的兒子，亦有可能是那淫賊的骨肉，我也不敢肯定，這將會永遠是個謎。」

「師父，妳打算永遠不讓師兄知道他的身世？」

「是的，即使如此，我也有權追究巫山事件，因爲我是他的三師叔，當年，我雖然被逐，但終歸是他的師叔。」

「師父，當年妳把師兄送回道觀時，可曾留下任何信物，以便日後相認嗎？」

「信物，當然沒有了，我根本便不打算和他相認，又怎會留下信物？噢，我想起來了，他出生後，我曾在偷來的珠寶當中，挑選了一方刻有一隻飛鳳的玉玦，掛在他頸間，作爲護身符，日後，妳可以根據這一點來證明他是否眞的是遊龍劍客。」

施瑛臉上一紅，道：「師父，徒兒如何能看見他身上是否有着這玉玦啊？」

中年道姑道：「妳可以要求他拿出來看的嘛。」

施瑛道：「若果他問徒兒如何得知他身上有這東西，徒兒怎能回答？難道徒兒能據實說出來嗎？」

中年道姑不迭搖頭，道：「萬萬不可，妳還是不要這樣做了，不過，我相信定有辦法證明的，無論石丘山之易容術如何高明，都應該留有破綻。」

互相探索　表露身份

究竟當日與施瑛見面的遊龍劍客是眞還是假的岳磊，他是否正如中年

道姑所懷疑般乃是和平使者石丘山所假扮？

只可惜中年道姑岳嵐及她的徒兒施瑛都不曾把遊龍劍客及和平使者兩人的姓名寫出來研究，否則，以她們之聰明，定能看出岳磊和石丘山這數個字，不多不少也有點關係。

當日，與施瑛分手後，遊龍劍客並沒遠去，只在不遠處的樹林中躲起身形。

「施瑛！她的名字原來便叫做施瑛，五年前，她還是個十五，六歲的黃毛丫頭，應不會和我有任何關係，如此看來，她定是奉命行事的了！不消說，她定是奉無慾教教主之命，或是她本身便是無慾教教主，奉長輩之命殺死那些曾於巫山圍攻我的人，但是這主使施瑛的人究竟有何目的，眞的爲我報仇還是借此爲藉口掀起武林大亂？若是前者的話，這時他們知道我尚在人世，應會暫時停止殺人的了，不過，看來應是後者的可能性大一點，天下間誰會關注我的生死？誰會爲我的死不辭勞苦的替我報仇？」遊龍劍客岳磊挨在一株大樹上，喃喃自語。

聽他的語氣，似乎便是失踪達五年的遊龍劍客岳磊。

不過，事實上他的確便是五年前於巫山望霞峯上被三十多名黑白道高手圍攻，最後墮下深淵的遊龍劍客岳磊。

五年前，他如何逃過粉身碎骨之劫數？這五年間，他又跑到那裏去了？暫時來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這時，只聽見他繼續自言自語道：「唔，暫時還是不要想它了，先上一趟少林讓慧能見一見我，使他相信我還沒死掉吧。」

跟着，他便穿過樹林，往嵩山少林寺急掠，那身法快得簡直便如一頭獵鷹。

不多久，白衣勝雪的遊龍劍客已來到嵩山少室峯少林寺門外，却見他並不依禮求見，一個縱身便越牆而進。

千百年來，少林一派緊執武林牛耳，寺中高手如雲，江湖中簡直沒有人斗膽跑來少林寺撒野，可是，岳磊却視之爲無物，如入無人之境。不過，他的輕功身法也實在太高明了，即使身穿白衣，寺裏的僧侶，也沒有一人能察覺他的行藏。

岳磊對寺裏的環境，竟非常熟悉似的，片刻後已摸到其中一所禪房外，在門上輕叩了數下。

「是誰？」禪房裏响起少林掌門慧能大師的聲音。

「大師，在下岳磊。」

房門呀的一聲打開了，慧能大師以懷疑之目光打量着站在禪房外的岳磊，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當眞便是遊龍劍客岳大俠？」

「不敢！在下正是岳磊。」

「岳施主，請進來詳談。」

禪房裏除了慧能大師外，並無任何人在，岳磊在慧能大師身前不遠之蒲團上盤膝坐下，道：「大師，日前岳某曾託敝友和平使者向江湖澄清一些誤會，並請他代邀某些武林朋友，意欲化解昔年一點恩怨。今早，石兄前來相告，說大師希望能與岳某一叙，因此岳某專誠來此拜訪大師，因暫時不便公開露臉關係，故沒循正式手續求見，尚請大師見諒。」

「阿彌陀佛，施主言重了，施主爲了武林安危，不惜重現江湖，親臨敝寺，老衲實不勝榮幸，又怎會計較那些繁文縟節呢？只是，爲何不見石施主與施主一起同來？」

「噢，石兄因發現線索，追查無慾教去了，故不能前來。事實上，石兄找着岳某時，已是匆忙得很，只說岳某付託與他之事，已與大師相討過，囑岳某立即前來與大師一聚，除此之外，甚麼也沒說便匆匆離去。」

「原來如此，不錯，石施主曾於昨天前來敝寺，聲稱曾受施主委託，邀請那些曾於五年前在巫山望霞峯圍攻施主的武林人物和施主晤面，以化解昔年之一段恩怨，並要求老衲出面主持其事。」

「噢，原來石兄把這事轉託給大師。」

「是的，石施主所說之理由是他在江湖中聲望尚淺，恐怕江湖朋友對他不大信任，有負施主所託。這當然是他謙遜之言，不過，這事若由敝寺出面，的確比較石施主獨自來辦容易得多。」

岳磊道：「貴派領袖武林，聲望比諸敝友和平使者當然强得多，當初岳某也曾考慮過要向大師要求協助，只是岳某素來與貴派毫無往來，故不敢唐突提出。如今承蒙大師仗義援手，岳某實不勝感激。」

慧能大師道：「岳施主不必客氣，此乃我輩武林中人應盡之責任，老實說，老衲若早知道施主沒遇害的話，早便找施主一晤，以求想一個辦法來解決這事，以免更多武林人仕因此而受害。」

岳磊道：「這純是岳某之錯，要不是岳某對江湖中事心灰意冷，遁跡泉林，也不會不知道這年來竟因當年之事引出那麼多事端。」

慧能大師道：「阿彌陀佛，這些事端雖說乃由施主而起，却非施主一手造成，施主又何必怪責自己呢？如今施主已現身，一切便好辦得多了。」

岳磊道：「岳某愚昧，想不出一個適當辦法來制止無慾教爲在下之事繼續屠殺武林中人，經與石兄商討後，才想出邀請各有關人等一聚，藉此宣佈岳某不再追究當年之事，更呼籲無慾教就此罷手，不知大師認爲這辦法能否行得通。」

慧能大師道：「若果無慾教之眞正目的是爲了替施主復仇的話，如今知

道施主不會遇害，且勸喻他們收手，定會就此收手的，可慮的是他們根本與施主毫無關係，只不過借此爲藉口來掀起一場風波，以達到某種目的。」

岳磊道：「岳某也是如此擔心。」

慧能大師道：「岳施主，請問施主心目中認爲誰可能會替施主報仇？」

岳磊道：「大師，實不相瞞，岳某無親無朋，沒可能有人因岳某遇害向任何人追究。」

慧能大師道：「施主眞的連一個親人也沒有？」

岳磊道：「是的，據先師說，岳某是在山裏山澗中拾回來的孤兒，所以才以岳磊爲名，而岳某行走江湖那數年間，只有敵人，一個朋友也沒有，甚至和平使者石兄，也是於墮崖後才認識的，因此絕對沒可能有人會替岳某報仇。」

慧能大師道：「阿彌陀佛，如此說來，無慾教借替施主報仇爲名，實則藉此掀起武林大亂之成份居多了。」

岳磊點頭道：「極有可能。」

慧能大師道：「若是如此的話，召開武林大會對制止他們繼續行兇起不了多大作用。」

岳磊道：「那麼大師有何高見？」

慧能大師道：「老衲認爲這大會作用雖然不很大，也是一樣要召開的，因爲這樣我們才能證明無慾教之眞正企圖，從而另想對策，另外，我們也可藉此團結各人，給予無慾教一個迎頭痛擊。」

岳磊道：「大師高見，只是岳某得先行聲明一點，岳某屆時只會在大會中露臉一次，證明岳某尚在人世，之後，岳某將重返山間，不再過問江湖中事。」

慧能大師道：「岳施主一代奇材，年輕有爲，爲何這麼早便要退出江湖呢？」

岳磊道：「大師，哀莫大於心死，經過五年前之事變，岳某早已失掉雄心，昔日之遊龍劍客亦已長埋江底，今次重現江湖，只是不希望遊龍劍客雖死，猶被別人利用吧了。」

慧能大師嘆了一口氣道：「這當眞是武林一個損失。岳施主，你認爲何時舉行武林大會爲合呢？」

岳磊道：「大會召開之期不需太急切，因爲我們必須妥善安排，以防無慾教有機可乘，對各武林中人施毒手，但是，岳某尚在世上消息，則希望大師能及早宣揚開去，這樣我們便能早些證實無慾教之企圖。」

他不知爲何，竟不向慧能大師透露自己曾與殺死十多名武林人物的眞兇施瑛見過面。

慧能大師道：「這個容易，老衲只要找丐幫幫一個忙便成，保證不出數天，整個江湖便會知道施主尚在人世。」

岳磊連忙道謝：「謝謝你，大師。岳某也不打擾大師了，若有任何要事需要找岳某的話，可託和平使者石兄轉告。岳某就此告辭。」

＊　＊　＊

果然，不出十日，遊龍劍客岳磊沒死掉的消息便傳遍江湖每一個角落，登時引起一陣哄動。

這其中，當年曾參與圍攻岳磊，在這數月來已被無慾教弄得寢食不安的廿多名猶不曾被殺的黑白道中人更是被嚇得魂飛魄散。

幸好，另一項消息接着便傳出了，那便是遊龍劍客並不對當年於巫山望霞峯所發生之事加以追究，他今次露臉只是證明他還沒死掉，呼籲無慾教不要再爲了他而殘殺江湖中人。

少林掌門慧能大師已特地爲了這事召開武林大會，邀請各大門派及有關人等出席，當衆化解這一場恩怨，大會定於兩個月後之重陽節在嵩山少林寺舉行。

有人因此而放下心頭大石，但亦有人認爲這是一個圈套，旨在把當年曾參與巫山行動的武林人物一網打盡。

而事實上，對少林寺召開這大會之眞正目的抱着極懷疑態度之人還佔着大部份，不少人甚至懷疑慧能大師是在別人壓力之下，被逼召開這別開生面的特別大會。

由始至終，這些人都不相信世間上有如此大方的人，他們不相信遊龍劍客在被數十人罔顧江湖規矩圍攻，打下懸崖，僥倖拾回性命後，不但不記仇，還挺身而出，呼籲無慾教不要向他的敵人採取報復行動。

在遊龍劍客岳磊下落不明之時，江湖中已有不少人懷疑無慾教是岳磊所玩出來的把戲，如今岳磊已證明沒死去，更經由少林寺慧能大師出面召開大會，邀請當日曾圍攻他的人到嵩山一聚以化解昔年恩怨，這些人更肯定無慾教教主便是岳磊的化身。

金陵城裏，便有一個人有着這種看法。

這個人便是戴着一件猙獰面具，不知是甚麼教主的神秘黑袍人。

這晚，他正與他的的六名手下商談着少林寺召開那特殊大會之事。

「教主，慧能這老禿驢搞這把戲究竟有着些甚麼目的？」其中一名戴着猴形面具的黑袍人問道。

「孫堂主，慧能禿顱也許眞的希望能藉此化解當年那一段仇怨，只是，他實在想不到會被岳磊這廝所利用。」那教主桀桀笑道。

「教主認爲這是岳磊所說玩出來的把戲？」孫堂主道。

「當然是了，除了他還有誰？如本座推測不錯的話，岳磊無慾教教主實在便是同一個人，先以無慾教名義殘殺那些曾圍攻他的仇人，當餘下的紛紛龜縮，不敢露臉後，他便以本來身份出現，假仁假義的聲稱對往事不願追究，實則引誘那些人露臉，一網打盡。」

「教主，照說少林寺的慧能禿驢不該是如此愚蠢的人啊，怎會想不到這一點的呢？」

「這當然是因爲有和平使者石丘山這好管閒事的人作穿針引線之關係了，近數年來，石丘山之所作所爲，深得武林中人推崇尊敬，有他在其中，慧能禿驢又怎麼想到當中有詐？」那教主道。

「教主，這是石丘山所一手策劃的？」

「除了他還有誰？當日黑虎堂襲擊石丘山這廝時，他不正是往嵩山途中嗎？跟着便有岳磊尚在人世，少林召開特殊大會之消息傳出了。」

「屬下無能，當日未能把石丘山這廝殺掉，否則便不會……」黑虎堂的堂主忙道。

「劉堂主，這不關你的事，事實上本座對這廝也看走了眼，想不到他的武功比傳聞還來得高明。不過，也幸而當日我們沒把他除掉，否則便沒有如此一個大好良機了！」那教主大笑道。

「大好良機？教主，我們有甚麼大好良機？」

「當然是混水摸魚的機會了，屆時定會有不少人前往嵩山看熱鬧，我們挑選一些該殺的人下手，這筆賬自然會算在岳磊以及無慾教頭上。」

「教主，我們暗殺之對象是否便是當日曾有份兒參與圍攻岳磊那批人？」

「不，我們之對象並不局限於這些人，若只殺這些人，我們豈不是變成幫岳磊的忙？我們先從這些人處入手，跟着擴展到其他的人，至於殺誰，稍後本座自會通知你們。」

「教主，請問我們該如何對付石丘山這廝？是否繼續追殺他？」戴着白晰面具，儼如小白臉的劉堂主道。

「這傢伙討厭萬分，當然先要除掉，不過，以他的武功，你們當中沒人能敵，而在目前環境，也不適宜調動大批人手，以免惹人注目，所以，你們暫時可以不用理會他，只密切注視他的行踪便成，本座另想辦法把他除掉。」那教主胸有成竹的道。

＊　＊　＊

自從岳磊尚在人世、少林寺召開特殊武林大會之消息傳出後，和平使者石丘山一直都密切注意着武林中人對這兩宗驚人消息之反應。

當他獲悉部份人不相信遊龍劍客岳磊不會如此寬宏大量，懷疑他這行動另有目的之際，不禁暗皺眉，痛心着當年的遊龍劍客岳磊爲何會給予武林中人一個如此不佳的印象。

當年的遊龍劍客，不會幹過半宗傷天害理之事，甚至鷄也不曾偷過一隻，爲何武林中人對他毫無一絲好感？

他只不過是性情孤僻，兼且嫉惡如仇，對一些假仁假義之輩毫不留情地出手嚴懲吧了，難道這也是不對？

石丘山不禁搖頭嘆息，這數年來，他東奔西跑的替江湖中人排難解紛，雖然贏得江湖中人齊聲讚譽，但他知道眞正的收穫卻不是那麼大，很多時，他的人剛走不久，糾紛便再度出現，他的一番努力便付諸流水。

亦有很多時，一些該死的武林敗類，在他努力之下，逃過被人追殺之命運，可是這些人卻不知悔改，不久便故態復萌，爲害江湖。

石丘山實在很希望能夠好像遊龍劍客般，把那些該殺的人一劍殺掉，一了百了。

只可惜，他不能這樣做。

他不是珍惜辛苦掙回來的俠名，更不是不希望好像遊龍劍客般不被其他人接受，事實上虛名對於他來說，簡直便如糞土。

他只不過履行他的諾言，在沒找到一個可付予重擔的人之前，不能夠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更不能妄造殺孽。

坦白說，他極度不願意找慧能大師，宣佈遊龍劍客岳磊不再追究當年巫山事件之責任。在他心目中，當日曾參與巫山行動的每一個人都該死，只有兩個除外。

這兩個人，其中一個當然便是遊龍劍客岳磊本人，至於餘下一個，便是……

驀地，石丘山的沈思被三個人驚醒了。

攔在他那匹瘦馬前不遠處的三個人，活像三個殭屍般，全身上下，找不着數兩肉出來。

石丘山腦海裏，登時閃過三個人的名號來，不禁爲之眉頭一皺。

「看三位的模樣，定是名震東北武林的長白三怪了，不知找在下有何指教？」石丘山一勒馬頭道。

「姓石的，果然有點眼光，竟能一眼便看出大爺們之來歷。」三個殭屍模樣的人同聲答道。

長白三怪本稱長白三虎，乃三胞胎兄弟，本來的模樣並非如此，武功也是平凡得很。可是，十多年前，不知從何處獲得一冊邪功秘笈，依冊上所載心法練成後，武功如脫骨換胎般成就驚人，只可惜心態與模樣也變得與前大大不同。

「原來眞是三位大駕光臨，不過，在下聞說三位早已於多年前被朝廷垂青，禮聘爲侍衛供奉，爲何還會跑到江湖中來？」石丘山略一拱手道。

「嘿，嘿，你這小子果然神通廣大，連大爺們當上侍衛供奉這事也知得一清二楚。坦白告訴你吧，大爺們受一昔年故友所託，要把你這好管閒事之小子送往西天極樂，看在你能一眼認出大爺身份的份上，大爺給你一個自絕之機會，免得你死無全屍。」當中的一怪道。

石丘上躍下馬，輕拍愛馬之屁股

，着牠走往路旁，緩緩從頸後取出摺扇，張開來輕輕扇着，道：「三位既然有着一份如此優厚之差事，爲何還要淌江湖人之渾水哩？而且，在下素來與江湖朋友無仇無怨，貴友與在下想來定是一場誤會，三位何不回轉，請貴友與在下面談，也許能……」

三怪之一不耐煩地道：「姓石的，廢話少說，大爺只要你回答一句，你要自己了斷還是要勞煩大爺們動手？」

石丘山知道絕難善了，連忙運功戒備，口中則續道：「三位可否說出貴友是誰，讓在下想想何時得罪了貴友，致勞煩三位出面找上在下如此隆重。」

「你這小子眞是嚕嗦！」三怪不約而同地撲向石丘山，六隻枯骨般的手掌自不同方面抓向石丘山頭、胸、腹要害之處，配合得天衣無縫。

石丘山那敢怠慢，連忙急退兩步，合上手中摺扇，一式「陽關三疊」，分上、中、下三路迎向攻來三雙怪手。

其中兩怪見狀，立即分左、右兩旁散開，變招換式，改攻石丘山左右脅下空門。

餘下一怪則桀桀笑道：「小子找死！」

他自忖本身枯骨爪已練至九成火候，尋常兵器亦難以傷他分毫，何懼區區一柄紙扇，當下並不撤招，繼續當胸抓向石丘山。

誰知道石丘山的紙扇突然張開，活像一道牆般攔在胸前，只聽見啪的一聲，當胸抓向石丘山的長白怪之左手已結結實實的擊在扇面之上。

照常理，區區一柄紙製摺扇，定被抓得稀爛粉碎，而長白怪的那一抓則順勢撥扇而過，把石丘山傷在爪下。

可是，事實却非這樣，那清脆的聲音却非紙扇碎裂之聲，而是來自長白怪的左掌，是他五指齊折的聲音。

原來石丘山的紙扇，看似柔弱，實則已貫注强勁之眞力，比諸一柄鐵扇之威力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堪稱一道銅牆鐵壁，長白怪雖然武功高强，內力修爲比之石丘山尚有一大截距離，怎不被那强勁反彈之力震斷五指！

這時，石丘山亦已借力向後挪移兩步，避開左、右雙怪之攻擊，紙扇隨即使出一招「左右逢源」，反削雙怪之手臂。

餘下雙怪看見自己之同伴已傷在石丘山那毫不起眼之紙扇下，那敢輕敵，連忙閃避，齊聲道：「大哥，你沒事吧！」

被傷着的原來便是三怪之長，只見他强忍着痛楚，道：「我沒有大礙，只不過左掌廢掉了，這厮內功極强，絕不能輕敵！」邊說邊重新撲上，單掌攻向石丘山。

石丘山乘着對手大意，把大怪左掌廢掉，登時心中稍安。他早已聽說過長白三怪武功高强，歹毒無比之枯骨爪已練至九成火候，堪稱無堅不摧，只要被他抓上一記，受傷之處便會立即潰爛，毒勢迅速蔓延，如無解藥，一個時辰之內便會毒發身亡。

而最令人頭痛的是三怪本是一胎三生，各人心意相通，合攻之時配合得非常好，比甚麼陣式還難以應付，如今六掌去其一，威力自然大減，而且還經常露出破綻，予他反擊機會。

饒是如此，石丘山絲毫不敢大意，他久走江湖，深知小心駛得萬年船之道理，更清楚地知道千百年來，已有不少人死在大意及輕敵之上。

他的一柄紙扇，威力比諸一柄利劍或一口鋼刀毫不遜色，時張時合，像劍、像刀，也像判官筆，長白三怪武功雖高，却難佔得半分便宜。

轉瞬間，場中四人已劇鬥數百招，石丘山仍是如初時交手般，揮洒自如，佔盡上風，反觀長白三怪，額上已隱隱滲出汗珠，露出內力不繼之現象。

「三位，聽在下一言，回京去吧，不要插手江湖人之事了！坦白說，你們三人，絕非在下之敵手，要不是在下素來不喜歡傷人，早把三位殺死了。」石丘山邊打邊說道。

石丘山是否大言不慚呢？絕對不是，他的確有能力於百招之內把眼前這三怪擊倒，甚至在三數十招之內把三人殺死，若果有適當兵器的話。

他不願意這樣做，主要的原因除了因爲要遵守諾言，不可隨便傷人之外，還因爲他發覺附近來了不速之客，正躲在暗處觀看着他們交手。

可是，長白三怪仍是冥頑不靈，不但不趁機而退，還以爲石丘山忌憚着他們大內侍衛供奉之身份，不敢傷害他們，更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的向石丘山猛攻。

石丘山見狀，爲之搖頭不已，忖道：「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你們定不會知難而退的了！」隨即使出一招「鬼王撥扇」，扇出一股勁風，把其中一怪震退，跟着欺身上前，左拳緊握，藏在扇後，右手扇招演變「翻雲覆雨」，向右一撥，攻向從右側襲來的長白怪，對左側攻來的另外一怪則毫不理會。

左側攻來那怪登時大喜，五指箕張，便要插向石丘山心臟。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石丘山左手突然易拳爲指，也是一招「翻雲覆雨」，五縷指風由下而上的襲向從左而至的長白怪，波、波、波的登時擊個正着。

那長白怪做夢也想不到石丘山不但扇招厲害，拳脚功夫也有如此造詣，閃避已來不及，只得運起護身眞氣，意圖硬接，誰知道自己之護身眞氣遇上對方指風時，竟起不到半絲作用，登時穴道被制，軟軟的倒在地上。

石丘山擊倒一怪之後，也不爲已甚，抓起倒在地上的長白怪，閃到一旁道：「你們是否打算悉數倒下才罷休？」

餘下兩怪看見兄弟受制，那敢妄動，連忙道：「姓石的，有種的便放下咱們之兄弟，再和咱們拚個你死我活。」

石丘山搖頭笑道：「在下又不是好勇鬥狠之輩，何必要和你們鬥？一句話，只要你們說出誰主使你們前來，在下便交還你們的兄弟，讓你們平安離去。」

業已左掌受傷的大怪道：「姓石的，有本領的便把咱們悉數放倒，若要從咱們口中打聽甚麼的話，那是夢想！」

石丘山道：「你們難道不打算救回你們的兄弟了嗎？在下雖然不喜歡殺人，但在某種情況之下，也會破例的。」

大怪狂笑道：「姓石的，別說廢話了，要殺便殺吧，不過，莫怪咱們不事先警告你，最好你能把咱們悉數殺死，否則咱們侍衛營的弟兄絕不會放過你！」

石丘山笑道：「如此說來，你們三人這次找上在下，當眞不是奉命而來了？」

大怪道：「姓石的，大爺早已告訴你，咱們找你，純粹是受人所託，與侍衛營扯不上半點關係，不過，你若傷了咱們兄弟的話，大爺當然會公報私仇！」

石丘山道：「好，那麼在下便要見識一下你們侍衛營究竟有何手段！」提起手中扇，作勢便要擊向穴道被制的那一怪。

餘下雙怪大喝一聲，道：「你敢！」雙雙撲前，不顧死活的攻向石丘山。

石丘山眉頭一皺，把手中的一怪扔向兩人，道：「在下並不是對你們侍衛營有甚麼忌憚之處，只不過向來不喜歡殺人，若你們不識相的話，在下破戒一次，也要把你們三人斃於扇下！」

雙怪接過兄弟，略一發怔後，便回身逃遁，只片刻間，便已失去踪影。

石丘山爲何會輕輕放過長白三怪，他是對朝廷侍衛有所忌憚嗎？

當然不是，他的面目是假的，看來他的名字也不會眞到那裏去，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另一身份出現，何懼朝廷鷹犬之追緝。

既然不是這個原因，那麼定如他所說般，不願意開殺戒了？

也不是，以他的身手，活擒餘下雙怪並不是一件難事，何須殺死他們，而且活擒後還可以逼問口供，追查是誰指使他們來殺石丘山的哩！

石丘山之所以輕輕放過長白三怪，純粹是看出這三個怪物與不久之前偸襲他那批神秘人有着極大關連，亦即是說，他們極有可能與謀害東方世家數十條生命有關。

石丘山何以看得出來？

簡單得很，因爲剛才他作勢要把被他擒下的長白怪斃於扇下之時，一眼看見那怪眉心之間有一暗黑小點，而這正是一個身受五鬼截脈手法所控制的人穴道被點後的特徵。

當時他立即抓起那怪之手腕運功一探，果然屬實，便當機立斷把他扔向餘下雙怪。

因爲他知道即使把三怪悉數擒下，自己不懂解救他們，對追查誰是幕後人並沒有多大幫助，反會連累三怪送掉生命。

如今把他們不動聲色的放走，日後也許可以在他們身上追查出誰是幕後人。

所以，石丘山輕輕放過長白三怪。

＊　＊　＊

石丘山放掉長白三怪後，緩緩走向他那匹瘦得可憐的坐騎，一雙星目有意無意間瞟向道旁亂石之間。

果然，兩條人影從石後站了起來，一穿紫藍，一穿青衣，竟是不久之前經由他穿針引線和遊龍劍客會面的俏公子施英嶽主僕！

石丘山心中一動，慶幸適才不曾貪圖速戰速決，施展出本身武功來，否則很有可能被這主僕看穿眞正身份。

「石大俠果然身手不凡，令小生大開眼界！」俏公子施英嶽鼓掌道。

「噢，原來是施公子，眞是巧極了，竟會在這裏碰見公子！」

「有緣千里能相見，無緣碰面不相逢，我們有緣嘛，石大俠！」

石丘山眉頭一揚，笑道：「對了，這眞是緣份！可惜在下不是女的，否則倒可以和公子成就一段姻緣哩！」

石丘山這句話，也不知是有心抑是無意，登時使易釵而弁的施英嶽粉臉通紅。

「石大俠，想不到你不但武功蓋世，人也是如此風趣。」

「施公子，人生在世，只短短數十年光景，若終日愁眉苦臉的話，豈不是辜負這一生？」石丘山道。

「石大俠說的極對，但是，小生倒有一個不明白之處，却不敢提出來，以免唐突大俠。」施英嶽欲擒故縱的道。

「無妨，無妨，公子可隨意說出來，在下絕不會見怪的！」

「眞的嗎，石大俠？那麼小生便把不明之處提出來的了，不過，希望大俠能據實回答，否則小生不如不問。」施英嶽意圖把繩子套在石丘山脖子上。

「噢，如在下能夠回答的話，在下定會回答。」石丘山久走江湖，怎會上當？

「石大俠，既然你也知道人生只有

短短數十年光景，爲何你終日不以眞面目出現，而要戴着這勞什子面具呢？」

「施公子果然目光銳利，竟能看出在下臉上戴有人皮面具。」

「石大俠，這並不是小生目光銳利，而是其他江湖同道說的。坦白說罷，江湖中，有誰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和平使者從來不以眞面目示人？」施英嶽笑道。

「噢，眞有這一回事，原來整個江湖都知道了，在下還以爲尚是個秘密哩？」

「石大俠，不必顧左右而言它了，若你不願回答的話，小生絕不勉强。」施英嶽冰雪聰明，怎不看出石丘山故意胡扯，意圖撇開話題。

石丘山一笑，道：「施公子，你眞的希望知道？」

施英嶽道：「當然了，否則小生也不會提出來。事實上，石大俠所作所爲，無愧於天地，更無愧於人，實在沒必要隱去本來面目的啊！」

石丘山輕嘆一聲，道：「施公子，天下間有誰不希望堂堂正正，以本身面目示人？在下這樣做，當然有不得已之苦衷。」

「甚麼苦衷？難道石大俠樣貌已毀？」施英嶽步步緊逼。

「不是這個問題，樣貌美醜，對在下來說，根本不放在眼內，只要內心良善，即使醜若無鹽醜女，亦有何關係？」

「那麼是爲了甚麼原因？」

「坦白說吧，在下昔年乃大奸大惡之人，只在近年才覺悟前非，所以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

「大俠恐怕被人認出本來身份後，江湖中人會對大俠有所不利？」

「這是其中之一，不過，縱使別人不會對在下有所不利，也會對在下不予信任，這樣一來，在下便難以有任何作爲，再也不能爲江湖武林略盡棉力。」

「原來如此！」施英嶽隨即想起日前師父所說出的一段往事，登時心頭爲之一震，暗忖道：「難道他眞的是當年師父的二師兄凌雲子這淫徒？不好，我一定要問個明白！」

當下施英嶽續道：「石大俠，小生希望大俠能回答另一問題，這問題對小生關係極大，希大俠能據實回答！」

石丘山道：「在可能範圍之內，在下絕不會令公子失望。」

施英嶽咬咬下唇，道：「小生日前於登封縣西二里處所見的遊龍劍客岳磊，是否石大俠所扮？」

石丘山登時大爲頭痛，差點兒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幸好他心思敏捷，一剎間便想出來，聳聳肩道：「原來公子是問這個，在下還道公子要追查在下昔日之身份哩。施公子，在下可以肯定地告訴你，當日你所見的遊龍劍客岳磊，乃是如假包換的岳磊，絕對不是任何人所假冒，公子可滿意了吧？」

施英嶽情不自禁的握着石丘山雙臂，道：「這是眞的嗎？石大俠，你沒有騙我，他是眞眞正正的岳磊？」

石丘山笑道：「當然是眞的了，在下騙你幹甚麼？」

「眞的！這好極了！石大俠，求求你……」施英嶽歡喜若狂的道。

「施公子，求你不要再求在下了，若你再追問下去的話，在下實不知能否答出來。」石丘山忙道。

「不，小生不是求你回答問題，而是希望大俠能再次安排小生與岳大俠見上一面。」施英嶽道。

「爲甚麼？公子不是有甚麼特別原因要和岳磊再見吧？」

「正是，但這原因卻不能向大俠說出，尚請大俠見諒。」

「這沒關係，不過，在下也不知岳磊是否願意再見公子。」

「石大俠，求你幫幫忙吧，這事關重大，求你勸勸岳大俠，請他與小生一唔！」

「好吧，在下盡力而爲，公子打算在何處等在下消息。」

「這樣吧，前頭不遠便是洛陽，小生在洛陽的雲來居客棧等候石大俠的消息，希望石大俠能儘快有好消息回報。」

「好吧，如無意外的話，三天之內定有消息回報公子。」

「謝謝你了，石大俠，小生就此告辭！」施英嶽滿懷高興的帶着書僮離去。

「這小妮子爲何這樣心急要見岳磊，難道眞的有要事，或是個圈套？」石丘山喃喃道。

＊　＊　＊

化名施英嶽的施瑛這數天本來便是在洛陽逗留，因接到消息獲悉和平使者在附近出現，才匆匆帶了侍婢海棠前往找石丘山，誰知竟碰上他正與長白三怪在惡鬥着，連忙躲起身形，一旁觀戰。

她早已見識過石丘山的武功，知道憑長白三怪之身手，絕對不能傷害石丘山，所以沒出手協助，而且她亦顧慮到石丘山可能從她的劍法看出她的身份。

別過石丘山後，施瑛匆匆的趕回洛陽，着在雲來居等候着她的另外三名侍婢另尋居處之後，便靜心等候石丘山的消息。

石丘山沒有消息送回來，但遊龍劍客岳磊卻於翌日晚上親自來到。

岳磊仍是那一襲白色儒衣，肩後帶着一柄普通長劍。

「岳師……岳大俠，怎麼竟會是你親自來了？」當岳磊飄身從窗而進的時候，施瑛登時爲之喜出望外，差點兒連「岳師兄」這三個字也說溜了嘴，冲口而出。

「施姑娘，妳不是要和岳某見面的嗎？難道是和平使者騙我？」

「不，不，石大俠並沒欺騙岳大俠，賤妾的確是希望能與岳大俠見上一面，只不過賤妾沒想到岳大俠竟會這麼快便來到吧了。」施瑛急道。

「噢，原來如此，石兄的確打算另約一個見面時間和地點的，只是岳某認爲不必多此一舉吧了，不知姑娘找岳某有何要事呢？」

「海棠，妳暫且迴避片刻。」施瑛吩咐猶在房間裏的海棠道。

「施姑娘，孤男寡女，於晚上同處一室，實有點不便，何不……」

「岳大俠，難道你對自己沒信心嗎？」

「不，岳某只是恐怕別人閑言罷了，這對姑娘的聲譽不大好！」

「岳大俠，賤妾已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多加一個淫娃的名號那有何妨？只要無愧於己，那管他人如何認爲。岳大俠認爲對嗎？」施瑛道。

「既然姑娘不介意，我們便在這兒細談吧！」岳磊無奈，只得在施瑛身前不遠處找了一張椅子坐下。

「岳大俠，想你早已知道賤妾乃是無慾教中人了？」

「是的，岳某早已想到，不過姑娘上次並沒親口承認。」

「不錯，賤妾的確是無慾教中人，而那些於五年前在巫山圍攻大俠的武林敗類，除了東方逸一家之外，亦全是賤妾所殺。」

「姑娘今次找岳某，便是要告訴岳某這些嗎？」

「當然不是，實不相瞞，目前岳大俠與賤妾於登封一會之事，賤妾已據實報告敝教主，亦會把大俠之忠告轉達。」

「噢，是嗎，那麼岳某先此向姑娘致謝了，請問姑娘，貴敎主可答應就此收手嗎？」

「岳大俠，很抱歉，敝教主不願意就此罷手，這正是賤妾要見大俠之主要原因。」

「原來如此，這麼說來，貴敎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藉此屠殺武林中人，企圖掀起一場武林大亂了？」

「不，敝教主絕無此意，她老人家的確是不忿那些人如此對待岳大俠，即使岳大俠眞的沒遇害，她也要對那些武林敗類施予應得之懲罰。」

岳磊眉頭一皺道：「這是那門子的規矩，就算是官府，假若當事人不願意追究，官府也無權過問。貴敎憑甚麼向那些人治以應得之罪？」

「岳大俠，請相信賤妾吧，敝教主的確有權過問這事，至於是甚麼原因，請恕賤妾目前不便奉告。」

「貴敎主眞的有權過問？岳某不相信，施姑娘，請妳提出証明！」

「岳大俠，請問你身上是否有一方玉玦，其上刻有一栩栩如生的飛鳳？」施瑛心中一動，問道。

岳磊登時爲之一愕，只因他身上有這方玉玦之事，世間上除了他先師凌霄眞人之外，便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而他師父凌霄眞人早已仙逝多年，加上自從他懂事以來，師父便沒離開道觀半步，外人何以得知這事？

難道眼前這施瑛以及那神秘莫測的無慾教教主，眞的和他有着莫大關係？

「施姑娘，請問妳何以得知岳某身上有這麼的一方玉玦？」

「岳大俠，請你先回答賤妾之問題。」

「不錯，岳某身上的確有一方這樣的玉玦。」

「那便沒錯了，岳大俠，你的確是如假包換的岳磊，一代劍聖凌霄眞人的唯一弟子，而敝教主亦有權過問大俠之事。」

「爲甚麼？即使貴敎主知道岳某身上有着這一方玉玦，亦不能表示他有權過問岳某之事，除非他是岳某之親人，長輩！」

「不錯，她正是大俠的親人，長輩！」施瑛冲口而出道，隨即，她便後悔不已，因爲她想起曾答應過師父絕不向岳磊透露半點有關他的身世之事。

岳磊登時爲之心頭大震，一個飄身向前，捉着施瑛雙臂，激動地道：「姑娘，貴敎主是岳某的甚麼親人，請妳快點說出來！」

他自幼便對自己身世起了懷疑，因爲每次他追問師父時，凌霄眞人均支吾其詞，只說他是於山裡的石澗拾回來的孤兒，而山裏人跡罕至，有誰會老遠的把一個嬰孩棄置在該處？因此，他懷疑師父其實是洞悉他的身世，只不過不願意告訴他。

如今，他有機會對自己的身世有所了解，怎會輕輕放過？

「岳大俠，很抱歉，賤妾實在難以奉告。」冲口而出說了那句話之後，施瑛已後悔不已，怎肯說出來。

「姑娘，求求妳，請妳說出來吧！否則岳某這一生也會寢食不安。」岳磊差點兒便要跪下來，不停地猛搖着施瑛之粉臂。

「大俠，你弄痛賤妾了。」

「噢，對不起，岳某實在是太激動了。請姑娘原諒。」岳磊連忙鬆開手。

「岳大俠，請見諒，賤妾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

「姑娘，妳難道要岳某在妳身前跪下？」岳磊哀聲道。

施瑛看見岳磊如斯模樣，芳心大是不忍，但是她能說出來嗎？若說出來，這對岳磊將會是個更大的打擊，比諸把他矇在鼓中還來得大。

隨即，施瑛不愧天賦聰明，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大俠，請問一個男人的未過門妻子，是否親人？」

「當然是，雖然不會過門，但始終都是他的妻子。」

「那麼，這人的未婚妻之師尊，是否稱得上是他的親人，長輩？」

「當然稱得上。」

「那麼，無慾教教主便是岳大俠的親人，長輩了。因爲那方玉玦本是她之物，於廿多年前給予尊師，作爲岳大俠與她日後之首徒定親之信物。」

岳磊聽了，登時大爲失望，道：「無慾教教主只是岳某未婚妻的師尊？」

施瑛不迭點頭，道：「一點也不錯，她因爲不忿那些敗類加害她徒兒之未婚夫婿，害得她徒兒沒過門便要守寡，所以要把那些敗類全數殺光，替大俠報仇，也替她徒兒報仇。」

施瑛當然是一派胡言，她和岳磊之間何來婚約了？只不過是臨時想出來的辦法吧了。這樣一來，她不但可以推搪岳磊，不讓他追問自己身世，更可以順理成章地和岳磊結爲夫妻。

事實上，自從上次一會之後，她的一顆芳心，早已繫在英偉俊朗的岳磊身上。

「姑娘，請問貴教主現在那裏？可否安排岳某見他一面？」

「岳大俠，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只可惜大俠心意與她背道而馳，不願意找那些人算賬，她老人家遷怒大俠沒骨氣，藏頭縮尾的躲了起來數年之久，所以不願見你。不過，大俠若能放棄立場，與敝教主携手共同對付那些敗類的話，賤妾肯定教主定會樂於與大俠重聚的。」施瑛道。

「唉，岳某何嘗不想把那些該死的人一一殺掉，只是……」

「大俠有苦衷嗎？」

「噢，對不起，岳某實在不該說這些話。姑娘，那麼岳某那位未婚妻在那裏？是否和她的師尊在一起？她可好嗎？」

「大俠爲何不問她的樣子如何呢？」

「姑娘，岳某從不計較美與醜，又何必問這個呢？」

「大俠，若你眞的如此，那便好一點，因爲你的未婚妻其醜無比，嘿！若然你計較的話，不若趁機把她休掉，如此一來，敝教教主便無權過問岳大俠之事，而大俠亦可以另找一個貌美如花的伴侶，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岳磊搖搖頭，道：「這事既然是先師作主的，岳某絕對不會因此而反悔，至於勸說貴教主罷手，則是另外一回事，絕對不能混爲一談。姑娘，請問可否安排岳某與未婚妻見上一面？」

施瑛道：「岳大俠要見她？請問大俠有何目的？」

岳磊道：「她既然是貴教主之徒兒，應能協助岳某一臂之力，勸服貴教主不再屠殺那些人。」

施瑛搖頭道：「沒有用的，賤妾深知教主之脾性，絕對不會聽別人之勸告。」

岳磊道：「即使如此，岳某也要一試的了，希望姑娘能幫幫忙。」

施瑛道：「岳大俠，實不相瞞，無慾教教主便是家師，而賤妾便是大俠要見的人。」還沒說畢，她已是紅透耳根，粉頸低垂，聲音越說越難以聽到。

「甚麼，姑娘便是岳某之未婚妻？」岳磊登時爲之一怔。

「賤妾也知自己蒲柳之姿，難與大俠匹配的了。大俠若對賤妾不滿，可隨意把賤妾休掉，賤妾絕無怨言。」施瑛幽幽地道。

「姑娘，妳爲何會這樣說啊？坦白說，能得姑娘爲妻，岳某實在是三生修來之福氣，怎會不滿。」

施瑛趁機偎倚在岳磊懷中，輕聲道：「岳大俠眞的不嫌棄賤妾貌醜，更雙手染滿血腥？」

「當然了，只是……只是岳某希望姑娘今後能協助岳某，盡量勸服令師。」軟玉溫香抱滿懷，岳磊不禁有點兒手足無措。

「相公，賤妾自會站在你這一邊的了。這次賤妾托和平使者找相公，便是希望能與相公商量這件事。」

「這好極了，讓我們坐下來細談吧！」

兩人這時一站一坐，坐着的施瑛整個人都倚在站着的岳磊懷中，的確不是個談話的適當姿勢，當然，兩人若是談情說愛，那自當別論。

施瑛爲之臉上一紅，道：「相公說的是，讓賤妾先替相公泡壺茶來，再慢慢商討。」邊說邊站了起來。

「不用了，我還不口渴。」岳磊連忙拉了施瑛坐下來，自己則找了一張椅子，在她身前坐下。自從知道施瑛是他未過門的妻子，岳磊於言談舉動之間，登時少了那份拘謹。

「相公，以賤妾愚見，相公還是請少林掌門取消那武林大會吧！」

「爲甚麼？」

「相公，如賤妾推測不錯的話，這武林大會主要是給無慾教看的，用來探測本教是否眞的爲相公報仇，抑是另有企圖。如今相公已得知一切，何必還要舉行呢？」

「是的，事實的確如此。但是，消息早已傳出，而且所有請柬亦已送抵有關人手裏，若在這時取銷大會，定會引起誤會及很多不必要的揣測。所以，還是讓它繼續舉行吧，也可以使武林中人知道我的確尚在人世，防止另有不肖之徒借我的名義胡作妄爲。」

「相公，賤妾是爲夫報仇，可不是借你的名胡作妄爲啊。」

「姑娘，我又沒怪責妳。」

「你還稱呼賤妾爲姑娘？」

「我們還未成親，難道要我叫娘子嗎？」

施瑛臉上一紅，不依的道：「你可以直呼賤妾名字的嘛！賤妾單名一個瑛字。」

「我早已知道了，好吧，那我便叫妳『瑛妹』，好不好？」

施瑛頓即甜在心裡，不迭點頭。

「瑛妹，屆時妳和妳師父會來嗎？」

「屆時賤妾一定會到的，至於師父她老人家會否往嵩山，那便不得而知了。不過，目前賤妾尚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是甚麼難題？快說來聽聽，看看我能否幫妳的忙。」

「屆時定會有不少武林人物前往嵩山的，而且，當年曾圍攻你的人亦可能有部份離開躲藏的地方，前往一看你是否眞的沒死掉。」施瑛道。

「不錯，很可能有不少武林中人前來赴會，不過，那些曾圍攻我的人則絕對不會露臉。因爲他們恐怕這是個圈套，旨在引他們露臉，然後一一擊殺於途中。瑛妹，妳知道嗎，據我近日聽回來的傳說，有些人甚至認爲我便是無慾教教主呢？」

「賤妾也曾聽過這些傳說，事實上，那些曾害你的武林敗類現身赴會的機會也不大，賤妾只是擔心有些人不怕死，或是說寧死也不願意別人說他沒膽量赴會。」

「這有甚麼關係？妳擔心他們會對我不利嗎？」

「相公神功蓋世，賤妾怎會擔心這一點？只是，目前賤妾仍有使命在身，若這些人一旦現身，便予以擊殺的啊！師命難違，夫君的話，賤妾也要聽，相公，你教賤妾應怎辦？」施瑛說出爲難之處。

「唔，這倒是個難題。」

「還有啊，相公別忘記，除了賤妾之外，還有一個不知名的組織在暗中搗鬼呢！」

「唔，妳說的不錯，這組織不但殺掉了東方逸一家，還要把我殺死哩！」

「甚麼，他們還向你採取行動？賤妾還道他們只是向和平使者下手！相公，他們如何能找着你的？」施瑛大愕道。

「傻丫頭，到現在妳還不知道石丘山便是我，我便是石丘山嗎？」岳磊大笑道。

「甚麼，你便是石丘山？賤妾不依啊，你這麼的戲弄賤妾。」邊說邊撲向岳磊，掄起粉拳便往他胸膛搥。

岳磊連忙順勢把她輕抱入懷，道：「瑛妹，我化身爲和平使者，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有機會時我才慢慢向妳解釋吧。」

施瑛仰起頭，道：「相公，昨天你爲何放過那三隻怪物？」

岳磊道：「因爲我發覺他們都是身受五鬼截脈手法所控制，難以從他們口中套取消息，殺掉他們也沒多大用處，倒不如放走他們，也許日後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出些甚麼線索來，噢，是了，妳知道甚麼叫五鬼截脈手法嗎？」

施瑛點點頭，道：「賤妾知道，只不過不懂得如何解穴。」

岳磊看見她這時之模樣，煞是可愛，情不自禁的便低頭在施瑛櫻唇上輕輕吻着。

施瑛芳心早屬愛郎，這時被愛郎親吻，自然心如撞鹿，不知所措，潛意識地緊緊摟着岳磊。

軟玉溫香在抱，尤其是孤男寡女同處一室，親暱地擁吻着，自然一發不可收拾。

很自然地，岳磊的一雙手便從施瑛腰間移師胸前，進襲那高聳的雙峯要點。

施瑛軟軟的，根本不知如何抗拒，事實上她亦不願意反抗，只輕呼愛郎名字，更多方遷就對方之侵襲。

幸好，在最後一刻時，沈迷肉慾的岳磊清醒過來，霍然推開施瑛，滿臉歉意的道：「對不起，瑛妹，我太輕薄了。」

施瑛滿臉通紅，垂下頭來，道：「相公，這怎關你的事啊！」

岳磊連忙替她整理衣衫，道：「瑛妹，妳的難題以及那神秘組織之事，待我回去後，慢慢想個辦法來，幸好距離重陽還有個多月，應有充份時間想辦法。」

施瑛不迭點頭，道：「那麼，賤妾便在這兒等候相公之消息，若賤妾必須離開這裏的話，也會盡量與相公聯絡的。」

岳磊點點頭，輕吻了施瑛一下臉頰便打開窗門，閃身不見。

弄巧反拙　幾乎喪生

岳磊甫離開客棧，施瑛便喜氣洋洋找來了侍婢海棠，交代了數句話，叮囑她留在客棧以便萬一岳磊有甚麼消息轉達，之後便匆匆與另外三個侍婢夤夜離開洛陽。

數天後，她已來到鄭州城外不遠之一所大宅，逕往內間跑。

內廳中，坐着名叫岳嵐的中年道姑，正以詫異萬分的目光注視着匆匆跑進來的施瑛主僕四人。

「師父。」施瑛一頭便撲進乃師懷中。

「瑛兒，妳年紀也不小了，還在撒嬌？爲甚麼跑回來了？有甚麼要事嗎？咦，爲甚麼不見了海棠那丫頭的？不是出了甚麼意外吧？」中年道姑道。

「不，不是有甚麼意外，徒兒只不過留下海棠在洛陽作聯絡吧了！師父，徒兒這次回來，是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向妳老人家稟告。」

「看妳喜孜孜的樣子，這一定是個好消息了，是嗎？」中年道姑笑道。

「對了，這正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快點說出來吧，究竟是甚麼好消息，值得妳老遠從洛陽跑回來親自告

訴我？」

「師父，那遊龍劍客是眞的，如假包換的岳磊，他身上正是有着妳老人家所說的玉玦呢！」

「噢，是眞的嗎？瑛兒，妳從何得知這個消息？妳不是偷看他洗澡吧？」岳嵐雖然出家多年，但自幼在山中長大，言談間總不像普通女子那般拘謹。

「師父，你瞎說些甚麼啊？徒兒怎會偷窺一個男人洗澡呢？」施瑛滿臉通紅的撒着嬌。

「那麼妳怎知道他身上有這玉玦？」

「是他親口告訴徒兒的。」施瑛看見芍藥等三婢仍在，連忙摒退她們才把日前與岳磊會面之經過說出，當然把和愛郎纏綿愛撫那一段隱瞞起來。

中年道姑聽畢後，老懷為之大慰，微笑道：「瑛兒，總算妳有點急智，若然妳說出他的身世的話，我會饒妳才怪。」

「師父，徒兒怎敢不聽妳的話啊。」

「瑛兒，妳很喜歡妳師兄嗎？」

施瑛垂下頭來，低聲道：「師父，這是徒兒一時權宜之計，以免他繼續追問下去，若果師父不同意，徒兒便另想辦法自圓其說吧。」女兒家始終臉皮薄，不肯承認愛上岳磊。

「不用了，既然妳不喜歡他，師父便乾脆向他說，不喜歡他藏頭縮尾的作風，已把妳許配別人。」中年道姑微笑道。

施瑛登時大急，道：「師父……」

中年道姑道：「那麼妳還不快點承認愛上磊兒？」

施瑛怎會不知道岳嵐在作弄她，却是沒有辦法，只好低聲道：「徒兒是眞的喜歡他，尚請師父成全。」

岳嵐笑道：「這才是嘛，若然為師不知道妳的心意，怎能替妳作主？瑛兒，這是妳自己挑選的，日後若不滿意，可不能埋怨為師的啊！」

「師父請放心，徒兒絕對不會埋怨妳老人家的，徒兒亦有極大信心，知道不會選錯人。」施瑛的一顆芳心早已他屬，眼睛亦已被愛情所蒙蔽，即使岳磊有甚麼缺點，也難以察覺；而事實上，她只見過岳磊兩次面，又怎知道他的眞正為人如何？

「這倒好，岳磊雖是我兒子，卻不能與我相認。如今藉着妳的關係，得回了半個，說起來為師倒要謝謝妳哩！」

「多謝師父成全。」岳嵐這樣說，自然是表示同意兩人之婚事及支持施瑛那番鬼話，施瑛怎不大喜。

「慢着，瑛兒，為師要妳立誓，聲明今生今世，也不會向岳磊透漏半句有關他的身世，即使我死後也不可以，妳願意嗎？」

「徒兒願意。」施瑛隨即立下毒誓。

別說立誓，這時岳嵐要施瑛幹甚麼，只要不是離開岳磊，她也會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

「瑛兒，這不是為師對妳不信任，要知道這是為了妳和他的將來，知道身世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更會使他對妳有一個不良印象。」

「師父，這與徒兒也扯上關係嗎？」

「當然了，難道妳不會聽過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師必有其徒這句話嗎？若然讓他知道有一個淫蕩的母親，而這淫蕩的母親則有一個徒兒，他會對這徒兒有好印象嗎？」岳嵐分析道。

施瑛聽了，登時為之悚然，忙道：「師父，請妳放心吧，徒兒即使死，也不會透露半句有關師兄的身世。」

「是了，妳剛才說磊兒似乎有甚麼難言之隱，所以才不向那些敗類採取報復行動，是嗎？」

「是的，師父。聽師兄的語氣，他之所以要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現，也有着極大的苦衷哩！」

「究竟他有甚麼苦衷呢？難道他身後有着甚麼人在控制着？」

「師父，不會吧？師兄有如此高明的武功，誰能控制他？即使有，也會利用他來作奸犯科，怎會要他當和平使者。噢，徒兒想起來了，當第一次和他見面時，師兄曾提及過無我大師，難道這是無我大師搗的鬼？」

「唔，極有可能是這老禿驢搗的鬼，據我所知，這老禿驢最不喜歡的便是江湖中人日夕為私人仇怨而動刀動槍。」

「哼，他這般悲天憫人，為何不替蒼生做點事，只顧着遊山玩水，辜負一身本領。」施瑛一想到愛郎可能受着無我大師所束縛，對他登時大為反感。

「瑛兒，妳以為這禿驢眞的是終日流連於名山大川之中嗎？」

「難道不是嗎？」

「當然不是了，當年這禿驢與妳大師伯乃是方外摯交，據妳大師伯說，他除了武功蓋世外，醫術也是宇內第一，平日名為遊山玩水，實則到處雲遊，深入窮鄉僻壤，替那些窮苦大衆治病。」

「是眞的嗎？那麼是徒兒錯怪他了。」

「唔，若眞的是無我這禿驢在搗鬼，磊兒定不會說出來的，我定要找他來問個明白。」岳嵐道。

「師父，妳既然知道師兄不會說出來，為何還要逼他啊？」

「看看妳吧，還沒過門便如此偏幫着他，他日過了門，眼裏還有我這個師父嗎？」

「師父，徒兒說的乃是實情啊！師父不是曾經說過，不要勉强別人做些不願意做的事嗎？」

「哼，眞是女大不中留。我告訴妳

吧，為師要找來一問的，不是妳的心上人，而是無我這禿驢。」

「師父要找無我？他行踪無定，到那裏找啊？」

「為師當然有辦法的了。」

「師父，在沒有找到無我大師，了解一切之前，可否暫停向那些人尋仇？」

「為甚麼？難道磊兒要妳向我提出這要求嗎？」

「師父，師兄既然有苦衷，不但不能報仇，還要多方維護那些敗類，我們若和師兄背道而馳，豈不是令師兄為難？而且，師兄也會對徒兒有所不滿的啊！」

「哼，妳終日只會惦記着師兄，恐怕惹怒了他，一腳把妳踢走！」

「師父，求求妳吧，妳也不願意看見師兄為難的啊！」

「哼，好吧，一切便由妳作主吧！唔，我應該說，一切便由他來作主了。在我離開這裏這段時間裏，妳便聽他的話去做吧，不過，絕不能解散為師辛苦成立的無慾教，否則我回來時一定有妳好看的。」

「師父，徒兒怎會解散無慾教啊？妳老人家不是曾經說過，這是徒兒的嫁奩嗎？」

「妳這丫頭……明兒早點回洛陽吧，我看妳的心早已不在這裏了！」

＊　＊　＊

當施瑛回到洛陽所居住之客棧時，侍婢海棠便向她報告岳磊已來過，並留下聯絡辦法，着她回來後立即通知。

施瑛連忙吩咐海棠照辦。

片刻後，扮作和平使者石丘山身份的岳磊便隨着海棠來到施瑛的房間。

施瑛連忙替芍藥、杜鵑及薔薇三婢引見，命她們稱呼岳磊為姑爺。芍藥等三婢，連同海棠聽了，登時大為奇怪，不過却不敢多問，齊齊向岳磊施禮後離房。

「瑛妹，為甚麼這樣替我介紹了？」岳磊眉頭一皺道。

施瑛因乃師已答應她和愛郎之婚事，再也沒有顧忌，跑過去倚在岳磊懷中，撒着嬌道：「相公，難道你不是賤妾之夫君嗎？我們只不過沒成親吧了！」

「聽海棠說，妳回去見妳師父了，可有甚麼事嗎？」

「相公，賤妾還不是為了那回事回去求師父，讓賤妾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吧，師父已答應不再追究那些敗類，一切由你作主。」

「是眞的嗎？這好極了，省掉我不少麻煩！謝謝妳了，瑛妹。」岳磊大喜道。

「光是口頭上謝有甚麼用，賤妾要實際一點的。你可知道賤妾為了這件事，跑了多少路嗎，連腿也跑得瘦了！」施瑛不依地在岳磊懷中扭動着。

「可以，可以，妳要些甚麼實際一點的酬勞？只要我能辦到的，一定照辦。」

「賤妾要你親一親！」施瑛仰起頭來，閉上雙目，朱唇半張，那模樣可說得是可愛之極，我見猶憐。

岳磊自然不會吝嗇，連忙親熱地擁着施瑛狂吻，只是他的一雙手再也不敢放肆，以免一發不可收拾。

半晌後，岳磊方停下來。

可是，施瑛仍是意猶未盡，不依地道：「賤妾不依啊，你臉上戴着這勞什子面具，甚麼親切感也沒有，怎能算得上是酬勞？」

「妳這小傢伙眞懂得撒賴！」岳磊笑着地抹掉臉上面具，再度摟着小鳥依人的施瑛熱吻，吻得比剛才還要熱情。

施瑛這趟的反應也比剛才更強烈，緊緊的摟着愛郎，口中不停的呼喚：「噢，相公……磊哥哥……」

銷魂蝕骨的呼喚，其挑逗性比諸赤裸裎實在毫不遜色，血氣方剛的岳磊，那堪如此挑逗，頓即血脈賁張，不克自持。

他的一雙手瞬即把施瑛上身衣襟扯開，肆無忌憚地恣意在那柔滑而高聳的胸脯上游走。跟着，他的嘴唇一路從施瑛的朱唇，粉頸向下移，終於停在那雙如白玉般的高峯上，而他的一雙手亦忙個不亦樂乎，向下另尋目標。

也不知如何地，兩人身上已是寸縷全無，毫無阻隔的緊緊地摟在一起，沒有一絲空隙的倒在床上，不停地翻騰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切才歸於平靜。

「你壞死了，得寸進尺，人家只是要你親一親，你却是這麼貪心！」施瑛嬌軟無力的伏在愛郎胸膛上，喘息着道。

「對不起，瑛妹，我實在不該……」

施瑛連忙掩着岳磊的嘴巴，阻止他說下去，道：「賤妾的身子遲早都是相公的，有甚麼關係啊！只要相公不要始亂終棄，更不認為賤妾淫賤便成了。」

岳磊扯開她的手道：「怎會呢？我怎會這樣啊？」

「這樣賤妾便放心了。相公，你今次來找賤妾，是不是已想到一個辦法對付另外那些神秘人物了？」

「是的，我已經從一本醫書中找出一個解除五鬼截脈手法的方法，如今只要找到一兩個那些神秘殺手，便可能查到線索，當然，一定要找些身份略高的人才行。」

「那還不容易？我們只要跑一趟京師，把長白三怪擒來逼問便成！」

「我也想過這辦法的了，但覺得有點兒不妥當。」

「有甚麼不妥？」

「長白三怪身爲侍衛營供奉，在朝廷中身份不算低，若公然在京師向他們下手，定會被扣上與朝廷爲敵的大帽子，實在化不來。」

「相公，我們可以悄悄地幹的嘛！」

「不可能的，以他們的身份，在京師裏，定有不少侍衛跟隨左右，難道我們殺死這些侍衛滅口嗎？」

「爲甚麼不可以？」

「瑛妹，我是不能隨便開殺戒的，也不能默許妳這樣做。」

「那麼我們往那裏找這些神秘人？」

「簡單得很，便是引他們自投羅網。」

「如何引他們自投羅網？」

「便是利用往嵩山赴會的武林人物作餌，引他們現身，我這次來找妳，便是要妳無論如何也不能利用這次武林大會採取甚麼行動，否則便會破壞我的計劃。如今，妳師父既然同意停止報復行動，那一切便容易辦了。」

「相公，你認爲那些神秘人一定會有所行動嗎？」

「應該會，他們之目的在於掀起武林大亂，自然不會放過這機會。」

「但是，你怎知道誰會來赴會，又怎知道他們會向誰下手啊？我們人手不多，實在難以兼顧。」

「瑛妹，若然只有一個昔年曾參與巫山事件的人赴會，他們便別無選擇的了，是嗎？只要我化裝那人之隨從，陪伴他往嵩山，那些人何時行動都沒問題。」

「相公，你怎知道只會有一個人前往嵩山參加大會？」

「參加大會的當然不止一個，但是當日圍攻我的人，則肯定不會超過一個，因爲除了這個人之外，其餘的人，我已請慧能大師分別通知他們不要赴會，免生危險。這些人本來就不願意參加，有了少林寺的通知，自然順水推舟，不來赴會。」

「但是你找的那個人呢？他難道又不害怕這是個圈套嗎？何況你還日夕在他身側，即使他如何膽大包天，也不敢答應。」

「別擔心，這人一定會答應的，有機會時我才告訴妳是甚麼原因吧。」

「又是有機會時才告訴我！相公，你總是每樣事都瞞着賤妾的！」施瑛嘟起了小嘴道。

「待這事過後，我一定把所有告訴妳，這成了吧？」

「不可以，你一定要先行告訴賤妾，一點點也成，首先，這人是誰？」施瑛撒嬌道。

「這人便是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

「噢，原來是他，他本是賤妾下一個要殺的對象，只不過剛巧遇上你，賤妾才拖延了行動。」

「幸好妳還沒行動，否則便鑄成大錯了，當日的人，個個都可以殺，個個都該殺，唯有他不能殺。」

「爲甚麼？」

「因爲他是我的恩人，若不是他，我如今早已死掉多時了。」

「竟有如此一回事？相公，快說來聽聽！」施瑛大訝道。

「這是一項極大的秘密，我本來不打算說出來的，不過妳既然一定要知道，我怎能不說？」

「這才是賤妾的好夫君嘛。」施瑛芳心登時一陣甜蜜，情不自禁的吻了愛郎一下。

「當日在望霞峯上，我已鬥至筋疲力盡，眞氣枯竭，連出道以來寸步不離身的師門至寶遊龍劍亦已被震飛，眼看數柄兵刃臨體也沒能力閃避，只能閉目待斃，誰知道有一個人適時衝到，把我一掌震飛，墮下巫峽的急流中，才不致死去，這個把我震飛的人便是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

「相公，這只不過是你命大吧了，怎能把陸雲鵬視作恩人？」

「瑛妹，陸雲鵬的凌雲掌，足能開碑劈石，以我當時的情況，吃他一掌，不立斃當場才怪！」

「噢，是啊！難道他那掌不曾用上全力？」

「何只不曾用上全力，簡直眞力全無，只有暗勁，把我送到數丈開外，而且毫無損傷。瑛妹，妳說吧，他是否我的恩人？」

「如此說來，他的確是存心救你一命的了。不過，相公也命大得很哩，竟能墮在急流中，若砸在礁石上，恐怕早已粉身碎骨了。」

岳磊輕撫着施瑛之秀髮，感觸萬分的道：「也許眞的是我命不該絕吧！事實上，當日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還能生存。」

「相公，你當然命不該絕，要知道你還沒娶妻生子啊，若死掉了，岳家的香燈由誰來繼承？」

「那有甚麼關係？我的生死對岳家的香燈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因爲我這名字是先師所給予的，我的祖先姓甚麼根本便沒有人知道。而且，他們也沒指望我來繼承他們的香燈，否則便不會棄置我於山間。」

「相公，也許你的父母有着極大苦衷，不得不把你棄置在山裏，或者他們是刻意這樣做，使相公能寄身凌霄眞人門下哩！」

「瑛妹，不要說這些了，每當想起自己的身世，我的心裏便會不舒服。」

「相公，你打算何時與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一起往嵩山？」

「我打算明天起程往揚州浮雲山莊找陸雲鵬先打個招呼，徵求他同意之後，再於重陽前十天和他一起前往嵩山赴會。」

「相公，由這裏往揚州，以你的腳程，三數天便能到達，還餘下足足一個月時間，你爲何要留在浮雲山莊

嗎？」

「我留在浮雲山莊整整一個月幹甚麼？該處又沒有一個好像妳這般貌美如花的妻子？」岳磊笑道。

「相公，你的意思是在這段時間裏都會陪伴賤妾嗎？」施瑛喜出望外的道。

「不，不是我陪伴妳，也不是妳陪伴我！妳用錯了字眼，應該說我們在一起，妳願意嗎？」

「賤妾當然願意了。明天我們便一同前往揚州浮雲山莊，待賤妾與陸雲鵬商談妥當後，跟着我們便前往江南一帶遊玩，在西湖泛舟賞月，直到八月尾，相公便和陸雲鵬往嵩山，賤妾則帶着海棠等人及一些無慾教人手暗中跟隨，隨時給相公一個接應。」

「不可以，屆時妳們必須留在江南，等我辦妥事情後與妳們相會，絕對不能夠暗中跟踪着我和陸莊主。」

「爲甚麼啊，難道相公認爲賤妾武功太差，不足以助你一臂之力？」

「不是這個問題，我知道妳的武功不錯，比起我來不會相距很遠。但是，妳們若參與這個計劃的話，對我來說是有害無益的。首先，那些神秘人一定亦會懷疑這是個圈套，自然會非常謹慎，若發覺妳們在暗中跟隨着我和陸雲鵬的話，定不會有所行動，那麼我的一番心機便會白費。其次，目前江湖中已有不少人認爲我便是無慾教教主，屆時妳們若現身助我一臂之力，我便百詞莫辯了。」

「這有甚麼關係？任由他們去猜個飽吧，難道他們敢再次重演巫山那一幕嗎？」

「瑛妹，我辛辛苦苦的東奔西跑，爲的是甚麼？還不是爲了要把這場因我而起的風波平息下來，若果江湖中人眞的認爲我是無慾教教主，先前那十多人都是我殺的話，那麼我所做的一切都變成白費心機，而妳們亦可能會因此暴露身份，難以引退。」

「但是，只有相公一個人應付他們，賤妾實在不放心呢！」

「放心吧，他們的對象只是陸雲鵬，不會動用太多人手的，我定能輕而易舉的把他們收拾下來。」

施瑛想了想，岳磊所說的確是事實，那些神秘人不知道岳磊也在，派遣人手時一定會針對陸雲鵬調兵遣將，不會强到那裏去。

「好吧，那麼賤妾便留在江南等相公回來。」

「對了，這才是我的好妻子嘛。」

施瑛突然想起一件事，道：「相公，你當日在巫山失掉的遊龍劍，已被師父拾得，明兒經過鄭州時，賤妾替你取回來。」

岳磊道：「不必了，遊龍劍殺氣過重，目前來說，我不大合用，還是讓它暫時放在妳師父那裏吧。妳師父怎麼會得到我的劍的？」

施瑛道：「五年前，師父她老人家不知從那兒聽見將有數十名黑白道高手密謀於巫山圍攻你，趕去救你。可惜她遲了一步，救不了人，只在崖底找到你的劍。」

岳磊道：「原來如此，這好極了，我的心事又少一宗，不用再費心到處找尋它的下落。」

施瑛道：「相公，那些人究竟爲甚麼要聯手圍攻你？」

岳磊道：「匹夫無罪，璧懷其罪。五年前的某天，我途經山東濟南，於城外數里處遇見四個幪面人在圍攻一個大漢，當時那名大漢已身負重傷，難以支撐下去。當年的我，嫉惡如仇，毫不思索的便拔劍相助，把其中三名幪面人斃於當場，餘下一人武功不弱，竟逃脫了，我惦着那名大漢之傷勢，沒去追殺，誰知竟因此引來後患。」

施瑛道：「是那人糾衆尋仇？」

岳磊道：「我也不能肯定。當時，我跑去查看那名大漢之傷勢，發覺他已是距死不遠，即使華佗再世，也難以把他救活，便在他背心導過一股眞氣，看他有何遺言轉達他的家人，誰知他只是瞧了我一眼，掙扎着從懷裏掏出尊小玉佛，說聲『玉佛送給你』便瞌然逝去，我本想拒絕，把那尊玉佛與他一起埋葬的，但想到這既然是他的最後心願，若我也不成全他的話，未免有點那個，所以便收了下來。」

施瑛道：「唔，如此說來，那些敗類圍攻你之目的，很可能便是爲了那尊玉佛。」

岳磊道：「應該是，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有別的理由，不過，我當時並不知道。」

施瑛道：「那尊玉佛究竟有何價值？」

岳磊道：「玉佛本身並不很貴重，但是裏面却另有乾坤，藏着一張地圖。這是我墮崖後養傷時，在把玩時無意中發現的。」

施瑛道：「那是張甚麼地圖？」

岳磊道：「那是一張藏寶地圖。後來我循着地圖上之指示，找到了一册練功心法以及一顆對練功大有裨益的藥丸。」

「原來如此，難怪你的武功比五年前高明那麼多了。」

「妳見識過我五年前的武功嗎？」

「賤妾當年還是一個黃毛丫頭，那有機會見識鼎鼎大名的遊龍劍客的身手？」

岳磊啪的一聲便在施瑛那渾圓而雪白的屁股打了一記，笑道：「連我也嘲笑，該打！」

施瑛連忙還以顏色，在他胸膛上輕輕咬了一口，道：「這是事實嘛！你怎可以打我啊？」

岳磊道：「我不但要打，還要……」邊說邊一個翻身，把施瑛嬌軀壓着，有所動作。

「噢，你……你竟如此欺負……噢

，相公……」一雙猛捶着岳磊的玉手很快便繞到他腰後，緊緊的摟着，唯恐愛郎跑掉似的。

＊　＊　＊

揚州浮雲山莊在三個月來第二次重開大門，迎接江湖朋友。

上一次獲莊主陸雲鵬接見的乃是少林掌門慧能大師及武當掌門青雲道長。

這一次到來的人，在江湖中的聲望雖比不上前兩人，但來頭却大得多。

這人便是遊龍劍客岳磊。

岳磊甫看見陸雲鵬，便要下跪叩謝。

陸雲鵬急忙攙扶着他起來，呵呵笑道：「岳老弟，老朽等候你的消息足足等了五年哩！」

岳磊大爲詫異，道：「莊主在等候着晚輩？」

遊龍劍客出道多年，尚是首次自稱晚輩。可見他對陸雲鵬是何等尊敬。

陸雲鵬道：「當然了，老朽實在擔心當日那一掌勁度運用不當，未能把你安全送進水中，也擔心當時你的體力不夠，即使能避開礁石，也難與巫峽之急流相搏，直至半月前你尚在人世之消息傳出來，老朽始放下心頭大石呢！」

「莊主大恩大德，晚輩沒齒難忘。」

「老弟何必客氣，老朽只不過略盡棉力罷了，坦白說，當年那些人找上老朽時，老朽實在爲難得很。若不參加，便得立誓對那行動保守秘密，只好勉强參加，看看有沒有機會暗中助老弟一臂之力，老朽實在不願意看見如你這般的武林奇才就此殞落。」

「莊主，昔年之事……」

「老弟，你不是爲了追究昔年之事而來的吧？若是眞的話，老朽便愛莫能助了，因爲老朽不能違反諾言，把昔年之眞相說出來。」

「莊主誤會了，晚輩對昔日所發生之事已決定不再追究。」

「如此說來，有關嵩山大會之事乃是眞的了，老朽還以爲是老弟玩手法，藉此引那些人露臉。」

「莊主，晚輩的確不再追究那件事了！至於嵩山大會，實不相瞞，的確是希望能引得某些人露臉，不過却不是昔年曾圍攻晚輩那批武林人物。」

「老朽明白了，你是打算引無慾教中人露臉，把他們一網打盡。但是老弟爲何要這樣做呢，他們是替你報仇的啊！」

「莊主，晚輩的目標並不是單一個無慾教，另外還有一個不知名的神秘組織，因爲晚輩懷疑他們借爲晚輩報仇爲藉口，藉此掀起一場風波，以達到某種目的。」

「老弟，怎麼還有一個神秘組織啊？那些人難道不是無慾教所殺的嗎？」陸雲鵬大訝道。

「據晚輩所知，那些人應該不是全被無慾教所殺的，例如東方世家數十條人命，便不是無慾教所爲。」

「老弟有何根據？」

岳磊於是便拿出不久之前以石丘山身份向東方世家所借的字條以及那張眞眞正正是施瑛所留下的字條給陸雲鵬過目，並分析其中破綻之處。

「唔，如此說來，眞的有兩個組織牽涉在其中了！老弟，你這回來浮雲山莊，是否因爲有老朽能派上用場之處？」

「是的，莊主，爲了引那些人露臉，晚輩特來請求莊主幫一個忙。」

「請隨便說，看老朽能否幫忙。」

岳磊於是便把他的計劃說出來。

「噢，原來只是這樣幫忙，這倒不是個問題，若果老弟要動用浮雲山莊的人手，那便愛莫能助了，因爲老朽早已宣佈退出江湖。不過，老朽得先行聲明一點，老朽只能與老弟走一趟嵩山，若在途中沒有甚麼事故發生的話，老朽到少林寺門外便要折回，因爲老朽既然已退出江湖，若再在甚麼大會露臉的話，便等如自摑嘴巴。老朽不進少林寺，便不算重出江湖，只算是到外間走一走，對嗎，老弟？」陸雲鵬道。

「當然了，莊主只不過是到外間散心吧了，只要不踏足會場，誰能說莊主出爾反爾，重理江湖事。」

「既然如此，屆時老朽便與老弟外出一遊吧！老弟，現在尚有整個月時間，你有何打算？如沒有甚麼要事的話，何不在這兒暫住？揚州雖比不上蘇、杭，却不失爲一個好地方呢！」

「莊主盛情，晚輩心領了，他日有機會時，晚輩再來打擾莊主吧。」

「老弟有要事待辦嗎？」

「要事倒沒有，晚輩只不過答應拙荊，陪她一塊兒過中秋吧了。」

「噢，原來老弟已成了親？不知是那一世家中人呢？」

「拙荊只是個普通人家，並非任何武林世家中人，事實上自從巫山事件後，晚輩亦已厭倦江湖中事，所以這五年來不曾露臉。要不是無慾教及那神秘組織借晚輩之名義胡作妄爲，晚輩也不會出現。」

「老弟年輕有爲，爲何這麼早便萌退意啊？這豈不辜負了老弟一番身手？」

「莊主，這數年來，晚輩早已習慣了普通莊稼人之生活，對江湖人四海爲家，終日飄泊的生涯再也難以適應，這件事辦妥後，晚輩便會與拙荊退隱，再也不會插手任何江湖中事。」

「人各有志，老朽也不勉强老弟了，事實上，這不失爲一個明智之舉，將軍不免陣上亡，當一個平凡人也有平凡人之樂趣的。」

「莊主，晚輩也不打擾了，月杪時，晚輩再來拜訪。」岳磊說畢便向陸雲

鵬施禮離開。

＊　＊　＊

正當岳磊帶着施瑛以及海棠等美婢在江南一帶遊山玩水之際，施瑛的師尊，亦即是岳磊的生母岳嵐亦在福建沿海一帶山區走動。

岳嵐當然並不是到處遊玩，而是找尋宇內第一奇人無我大師的踪影。

她要找無我大師，亦不是爲了查問是否他限制着愛兒岳磊，不准他報仇那般簡單。

她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便是要求無我大師在日後遇上岳磊時，不可透露半分有關他的身世，更不可向他說出他還有一個姓岳的女師叔。

岳嵐並不肯定無我大師是否知悉愛兒的身世，但他肯定知道她自己的名字，若然無我大師向岳磊說出來的話，聰明如岳磊，定會聯想到自己的身世與這位師叔有關，因此岳嵐不辭勞苦的，跑到南方山間之窮鄉僻壤找尋無我大師。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岳嵐一定要斷絕愛兒一切能得知自己身世的機會。

岳嵐的大師兄凌霄眞人當年和無我大師份屬摯友，每年無我大師亦會摸到武夷山來在道觀中盤桓數天，因此，岳嵐對無我大師之行踪習慣，亦有一定之認識，並非亂碰亂撞，茫無目的般到處碰運氣。

終於，岳嵐在武夷山附近一條村落中找着了無我大師。

「咦，怎麼竟會是妳？妳找尋老衲幹甚麼，不是要以天魔舞來試一試老衲之定力吧。」聽無我大師之語氣，岳嵐已知道大師兄曾向他說出當年那段孽事。

「大師，當年貧道年幼無知，害了大師兄，這廿多年來，每當想起這事，均痛心不已。」岳嵐唏噓萬分的道。

「咦，聽妳的語氣，似乎眞的是大徹大悟，眞眞正正的出了家，而不是好像往年般，只是身穿道袍。」無我大師對岳嵐，始終有着數分成見。

「大師，貧道如今道號悟非子。」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妳若是眞的大徹大悟的話，那便恭喜妳了。小嵐，妳專程跑來福建找老衲，當然不會光是告訴老衲妳已眞正出家那般簡單吧。」無我大師道。

「實不相瞞，貧道是爲了大師兄愛徒之事而來。」

「凌霄道兄之愛徒？妳何不說明白是妳的愛兒？」

「大師兄已把一切告訴了大師？」

「不，他沒說出岳磊便是妳的骨肉，但老衲並非蠢人，怎會想不到？何況岳磊的樣貌和妳極爲相似。」

「不錯，岳磊的確是貧道之骨肉。」

「唔，這才像樣，老衲平生最不喜歡別人吞吞吐吐的，對自己做過的事不敢承認，不敢面對現實。說吧，妳要求老衲幹些甚麼？」無我大師道。

「大師，貧道此來，主要是希望大師於日後遇上岳磊時，不要向他透露他的身世，讓他永遠把自己當作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放心吧，老衲絕對不會說出來的。這樣一來，雖然是對岳磊有點不公平，但是，若把眞相說出，便會變成殘酷，對他的心理打擊更大。所以老衲當年沒提及過半句。」

「大師，請問是否你不准他向那些曾傷害他的人尋仇？」

「冤冤相報何時了？不錯，當年老衲在巫峽把他從急流中救起後，曾痛罵他殺孽過重，出道只不過數年，便殺死不少武林人物，更勒令他不得再開殺戒，必須以另一身份爲武林蒼生幹一些善事，直至老衲滿意後才能回復遊龍劍客的身份。」

「大師，可否撤消這限制？」

「這數年來，他的所作所爲令老衲頗爲滿意，因此，他隨時可以恢復以遊龍劍客岳磊的身份行走江湖。但是，不得隨便殺人這限制却萬萬不能取消，殺戒一開，將會替他惹來第二次劫難，妳也不希望如此吧？」

「他將會有另一劫？」

「是的，他命中註定將會有二劫，而且這一劫將會劫去他的小命，不過，若他能積德，而且不開殺戒的話，這第二劫大可避過。」無我大師道。

「原來如此，那麼貧道也該從旁協助，讓他不必重開殺戒了。」

「萬萬不可，若然妳打算代勞，替他殺人的話，這和他親自殺人有何分別？」

「噢，不好了，貧道已經命小徒殺死十多個他的仇人，這如何是好，對他會有影響嗎？」悟非子岳嵐大驚道。

「這當然對他大有影響，幸好他曾極力阻止妳這樣做，否則他早已遇劫了。小嵐，不要再插手了，讓他自己來處理吧，否則定會害了他一生。」

「貧道知道了，貧道亦已下令罷手，不再追殺那些人。」

「還有，妳那甚麼無慾教，還是及早解散吧，否則，岳磊難以避免殺戒重開。」

「一切悉由大師吩咐。」

「小嵐，老衲還有很多事要辦，妳還是回去吧。」

「大師，貧道還有一事相煩。」

「是甚麼事？」

「請問大師可知道貧道二師兄之下落？」

「甚麼，妳對他還是念念不忘嗎？」

「大師，貧道早已看破紅塵，怎會對男女之間事仍有依戀？貧道只不過希望能找他問清楚一件事吧了。」

「原來如此。在十多年前，老衲曾於東海普陀山見過凌雲子一面，只是，當時他不但武功盡失，而且神智盡喪，整個人痴痴呆呆的，連老衲是誰

也認不出來。」

「是眞的嗎?這如何是好，難道貧道眞的難以知道眞情。」

「小嵐，妳要知道些甚麼?」

「大師，實不相瞞，貧道希望從他口中獲悉誰是磊兒之親父。」

「甚麼?妳自己也不知道。」

「是的，實在慚愧得很，只是當年他一口咬定磊兒不是他的骨肉，貧道一定要逼他說出爲何如此肯定，這樣貧道便會知道誰是磊兒生父，那麼磊兒便有可能得知他的身世。」

「原來如此，那麼妳即管跑一趟普陀山吧，希望他仍在該處。」

「這有甚麼用?他連大師也認不出來，又怎會記起昔年之事?」

「近年來，老衲已鑽研出一種施針術，可能把他的痴呆治好，恢復記憶，只是近年來老衲忙得透不過氣，亦不能肯定他是否仍在普陀山，故沒抽空前往找他吧了。」

「這好極了，大師，請你……」

「普陀山老衲是難以抽身前往的了，這樣吧，老衲把那施針之術傳授給妳，妳自己前往替他治療吧。」

「貧道可以嗎?」

「當然可以，只要妳認穴準確便行了!」無我大師隨即把金針過穴之術傳授給岳嵐。

* * *

岳嵐辭別無我大師後，便北上前往東海普陀山。

途經杭州時，却遇見愛徒施瑛正與岳磊親暱地到處遊玩。

岳嵐是過來人，一看施瑛紅潤的臉色以及那日趨成熟的體態，便知道她已非處女，連忙悄悄的找她一問。

「瑛兒，妳這麼早便失身於他了?」

施瑛惶恐萬分的道：「師父，徒兒……」

「唉，妳眞是胡塗!爲何這般心急，也不等待成親那一天啊?若然他始亂終棄，那妳怎辦?」

「師父，師兄絕對不是這種人的。」

「但願他不是，否則我絕不放過他。怎麼了，你們沒事做嗎，重陽快到了，你們還獃在這裏遊山玩水?」

施瑛連忙把岳磊引蛇出洞之計說出。

「唔，這不失爲一個好辦法。不過，他雖然不准妳暗中隨行，妳可以利用本敎設在各地之線眼，沿途監視着一切，有甚麼不對時立即回報，這樣妳也可以及時接應。暴露身份並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乃是他的安全，知道嗎?」

「徒兒知道了。」

「唔，爲師要跑一趟東海普陀山，回來時再來這裏找妳吧。」

* * *

悟非子岳嵐依照無我大師所說，來到東海普陀山中，於一佛寺中找着凌雲子。

只見他頭髮披肩，蓄着長鬚，衣衫襤褸，似道非道，似俗非俗，那有昔年凌雲子風度翩翩，氣宇軒昂的影子?

不過，從樣貌輪廓，悟非子岳嵐也依稀能認出他便是廿多年前的二師兄凌雲子。

「二師兄，你還記得昔年的小師妹小嵐嗎?」

「二師兄?誰是二師兄?妳是指我嗎?誰又是小師妹小嵐了?」凌雲子呆呆的道。

「二師兄，你當然便是二師兄凌雲子了，難道你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嗎?」

「我便是凌雲子?凌雲子究竟是誰?這名字倒熟悉得很呢?我究竟是誰?」凌雲子喃喃自語的道。

無我大師說的一點也沒錯，凌雲子果然是變得痴痴呆呆，記憶盡失。

岳嵐連忙一把捉住凌雲子之手腕，檢查他的脈搏，發覺他果然武功盡失，而且是被人以重手法廢掉武功，破去眞氣。

無我大師所傳授的金針過穴治療大法，只能治療凌雲子痴呆之症，對他恢復武功則毫無辦法，凌雲子雖然心術不正，畢竟也是一場同門，而且沒有甚麼大惡，只是傷害了岳嵐一個人，如今受此折磨，岳嵐不禁替他惋惜。

岳嵐找到了寺中僧人幫忙，準備妥當一切應用之物後，便替凌雲子進行治療。

無我大師醫道高深，近來鑽研成功的金針過穴之術更是神奇無比，連續施針三天後，凌雲子痴呆之症竟然霍然而癒。

凌雲子睜大雙眼，從床上躍起，大嚷道：「這是甚麼地方?我爲甚麼會在這兒?」

「二師兄，你醒過來了?這兒是普陀山，你試試想想，是如何來到這裏來的?」

「二師兄?妳是誰，爲何叫我二師兄?我從來都沒有師妹的啊!」

「二師兄，我是你的小師妹小嵐啊，你難道仍不能記得往事嗎?」

凌雲子沈思了良久，道：「往事，噢，我想起來了，是那狗賊把我暗算，還把我的武功廢掉的。這位道長，妳可知道凌雲子那狗賊在那裏?我要找他算賬。」

岳嵐大爲詫異，道：「二師兄，你便是凌雲子啊!」

凌雲子狂笑，道：「道長，妳弄錯了，我不是凌雲子，我是他的胞兄，我姓陸，名雲鵬，乃是揚州浮雲山莊莊主。」

岳嵐更是大爲錯愕，道：「你是陸雲鵬，揚州浮雲山莊的莊主?這怎可能啊，那麼這廿多年來在揚州的浮雲莊主又是誰?」

那自稱是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的人道：「道長，妳這話是甚麼意思，甚麼廿多年，甚麼揚州浮雲山莊莊主又是誰?」

岳嵐道：「貧道也胡塗了，不過，據這裏的僧人說，你來了這裏已有二十多年，而在這二十多年來，除了近數年外，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一直都有在江湖走動。」

那人道：「我明白了，定是那狗賊把我暗算後，冒充我的身份在江湖活動，更霸佔了我的一切。」

岳嵐道：「你眞的是陸雲鵬?」

那人道：「當然了，在下當然便是陸雲鵬!」

岳嵐道：「那麼在浮雲山莊的那人又是誰?難道是你的弟弟凌雲子?」

「哼，除了是這狗賊，還有誰?」

「這怎可能啊，浮雲山莊裏還有你的家人，即使是最高明的易容術，也沒可能隱瞞這麼久的啊!」

「唉，他根本不必易容，因爲他的樣貌與我便是一模一樣，我們是孿生兄弟!」

「這倒奇怪極了，以凌雲子的心術，怎會假冒你的名義在江湖行善?」

「他在江湖行善?哼，恐怕只是借行善爲名，暗中作奸犯科吧了!當年他不知從那裏學得一身絕頂武功，更當上朝廷鷹犬，跑來找我，要求我助他一臂之力，暗中監視江湖中人的一舉一動。我當然不肯答應，更把他痛罵一頓，誰知他竟猝然出手，把我暗算，更把我的武功廢掉，跟着我就一切都不知道了。」

「他爲何不把你殺掉呢?」

「也許他還有半點兄弟之情吧，不過，把我弄致如斯模樣，和殺死我有何分別?」

驀地，岳嵐想起了愛徒施瑛曾提及過不久之前，身爲大內侍衛供奉的長白三怪曾經襲擊過岳磊，暗叫一聲不好，忖道：「難道這一切都是凌雲子暗中搗鬼，包括那神秘組織以及昔年在巫山圍攻磊兒那件事?不好，磊兒還打算和他一起前往嵩山啊!」

想到這裏，岳嵐立即撇下剛回復記憶的陸雲鵬，趕回中原!

這當然了，有誰能比自己的愛子還來得重要。

可是，當岳嵐趕到杭州，找着徒兒施瑛的時候，岳磊早已和假陸雲鵬起程前往嵩山。

施瑛獲悉一切後，登時花容失色，急道：「師父，這如何是好，凌雲子不但老奸巨猾，武功也高強得很，師兄他……」

「瑛兒，立即召集人手，我們前往救磊兒!」

但是，岳磊已動身兩天，她們還能趕得及嗎?

* * *

遊龍劍客岳磊打扮成爲一個下人模樣，陪伴着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前往嵩山。

他們一路上只是慢慢地走着，不曾急急趕路，因爲他們目的只是引那個神秘組織的人露臉，並不是趕着前往嵩山。

這天，兩人來到湖北省武漢以北數十里處，在一茶亭中稍作休息。

岳磊道：「眞是奇怪，我們已走了數天，還不見他們有甚麼行動，一路上連可疑的人物也見不着一個。」

陸雲鵬笑了笑，道：「老弟，你擔心對方不採取行動嗎?」

岳磊呷了一口茶，道：「若他們眞的不採取任何行動的話，我們的一番佈置便會白費了!」

陸雲鵬笑道：「老弟，放心吧，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的。」

岳磊道：「莊主爲何如此肯定的!」

陸雲鵬露出一個詭秘笑容，道：「很快你便會知道的了!」

岳磊的確很快便知道，因爲片刻後他便發覺有不妥。

不妥之處並不是在附近有敵人之踪影，而是在他體內。

「不好，晚輩着了道兒!」

「甚麼?老弟，你說些甚麼?」

「莊主，晚輩中了無形之毒，我們得立即離開這裏，否則那些人找來時便麻煩。」

「老弟，現在已是太遲了，你看看吧，對方已來了。」附近果然出現了十多名幪面人。

出乎意料地，陸雲鵬半點也不着急，反而有些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之意。

岳磊並非蠢人，一看陸雲鵬之模樣已明白一切。

「莊主，是你?」

「對了，正是陸某。不但是今天，五年前那宗也是老夫一手所策劃的!」

「但是，當日你爲何會救我?」

「簡單得很，你在我心目中，根本便不是一回事，殺你不殺你，沒有多大關係，我的目的只是掀起一場武林大亂。你死掉，對我沒有甚麼好處，但是，你若逃過大難的話，定會逐一找他們報仇，這樣一來，我便可以趁風煽火。可是，你實在令我太失望了，撿回性命後，不但不找他們尋仇，更一躲便是數年，使我的一番心血付諸流水。好不容易才走出一個無慾敎來，你却露臉，企圖把這場風波平息!老夫怎能再讓你活着，破壞我的好事?」

「爲甚麼你要這樣做?武林大亂對你有甚麼好處?」岳磊邊說邊暗中運功逼毒。

「岳磊，既然你再也難以活過今天，告訴你也無妨，老夫是奉朝廷之命，要把江湖經常弄得烏煙瘴氣，永無寧日，因爲如此一來，江湖中人便會自顧不暇，沒空和朝廷作對，更不會來甚麼反淸復明，現在你明白了吧?」

「當年那批人全都是朝廷鷹犬?」

「當然不是,他們只不過被我所利用吧了,我怎會那麼蠢把自己的手下如此犧牲?」陸雲鵬大笑道。

「你如何能夠驅動他們?」

「那還不容易?老夫在朝廷中找來了一尊頗為精緻的小玉佛,佈局送到你的手中,然後向那些人宣稱玉佛中藏有一項極大秘密,不但有富可敵國的寶藏,更有足可稱霸天下的武功秘笈,那些人貪字當頭,自然會聯手對付你!」

陸雲鵬若然知道他隨便找來的一尊玉佛,的確藏着一張藏寶地圖的話,定會後悔不已。

岳磊仍然不動聲色的暗暗運功逼毒。

可是,陸雲鵬亦發覺了,笑道:「岳磊,別浪費氣力了,老夫所下的毒,奇妙非常,若你不妄動眞力的話,便不會發作,否則……嘿嘿……」

跟着,他把手一揮,那十多名黑衣幪面人便紛紛拔出兵器,把岳磊團團圍困着,而陸雲鵬自己則一個縱身,跳出圈外。

岳磊暗暗嘆了一口氣,費盡心思的想出這個辦法來引誘敵人上當,誰知道自投羅網的竟然是他自己。

這也難怪,誰會想到一個曾救過自己性命的恩人會加害自己?

岳磊這時已無暇怪責自己,因為十多名如狠似虎的幪面人已掄起長劍撲向他。

他一眼便看出這十多名對手都有着不弱的武功,尤其是那六個戴着古怪面具的人,更足以厠身武林一流高手之行列。

若在平日,遊龍劍客岳磊也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雖然他們人數衆多,身手不弱,因為他曾親自經歷過比這更厲害的陣容。

五年前,在巫山望霞峯上,圍攻他的人便比現時更多,那些人的武功比這些幪面人更高明得多。

雖然,當時他落敗了。但是,他是敗在後勁不繼,眞力用盡;而今天的他,內力之強,比諸五年前根本不可相提並論,別說眼前這十多人,便是當年巫山望霞峯歷史重演,他也有信心把對手輕易地一一擊倒。

可惜的是,他空有一身高强武功,却不能施展出來。

因為他必須運用大部份的眞氣來壓制體內的毒素。

換言之,他能運用的眞氣,不足十之二、三;饒是如此,在陣外觀戰的陸雲鵬已大為詫異,因為他根本想不到岳磊還有餘力反抗。

在陸雲鵬想像之中,只要岳磊出手反抗,他體內暗藏着的毒素便會趁機發難,片刻間便蔓延,使他全身乏力倒下,任從擺佈。

可是,陸雲鵬又怎知道他當日「送」給岳磊的那尊玉佛,眞的暗藏着一張藏寶地圖,使他獲得一冊至高內功心法。

他更不知道岳磊所得到的內功心法,還可以使修練者一氣二用,亦即是說能夠把體內的一股眞氣分拆為二,用在不同地方上,例如一剛一柔,或是一攻一守。

這時的岳磊,便是把體內眞氣分拆開來,大部份拿來逼毒,少部份拿來應戰。要不是他所中的毒極為厲害,必須抽調大部份眞氣來壓制的話,岳磊早能先把對手解決,然後慢慢運功把毒逼出體外了。

雖然他能運用來對敵的眞氣不足三成,但要把這十多名幪面人一一解決,也不是一件難事,只不過他不願意這樣做。

他還顧忌着不可妄開殺戒的限制嗎?

當然不是,在這生死關頭也不願意開殺戒,寧願被敵人活活累死,誰會這樣蠢?

在這種情況之下,岳磊即使殺人,無我大師知道了,也不能對他有所怪責,因為他是被逼的,絕對不是妄開殺戒。

岳磊只不過是另有忌憚,他忌憚着的便是在旁觀戰的浮雲莊主陸雲鵬。

從當年巫山望霞峯上陸雲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欺身上前,運用暗勁把他一掌送到數丈開外那一手看來,陸雲鵬的眞正武功,比諸江湖中人所知道的實在高明不知多少倍,可說深藏不露。

當年的岳磊,若和他單打獨鬥,鹿死誰手尚是個疑問。

如今陸雲鵬在旁觀戰,不會參與合攻,原因實不難想像出來。

第一,他自詡身份,不屑與手下聯手。

第二,他恐怕另有武林人物經過,看見他罔顧江湖規矩,與一羣神秘人合攻岳磊,更可能因此洩露身份;但若他在旁觀戰的話,即使被人看見,亦可解釋他與事件無關,搪詞因已宣佈退出江湖關係,不便出手營救岳磊。

第三,亦是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陸雲鵬有絕對把握,認為他這十多名手下足夠把岳磊收拾下來。

因此,若然岳磊穩佔上風,且逐一把對手擊倒的話,恐怕在第二個幪面人不會倒下之前,陸雲鵬便會不顧一切地加入戰圈,如此一來,岳磊的形勢便會變成惡劣。

所以,岳磊雖然有能力把十多名對手逐一擊倒,也不願意這樣做,只扮作左招右架,窮於應付,險象頻生。

但是,這也不是一個辦法的啊,岳磊又沒安排着甚麼援兵跟着趕來,採取拖延戰術對他來說並無多大益處,只會一點一點地把眞力消耗,直至

力盡倒地。

岳磊當然有他的一番如意算盤,他現在欠缺的正是時間,所以他要盡量拖延。

他要爭取每一刻的時間來把體內的毒素逼走,只要毒素化清,即使陸雲鵬加入戰圈,他也毫不擔心應付不來。

事實上,要阻止體內毒素蔓延,他只消分出一半眞氣便已足夠,他之所以抽調七成眞氣,主要便是希望能夠早些把毒素化解,逼出體外。

他能如願以償嗎?

若然每個人的如意算盤都能輕易成功的話,便沒有「世間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這一句話了。

陸雲鵬老奸巨猾,不多久已看出情況有點兒不妥。

在場中諸人搏鬥了數十個照面之後,他已察覺到岳磊並不是眞的如所見般那麼狼狽不堪,反而有數個傷敵的機會他都輕輕放過。

最初,他只是懷疑岳磊眞力不足,所以不能把握傷敵機會;後來,他便發覺其中有詐,因為岳磊往往能在千鈞一髮之中,乾脆俐落地閃避自己手下的攻擊。

岳磊並不是沒有能力傷敵,他只不過不願為之。

陸雲鵬並不是蠢人,略為思索後,便知道岳磊心意所在——他在採取拖延戰術。

陸雲鵬並不知道岳磊有着可以一邊打鬥,一邊運功化毒之本領,他只是認為岳磊拖延時間之目的是在等候援兵趕到。

岳磊雖曾向他表示過沒有另外安排人手,而他的手下亦曾暗中報告並沒有可疑人物跟踪着,但這時他實在不敢相信岳磊沒有援兵接應。

若然岳磊沒有援兵,他為何要採取拖延戰術?任何人在他這環境之下,都會盡量把敵人擊倒,少一個敵人,自己便多一分生機,誰會這麼蠢白白放過傷敵機會?

陸雲鵬當機立斷,再不顧忌其它,因為一旦讓岳磊逃脫,自己這廿多年來的辛苦經營及心血便會化為烏有。

他脫去長袍,「刷」的一聲從腰間掣出一柄軟劍。

浮雲山莊莊主陸雲鵬行走江湖達四十年,使用的便是一套家傳凌雲掌法,武林中何曾有任何人見過他使用兵器?

今天的陸雲鵬竟然大反常態,用起短劍來,難道劍才是他所長,平日不用劍的原因只不過是沒有人夠資格令他拔劍。

當岳磊看見陸雲鵬掣出軟劍,意欲加入戰圈之時,他心裏不禁大吃一驚,更是詫異萬分。

此時此刻,他已無暇細想一向不用兵器的陸雲鵬為何會用起軟劍來,目前,他只有一個念頭,便是趁陸雲鵬還沒有殺進來之前,先把眼前和他纏鬥着的對手盡量放倒,否則陸雲鵬殺進來時自己的形勢會更為惡劣。

只見岳磊即時手底一緊,遊龍劍法的絕招便源源使出,這時的他,再也顧不得運功逼毒,只留下少部份眞氣壓制着體內之毒素,大部份都抽調出來應付敵人,劍勢自是大大不同,與剛才有天淵之別。

圍攻着岳磊的十多名幪面人做夢也想不到被他們逼得手忙脚亂,狼狽不堪的敵人竟然會在眨眼之間神勇大發,登時變得措手不及,陣脚大亂,數個武功較弱的更被岳磊擊倒,雖無性命之虞,却也無再戰之力。

「好小子,且看是你的遊龍劍法火候夠,還是老夫的老練。」陸雲鵬大怒,眞氣貫注劍身,躍進圈子裏,迎着岳磊便是一招「龍遊四海」。

岳磊登時大為吃驚,他震驚的並不是因為陸雲鵬眞的殺了進來,而是陸雲鵬所使的那一招「龍遊四海」乃是遊龍劍法的一招絕學,他自己師門之不傳之秘。

而且,陸雲鵬使來,深得箇中神髓,比之岳磊他自己毫不稍遜,絕對不是從觀戰上偷學得來。

這陸雲鵬如何會懂得遊龍劍法?

當然,若果岳磊知道眼前這人並不是眞正的浮雲莊主陸雲鵬,而是於二十多年前被他師尊凌霄眞人逐出門牆的二師叔凌雲子的話,他便不會感到奇怪。

岳磊邊化解來勢,邊嚷道:「陸雲鵬,你究竟是誰?為何會懂得岳某之師門劍法?」

陸雲鵬獰笑道:「岳小輩,老夫懂得遊龍劍法的時候,你猶是藏在你老子的命根子裏頭哩!至於老夫是誰,稍後在地府遇見你那死鬼師父時問一問他便會知道的了。」口裏說得下流,手底毫不放鬆,又是一招遊龍劍法中的絕學「翻雲覆雨」攻了過去。

自從陸雲鵬加入戰圈後,那十多名幪面人登時變成陪襯品,只在外圍間歇地攻出一招半式騷擾着岳磊。

事實上,兩名當代頂尖劍手相搏,那容他們插手之餘地。

岳磊愈戰愈是心驚,只因眼前這陸雲鵬的武功,實在超出他想像中甚遠,若在五年前,岳磊能否接下他五十招尚是疑問。

因機緣巧合,岳磊練成神功,藝業現雖已非吳下阿蒙,却因誤信奸人,身罹奇毒,不能全力應戰,只得徒呼奈何。

幸好,兩人雖然都是施展着同一套劍法,岳磊却因為從五年前所得到之練功心法獲得啓發,在劍法上有所突破;使出來的遊龍劍法已能做到神龍見首不見尾,無跡可尋之境界,使陸雲鵬難以捉摸他的變化。

反之,陸雲鵬這廿多年來雖不曾

中斷練劍，但因沒有眞正應用於對敵之上，劍法造詣上的進展不大，一切的變化均在對手預料之中。

因此，在最初的百多個照面裏，岳磊尚能勉强支撐。

只是，百餘招過後，情況便開始有了變化。岳磊因爲必須分出部份眞氣與體內的毒素抗衡關係，已漸呈後勁不繼之現象。

神妙的劍招雖能佔着極大之便宜，可是，力爲招之本，若然力度不足，任何神奇的招式也難以發揮應有之威力。

化身爲浮雲莊莊主陸雲鵬乃一代劍聖凌霄眞人的師弟，且曾在江湖闖蕩二十多年，怎會看不出岳磊的處境？

只見他獰笑數聲，立即改變打法，以普通而直接的招式處處緊逼對手，强逼岳磊硬拚，加速消耗他的眞力。

果然，這打法奏效非常，只片刻後，岳磊額上已開始滲出豆大汗珠，劍招亦變得緩慢下來。

岳磊知道若然繼續如此下去的話，斷難支撐三十招，一咬牙齦，運氣把體內毒素逼往左臂。

邪功中，有一天魔解體大法，利用自殘軀體來激發本身潛力，與敵共亡。

岳磊所得到的練功小册中，却有一壯士斷臂心法，便是把體內毒素逼往其中一臂上，然後把該臂斷去；這樣毋須分心逼毒，把拿來壓制毒素的眞氣抽調出來應戰。

岳磊這時採用的，便是這「壯士斷臂」心法。

事實上，斷掉一臂之後，岳磊雖能增加應戰能力，但在敵衆我寡，形勢比人强之情況下，他又能支持多久呢？

這其實只不過是飲鴆止渴。

只可惜，岳磊連飲鴆止渴的機會也沒有，他體內的毒雖然已逼在左臂之上，但他却被對手緊逼着，連揮劍斷臂的時間也抽不出來。

岳磊爲之無法可施。

驀地，他心生一計，不再企圖揮劍斬向自己的手臂，而是把手臂迎向對手的長劍上，讓對方來代勞。

這樣一來，不但能省時間，更能爭取多一刻時間，甚至可藉此拖慢對手的劍勢，有機可乘。

想出這個辦法之後，岳磊登時嘴角泛起笑容，把戰略改變，處處把手臂迎向陸雲鵬之軟劍。

誰知道這樣一來，反引起陸雲鵬之疑心，不知道岳磊在弄甚麼玄虛。

每個人在勝券在握之時，都會特別謹慎，以免大意失荊州。

陸雲鵬自然不會例外，他知道岳磊這一奇異舉動之背後定然隱藏着些甚麼詭計，在沒清楚他有甚麼詭計之前，陸雲鵬怎會冒險？

如此一來，岳磊反而爭取得一口喘息之機會，被他支撐多數十個照面。

終於，陸雲鵬有點不耐煩了，決定不理會岳磊有甚麼詭計在後頭，也要把他送上門的左臂砍掉……

驀地，遠處傳來一聲嬌嚷：「在這裏了。」

跟着，便是岳磊聽到熟悉非常的聲音嚷道：「相公，不用害怕，師父她老人家也來了，還有大批高手與賤妾一起。」

正在處於劣勢之岳磊登時爲之精神一振，連忙把迎向陸雲鵬軟劍的左臂縮回，嚷道：「瑛妹，快來擋這姓陸的片刻，我中了他的暗算，身罹奇毒。」

事實上，不待他出言招呼，一條灰影已率先撲進場中，不由分說便揮劍攻向陸雲鵬，那劍勢比諸陸雲鵬並不稍遜。

岳磊一瞧，竟是個四十餘歲的美艷道姑，而最令他驚奇的是這中年道姑所使的竟然也是遊龍劍法。

隨即，身穿紫衣的施瑛已率領着海棠等四婢以及十多名灰衣大漢趕到，敵住那十多名幪面人。

岳磊連忙跳出戰陣，嚷道：「瑛妹，替我護法。」說畢便盤膝坐下，運功逼毒。

施瑛聽了，立即撇下敵人，跑到愛郎身旁替他護法。

岳磊所練之內功心法，神妙無比，不消一頓飯工夫，已把毒素全部逼出體外，更把適才所消耗之眞力悉數恢復過來。

這時，化名陸雲鵬的凌雲子與施瑛師尊岳嵐仍是鬥得難分難解，不分軒輊。

浮雲子身爲師兄，修爲本該比岳嵐稍勝一籌，只是，他這廿多年來雜務纏身，在武學上的進展自然不及潛心修練的小師妹，此消彼長之下，兩人遂難分高下。

岳磊見狀，連忙一躍上前，道：「前輩，請退下，讓晚輩收拾這頭鷹犬。」

岳嵐忙道：「磊兒，你身上的毒……」

岳磊道：「請前輩放心，晚輩已把毒化清了。」

岳嵐聽了，虛晃一招便退下火線，把陸雲鵬交還愛兒來對付，更交代道：「磊兒，這廝交給你了，不過，你可不要殺他。」

岳嵐除了擔心岳磊妄開殺戒會替他自己招來禍害之外，更恐怕凌雲子眞的是愛兒之生父，如此一來，愛兒便會負上弒父之罪。

「前輩請放心，晚輩省得的了。」

凌雲子趁機一瞧自己手下之形勢，登時心頭爲之一凜，原來十多名幪面人，早已倒下了大半，只餘下那六名戴着古怪面具的堂主在負隅頑抗。

他知道大勢已去，忙道：「小師妹……」

岳嵐喝道：「閉嘴，誰是你的小師妹，若你還有半點師門情誼，又怎會加害大師兄的徒兒？」

凌雲子道：「師妹，請妳念在當年……」

岳嵐連忙喝止，道：「凌雲子，虧你還有臉提昔年之事，磊兒，別聽這廝在這裏胡說八道，快點動手。」

岳磊從兩人之交談中，已聽出兩人均是自己的師叔，登時大感爲難。

「還不快點動手？」

「小嵐，妳怎可以慫恿他向我動手啊？」凌雲子隨即想起一事，急道。

「以你的所作所爲，萬死不辭其咎，爲何不能？」

「妳以爲我不知道他便是妳的兒子嗎？換言之，他便是我的兒子，妳怎可以要他向親生父親下手？」

岳磊聽了，登時如中雷殛，瞧着岳嵐道：「前輩……」

「磊兒，別聽他胡說八道，虎毒不食兒，他若是你的父親，又怎會千方百計的害你？」岳嵐急道。

在來此之前，岳嵐實在仍不能肯定陸雲鵬是否岳磊之父，但是當凌雲子一口說出早已知道岳磊是她所出之後，便肯定他不是岳磊之生父，因爲天下間有那一個父親會向自己的親生兒子下毒手，尤其這是他唯一的兒子（浮雲山莊裏的，只是眞的陸雲鵬之兒女，並非凌雲子之骨肉。）

岳磊再也不理會凌雲子，撲到岳嵐身前道：「前輩，妳便是晚輩娘親？」

岳嵐狠着心，搖頭道：「不，貧道乃出家人，怎會是你娘親？不過，貧道乃是你的師叔，這倒是實情。」

岳磊怎肯相信，急道：「娘……」

岳嵐忍着淚，道：「磊兒，貧道不是你的娘，你不要……」

凌雲子看見岳磊與岳嵐兩人在糾纏不清，知道機不可失，連忙……

「相公，當心身後！」施瑛大嚷。

岳磊亦已察覺身後寒風襲體，急忙中轉身便是一招遊龍劍法中的絕學「遊龍出海」，迎向從身後偷襲的凌雲子。

只見青虹暴閃，一道劍氣閃電般射進凌雲子前胸，透背而出。

凌雲子至死亦不敢相信天下間竟有如斯武功，喃喃道：「這是遊龍出海嗎？不可能……」

人心不足蛇吞象，凌雲子若趁岳嵐母子兩人分神之際，逃之夭夭的話，定能如願，只可惜他執迷不悟，仍企圖偷襲岳磊，妄想一擊奏效，致死於非命。

岳磊呆呆的凝視着凌雲子的屍體，大嚷着：「你爲甚麼要逼我出手？爲甚麼？」

「磊兒，算了吧，這並不是你的錯，凌雲子罪大惡極，實在也是死有餘辜，無我大師即使知道了，也不會怪責你的。」岳嵐道。

「娘……」

「磊兒，叫貧道師叔吧。妳娘親早已於廿多年前產下你之時死掉了。」

岳磊看見岳嵐如此堅決，知道難以勉强，不過，他亦心滿意足了，因爲他已知道眼前這師叔便是他娘親，遂含淚道：「師叔，請問孩兒的爹……」

「你爹是個頂天立地之人，絕對不是凌雲子這狗賊，你大可放心。只是貧道不能告訴你他是誰。」

「師叔，爲甚麼？」

「磊兒，不要問了。難道你得知父親是個頂天立地、無愧於任何人之人仍嫌不足夠嗎？」岳嵐道。

「師叔說的是，侄兒的確是心滿意足了。」岳嵐喃喃道。

這時，那六名戴着面具的神秘人，見首腦被殺，亦知大勢已去，紛紛自斷心脈而亡。

「相公，一切已眞相大白，我們回去吧。」施瑛道。

「瑛妹，妳先和師叔回鄭州吧，我還要跑一趟嵩山，交代一切。」

「那麼，你可要早些到鄭州來啊。」

擾攘江湖整整一年有多的無慾教，自這天起再也沒出現，而五年前巫山望霞峯事件所引起的一場風波亦就此平息。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陰陽界外的猛鬼

欲睹鬼魅　憶鬼成狂

羅保清楚見到那隻鬼了！

他曾對朋友說過一句豪語：「只要我今生今世，眞的有一天能見到鬼，一隻陰陽界外的眞鬼，即使我被那鬼扼死，我也算不枉此生，畢竟我已眞正看到鬼了！」

羅保一向不相信鬼，但他平時看鬼小說、鬼電影、鬼書刋多，早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中外古今最神秘的猛鬼疑團，尋求出一個答案。

只要我眞的見到一次鬼，我什麼也相信了。正如很多異教徒經常所說的：

只要我有一天眞的見到耶穌基督，我就信神了！

同樣，羅保也有他的理由：只要我眞的見到一次鬼，我什麼也相信了！

任何有關靈異的錄音、鬼魂的證據以及心靈的寫眞，都比不上和眞鬼一次會面，不管牠是恐怖的厲鬼、猛鬼、寃鬼、殭屍、無頭鬼，還是別具一格的衰鬼、搗蛋鬼、色鬼、淫鬼……總之，只要親眼看到，就不由你不信了。

羅保的運氣眞的來了！

不知是好運、霉運，還是衰運，他可以清楚看到牠了。

那隻鬼出現時，很眞實的，完全不似虛妄。牠只有半截身軀，穿藍袍黑褂，在空中飄蕩、沉浮，下截失踪了！那隻鬼戴着紅色瓜皮小帽，一臉沮喪的向他揮手說：「爸爸，再見了！」

那是他十八歲的兒子羅小平。

他唸完中學，却考不上大學，甚至工專也考不上。女朋友也看輕他跑了，跑去和港大一個醫科學生拍拖，更給羅保罵得要死，畢竟羅保是一個愛面子的人，他兒子令他太丢臉了！

小平一氣之下多次用暴飲暴食的特殊方式來虐待自己，一口氣吃了三客牛扒、十五隻雞蛋、一個大西瓜、三斤荔枝，結果倒在客廳地板上捧着肚皮呻吟。

「我要死了！」

最後當然是送醫院吃瀉藥，幸好差點沒有開刀剖胃把食物拿出來。

他很幸運並沒有「脹」死。

羅保那天晚上由公司下班回來，看見枱上太太留下一封信：

「羅保：你天天都對我說，希望有一天見到鬼，現在你的願望快達到了，小平給你罵成神經漢，快要變成『爆肚鬼』，我也要與鬼爲鄰了，因爲我不能忍受你自以爲是通靈似的不可一世。你時時罵我『鬼咁姣』『鬼咁賤』，我現在就『湊鬼』去了。對不起，你罵得對，我是鬼！不是人！我有一天變成鬼，一定會來找你，完成你今世最偉大的、也是最後的一個願望。

小巍字」

他的太太「湊鬼」去了。

他就在那一個失落的晚上，眞的見到了鬼。

那隻鬼正是羅小平。

他是如此清晰的、逼眞的，感人的向他爸爸羅保揮手，嘴皮上下嚅動着，一雙滿含淚光的眼睛，反映出他內心的懺悔，半截身在空中飄蕩，向他爸爸羅保道別，雖是聽不見他的聲音，但羅保已有「第六感」明白一切：「爸爸，再見！」再見就是永別的意思！

羅保並沒有悲慟的感覺。

羅保忽然興奮的狂笑起來，伸出手來用力抓住了他：「哈哈，我見到了，我終於見到了一隻眞鬼！你不要跑呀！」

羅保伸手出去，却抓了個空，一陣風吹起，什麼也抓不到了。

「小平，不要跑，給我捉住，拍一張照或錄一個影，我會出名，成爲全球第一個抓鬼專家，也是第一個拍下鬼錄影片的專家……喂，小平，不要跑呀……我求求你……我可以再……給你討……一個新媽媽……但你……要聽話……現在把你……的鬼……的鬼……相給我……看清楚……」

羅保興奮過度，早已渾忘了現實的不快，太太小巍和兒子小平是否變了鬼死了，也沒關係，最重要是一手能抓到這一隻眞鬼。

當時羅保看得很清楚，那穿藍袍黑褂戴紅色瓜皮小帽的小平，對着他一邊揮手告別，一邊往後退，如果不是鬼，不會只有半截身仍在哽咽地揮手：「再見，爸爸！」

「小平，別走！」羅保伸手用力一扯，竟撲了個空，滾跌下床，跌傷了尾龍骨，雪雪呼痛。手上只扯着太太白色睡袍的碎料。

他用力揉着受傷的屁股，似醒非醒的發了一陣楞。

剛才是一場異夢，還是眞的見到了虛妄不實的東西——鬼？

羅保一直想不通，唯一眞實的是離家出走的太太小巍的告別信，她要湊鬼去了，那不是眞的鬼，而是洋鬼子的「鬼」。

他並沒有因爲失去老婆而可惜，反正這幾年他已視老婆如無物，只全心全意「與鬼爲鄰」，「與鬼同床」，他要找到一隻眞的鬼。他在「尋鬼日記」上這樣寫着：

——老婆，妳沒有鬼這麼可愛！

——小巍，妳太淫、太賤、太霸、太放，比不上鬼的神秘，鬼的含蓄，鬼的可愛。

——因爲妳不是鬼，我對你已無能爲力，如果妳要得到我的愛，要想我跟妳做愛，除非妳立即變成鬼！

——我想，和女鬼做愛，一定滋味無窮！

但小巍早已拒絕了他的要求，這日記連看也不用看了！

——我寧願「湊鬼」，也不要做「鬼」。

人家是「做鬼也要愛」，羅保却是「做愛也要鬼」！

小巍跑掉了！她跟的只是「假鬼」，不是「眞鬼」，羅保要找的却是「眞鬼」！令他快活、興奮、過癮的眞鬼！

他每天上班、下班、跑車、走路、和客戶談生意，陪老闆上夜總會應酬簽合約，他無時無刻不在心底默默希望，身邊隨時出現的鬼跟他打個招呼：

——來吧！不論你是好鬼、壞鬼、色鬼、淫鬼、衰鬼、搗蛋鬼、淘氣鬼，只要是眞鬼，我都要與你做個朋友，和你一起上路呀！

——求求你出現一次吧，假如一切是眞的，假如我見到的鬼是眞的，即使要我立即死去，陪你上刀山，下油鑊，甚至入地獄，我也不枉此生。

——來吧！我的最愛，我的鬼！

——求求你，出現在我眼前，只要一次也好，鬼大哥、鬼大姐，來吧！

羅保陪老闆上夜總會，去與一個東洋鬼子大商簽一張「雷射燈光」和「雷射開刀儀器」的合約，他又一次差點看到了鬼。

好幾次他强裝笑容擧杯向「東洋鬼子」敬酒，他發現身邊似乎也多了一個穿紅衣的鬼影在向他敬酒。

——先生，乾杯！

羅保警覺性很高，他猛地回頭看，但很奇怪，紅衣女鬼又戛然消失了。

女鬼又跑了。

但印象中，她是一隻銷魂蝕骨的女鬼。

那晚吃得「鷄燉鮑翅」和「四頭大網鮑」太多，他的肚皮內堆滿膠質，他不只一次入洗手間。

今次，有點怪，脚底掀起陣陣陰風。

他感覺到有一個白影就在他身邊。

厠盆後就只有一堵橘子色的磁磚牆壁，容不下一個人，但他一邊痛快地嘩啦啦的拉屎，一邊緊緊用眼尾盯梢着那白色的鬼影。他不敢回頭看，怕牠又飛走了。

看來不太恐怖，大概是一個穿白色西裝的俊朗青年，露出一口清潔而可愛的白牙，似乎不停舔着舌頭，盯着他那話兒，遞給他一大束白色紙巾。

他終於忍不住回頭興奮地大叫：「你是同性戀鬼吧？」

他抓不到牠的手，却抓到一大束白紙巾，有半吋高，是剛才在空氣中抓到的。

羅保瘋了，後面是一個水箱和一堵牆壁，根本容不下一個人，或者一隻鬼，除非那隻鬼是由牆壁伸出來的。

他飛跑出去向大老闆和「東洋鬼

子」興奮若狂的叫着：

「剛才我見到了一隻眞鬼，牠把白紙巾送給我！」

大老闆光火了，揮手發出命令：「去你的，你明天不要上班了。我看你不是被鬼迷，就是神經病了。」

羅保發了狂地揪着「東洋鬼子」西裝襟領，把他不足五尺的身軀扯上半天高，咆哮大叫：「中田社長，你主持公道，是我見了眞鬼，還是他見了他媽的大頭鬼！」

中田社長猛搖着頭，雙眼露出惶惑的神色，指着他後面說：「你爲什麼不問問他們？」

他感覺到牠們來了！不用說，爲的是主持公道嘛！

但他今次學乖了，不敢再往後看。他怕一轉頭，牠們就突然害怕什麼似的又失了踪。

他早已習慣性的會用眼尾去盯梢着每一隻鬼影的動靜。

今次似乎厲害，後面黑影團團，鬼氣森森的，一下子竟來了十幾二十個，有穿黑色晚禮服的貴族女郎、有穿紳士燕尾服的嘉賓、有穿綠色旗袍的大家閨秀、也有穿牛仔褲的新潮男女鬼魂，牠們似乎都是爲了作鬼的見證而來的。

他今次十分合作，不再回頭正面看鬼樣，而是由心底去感覺那鬼，和鬼用心語傳音，發出命令：

——鬼大哥，替我打烏龜大老闆一個耳光。

果然比用嘴巴說更靈光，只聽見「啪」一聲响，大老闆已翻倒在地上了。

——脫「東洋鬼子」的衣服呀！讓他出醜！

一下子，「東洋鬼子」全身衣服都自動飛上半天，變成赤條條的怪物。他掩着下部彎着腰跌倒在舞台上，把那唱着「何日君再來」的女歌星嚇得昏了。

他意識到自己眞有一套招魂喚鬼的眞本領。他清楚自己並不是什麼茅山大法師，只不過是「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只因爲他願意與鬼同路，鬼也異途同歸。他想：何不好好利用身邊的鬼魂來爲自己做一件事呢？

他在心底喃喃自語又發出號令：

「帶我去見見兒子，把他救出來吧！」

只見夜總會的人客，早已嚇得鷄飛狗走，報警的報警，躲閃的躲閃，跑掉的跑掉，他們都清楚見到一件恐怖的事——穿着畢挺西服的大老闆給羣鬼踏過胸膛，肚皮像西瓜般裂開，噴出的鮮血像泉水，染紅了天花板上的水晶燈。

——那「東洋鬼子」也給撕成七八塊肉塊，在空中拋來拋去，蠻恐怖的。

只有羅保一個看不見。

他不是不可以看見，而是不想看見；他害怕和早幾次一樣，一看見了眞鬼，眞鬼便消失了。

他寧願保留一份奇妙的感覺：「與鬼爲鄰」，「與鬼爲友」，「與鬼同路」，只要意識到牠們存在，那份快樂自豪的滿足感，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

這和親眼看見又有什麼分別呢？起碼牠們是存在的；牠們是眞正存在的。

走到醫院入口的噴水池廣場，意外出現了！只見在一列柏樹下正圍着一羣人，有一個女護士慌張地擦過他身邊，向護衛室人員大叫：「快打電話叫救傷車來，有一個病人跳樓自殺啦！」

羅保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兒子就是因爲自殺獲救而入院的，莫非他剛由鬼門關跑出來，又給鬼使陰差推回去？

羅保吃力地擠進人叢中，哦，他幾乎要暈倒了！

那躺在血泊中的屍體眞是他的兒子羅小平——頭顱爆裂，像一個榴槤給切開，腦袋有如榴槤果肉流滿一地，一隻脚斷了，橫掛在柏樹上，那是他剛才跳樓碰到樹枝而造成的下身血流不止，下體肌肉因爲震盪過劇而散碎模糊，像一堆被碎肉機絞碎的牛肉絲。他傷心欲絕，不忍卒睹地掩着嘴巴狂叫一聲：「小平！你……」

他突然哽塞住不能作聲。

他感到肩頭有一塊冰落下來，很快就融化，一股森寒之氣流遍了他全

身，是一隻冰凍的鬼手。

——不要轉過頭來看我。

「你是誰？」他不寒而慄起來：「是不是我剛才的朋友？」

——不，我是小平！

「噢！」他不知是悲是喜，原來是兒子的陰魂靈體不散，要來看老爸最後一面。「我一定要看看你！」

他想回頭看，却不受指揮，後面的聲音眞的像小平，只不過陰冷冷，悽切切的：

——你不要回頭，否則你的朋友就跑光了。

羅保的那些朋友就是帶他找兒子和太太的鬼兄弟，鬼姐妹，他們一直很怪異，都不想給羅保看見，彷彿怕他嚇死，只躲在後面。

「爲什麼？」他不禁要問。

——因爲你有一雙神眼，也許是前生在天宮侍奉過太歲福神，雙眼也沾上慧光靈氣，你很易見到鬼，但鬼却要避開你，害怕你。

謎底終於揭開了，他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是開心還是傷心。

「小平，你難道也害怕我，不敢見我？」

小平軟弱無力地道——他們揑着我的脖子，扯着我只剩下來的一條腿，要不是他們在女護士吸引你注意那一剎那，把我的靈體攙扶起來，我也不能躲到你後面，說不定給你的一雙神眼一看，我便立即魂飛魄散了。

想不到自己一雙神眼竟如此厲害，但那些遊魂野鬼更厲害，當你要回頭看時，他們早跑光了。

原來鬼也有第六感的，永遠在人們的後面，除非那人靈光隱去，神氣萎靡，牠們才會走在人們的前面。這便足以解釋清楚，爲什麼有人不停撞鬼遇鬼；有人只時常感覺到有鬼，却看不到鬼；另外有些人却永遠都與鬼絕緣了！

「小平，你對鬼大哥、鬼大姐說，帶我看看那『淒鬼』的太太吧！看她怎樣犯賤，我要她變成鬼！」

* * *

那段路很遙遠，鬼朋友太多，擠上公共汽車又嫌太慢，要駕駛私家車又裝不下。鬼倒有好腦袋，牠們在鬧市中左穿右插，沒有撞倒人；但轉到竹林山徑，牠們倚仗一團陰氣挾着羅保，化成一陣陰風的霧，就把他帶着離地飛行，有如騰雲駕霧的飄盪到山後的另一個紅葉山莊。

那是高級住宅區，種着加拿大移植過來的楓葉林，很美，但美得有點淒清！

一陣陰風刮起滿地紅葉，把羅保送到一幢白色複式小洋房，羅保已隱約聽到閣樓傳來太太小巍的淫聲笑浪：「哦……哎……唷……我……要……吃吃……你的……」

羅保氣極了，忍不住用盡全力像炮彈似的向梨木大門衝去，誰知有一隻捉狹鬼比他更靈光，早已趁他低頭俯衝不在意時，悄悄由門縫中閃進去，拉開大門，然後躲在大門後面。羅保全身撲了一個空，差點撞倒了一隻花豹瓷器，幸好兒子小平的鬼魂把他全身拉着托起來，推推扯扯的直送他上閣樓。

羅保聽見那陣銷魂蝕骨的叫床聲愈來愈蕩了，把他整個三魂五魄也震得像漫天紅葉片片碎了，他恨不得立即進去把一對姦夫淫婦也撕成片片碎。

他屏息靜氣地對後面的羣鬼低聲說：「鬼大哥，拜托！幫我拉開大門。」連鬼大姐都掩着嘴陰陰地笑了，笑得比邪門更邪。

羅小平的鬼魂怕老父看見了鬼，便用一雙冰冷的鬼手掩着羅保的神眼，羅保揑着拳頭氣憤得咬牙切齒，恨不得要把房內的一對肉蟲剝皮拆骨。

突然梨木大門「呼」一聲打開，羅小平的一對鬼手不由顫慄地垂了下來，和羣鬼一樣發出「哦」一聲驚異。原來一張羅馬圓床上正擺着一座鬼魂電波錄放機，小巍和她的男友像一對嬉皮士般披頭散髮，剛才只是故意發出淫聲笑浪來引鬼魂上釣，羅保做夢也想不到洋鬼子竟是一個捉鬼專家。

他們坐在床上神情古怪，人不人、鬼不鬼的按動電鈕，射出一個雷射電網，發出綠色和紫色交織成的奇異光波，那雷射電網很怪，有如神仙用的乾坤袋，可以自由變大縮小，收放自如，直向羣鬼頭上罩來。

羅保不禁發楞得像一頭傻鳥，不知所措，他的一雙神眼在雷射光下疼得睜不開，只有拚命掩着眼睛避開那雷射電子光波的襲擊。那班鬼魂却嚇得鷄飛狗走的滾下樓梯，要搶着逃命。

但那專門用來收鬼捉妖的雷射電網，却有如一個大漁網，要撈海上的小魚一樣，把牠們一把撈了進去。只聽見小平像孫悟空碰上金剛箍的發出一陣求饒的呻吟。

「小平，你不是要帶老爸來捉姦嗎？」

——我不敢了！爸爸！快救我，那個網子愈來愈小，像壓縮機的把我們當飯盒、爛罐頭似的，我們都快要壓扁了！

羅保這時只感到强光眩目，睜不開眼，頭疼若裂，踉蹌地揮着手，十分妥協而軟弱地說：「小巍，放過牠們吧！鬼對我很好，比妳對我更好，牠們是無辜的，也是無罪的，我要妳放過牠們，我再也不追究妳吃什麼香腸了！」

突然一個大大的耳光摑了過來，站在面前的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瞪的太太小巍，她臉色發青，唇色冒紫，叉着一副水蛇般的腰肢叫罵着：「你還在含血噴人！你還不多謝我的男友尼古拉，這捉鬼電子雷射機是他發明

的！他是捉鬼專家！」

羅保想起尼古拉就是古代吸血殭屍的名字，不禁不寒而慄地向那洋人望一眼。

只見他年紀很輕，却披着滿頭蓬亂的髮絲，臉色蒼白如冰，一雙眼却似乎被電子光射壞了，發出一陣慘烈的紅光，他向羅保咧唇而笑，上下八隻牙竟陰森森的冒出一陣雪花，在唇邊結成了一層冰，他舔舔舌頭又把冰水吞下肚裏。然後，按了一下電鈕，那空中愈縮愈小的收鬼電網，竟被一個小小的光束收集器全部收了進去，那東西彷彿就是鐵拐李用過的葫蘆。

羅保突然衝動地緊抱着小巍的肩頭，激動地哭了起來：「妳說湊鬼就是要來同男友一起收妖捉鬼？那麼，妳還是愛我的了！小巍，妳跟我回去吧！我發誓向妳保證，我以後也不想再見到鬼了，不管牠是眞鬼、假鬼、好鬼、壞鬼、衰鬼、色鬼……我都不要，只要妳！」

小巍的臉孔，始終是浮着一層非常冷漠和絕望之色，她垂下眼皮幽幽地說：「一切都太遲了！」

他發狂地緊抱着她。

「我們可以從頭再來一次，來吧！小巍甜心，我要妳回家再浪給我看，我要好好抱妳回去。」羅保大喊。

——不要，請放開我！

「我的最愛，我的小巍，我要永遠伴着妳，這麼熱烈地抱着妳吻個不停！」

他低下頭正用力吻她的唇，感覺到她的唇像冰雕般的溶化在口中，變成一灘紫色的血；他剛才在激情下用力過度，竟把她上半身撕開，他才驀然發覺抱着的像一個空氣人，小巍已全身失去重量，而且裂成兩邊，下身一直向後退，和尼古拉結成一體，發出陣陣幽怨、悽楚的哭泣聲。

——阿保，太遲了！

「小巍，妳……妳……」羅保結結巴巴沒辦法組成句子了！

——我們早已變成鬼了！

小巍透過尼古拉的靈體，終於忍不住痛哭失聲，揭開了一個慘痛的謎。

——我們爲了研究這具捉鬼雷射電波機，結果當他發明了捉鬼電網時，也同時給這電網收進了捉鬼機器中。羅保，你還是放開我另一半靈體吧！我們緣份已盡，早已陰陽遠隔，研究捉鬼、揍鬼，沒想到這是前世的緣，五十多年前，我欠他的，我前身是一個走難逃荒的軍人，一時太餓，偷吃了洋人養的一隻金絲貓，今生我註定要和洋人一起做鬼了。這捉鬼機器，就當作是我們送給你的紀念品吧！

「小巍、尼古拉，你們不要走——」

小巍的音調帶着幾分顫抖，挾雜着尼古拉低沉沙啞半中文的鬼腔調，由那電子機器傳出來，然後很快地消失，羅保捧着那冰冷的機器像一個白痴捧着一個骨灰塔，裏面埋着他的寶貝太太、兒子和他的一班鬼朋友，他失魂落魄地走出門口，踏在滿地紅葉上，淌下冰冷的淚水喃喃自語：「你們……什麼時候才……出來和我見面，和我……一起散步……噢，剛才我……爲什麼……不問一聲……這鬼機器是怎麼搞的？」

（全文完）

法輪九轉

新派脱俗武林恩怨錄／高臯·文　可飛·圖

荒山投宿　拔刀相助

殘冬將盡，臘鼓頻催。

在虎虎生威的老北風裡，刺骨的嚴寒，是使人難以忍受的。

如果經過長途跋涉，再錯過了投宿之處，前不夠村，後不夠店，那就苦不堪言了。

*　*　*

花無情原該在沂水縣城裡投宿的，因爲天色不好，而且已是薄暮時分。誰知他仗着幾分酒意，竟然不肯在城裡寄宿。

那也不要緊，只要隨官道南下，找一個歇脚之處，並不太難。

可是他偏偏出了西門，如此一來，痲煩可就大了。

一彎寒月，照着狹仄的山道，除了無盡的山嶺，就只有他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這沒有甚麼，他原是一個流浪漢，本來就是孤魂野鬼一個，荒山寒夜，風吼獸鳴，他全都沒有放在心上。

「啊……」

他的運氣似乎不壞，竟然發現幾竿修竹、一叢老樹之中，聳立着幾間茅屋。

這當眞是天無絕人之路，看來他今晚不致於露宿荒山，與野獸爲伍了，他怎能不發出這聲歡呼？

當他牽着馬匹，走向柴扉，準備出聲呼叫之際，那柴扉竟呀然而開，一柄寒光閃閃的鋼叉，以急風暴雨之勢，向他當胸扎來。

這一叉帶着剛猛的氣勁，與兇悍無比的殺機，似乎花無情與那使叉之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雖然這一叉來得十分意外，又是那麼兇悍絕倫，他仍能臨危不亂，身形一閃，滾過那柄鋼叉，在間不容髮之中貼着前胸滑了過去。

無故的遭受攻擊，也掀起了他的怒火，不待鋼叉收回，右掌忽然一吐，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一把扣着那人的腕脈，並將他拖出柴扉之外。

以花無情那身卓絕的功力，只要手指加上幾分力道，縱使不捏碎那人的腕骨，也會使他動彈不得。

但他沒有這麼作，因爲他已瞧出對方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

可是這位大姑娘却像一頭瘋狂的雌虎，雖是手腕被人扣着，她却一聲嬌叱，一脚飛了起來。

纖足帶着勁風，猛踢花無情的脅門，來勢之猛，不亞於急雷撼山，如若當眞被她踢中，縱然不致當場隕命，也難免會身受重傷。

花無情自然不會被她踢中，左手順勢一撈，又抓着了她那隻纖纖玉足。

這回大姑娘是道士遇到鬼，沒有咒唸了。

沒有咒唸不要緊，她還可以罵人。

「你這無賴，放開你的髒手！」

這難怪大姑娘要罵，因爲她上穿

鹿皮緊身夾襖，下着白底洒花鑲着荷葉邊的百摺長裙，裡面雖然還有一條散脚長褲，當她纖足飛踢之際，她那截白如羊脂、能夠令魯男子也怦然心動的小腿，便毫無遮蓋的裸露了出來。

花無情生性懶散，不修邊幅，說他吊兒郎當、遇事隨隨便便倒是眞的，但他絕對不是無賴，他那雙手也絕對不髒。

而且他的長相十分英俊，在吊兒郎當之中，還有一股人所難及的洒脫。

不過他的這些優點，都被不修邊幅及懶散隨便所掩沒，使人一目之下，就成爲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他原想放開這位以鋼叉待客的姑娘的，抓着人家的玉足，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只是她這一罵，他倒不肯放手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她太美了。

芙蓉爲面，秋水爲神，如果說她是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子，也不爲過。

現在她雖是滿臉怒火，仍然無損於她的艷麗，尤以那雙玉足，蓮翹三寸，瘦不盈握，花無情自然會愛不釋手了。

不過他畢竟是一位君子，最後還是放開了她的玉足。

大姑娘不敢再撒野了，人家玩藝太高，就算她生有八隻手，不見得就能鬥得過人家。

此時一名白髮蒼蒼、形貌憔悴的灰衣老者走了出來，他以滿含敵意的目光，向花無情打量一眼，道：「好功夫，是誰派你來的？」

花無情一怔，道：「沒有人派我來，在下只是錯過宿處，覺得躺在山上不太好受，想到府上避避風寒罷了，沒有人帶着房子出門的，你說是嗎？」

灰衣老者神色冷峻，雙目神光閃動，顯出一片疑慮之色，道：「對不起，朋友，咱們有些不便，你還是到別處去吧。」

花無情兩眼一翻道：「瞧你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怎麼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天這麼黑，路這麼險，你叫我到那兒去？」

灰衣老者道：「那是你的事，老夫無力相助，其實老夫叫你離開是爲你好。」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叫我露宿荒郊，還說是爲我好？你倒是說說看，這究竟是怎樣一個好法？」

使鋼叉的大姑娘道：「爹，我看他不會是他們一夥的，告訴他吧，否則就來不及了。」

灰衣老者道：「妳怎麼知道不是？瞧他那身邪氣，就算不是他們一夥的，多半也不是好人。」

花無情道：「老頭子，你究竟在說些甚麼？誰跟誰是一夥的？花某第一次闖蕩江湖，連鬼都不認識一個，那來的一夥？」

使鋼叉的大姑娘哼了一聲道：「你這人爲甚麼這麼沒有禮貌？對我爹說話應該客氣一點。」

花無情冷冷道：「在下就是這個樣子，他說我滿身邪氣，我沒有罵他，已經夠客氣的了。」

他語音甫落，一股粗暴的聲音忽然自身後傳來：「小子！這裡沒你的事，滾開一點。」

花無情扭頭一瞥，只見身後兩丈之外，立着三名身着白袍的怪人，他們連頭都罩在白色面具之內，全身上下，只瞧到一對精芒迫人的眼神。

露出雙眼之處，是兩塊形似魚鱗、看來就像挖掉雙眼之後，留下的兩個血洞，當眞恐怖至極。

他們的白袍之上，也綉着四塊赤色的魚鱗，荒山寒夜之中，如果突然瞧到此等怪物，膽小之人必然會嚇個半死。

花無情瞧到白袍怪人，神色先是一呆，及回頭瞧看灰衣老者父女，他們竟然面色大變，甚至渾身顫抖，對這干人現出無比的恐懼。

對眼前的形勢，他感到十分疑惑，白袍人是甚麼來路？與這茅屋中的父女又有甚麼宿怨？

看來他們好像積怨頗深，這雙父女既然被他們找到，必然會是一個十分悲慘的後果，否則這父女兩人就不會如此害怕了。

同情弱者是人類的天性，不管花無情是如何的懶散，如何的隨便，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他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少年。

他存心要伸手管管這場閑事，剛剛打定了主意，忽然一聲嬌叱，大姑娘彈身一躍，鋼叉帶起一溜寒光，猛向中間的白袍人當胸刺去。

白衣人哼了一聲，身形一側，讓鋼叉貼胸而過，同時右手倏伸，抓向大姑娘的玉腕，左手急吐，拍向大姑娘的脅門。

此人不僅功力不凡，出手的毒辣也陰損無比，似乎一出手就絕不留情，非要追魂奪命不可。

大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燈，玉腕一沉，避開白袍人的右手一抓，手腕一挫，鋼叉往回一插，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猛刺白袍人的腰眼。

她這是不要命的打法，明知技不如人，也要跟對方同歸於盡。

白袍人估不到大姑娘的打法如此兇悍，他的左手固然能夠擊中她的脅門，可是他的腰眼，也難逃鋼叉的致命一擊。

他自然不願跟她以命換命，立即縮手彈身，暴退五尺，但一退再進，來去如風，雙手指顧之間，一連攻出五招，大姑娘雖是手執鋼叉，仍無法阻止白袍人的攻勢，以致手忙脚亂，險象環生。

不過大姑娘是豁出去了，鋼叉橫

掃直擊，完全是同歸於盡的打法，白袍人的功力雖然高出她很多，一時之間，却也對她無可奈何。

在白袍人來說，這是丟人現眼的事，一個成名多年的高人，竟收拾不下初出茅廬的小姑娘。

於是，他雙目殺光暴盛，在一聲怒哼之後，取出一柄金光耀眼的月牙彎刀。

此種兵刃，中原武林極少使用，莫非他是來自邊陲？

花無情是旁觀者，而且生性疏懶，不大願意管別人的閒事，及至白袍人取出金光彎刀，倒引起他的興趣來了，因爲他想見識一下金色彎刀使的是何種武功。

白袍人急退丈外，右手一抖，彎刀帶一溜金光，已沖霄而起，它在兩丈餘高的空際作圓週飛行，速度在逐漸加快，响起扣人心弦的嗚嗚之聲。

這當眞是一門奇特的武功，當彎刀飛行快速之後，肉眼幾乎無法分辨，這豈不是防不勝防！

灰衣老者似乎知道金光彎刀的厲害，他立即衝入鬥場，父女兩人貼背而立，一柄鋼叉、一柄長劍不斷的揮舞，只防止彎刀的突然來襲。

他們的合作，起初的確有效，因爲金色彎刀被他們砸飛兩次。

問題是彎刀被砸，不只並不墜地，速度反而更加快捷，他們父女却要手不停揮，片刻也不敢停歇，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長此下去，縱然不被彎刀殺死，也非累死不可。

時間在逐漸的消逝，這雙父女已到死亡的邊沿，因爲他們精力損耗過多，幾乎舞不動手中的兵刃了。

彎刀是殺人的工具，它不懂得同情與憐恤，當這雙父女筋疲力盡、無力自保之時，它仍會毫不留情的向他們的頸部削去。

它來勢之急，如同驚雷閃電，這雙精力已竭的父女，只有引頸受戮了。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傳出噹的一聲脆响，那柄金色彎刀竟然騰空而起，一飛數丈，墜入亂草叢中去了！

這一意外的變化，來得十分突然，不只令那雙在鬼門關前打滾的父女呆若木鷄，連白袍人也感到無比的驚詫。

他縱目四掠，並高聲叱喝道：「是那一位朋友？既敢向赤鱗幫架樑，爲何不敢現身一見？」

他是以內力發出，語聲鏗鏘，震人耳鼓，顯見此人功力不凡。

只不過他這陣呼叫是白費氣力，根本就沒有人回答，倒是那對拾回性命的父女，聽到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道：「你們還不回來，莫非要在那兒等死？」

這雙父女知道是高人指示，立即奔回茅屋之前，此時他們的內力已恢復不少，必要時尚可一戰。

白袍人的呼叫既然無人回答，待這雙父女奔回茅屋，他的目光才落在倚身竹籬的一名少年身上。

他原是一個唇紅齒白、身長玉立的英俊少年，但滿頭長髮蓬飛，像一個鷄窩似的，他的俊美自然要打很大一個折扣了。

他的衣着都是上等的質料，只是藍衫白褲，外加一雙紅緞子的鞋子，這等搭配的顏色，似乎有點不男不女，而且藍衫上的衣扣已經有幾顆掉落，如非腰際繫着一條金色長帶，只怕連內衣也露出來了。

適才茅屋的主人灰衣老者，曾經說他滿身邪氣，如今白袍人向他一陣打量，也覺得他是一個邪門人物。

雖然如此，白袍人還是不信他那急飛中的月牙金色彎刀，會是被這名少年擊落，如非身具一甲子以上的內家眞力，是無法辦到的。

這位滿身邪氣的藍衫少年，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就算打娘胎裡練起，他也不可能有此能耐。

不管怎麼說，此地岔眼的除了他再無別人，說不得只好問他一問。

於是白袍人詢問花無情道：「你是誰？」

花無情雙手環抱，兩眼翻天，連瞧都不瞧白袍人一眼，只是冷冷道：「過路的。」

白袍人道：「在這般時辰，這等山區，你會由這兒過路？」

花無情道：「信不信是你家的事，別再煩我。」

白袍人道：「小子膽量不小，居然敢對老夫如此說話，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花無情收回翹首望天的目光，向白袍人打量一陣道：「莫非今天是七月半？」

白袍人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花無情道：「瞧閣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如非七月半開鬼門，你們怎會在此地出現？」

白袍人大怒道：「小子找死！」話落招出，掌力帶着勁風，猛向花無情的前胸劈去。

此人早年行走江湖，就以迴旋金刀與碎山鐵掌享有盛名，只要提起盛長威，沒有人不畏懼三分，十餘年後的今天，他的功力必然更爲精進，否則赤鱗幫也不會給他四鱗使者的高位了。

灰衣老者見狀大驚，道：「少俠快避開，這掌力硬接不得！」

花無情也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吧，他根本沒有理會灰衣老者的忠告，只是右手一揚，在胸前衣襟上拂了一下。

他奔馳終日，衣襟上的塵土本來就不少，就此彈它一下未嘗不可。

只不過他這麼輕輕一彈，不只是

灰衣老者父女目瞪口呆，這位金刀鐵掌盛長威更是面色劇變，滿臉駭然之色。

當今之世，能夠接下他鐵掌一擊的不是沒有，但要像花無情如此輕描淡寫，隨手一拂，就將他那雷霆萬鈞的掌力化解於無形，放眼天下，此等人實在不多，除非他是……

於是他面色一霽，雙拳一抱道：「少俠可是來自盤龍石府？」

花無情道：「不是。」

金刀鐵掌盛長威道：「那麼少俠來自何處？尊號怎麼稱呼？」

花無情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金刀鐵掌盛長威心中十分惱怒，却又不願結下這麼一個仇家，因爲花無情看來不會超過二十歲，只是一個大孩子，但功力之高，已達不可思議的地步。瞧他的裝扮與神情，可能是某一絕世魔頭的門下，此種人實在招惹不得。

於是他强壓怒火，擠出一絲笑容道：「少俠認識于昌父女？」

花無情道：「不認識。」

金刀鐵掌盛長威道：「那麼少俠就不應該管咱們的家務事了，他們父女不只背叛本幫，還盜走本幫的一件鎭幫之寶，少俠如若插手此事，就犯了武林大忌，希望少俠三思！」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有這回事？不過我不能聽你一面之辭，老頭兒，你說，到底有沒有這麼回事？」

他所稱的老頭兒，自然是灰衣老者，像他這點年紀，對一個老人家說話如此放肆，實在大不應該。

可是他就是這副德性，誰也拿他沒有辦法。

但人家大姑娘可不願意，因而怒叱道：「對我爹說話，你要客氣一點，老頭兒也是你能稱呼的！」

花無情道：「小丫頭，妳也太霸道了，妳爹不是老頭兒，難道是小伙子不成？」

大姑娘氣得直跺脚，灰衣老者却語氣平靜的道：「別耍小孩子脾氣，小雅，少俠沒有說錯。」一頓接道：「姓盛的說對了一半，咱們父女的確是背叛了赤鱗幫，因爲他們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邪惡組織，但咱們沒有盜取他們的任何東西，他這是栽贓嫁禍，作爲殺咱們父女的藉口，以免咱們把他們的罪惡宣揚出去。」

花無情道：「這話可是眞的？」

金刀鐵掌盛長威道：「于昌，你死在臨頭，還敢誣蔑本幫，你以爲有了一個撐腰的，咱們就殺不了你？」

灰衣老者原來姓于名昌，自老妻去世之後，就與女兒小雅耕種幾畝薄田度日，想不到爲救一個傷者，致被誘入赤鱗幫，才落得今天的下場。

他知道現在難逃此劫，也不願要求花無情相助，只回頭向小雅瞥了一眼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小雅，爹對不起妳。」

于小雅道：「別這麼說，爹，人家作成了圈套讓咱們跳，誰又能逃得出去？」

于昌道：「好，咱們父女雖是技不如人，也不能太過窩囊，咱們走。」

這雙父女手橫兵刃，大義懍然的走向場中，他們技不如人，自知絕難倖免，但那等慷慨就義的豪氣，却使吊兒郞當的花無情也爲之動心。

三名白袍人中，以金刀鐵掌盛長威功力最高，于小雅第一個就奔向他，鋼叉刷刷刷一連三招，叉尖所指全是要命的所在。

盛長威雖是失去金刀，但他一雙鐵掌仍具無窮的威力，對付一個小姑娘，他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不過于小雅已抱着必死之心，打法慓悍至極，只要能夠傷到敵人，她絕不顧忌自己的生死，因而一時之間，還難以分出勝負。

于昌以一敵二，這兩名白袍人的功力全都比他高，雖然他也是奮不顧身，採用同歸於盡的打法，但比小雅却要吃力得多了。

這種至死方休的兇鬥，最容易使人心浮氣躁，于小雅年紀最輕，自然沒有白袍人沉穩，二十招以後她就力不從心，全無章法了。

盛長威等的就是這個時機，他豈會輕輕放過？身形一晃，其快如風，左掌一吐，一把抓着于小雅的鋼叉，右手食中二指一拼，以急如閃電的速度，插向她的喉頭。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就算于小雅功力再高，她也躲避不開，眼看這麼標緻的一個大姑娘，就要傷在盛長威的鐵指之下。

在一聲悶哼的同時，標出來一股血箭，一具龐大的軀體仆倒下去。

這個人的喉頭開了一個血洞，他那能不死。

可是死的是金刀鐵掌盛長威，並不是美麗嬌小的于小雅。

她本來難逃一死的，如果不是花無情以「金剛一指禪」洞穿盛長威的咽喉，躺在地上的自然是她了。

這突如其來、死裡逃生的變化，意外得使她呆立當場，簡直不知所措。直待她聽到一聲慘呼，她才驚醒過來。

「爹……」

原來于昌力戰兩大高手，憑仗的是一股無比的勇氣，與同歸於盡的打法，而時間一久，他的體力耗損過多，動作已不如原先靈活，他雖然也使對方受到創傷，但自己的傷勢却更爲嚴重，此時他冷不防被敵人一刀插進肚腹，他也一劍刺進敵人的胸膛，兩人在慘呼中同時摔倒下去。

他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一個敵人的死亡，他沒有賠本，但他還有女兒，也還有沒有死的敵人，未來的問題仍在，這是他死難瞑目的。

此時于小雅正向她爹倒地之處奔來，另一名白袍人却舉起長刀，劈向于昌的頭顱。

他們相距數丈，所謂鞭長莫及，于小雅瞧到那柄寒光閃閃，劈向于昌的長刀，她幾乎心膽皆裂。

但是，那柄鋒利無比的長刀，却沒有劈到于昌的頭顱，因爲白袍人剛剛將它舉起，就忽然發出一聲怪吼，不只是長刀墜地，他也仰面栽倒下去，一股血箭正由他的咽喉之處激射而出。

這自然又是花無情的傑作了，除了他的金剛一指禪，誰能在白袍人的喉頭開一個血洞？

花無情又一次幫了于氏父女，却無法挽救于昌的生命，因爲那穿腸破肚的刀傷實在太重，任何人都無能爲力。

于小雅趕到了她爹的身邊，瞧到于昌的傷勢，眼淚便像奔泉一般的湧了出來。

「爹，讓我抱你進屋裡療傷……」

「不，雅兒，快請……少俠……」

「老丈，花無情在這裡，你有甚麼吩咐？」

「少俠，適才……多蒙……」

「老丈不必客套，有甚麼話你就直接說吧。」

「好，赤鱗幫，是……一個……邪惡組織，所以……咱們父女……就脫……脫離了它，現在……老朽雖死……他們……他們仍然……不會……放過雅兒的……少俠，老朽……將雅兒……交給你，希望……」

希望怎樣？他無力再說下去，頭一歪，便離開了這個世界。

至親之人的生離死別，不是局外人所能領略的，于小雅哭得肝腸寸斷，傷心欲絕，花無情却抱着雙臂，仰頭瞧天，對眼前的悽慘景象，他好像沒有瞧見一般。

花無情莫非人如其名，果眞是如此的冷酷無情？

不，如果眞是這樣，他就不會兩度出手相救于昌父女了。

最後于小雅由於傷心過度，終於暈了過去，當她醒來之際，發覺是睡在自己的床上，而且黑夜已經消逝，已是紅日滿窗的晨間了。

她翻身坐了起來，第一個就想到她爹，口中一聲悲呼，縱身就向門外奔去。

門外就是昨天的戰場，那兒不只是血跡斑斑，應該還有三名白袍人及她爹的屍體，如今血跡仍在，屍體却形跡杳然。

她心中一陣大痛，失聲悲嚎起來。

「爹……你在那裡……」

她哭泣，悲嚎，瘋狂似的到處尋找，當她找到屋後山坡之上時，她不禁神色一呆，淚水雖然未斷，悲聲却停了下來。

因爲她發現一個少年，坐在一塊山石之上，在那少年的附近，還有一座新墳。

那少年正是花無情，新墳之內，莫非就是于昌？

于小雅走近花無情，雙拳一抱道：「多謝公子救命之恩。」

「不必。」

「這墳……」

「是妳爹。」

「爹……你爲何要丟下你的女兒，爹……」

于小雅悲從中來，又跪在于昌的墳前痛哭起來。

花無情皺了一下眉頭，由山石之上站起，拍了幾下衣上的塵土，脚下一挪，緩步向山下走去。

「啊，公子，你去那兒？」于小雅發現花無情要走，只得停止悲聲，出言相詢。

「妳問這個作甚麼？」

「我要跟你走，怎能不問？」

「妳要跟我走？爲甚麼？」

「是我爹臨終說的，他將我交給你了。」

「妳爹是這麼說過，可是我並沒有答允。」

「但你並未拒絕，那應該算是默允，如若你丟下我一走了之，你就有負一位死去的老人了。」

「這個……」

「唉！你放心吧，花公子，我只是把話說明，我不會跟你走的。」

「哦，姑娘爲甚麼忽然改變了主意？」

「我不想拖累別人。」

「拖累？」

「公子應該看得出來，赤鱗幫只來了三名四鱗使者，我爹就傷在他們手裡……」

「我明白妳的意思，快去收拾一點應該攜帶的東西吧，我在這兒等妳。」

「公子，你……」

「妳能改變主意，我就不能麼？快去收拾吧。」

「公子，你有沒有想過今後……」

「我從來不想今後，快去吧，姑娘。」

「好吧，不過現在時間已晚，咱們也應該進點飲食，不如就在這兒停留一夜，明晨再走，公子認爲可好？」

花無情半天滴水未沾，早已饑腸轆轆，于小雅的提議，他自然不會反對。

飯後，他們在客室中閑聊，話題自然又聊到赤鱗幫去了。

「于姑娘，赤鱗幫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

「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們人數極多，行動詭秘，聽爹說，他們所作所爲，無一不是喪盡天良之事。」

「這就怪了，妳爹不是他們一夥的麼？」

「是的，咱們是加入過赤鱗幫，那

是因爲咱們被仇人追殺，當我爹身負重傷之時，赤鱗幫救了咱們父女，我爹爲了感恩圖報，就加入他們一夥了。」

「後來妳爹發現他們是一個邪惡的組合，就帶着妳離開了他們？」

「是的，但咱們遭到無數次的追殺，最後……」

她悲憤塡膺，傷心欲絕，再也說不下去了。

良久，花無情長長一吁道：「這些人太過狠毒了，今後要是被我遇上，我絕不放過他們。」

于小雅道：「赤鱗幫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公子武功雖是不凡，但雙拳難敵四手，除非……」

花無情道：「除非怎樣？」

于小雅道：「除非去求盤龍石府……」

花無情突然面色一變，雙目中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于小雅瞧得一呆，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們沉默半晌，于小雅幽幽道：「公子，是我說錯話了？」

花無情冷冷道：「妳沒有說錯甚麼，天不早了，妳去睡吧。」

于小雅道：「好吧，左面那間是我爹住的，你將就的歇歇吧。」

花無情道：「我知道了，明早見。」

于小雅先收拾好了一個包裹，然後就寢，翌晨做好早餐，備好乾糧，才叫醒花無情，早餐之後，他們先到于昌的墳前拜別，然後相偕上道。

花無情道：「于姑娘，妳要去那兒？」

于小雅嘆息一聲道：「我無親無友，孑然一身，除了跟着你，還能去那裡。」

花無情一呆道：「這麼說，妳是要永遠跟着我了？」

于小雅道：「只要公子不嫌棄，爲婢爲奴，小雅都願意終身侍候你。」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姑娘，莫非妳看不出我是一個江湖浪子？」

于小雅道：「我不管你是甚麼，你縱是一個叫化子，我爹既然將我給了你，我也只好跟着你去要飯了。」

花無情想不到荒山借宿，竟惹來一身痲煩，不由苦笑一聲道：「看來我是不得不帶着妳了。」

于小雅道：「多謝公子成全。」

花無情道：「于姑娘……」

于小雅道：「甚麼事？公子。」

花無情道：「赤鱗幫追殺你們父女，就只爲了你們叛離該幫？」

于小雅道：「這個……」

花無情道：「如果不方便說就不必說了，咱們走吧。」

于小雅道：「我是有些難言之隱，但對公子，我不能有半點隱瞞。」

語音一頓，接道：「年前我爹出海捕魚，救回來一位身負毒傷，而又跌落海的一位黑衣老人，我爹想盡辦法救他，終因傷勢過重而告不治，他在臨終之時，交給我爹一張地圖，並說圖上所指之處，藏有富堪敵國的寶藏與獨霸天下的武功，只是……」

花無情道：「只是怎樣？」

于小雅道：「他只是說了這些就氣絕身亡，我跟爹多次研究那張地圖，却無法找出那藏寶的地點。」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那麼妳爹投入赤鱗幫，多半是他們作成的圈套，如今妳爹雖已死亡，只怕赤鱗幫還是不會放過妳的。」

于小雅由貼身之處，取出一只鹿皮革囊交給花無情道：「公子說得不錯，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我功力太差，沒有保護寶圖的能力，我就送給公子吧。」

花無情淡淡道：「我沒有這份興趣，還是妳自己收起來吧。」

于小雅道：「我知道公子不是世俗之人，富貴不會使你動心的，不過爲了這張寶圖，已經喪失了許多人命，何況它如是落入壞人的手中，無窮的財富、絕世的武功，必然會助長他們的惡行，江湖上就難有安寧之日了。」

花無情道：「妳說得頗有道理，今後我盡力保護妳就是。」

說了半天，他還是不肯收，于小雅無可奈何，只得仍然將寶圖收藏起來，然後目光一抬道：「公子，咱們去那兒？」

花無情道：「咱們向西走，到蒙陰再北上濟南，既已來到山東，要是不遊遊濟南，豈不是虛此一行。」

于小雅道：「公子說的是，不過……」

花無情道：「妳是怕被赤鱗幫的人發現？其實你們躲到這窮山僻壤之間，還不是逃不過他們的追殺！把胸襟放開一點吧，姑娘，大不了不要那張寶圖又有何妨？」

爲了這張寶圖，他們父女亡命天涯，最後還是送掉她爹的一條老命，要是叫她將寶圖拱手讓人，除了曾經救過她生命的花無情，別人嘛，門都沒有。

不過她不願頂撞花無情，只是淡淡一笑道：「說的也是，公子請稍候，我收拾一下，咱們就走。」

片刻之後，屋後走出一位頭包青絹，背負包裹，一身青綢勁裝，顯得清麗絕塵的姑娘，她腰際纏着一條鍊子槍，手中牽着一匹配置整齊的駿馬，一眼瞧去，就是活生生一副江湖俠女的寫照。

花無情雙目大張，瞧着這位青衣姑娘呆呆的發起怔來了。

這是怎麼着，莫非這位姑娘美絕天人，世間罕覩？

就算是這樣吧，他又不是第一次看到于小雅，爲甚麼此時才這般模樣？

說穿了，這就是花無情的本性，似乎天下之大，沒有甚麼值得他關心的，他也從不對任何事物正正經經的瞧看一眼，就拿現在來說吧，于小雅清麗絕俗，嬌艷動人，他也只是微微一怔，然後一個轉身，奔出屋外，牽着他的馬匹，一騰身便向西方山道馳去。

山路崎嶇，十分難行，要快也快不起來，所以當夕陽含山之際，他們只趕到了坦埠。

翌晨他們橫越舊寨，到達蒙陰縣城，這才算是走出山區，進入官道了。

其實蒙陰還是一個山城，這條官道要貫穿蒙山、徂徠山、泰山，才能到達濟南。

這天，他們來到新泰縣西北的羊流店，再前進就是徂徠山區了，雖然天色還不算晚，他們也得在鎮上投宿。

落店先要了兩間相連的房間，略作清洗，便到食堂進食。

羊流店是一個不小的鎮集，過往的旅客頗多，他們來到食堂時，客人已經佔了八成。

他們找了一張食桌坐下，向店小二要了酒菜，然後就流目打量起來。

這好像是他們的習慣，花無情不喜歡說話，除非于小雅找他說話，要他先開金口那就難了。

每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他們也各行其是，花無情打量的是景物，于小雅瞧着的是人羣。

這是因爲心情的不同，在某些行爲上自然會生出差異。

這也難怪，赤鱗幫遍佈北六省，他們絕不會放過于小雅的。再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如若于小雅藏有寶圖之事外洩，那她就是荊棘遍地，在江湖上寸步難行了，她是驚弓之鳥，怎能不處處小心。

她的秀目往人羣裡一瞧，她那張美得像出水芙蓉的俏臉突然一變，同時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大哥……」

花無情收回目光，向于小雅瞧了一眼道：「甚麼事？」

于小雅道：「小妹有點不舒服，想回房間去歇息一下。」

花無情道：「那妳就先回房去，我還要再喝兩杯，這兒的風景還不壞嘛。」

于小雅道：「好，我先回房去了。」

她並不是當眞不舒服，只是瞧到五個她不願意瞧到的人罷了。

他們四個身着綠衣，胸前綉着兩片赤鱗，一名身着白衣，胸前綉着三片赤鱗，原來他們都是赤鱗幫的，無怪于小雅要離開食堂了。

那知天下的巧事眞多，她只不過走出幾步，竟然遇上了熟人。

「啊，于姑娘，咱們好久不見了，于老伯呢？你們也住在這兒？」

說話的是一個長相平庸、衣着華麗、年約三旬的漢子，他是遼東霸主張國召的長子張虎城，張于兩家雖非通家之好，他們也曾見過幾次，加上于小雅亭亭玉立，容華絕代，所以張虎城一眼就認出她來。

于小雅冷冷道：「對不起，朋友，你認錯人了。」身形一擰，便向店外走去。

張虎城微微一呆道：「不會認錯，妳不是于昌老伯的千金于小雅麼？我是張虎城，咱們才兩年不見，妳就不認識我了？」

于小雅沒有理會張虎城的呼喚，以十分快捷的速度奪門而出。

兩年前，或許更早一點，張虎城就已傾倒於這位于家姑娘了，他曾經請他爹託人去提親，但却鳳去樓空，失去了他們父女的踪跡，此時意外重逢，他怎肯輕易的放過。

「等一等，于姑娘，我有話說……」他帶着兩名手下追趕出去，並不停的呼喚。但身旁風聲颯然，追趕于小雅的竟然不只他們三個，而且別人後發先至，跑到他們的前頭去了。

張虎城想不到會見到于小雅，更意外的還有別人追逐。他是爲了愛慕，那般人又是爲了甚麼？

他一時想不出答案，唯一的辦法是全力追趕，只要追到于小雅，一切自會明白。

張虎城追出鎭外，發現三丈之外是一白四綠五名大漢，這般人身法輕快，去勢如風，他雖是使盡全力，雙方的距離却越拉越遠。

出鎭不遠就是山區，翻過兩座山頭，終於被他追到了，這不是他的脚程忽然變快，而是于小雅被別人追到，在一塊山坡之上纏鬥着。

跟于小雅拚鬥的是兩名綠衣大漢，他們全都用刀，一刀揮出，勁風厲嘯，功力之深，雖然不能列名一流高手，在江湖道上，却也不是一個容易打發的角色。

于小雅使的是鍊子槍，指東打西，騰挪飛舞，功力倒是不弱，她雖是以一敵二，那兩名綠衣人竟然近身不得。

暫時他們是打了個平手，但誰都瞧得出，時間一久，于小雅後力難繼，她必然難逃綠衣人的毒手。

而且對方還有三名旁觀者，每一個似乎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于小雅縱使生有三頭六臂，只怕也是在劫難逃。

這是張虎城的想法，這一想法應該不會有甚麼差錯。但就在他衝向鬥場，準備支援于小雅之際，一片黑影忽然飛臨鬥場，來勢之急，快如閃電，那黑影來去如風，一晃之間便已消失。

這是一個奇景，也是一項意外，待人們投目鬥場，更是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原來于小雅不見了，地上趴着兩具綠衣人的屍體，對方觀戰的三人也踪影全無。（未完・一）

三國演義之十二

煮酒論英雄（二）

徐正・編繪



37 他暗想：主上再三叮囑，要我細看，其中必有道理。忽然看到一處襯縫上縫的是新綫，連忙撕開，拿到了一塊白絹，却是獻帝的血字詔書。詔書裏要他聯絡忠義之士，聲討曹操。



38 他把血詔放在桌上，細想辦法，一夜不曾合眼，辦法却沒有想定。天亮時候，竟靠着桌子睡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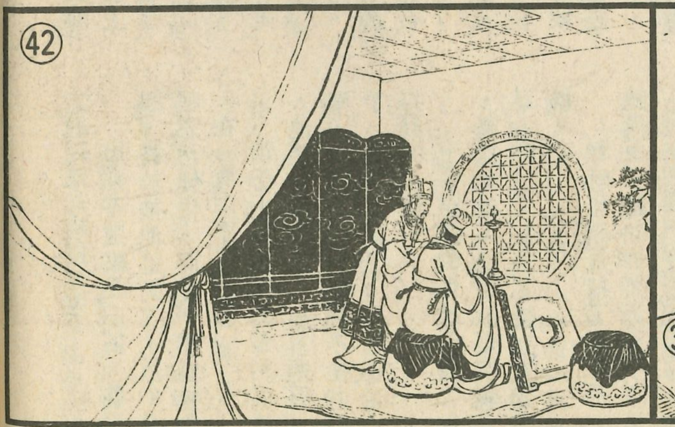


39 侍郎王子服一早來看董承。他是熟客，不用管門的通報就進了書房，看見董承袖下壓著的一幅白絹，輕輕抽了出來。

40 王子服見是一道血詔，覺得又淒楚，又憤恨，默默地看完了，就放進了袖筒裏。



41 他叫醒了董承。董承不見詔書，慌亂起來，王子服道：「你要殺曹公，我就出首去。」董承急得雙眼流淚道：「倘然如此，害了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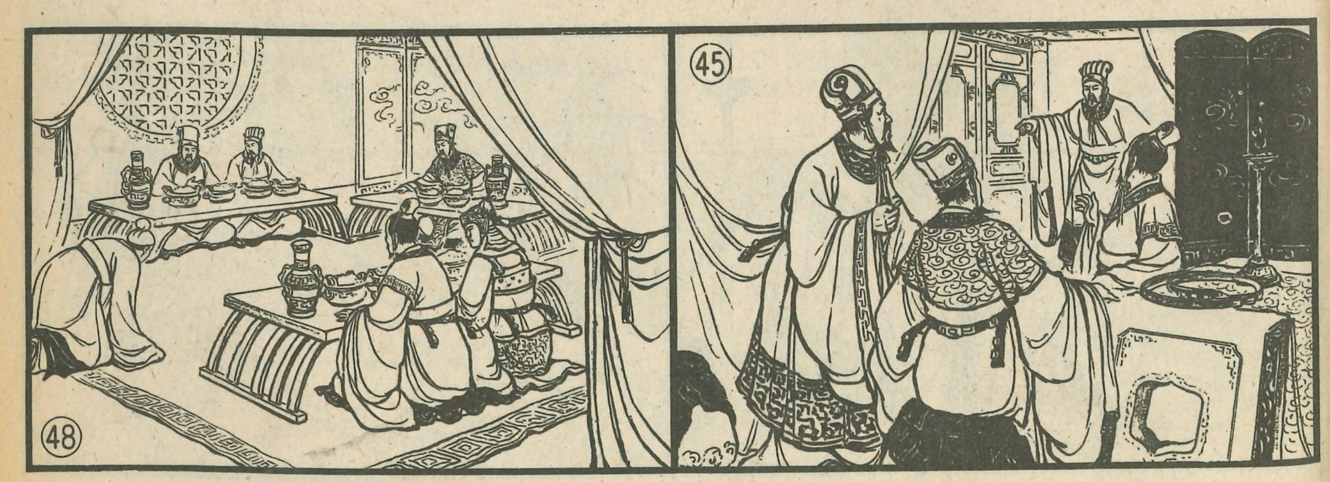
42 王子服說了眞心話，並將血詔交還董承，却是願和董承同心合力去對付曹操。董承大喜，拿出一幅白絹寫了盟約，都具上了名字。



43 兩人正在商議，家人來報：議郎吳碩和校尉种輯前來拜訪。董承喜道：「這兩個都是有肝膽的，可以一同商量。」



44 他使王子服躲在屏風後面，就把种輯、吳碩請進書房，談起了那天城外打獵的事情，种、吳二人都十分憤恨。



45 話聲未完，屏風後走出王子服，指着二人道：「你們要殺曹丞相，我去出首，董國舅便是見証。」种輯大怒道：「負心賊，你依附奸臣，我們死了也强如你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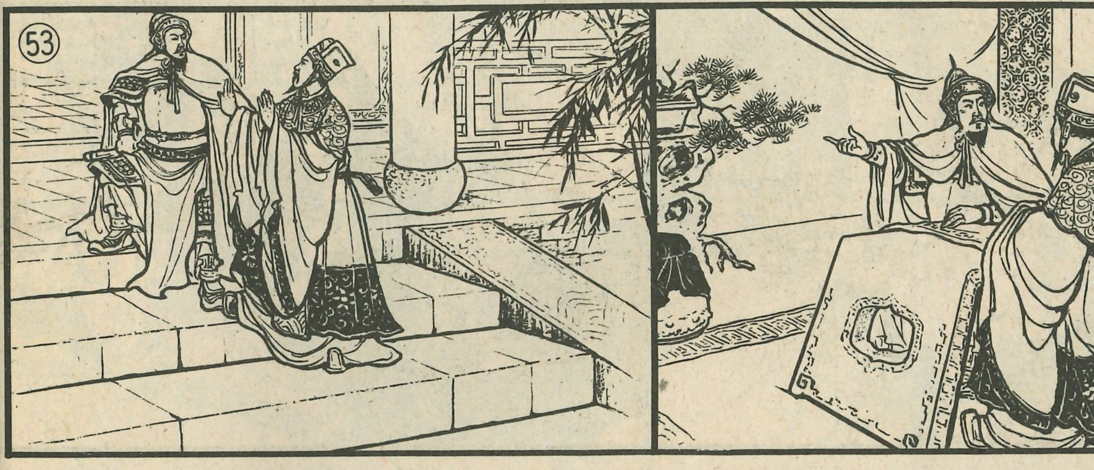
46 董承慌忙說明原因，拿出血詔給二人看了。种、吳都願在盟約上具名。王子服道：「還有將軍吳子蘭和我們同心，且去請來，一同簽具。」

47 王子服去把吳子蘭請來。他看了血詔，也傷心落淚，就和种輯、吳碩，一齊在盟約上具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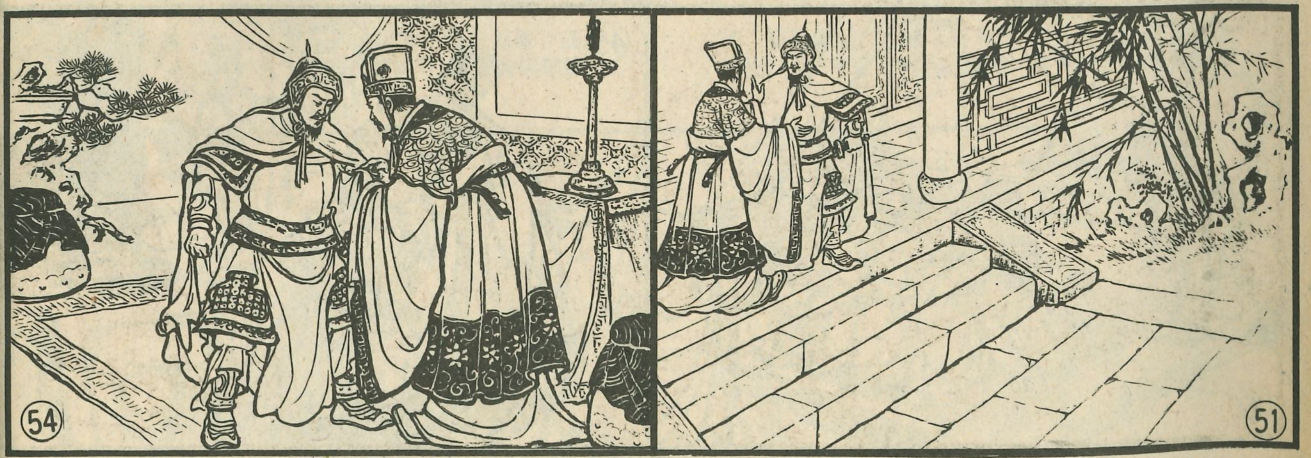
48 董承在後堂設下酒席，與四人一面飲酒，一面商量。家人來報；西涼太守馬騰前來求見。董承道：「說我病了不能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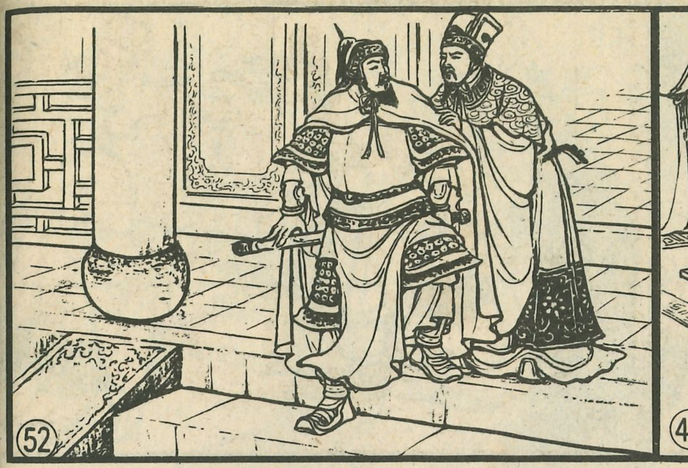
49 一會兒，家人又來告稟：「馬太守說昨天親見國舅從宮中出來，今天爲什麼推病不見？現在坐在廳堂上生氣。」董承只得站起身來，對衆官道：「諸公寬飲一杯，我出去看看。」



50 他和馬騰相見了。馬騰道：「我就要動身回西涼，特地來告辭，國舅爲什麼不肯接見？」董承推說得了急病。馬騰望望他的臉色道：「滿面紅光，哪來急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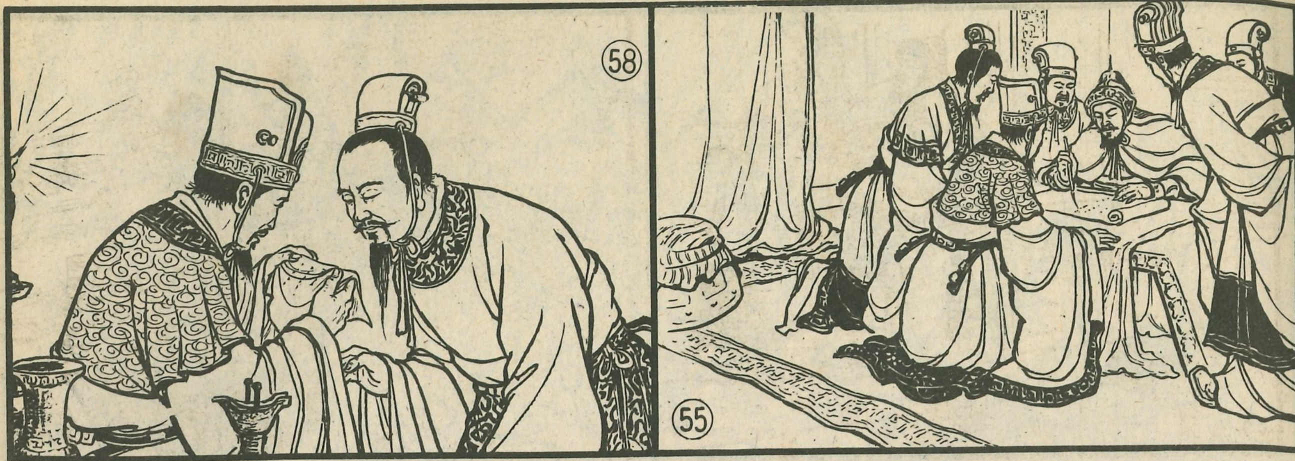
51 董承一時對答不上。馬騰長嘆道：「都不是有肝膽的人！」便起身出廳堂。董承慌忙挽留。馬騰道：「曹操專橫，連我也滿心氣憤，你是國舅，怎麼能看他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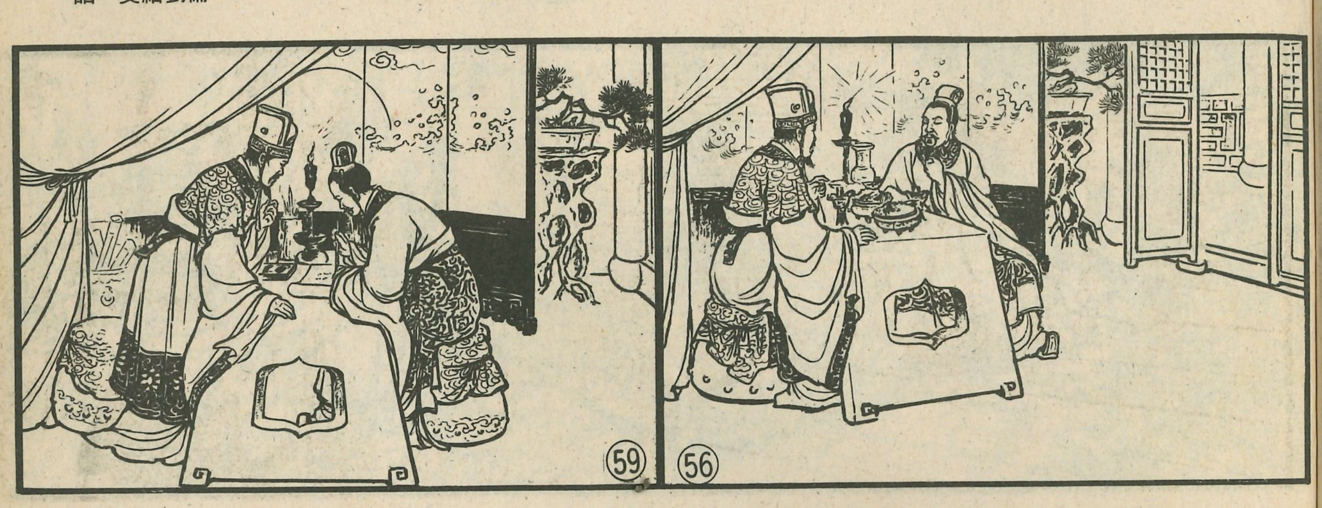
52 董承只怕他不是眞話，故意驚道：「曹丞相是朝廷大臣，太守怎麼說這般話？」馬騰大怒道：「跟貪生怕死的人有什麼說的！」便大步走下階沿。

53 董承轉憂爲喜，跑上一步，攔住馬騰，說道：「請勿發怒，且到書房看一件東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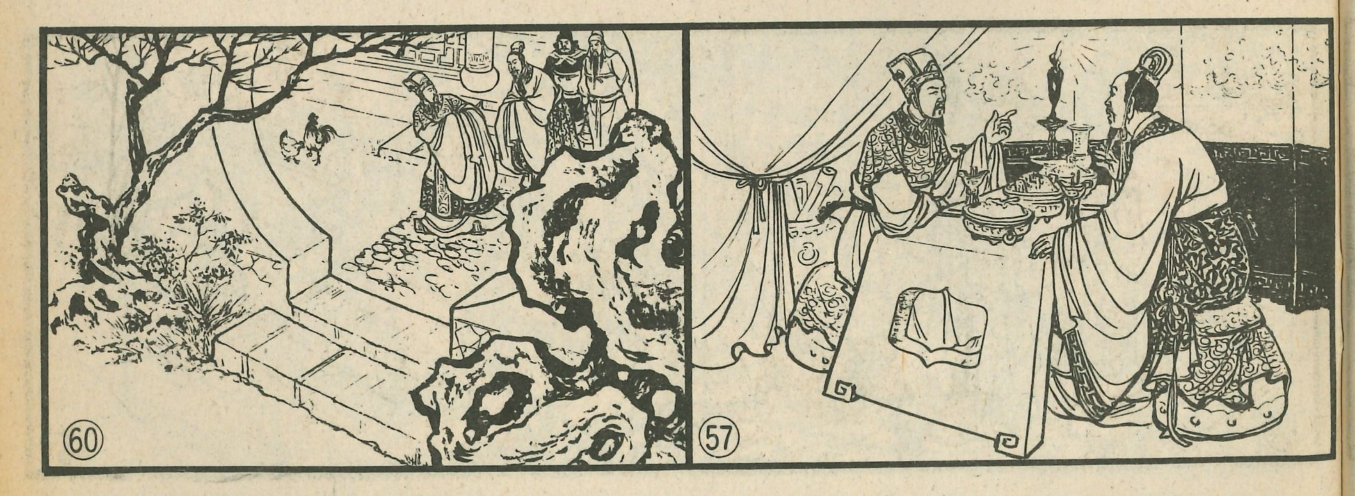
54 二人到了書房，董承拿出血詔給馬騰看了，馬騰怒氣勃勃地說：「我在西涼有十萬人馬；只等國舅動手，便當起兵前來接應。」



55 董承大喜，請他到後堂和王子服等相見，又拿出盟約請他具了名。馬騰道：「劉備很重義氣，又是皇叔，可以約他相助。」董承道：「待我去找他探探口氣。」



56 就在當天晚上，董承帶了血詔，來見劉備。劉備把他迎到小閣裏坐定，備酒相待，問起來意。董承道：「前天在圍場中間，令弟要殺曹操，將軍爲什麼勸阻？」



57 劉備大驚道：「國舅如何知道？」董承道：「別人不知，我却看見。朝廷大臣個個有令弟這樣膽氣，還怕什麼曹操！」

58 劉備含含糊糊，說曹操沒有什麼不好。董承怒道：「你是漢朝皇叔，却說曹操好話！」劉備道：「只怕國舅不是眞心，我也不敢實說呢。」董承便拿出血詔，交給劉備。

59 劉備看了，悲憤地道：「我一定竭盡心力，幫助國舅除奸。」便在盟約上面具上名字。

60 董承指點盟約道：「現在已有七人，我準備再約三位，一同商量。」劉備道：「曹操勢大，我們要十分小心，免得泄漏。」二人直談到五更，方才分別。



61　劉備只怕曹操見疑，便足不出門，每日只在后園種菜，親自澆灌。關羽、張飛都道：「大哥爲什麼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做這樣小事？」劉備笑道：「我自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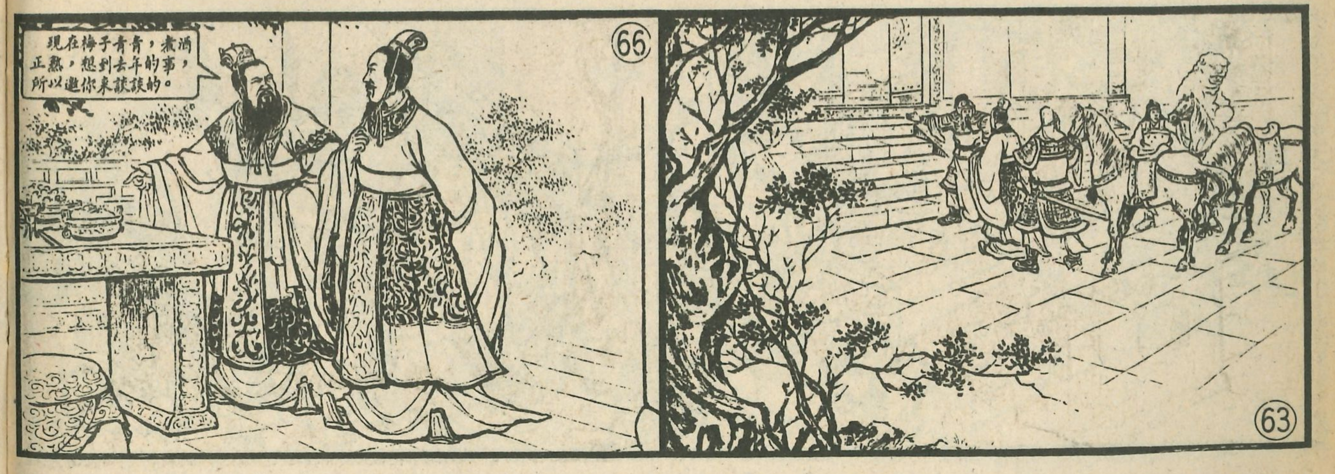
64　曹操一見劉備，笑道：「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嚇得劉備面如土色，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62　一天，關、張二人到郊外練習弓箭去了，劉備獨在園裏澆菜，突然許褚和張遼帶了數十人直闖進來。



65　曹操却抓住劉備的手往後園走着說：「你的菜種得不壞呀！」劉備這才放下心來說：「那不過消遣消遣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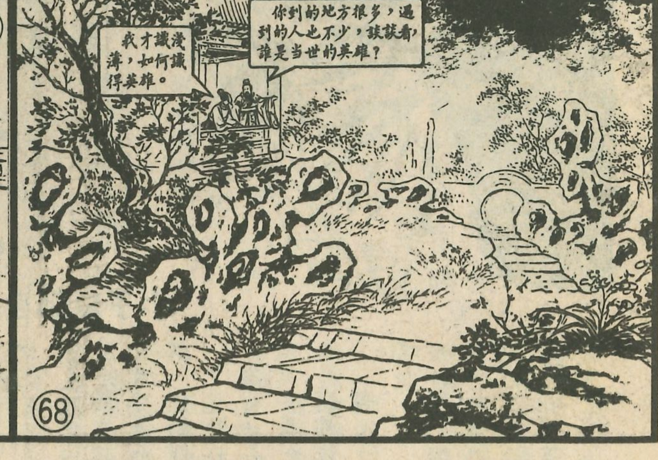
63　劉備暗暗吃驚，只得換了衣冠，與許褚、張遼往丞相府來。

66　曹操引劉備登上一座小亭，說起去年征張綉時，路上缺水，將士口渴，他用鞭虛指，說前面有座梅林，大家想起梅子，口裏生津，就止了口渴。



67　說着，即與劉備對面坐下。侍從把酒給他們斟上，兩人就對喝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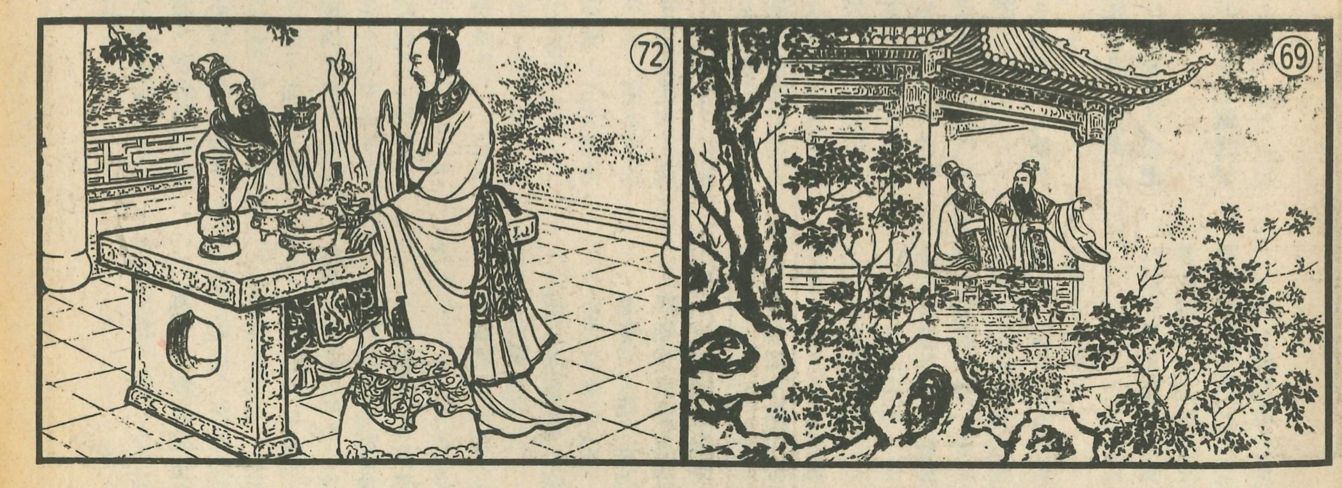
70　劉備又說河北袁紹，如今虎踞冀州，部下很多謀士勇將，一定是英雄了。曹操又搖頭大笑道：「袁紹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則忘命，不能算英雄。」



68　正喝着酒，忽然天空陰雲密佈，大雨將來，雲層裡好像有龍在翻騰。曹操就與劉備到欄杆邊去觀望，他從龍的變化談到當世的英雄。



71　劉備又說出荆州劉表，江東孫策，益州劉璋等人。曹操聽了，不住地搖頭大笑，說那些人都夠不上稱英雄。



69　曹操道：「沒見過面，總有聞過名的。」劉備猶豫道：「淮南袁術，兵多糧足，可算是當世英雄了。」曹操哈哈大笑道：「他已是墳墓裏的枯骨，我遲早要除掉他！」

72劉備道：「除了這幾個，簡直想不出了。」曹操回到桌邊坐下，滿滿地喝了一杯，笑道：「一個英雄人物，應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對於天下事要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待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小子無師自通　深山練成狠刀

爽！

天下有許多事情叫人覺得爽。

有人擁有大批財寶，夜籟人靜的時候面對着數不盡的金銀珠寶，便不由自主的捧腹大笑，那就爽。

有的人權勢頂尖，把下面的人呼來喚去，一副頤指氣使的模樣，內心中便也充滿了爽。

有的人吃喝嫖賭樣樣來，樣樣行而且精，把全部生命也投注在「四大不空」上面，頓然覺得爽無比。

只有高峯不爽。

尤其當高峯殺過人以後更不爽。

所以高峯孤獨、寂寞，三天難得開口說上一句話。

寂寞又孤獨的人，當然是爽不起來的。

* * *

高峯這個人也喝酒，他喝悶酒，尤其是在他殺人之後必然喝得銘酊大醉，這時候他更不會爽。

他也玩女人，尤其他在殺人之前一定會找女人，只不過他找女人並非爲爽一番，他只是發洩。

發洩也是放鬆心情的一種方法。

殺人之前，高峯永遠都把心情放鬆。

把心情放鬆的方法很多，但最好的方法便是去找女人，因爲女人是溫柔的。

面對着溫柔，任何男人也緊張不起來。

* * *

只有一個女人令高峯緊張。

高峯只要見到這女人，他就想出刀殺了她。

高峯在心中，經常會大駡這個壞女人，他詛咒她還不快死掉，也恨得他經常咬牙咯咯响，然而……

然而他却又要聽命於她。

一個聽命於人的人是不會快樂的。

一個聽命於他不喜歡的女人，這個男人就會痛苦。

所以高峯永遠也爽不起來。

* * *

高峯的父親叫高占山。

江湖上很少人知道高占山這個人，但如果提到高殺頭，都知道是荆州府衙的劊子手。

高殺頭在荆州府衙一共幹了十七年零八個月七天的劊子手，他一共殺了一百七十七個人。

高殺頭每殺一個囚犯，便會在家中的香爐插上一炷懺香，從燃燒過的懺香竹籤上數一數，一共是一百七十七根，竹籤沒有人動過，因爲只有高殺頭一個人住在府衙後街的一間小屋子裡。

* * *

高殺頭也有老婆，只不過他的老婆死得早，據說是夜裡看到一羣無頭鬼，給嚇出病以後就死了。

高殺頭只有一個兒子，那便是高峯。

高峯他娘死的那年，高峯才九歲。

高殺頭把兒子送到山裡去，因爲他不想叫兒子也幹上他這一行。

不過高峯也喜歡刀，他雖然在山裡舅舅家中放牛羊，却弄了一把小刀，經常帶在身上。

高峯的那把刀十分戲劇化，連着刀把一共一尺二寸長，是從一堆枯骨中拾得的。

從枯骨架勢看，那不是甚麼猛獸的屍骨，而是人。

小刀插在脊骨第五節的骨縫裡，屍骨就在亂草岩石堆裡面平躺着，直到變成枯骨。

那一年，高峯在山脊上放牛，忽見一道亮晶晶的光芒閃爍不已，還以爲地上有寶物出現了，便忙不迭的從山脊上衝下去，這才發覺那是一把亮晶晶的小刀。

* * *

高峯比拾到寶物還歡喜，那把小刀，刀身雖只一寸寬，却是雙刃，鋒利無匹，如果仔細看，彷彿刀身上有一股紫氣外溢着。

高峯想到他爹高占山。

高占山的那把殺頭刀寬厚雄渾，不用細看，只瞧上一眼就叫人心寒。

高峯覺得自己的小刀雖無爹的刀威風嚇人，但自己還是喜歡這把小刀。

高峯無師可投，他整天在山中玩弄着那把小刀，日子久了，便也隨心所欲，出刀有致了。

有一天，他擲刀扎中一頭狼，那野狼就帶着那把刀沒命的往深山中逃，高峯便也拚命的追，也不知追了幾座大山，終於見那狼死在地上，他才又拔出自己的小刀，高峯也累得倒在地上直喘大氣。

於是，高峯不但在山裡練刀，他也練跑，他要練得比狼還跑得快。

直到有一天，他舅舅帶他進城，因爲他爹死了。

高占山死了，高占山的人頭也失踪了。

高占山是因爲未答應把死囚的人頭留一半在項上，才被人把他的頭切去的。

高占山絕不會答應，任何死囚把人頭留在項上。

他的刀法是辛辣的，刀閃，人頭便隨之落地，而且十七年從未失過手，因爲他的職業就是要人頭落地。

這世上，有許多人是不守職業道德的。

高占山不是這種人，所以他在得到有人傳言威脅的時候，他出刀更快，他不受威脅。

只不過三天之後，高占山便也被人切去了頭。

* * *

高占山死了，高峯便成了孤兒。

這一年，高峯十四歲，當他看到沒頭屍體時候，他並未大哭，他甚至也未曾流淚。

不流淚不痛哭，並不一定代表他不傷心，其實他傷心極了，他心中在流血。

那是比哭還要傷心的表情，有時候還會把人慪死或氣結。

高峯當時的面色灰慘慘，他打着哆嗦。

* * *

高峯的舅舅幫着清點父親高占山的衣物家當，從高占山的內衣裡，高峯發覺有本小册子，他翻開來，却發覺上面繪製着人頭的每個關節與頭壳，並說明如何出刀收刀的秘訣，那是人的脖子上最脆弱的地方。

高峯暗暗藏在衣袋裡，便也帶回山裡來。

* * *

高峯在那把小刀的上面領悟了不少出刀擲刀的訣竅，他的輕功，也在不知不覺中苦練有成。

他是無師自通。

現在，他每日還是往山中放牛羊，但他更專心研習父親的那本小册子上面所記載的殺頭刀法。

有一回，他練刀入迷，當一頭小羊往他身邊奔來時候，他出刀收刀，只見寒光一現，那小羊的羊頭便滾落在一堆草旁邊，眞準，兩年來，他不忘有一天要爲老爹做些甚麼。

高峯驚喜，但也懊惱，因爲他無法向舅舅交待。

這一年，高峯十六歲，他本就不打算再住下去了。

晚上，他把牛羊趕入羊圈後，便不告而別了。

* * *

高峯的模樣很帥，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厚厚的耳朵厚厚的唇，配襯在一張圓不圓的臉龐上，是一張令女人心動的男人相。

像他這麼帥的模樣，是不甘心永爲人奴的。

寄人籬下過日子，那是他從前不懂事時候幹的，兩年前他就想離開大山了。

兩年前，他已經很懂得用刀了。

* * *

眞正會用刀的人，必須是下苦功去苦練，而不需一定找個師父來指點。

如果每一個學武的人都必須找師父指點刀法，那麼當初第一個會用刀殺人的人又是何人指點？

這就如同是先有雞後有蛋一樣的扯不清說不明。

就如同這世上第一個人是從那裡變出來的一樣。

有人說人是猿猴變的，你就駡他「去他娘」，請問那是誰說的？他可曾親眼看見？

* * *

江湖上無師自通的事物太多了。

高峯的刀法就是無師自通。

高峯自從得到他爹遺下的那本小冊子上有幾段殺頭的招法之外，他只有自己揣摸着用刀。

他是個家無恒產，孤身一人的人，那年頭想生活，就必須往人多地方擠。

高峯就是往江陵府城走去，他當然不是去搶、去偷，這一點他心中最清楚。

他爹幹的事就是殺惡人，那種把人頭當蘿蔔一樣「吭叱」一聲切滾地上的情形，是很嚇人的。

* * *

江水悠悠的在大山邊忽然轉了個彎，好像有一條水流，那水流好像自江中溢往山溝，但當你自山道上往下看去，你便會發現從山溝中也有一條山溪注入海水中。

溪水與江水交滙處掀起陣陣波濤聲，便在碎浪濺得附近岩石一片濕滑中，却有紅得似火的鮮血漂過來。

走了一夜的高峯大吃一驚，他急忙撲過去，却又發現岸邊石縫中挾着一個女子。

看上去是個姑娘，她上半身匍匐在岸邊，下半身浸泡在水中，血就是由她的腰部往水中流着——那條血水痕已牽扯得很長很長。

* * *

高峯托起那姑娘的臉，只見是個十分秀麗的女人，雙目半閉，嘴唇溢血。

只不過姑娘並未死，她伸手往北方指着：「快……去……救……」

高峯更吃驚，却也抬頭看向北方。

北方是山角，他甚麼也沒看見，但當他又低頭看那姑娘的時候，姑娘已經斷氣了。

高峯又是一驚，因爲他想到身邊帶有刀，這姑娘又在流着血，如果有人前來指着自己殺了人，跳到江裡也洗不清。

他起身就跑。

他往北邊跑。

就因爲他這一跑，便也把自己的命運跑到另一個際遇裡，不能自拔。

如果造化弄人，造化也專門作弄可憐人。

高峯還不夠可憐嗎？

他此刻不但身無分文，更是個孤孤單單無處棲身的可憐人，他到荊州府城，只是想去碰碰運氣，也許老爹當年在府城有那麼幾位朋友，知道自己是高殺頭的兒子，或會幫自己找上一份工作糊口。

他却忘了高殺頭在府城只會喝悶酒，並無朋友。

* * *

高峯奔過山角，忽聞得一片矮林中傳來叱喝聲。

他年紀輕，好奇之心當然重，尤其是林中有喊殺聲，冒險也要去看看。

就在他剛到那片林子邊，便看到一堆人圍殺一個女人，雙方都有人流血，女子是雙臂在流血，兩把尖刀仍然在她手中東擋西刺，只不過她那秀髮飄散，衣衫破裂，一副過度使力而又狼狽的模樣，高峯一眼便看出來了。

圍殺女人的一共五個人，五個人中有三個已掛了彩，五個人中有四個人用的是長形彎刀，只有一個中年紅面漢子用的是短劍。

也只有用短劍的人最活躍，殺法也最凶殘。

五個人把那女子逼在一處危崖下面，看來是兜緊了殺，女子如果想衝出來，也只有從敵人的身上躍過來，否則她休想活着離開了。

高峯心中不自在，五個男人殺一個女的，這是甚麼世界呀！

心中不自在與心中不爽是同一模樣。

不爽就得有所發洩。

這時候想發洩就是出刀，高峯的短刀已握在手上了。

他自從聽到殺聲便握住那把刀了。

他也想通了，憑自己這副德性，想說服五個已經殺紅眼的男人聽自己的，怕是門都沒有。

說不定招來幾刀砍殺，自己能擋得了他們的幾刀殺？

高峯打定主意了。

他的主意是嚇人的。

* * *

「殺」！

不見人影只見光，光是紫電流光，便立刻聞得「飆」「飆」兩聲響，好傢伙，兩顆人頭滾在地上。

那眞是乾脆俐落至極。

只見高峯已衝到女人身邊，他的面上是驚與喜的交織着一片迷惘，自己用宰羊頭的手法也照樣可以宰人頭。

他的心中便立刻想到老爹。

高殺頭幹的是殺頭勾當，這難道也會遺傳？

* * *

「咚咚」兩聲響，兩具無頭屍隨之倒在地，旁邊三個大男人吃驚的往後退。

女子也吃驚，但她只是在冷面孔上閃過一絲楞然，便立刻吃吃笑起來了。

高峯沒有笑，他不但沒笑，還覺得女的也不該笑。

如果一個人被圍殺得披頭散髮身上流血，這個人應該哭，尤其是個女子。

然而這女子不但笑，而且大笑。

便在這時候，那手持短劍的中年紅面怒漢又逼過來，他怒視着高峯，

嘿然冷笑，道：「年紀輕輕的出手如此狠辣……你……」

高峯不知如何回答。

他只想爲女的解危。

但女的開口了。

她的聲音充滿了高傲的道：「我親愛的三船幫四當家，你甚麼時候聽過我段大姐手下有菩薩心腸的人物？」

中年漢吃驚的道：「他如此年輕，妳就把他網羅到妳的手下了？」

段大姐又是一聲大笑，道：「只要會殺人，我是不會管甚麼年紀的。」

她伸出流血但却又很溫柔的左手，勾搭在高峯的肩上，又笑道：「勾上天，你可想再放馬過來一試？」

姓勾的牙齒咬得咯咯响，他逼視着高峯，吼道：「好小子，算你狠，報個名字上來吧！」

高峯看看段大姐，他心中在想：「這才剛見面，自己變成她的殺手了。」

他又看看對面之人，心中邊想着：「叫我報上名，這一定是等有一天找自己報仇了。」

* * *

高峯覺得自己不該插手多事。

一邊的段大姐抿嘴笑，看樣子她也在等着自己的大名出口了。

「我叫高峯。」

眞乾脆，也流俐，沒有多說一個字。

江湖上有名望、有地位的殺手，就是這樣的乾脆。

他們不只是通名道姓乾脆，殺人更是乾脆，就好像當年高殺頭出刀一樣，一刀下去就像切蘿蔔那麼整齊。

這就是標準的殺手。

* * *

段大姐已沉聲道：「小高，別同他們囉嗦，準備出刀吧，要更俐落，更乾脆。」

段大姐甚至已將兩把尖刀也收起來了。

有高峯前來，已經用不到她再出手了。

高峯的短刀豎在面前，他可以聞到刀身上的血腥味道，有些腥羶羶的。

他的握刀方法也與別人不一樣，他的手掌好像鬆散的，而不是緊緊的握着。

便在段大姐的話聲裡，高峯的短刀在手掌上「咻咻咻咻」的旋轉得十分耀眼好看。

那証明他已與此短刀合而爲一了，如果沒有在這刀上玩個十年八年，是不會舞出這麼美妙的刀式出來的。

段大姐心中就一樂。

她爽極了。

就算她已死了個身邊大將，她此刻也爽。

段大姐爽，對面三人就不會爽，那勾上天嘿然冷笑，道：「姓高的，你的大名我已聽在耳裡吃在口裡吞入肚子裡，咱們這惡交交定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三江見，後會有期了。」

他側身，對另外兩人叱道：「大鼠三鼠，我們走。」

三個人回頭便衝出矮林，轉眼之間便不見了。

* * *

段大姐伸手拉住高峯，她吃吃笑道：「我可愛至極的小兄弟，你知道你做了一件多麼偉大的事呀。」

高峯却淡淡的道：「我只做了一件我應該做的事情。」

「那就足夠偉大了。」

「妳的傷並不重，大概用不到我幫妳，再見了。」

高峯看看那隻拉住自己手臂的嫩手，他並未掙脫，因爲他覺得那是一隻十分美而柔的手，有點像綿羊尾巴那麼軟軟的。

他要段大姐自動鬆開。

段大姐並未鬆開，就好像她知道一旦她把手鬆開，高峯就會跑走一樣。

她不但不放手，更把另一隻手放在高峯的肩上，吃吃笑道：「你就這樣走了？」

高峯道：「還要怎樣？」

段大姐道：「從你小兄弟這打扮，看得出你的境況不太好，是嗎？」

高峯苦笑，道：「何止是不太好，簡直就是糟透了。」

段大姐笑了。

她如果知道高峯連肚皮都是空的，她一定會笑彎了腰，如果知道高峯孤單得連個容身之地也沒有，她一定會笑得死去活來。

段大姐的笑當然有目的，因爲她可以令高峯滿足一切，只要高峯接受她的施捨，高峯就是她的人了。

段大姐就需要高峯這種人，尤其是高峯的刀法，令段大姐十分欣賞——乾淨俐落，不拖泥帶水。

* * *

高峯發覺段大姐在恥笑，面色一寒，人窮志不短，窮也不是窮人的專利，窮人也有翻身時，有甚麼好笑的。

段大姐當然看出高峯的心意了。

有許多人心裡想甚麼，臉上便會立刻表示些甚麼，這種人不善僞裝。

高峯就不善僞裝，但段大姐却更喜歡高峯這種人。

她收住了笑，再拍拍高峯，道：「高老弟，你從現在起便否極泰來了。」

高峯沒聽懂，他淡淡的道：「甚麼意思？」

段大姐道：「也就是說，你走運了。」

高峯道：「就因爲我救了妳？」

段大姐道：「足夠了。」

高峯道：「我已然一無所有，而且還惹了仇家，剛才那人已經撇下狠話了。」

段大姐道：「勾上天只是打退堂鼓，江湖上有許多這類事情，殺人不過，便只有打退堂鼓，你怕甚麼？」

高峯道：「誰怕誰？」

段大姐吃吃笑道：「眞是大姐心目中的漢子。」

她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塞在高峯手上，又道：「這是五百兩銀子，你收着，這個數目已夠用三年，我的人只用三天……唔……也許用個三十天吧。」

高峯吃驚，但他還是接過銀票看一眼。

他不但吃驚，也羞愧，因爲他看不懂。

他從小在山裡放牛羊，只見過碎銀子，那些宛如指甲蓋子那麼大的銀子一小塊，如今送他一張銀票，他抓瞎。

* * *

「妳很有錢？」

「我有用不完的銀子。」

「妳用這張票子感謝我救了妳？」

「不是謝你，是收買你。」

「那一定是收買我爲妳殺人了。」

「你已經爲我殺人了。」

高峯楞了一下，他心中實在不是味道。

他爹高殺頭爲官府殺人，現在……

現在他却爲這女人而殺人，難道姓高的天生只會殺人？

高峯不由得摸摸口袋——他的口袋裡除了老爹留的那本殺人訣竅小册子以外，甚麼也沒有。

* * *

段大姐很有媚力，她移開按在高峯肩上的手，又鬆開另一隻手，緩緩的往江邊走着。

高峯看看天色，他管不着此刻是甚麼時辰，他只是關心如何先吃飽肚子。

奔走了一夜，他實在有些餓。

段大姐走，他也跟上去，因爲他也依稀記得過了江，是往荊州府城的路。

他原本就打算去荊州府找事情的，他雖然只有十五六的年紀，但在山裡長大，那骨架就如同小牡牛一樣壯、一樣强。

* * *

高峯跟在段大姐身後，這令段大姐十分愉快，對於手背上的刀傷，她也不在乎。

有時候她用嘴巴去舐一下。

她偶爾也回頭看一下高峯，只不過流露出的笑容，實而令高峯看不懂。

高峯只覺得這女人好高貴，高貴得就如同皇后娘娘一樣叫人不敢高攀。

他更覺得段大姐好像仙子般美，那走路的姿態就令人覺得她有一個蛇樣的腰。

江湖上有許多威儀不凡的人物，他們的一擧手一投足，都很令人敬服。

段大姐就是這種人物。

* * *

俱有威嚴的人就好像與生俱來似的，段大姐走在前面，她不緩也不急的道：「今夜同我住在船上，明日你再進城去。」

高峯道：「我現在就要進城，天還早得很。」

段大姐却冷冷道：「你的刀法雖好，如果再加上聽話，就十全十美了。」

高峯道：「餓着肚子是會造反的。」

段大姐道：「所以我帶你去吃飯，吃最好的飯，而且你如果聽話，便永遠吃最好的飯。」

這眞是很誘人的話。

尤其高峯正在餓肚皮，段大姐的話令他嚥了幾口唾沫，是的，如果能叫每個人吃飽肚子，而且又吃得好，天下便一定太平。

高峯雖然懷疑，但段大姐的風度叫他不得不相信。

他在深山放牛羊，天天吃的是酸菜配飯團，他早就吃膩了，那東西同北方人吃的窩窩頭差不多。

* * *

段大姐又開口了。

「明天你進府城，往東門大街的祥泰綢緞行找胡掌櫃，一切需要，胡掌櫃會爲你安排。」

高峯道：「妳還有綢緞行？」

「我在許多地方開商店。」

「妳原來很有錢。」

「我也爲我的錢拚命。」

高峯道：「有那麼多銀子還要拚命？」

段大姐道：「這世上，有許多人爲銀子拚命。」

高峯這才明白，還是住在深山中才不會想到這些。

* * *

有一條雙桅大船停靠在江邊。

停船的地方風景不錯，岸邊柳蔭成行，山道兩邊花墻，人走在山道上，就好像走入花園似的。

段大姐走到船邊的時候，只見船上跳出四個壯漢，抬着一塊大木板搭在岸上，然後恭敬的站在兩邊——船上兩個，岸上兩人。

段大姐走上船，沉聲道：「酒菜送到我艙裡。」

「是。」

回答是四個壯漢一齊從口裡發出來的。

高峯跟在段大姐身後還嚇一跳，這種場面，他是第一回遇上。

他也第一次覺得有銀子是一件爽事。

* * *

四個壯漢侍候段大姐一個人，一切行動當然都快。

酒菜很快的送入船艙中，段大姐還正在爲傷處包紮着，高峯沒有動，他只是看着段大姐自己動手。

段大姐指着酒菜對高峯道：「吃吧，不夠再叫他們做，吃完了你去洗個澡。」

高峯本就餓極了。

像他這種年紀的人，正是吃的高峯期，餓肚子是很難過的一件事。

「妳不吃？」

「我不餓。」

「妳叫我一個吃？」

「我看你一個人吃。」

高峯不喝酒，他把四樣菜一口氣吃光。

這船上的大米飯眞香，高峯從來未吃過這麼香的大米飯，就算沒有菜，他也能吃五大碗。

磁盆裡裝了五碗飯，他也吃了個底朝天。

段大姐吃吃笑道：「把我高小弟餓壞了。」

高峯道：「我現在不餓了。」

段大姐道：「如果你以後跟着我辦事，你永遠也不會再餓肚子。」

高峯道：「我能爲你辦甚麼事？」

段大姐道：「很簡單，你只爲我辦一件事。」

高峯道：「一定是殺人。」

段大姐道：「不錯。」

高峯道：「爲甚麼找我去爲妳殺人？」

「因爲你有殺人的本事。」

「我並不打算去殺人，更不願爲吃飽肚子而殺人。」

「你已經殺人了，高小弟呀，三江地界之內，你已惹上三船幫的人，往後你便只有兩條路可走。」

「那兩條路？」

段大姐道：「一是去殺人，另一條便是被殺。」

她笑笑，又道：「你一定選擇前者，江湖上沒有喜歡被人殺的蠢材。」

高峯道：「我眞不該救妳。」

段大姐一笑道：「如果每一個人都去做應該做的事，這世上也不會有壞人了。」

高峯道：「我並不是壞人。」

段大姐道：「我也是好人吶。」

* * *

高峯的洗澡水放好了。

大紅木漆澡盆，放置在船尾附近用木板搭蓋的小木屋內，別以爲只是那麼一點大小木屋，裡面還掛了個木架，上面一應香料浴巾全有。

高峯還是初次看到這些「零件」。

他也洗過澡，每個人都洗過澡，只不過高峯只在夏天才脫光衣衫洗澡。

他不是在屋子裡洗澡，他只在山溪裡洗。

當然他也不會用甚麼香料，便汗巾也沒用過，有時候他只用自己的衣衫擦拭身子，有時候他只把全身用力抖着，就好像落水狗跳出水面那樣抖抖就算了。

* * *

此刻，他看着木架上放置的各種香料，便不由自主的取在手中聞着。

「啊唷……」

香料太刺鼻子，高峯不由得打了個噴嚏。

聲音很大，已聞得段大姐高聲叱責：「是不是你們放的水不夠熱？是誰燒的水？」

「水是老李燒的，夠熱。」

「叫老李自己掌嘴二十下。」

高峯已聞得「叭叭」之聲傳來，便不由得大聲道：「住手，段大姐，叫他住手。」

段大姐道：「你爲老李說情？」

高峯道：「水太熱了。」

段大姐道：「太熱？害你不能脫光衣服立刻跳入水中，更應該打。」

高峯道：「事實上我還未曾脫衣。」

姓李的二十個耳光已打完，段大姐忽然推開小木門，果然發現高峯尚未脫光衣服。

她瞪大眼睛看着高峯手中的香料，便不由得一笑，對於姓李的自打嘴巴，好像已經忘懷了。

「你聞了香料？」

「很刺鼻，所以……」

「弄一些洒入水裡就行了。」

她掩上木門，又道：「洗過以後就到艙裡睡覺吧。」

* * *

高峯洗得眞爽，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洗熱水澡。

他也洗着香水浴，這是他想也無法想到的事情。

他更想不到他在大睡一覺之後，段大姐不見了。

高峯發現身邊已放置着一堆衣帽。

衣帽均是全新的——英雄帽、藍緞掛、紫綢褲子薄底靴，最妙的乃是一條小牛皮軟腰帶，上面還有個插刀鞘子，正適合他放刀用。

更爽的莫過於這些衣帽件件合身又好看，穿在身上，高峯更見神氣十足了。

* * *

走出艙門，只見一個面頰瘀腫的漢子守在那兒，高峯立刻明白這人姓李。

「對不起，害你自打嘴巴！」

「高爺，這不能怪你，我也不怪任何人。」

「你眞忠心。」

「段大姐的人都忠心。」

高峯抬頭看，不由驚訝的道：「這是甚麼地方？」

「江陵，高爺。」

高峯道：「你不要叫我高爺，好不好？我今年才不過十六歲，還差幾個月。」

姓李的鞠躬道：「高爺這就是江湖，江湖上講的是本事，俗話說得好，有本事的坐中央，沒本事的站兩旁，高爺是坐中央的人物，小李是靠邊站的下人，禮數如此，小李不敢斗膽！」

高峯道：「隨你的便，我不勉强。」

小李又笑道：「高爺，段大姐有交代！」

「她交代甚麼？」

小李道：「段大姐在『龍記棧房』等你去吃飯。」

高峯道：「她等我吃飯？」

小李道：「小李給高爺帶路。」

高峯看看江岸，覺得這地方好繁華，附近一條大道，眞是車水馬龍。

高峯本是從大山裡來的窮小子，只因爲出刀救了段大姐，他立刻便爽起來了。

這種突然之間的轉變，令高峯想起幹劊子手吃飯的老爹，老爹的刀法夠辛辣，犯人落在老爹手裡，沒有一個不是刀光一現，人頭落地。

高峯從老父遺下的那本小册子上，瞭解到父親如果不喝酒的時候，他一定是在專門潛研如何下刀砍人頭。

* * *

高峯不但俱有他爹的殺頭本事，他甚至輕功也是一流的，至於高到甚麼程度，他可以追殺一頭野狼……

現在，他跟小李走進「龍記棧房」了。

小李搶前一步禮讓着：「高爺請。」

便在這時候，只見一個中年長衫漢子氣冲冲的自棧房中走出去，那笑意眞好看，大嘴咧到耳下面，道：「高爺來了？快請進。」

他還往邊站，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眞令高峯覺得不自在。

小李已對中年漢子吩咐：「送上酒菜吧，老朱。」

老朱就是朱掌櫃，「龍記棧房」也是段大姐的！

段大姐說過，她有許多大生意，三江地方她也有船，如果想知道段大姐底細，只怕很不容易。

高峯當然不會知道段大姐的底細，他也不打算去知道！

他只要能有個工作糊口就滿足了。

他在離開大山的時候，就只有這麼一點點希望。

他跟着段大姐，是因爲段大姐的一句話。

段大姐說，他殺了三船幫的人，以後別想過太平日子了。

* * *

高峯就是想知道三船幫的底細，才跟段大姐來到江陵。

他不打算投入段大姐手下當殺手。

他只想平平安安的找個工作糊口。

如果三船幫眞要找他麻煩，他寧願逃走關外！

高峯沒有忘記他爹的遺願！

高殺頭不希望兒子也幹殺人工作，爲此，才把高峯送入深山他舅舅家。

高峯如果跟段大姐辦事，他的心中就不快活，至少，當他想到他爹的時候，就不會快樂。

* * *

高峯走進「龍記棧房」的後院裡，段大姐正坐在客房中的靠背椅子上吃點心。

她見高峯走進來，便立刻笑笑，道：「眞應了那句俗話：『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你們看看，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多漂亮，人也更見帥氣了。」

一邊的中年掌櫃笑哈哈，道：「高爺本就長得帥氣，再加上衣服剪裁得合身段，便更顯得英挺俊拔了！」

小李沒有進來，這地方好像還用不着他來。

高峯坐下來，他笑得很靦覥，道：「段大姐，我發覺妳不但有錢，而且也很有權。」

段大姐哈哈笑，道：「江湖上多少人爲了錢與權而打破頭，有錢好辦事，有權控制人，高小弟，你以後就會知道段大姐的話永遠是對的。」

她不等高峯開口，便對中年掌櫃吩咐，道：「老朱，叫他們上桌了。」

中年掌櫃忙應，道：「本已備好了，就等大姐的吩咐，他們就上菜了！」

* * *

這就是權，段大姐動了嘴，幾個伙計跑斷腿。

立刻，又是酒又是菜的上來七八個大盤子，裡面的大菜，高峯一樣也沒見過。

當然，這兒比之船上吃的又自不同，這些菜都是帶花的，每個盤中都用紅白蘿蔔彫着花樣，那個海碗中什錦乾菓炆土雞，還在碗邊刻了個龍頭，取名爲龍鳳配……

高峯坐在段大姐身邊，兩個人碰杯喝，兩個人也笑呵呵，大杯酒大口菜吃得爽，二人當然樂陶陶。

* * *

高峯吃到得意的時候，不由笑問段大姐，道：「段大姐，如果我沒有在山道上插手，妳不會如此招待我吧？」

段大姐放下酒杯，吃吃一聲笑。

眞大方，她伸手還擰着高峯的面頰，笑道：「如果你不插手，你也許會苦窮一輩子。」

她頓了一下，又道：「如果你插手而又受了傷，也許我只給你些酬勞！」

她的話令高峯納悶，因爲高峯只是一個剛從大山中跑出來的放牛郎，江湖中的事情，他太陌生了。

段大姐請他跟來，是因爲高峯會玩刀。

段大姐需要玩刀的人。

她更需要玩刀的高手，當高峯的

短刀在手掌上旋動的時候，段大姐就心動了。

段大姐手下也有高手，但當她發覺高峯切割人頭是那麼的準而又狠，她就決心要把高峯留在身邊了。

高峯不打算當殺手，尤其是爲女人而當殺手。

他打算吃飽喝足就走人。

他能走得了嗎？

當高峯吃飽喝足之後，爲了想急於擺脫段大姐，便決心不在客棧中住，因爲他並不打算幹殺手。

他輕輕的放筷，緩緩的推杯，十分不自然的對段大姐一笑，道：「段大姐，我只是舉手之勞，便得到妳如此抬愛，又是肉又是酒還有銀子，也算彼此之間扯平了。」

他看着段大姐頭不動面帶笑，不緩不急的不爲所動，便又道：「段大姐，我想事情不會有那麼嚴重，三船幫的人再是多，我可以遠離三江，他們找不到我的。」

段大姐似不爲所動，她的嘴巴動！

她說出的話聽起來很溫柔的道：「你的意思，也就是拒絕爲大姐辦事了？」

「我不想憑藉着刀吃飯。」

「你已經出刀了！」

「只此一回，下不爲例！」

「你出刀一次就夠了，小弟呀，你以爲遠走高飛就沒事了？他們也有遠追高跟的人物，你註定以刀糊口了。」

高峯笑了，道：「我埋名隱姓，往人堆裡掩藏，或者……我出家去當和尚！」

段大姐吃吃笑道：「你最後會去一個地方，那便永遠住在那兒，再也不受威脅了。」

「請指敎是甚麼地方？」

「墳墓裡！」

高峯一怔，道：「妳的話好像很嚇人！」

段大姐道：「句句都是實言！」

* * *

高峯不開口了！

但他的腦海裡，却又浮現他爹高殺頭的影子。

高殺頭爲了不讓兒子幹殺人的工作，才把兒子送往深山中，可算用心良苦。

如今天下的兒女，有幾個會聽他們父母的「嘮叨」？

然而天下的父母，却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子女的人。

高峯很想聽父親的話，可是……可是他剛下得山就出刀，而且惹的是幫派中人數最多的三船幫人物。

只不過，當高峯想到父親的時候，他下決心要走，而且馬上就走。

高峯是個很聽話的孩子，他九歲被高殺頭把他送到山裡舅舅家的時候，他就一句怨言也沒有。

* * *

他很懂得禮貌，小時候在父親身邊的時候，父親就敎他要對人有禮貌。

當衙門裡有人找到他家的時候，父親總是要他「快叫大叔好」、「給大叔鞠躬」！

他現在也鞠躬。

他給段大姐鞠躬，一邊還溫和的笑道：「段大姐，謝謝妳的抬愛，更感謝大姐的招待，我走了！」

段大姐仍然不動。

她仍然面含微笑，就好像高峯的走，與她無關一樣！

高峯轉身了，段大姐才淡淡的道：「小弟呀，你怎不等到明天一早再走？」

高峯回過頭一笑，道：「早走比較好！」

「你心中還是怕三船幫的人，是嗎？」

「我不想否認，所以我早走。」

「那麼你打算先往那兒走？」

「往北方，然後出關。」

段大姐一笑，道：「好，我祝你一路順風。」

「謝謝。」

高峯出了客棧，他只是抬頭看看天色，便往街北走去，他走得很快，他想在天黑之前趕個三五十里路。

高峯走了，他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段大姐仍然不動。

她甚至也不起身送高峯，因爲她早已把高峯視爲自己的手下殺手了。

當主子的是不會恭送手下的。

當主子的只有對手下的人喝叱呼叫與使喚！

段大姐仍然只動嘴巴，她的話變得十分冷傲，聽起來就好像皮鞭子抽打在人身上那麼清脆無情：「把屠山找來見我！」

門口站着個大漢，聞言不回答，轉身就走！

這人的行動就等於回答了！

不旋踵間，門外風一般的捲進一個瘦高的人。

這個人的面皮，好像是戴着一層人皮面具似的，看上去那麼的灰蒼蒼暗淡無光，他的雙目陰慘慘冷兮兮，如果這人半夜突然在你面前出現，你不把他當成鬼才怪！

藍長衫的前襬掖在腰帶上，那雙快靴面上，一層泥灰已乾，單薄的長褲紮緊了褲腿，好像走了很長一段路似的，有些微微喘息。

不等這瘦子開口，段大姐開口，道：「可看到剛才那年輕人？」

「大姐，我看到了，往鎭北走去了！」

「截殺！」

「是要他死，抑是要他活？」

「死活不論！」

「大姐不是想收爲已用？」

「如果他擋不住你的刀，便也沒甚麼可惜的。」

她的雙目一亮，直視瘦漢，又道：「他的刀法很特別，小心你的人頭！」

瘦漢冷冷笑道：「怕是他沒這個本事。」

段大姐嘴角一掀，道：「休忘了三船幫的三江四鼠，被他出刀就切掉兩顆人頭。」

瘦漢道：「抽冷子出刀，沒甚麼了不起！」

他準備回身了。

段大姐又道：「屠山，如果他問你，你怎麼回答他？你總不會說是大姐我叫你去殺他吧？」

屠山吃吃笑道：「很簡單，我說是三船幫的人，哈……」

他笑着往門外走了。

段大姐却沒有笑，她只在搖頭！

只不過她搖了兩下，便又立刻叫道：「把老屠叫回來，快叫他回來。」

於是，屠山又匆匆的回來了。

他又站在段大姐面前，他也仍然不開口。

段大姐道：「殺不過就逃，我不想你的頭掉在十字坡，屠山，你知道我在用人之際。」

屠山道：「大姐，那小子不是龍，我屠山也不是虫，大姐如此說，看屠山把那小子的人頭切掉，捧回妳的面前！」

他轉身便走，走地有聲！

這好比一團火，段大姐又往這火上澆了一桶油。

火上加油，屠山當然火大了。

* * *

段大姐見屠山走出門，她仍然在搖頭，她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沒把握的事，因爲如果屠山殺了高峯，自己還有個屠山，如果高峯把屠山殺死，這証明高峯比屠山武功高，自己有賺不賠，可是……

可是萬一兩敗俱傷，自己就得不償失了。

萬一這件事傳到三船幫人的耳朵裡，豈不把他們樂死，把自己氣死？

* * *

段大姐希望能留住高峯，但高峯去意甚堅，總不能硬要高峯爲自己殺人。

她在沉思之後，立刻把朱掌櫃又叫進來。

段大姐只對朱掌櫃耳邊低語幾句，便見朱掌櫃連連點着頭。

段大姐也輕點着頭，只不過她對朱掌櫃說些甚麼，誰也不會知道。

於是，朱掌櫃轉身就走，匆忙的走出房門，回過身還把房門緊緊的關上。

* * *

高峯走得很快，一個時辰不到便走了三十里，他猛抬頭，只見一道小坡在前面，坡下面併立着兩塊青石板，兩塊青石板一樣高。

兩塊青石板上還刻着字，一塊上面刻着：「泰山石敢當」，另一塊的上面刻着「十字坡」。

只不過高峯識字不多，兩塊青石板上八個字，加起來他只認得三個字，餘下的五個字只有字認識他，他却不認識那五個字。

他只認識「山石十」三個字，這還是當年爹教的，九歲以後去山裡，山裡人是不管學問的，山裡人只管地上長出的東西，夠不夠今年吃飽肚子。

* * *

高峯只苦笑一聲，便洒開大步往坡上走，三十里他未碰見甚麼可疑人，但他却十分注意每一個他看到的人，只因爲他擔心被三船幫的人盯上。

夕陽下山了，遠處江面上泛起一片銀星閃耀，這大地眞是太美了。

高峯的衣衫是綢緞的，高峯的肚皮也飽飽的，當然，他的口袋中也帶着一張大額銀票。

看上去，他就好像是個富家少爺。

他的模樣更叫人看不出，他兩天以前還是個深山中的放牛郎。

人逢喜事精神爽，得意之時會歌唱。

高峯也會唱，歌詞雖然不會，調兒還能哼兩聲。

只不過他剛剛開口哼，忽然面前猛一暗，光景令他想起大山裡的花斑大豹子。

豹子就是趁人不備當頭撲下，豹子的撲人技巧是天生的，牠的雙爪捧上面，張口猛一咬，就好像牠把人頭當饅頭一樣咬。

高峯當然反應快，他一直保持着警覺。

當黑影罩上來的時候，他立刻斜倒地上連三滾，他也看着一道極光，在他的身旁連着閃。

高峯自地上斜彈而起，他的手中便多了一把短刀。

對面那人七刀均落空，便冷冷的往高峯逼着。

「你是誰？」

「老子是你老祖宗。」

「你大概就是三船幫的人吧？」

「三船幫每一個人，都是你老爺爺。」

行了，這就等於表明來人的身份了。

高峯只看到對面那人的兩隻眼，因爲那人面上帶着一塊花巾。

「你還蒙着半張面？你不敢以眞面目見人？」

那人冷冷道：「小心你的腦袋吧！」

他的刀尖尖的，刀把處却寬寬的，這種刀回招最快，正反手均會要人命。

高峯道：「朋友，何必逼人太甚？彼此忍讓一步，豈不海闊天空。」

「去你娘的海闊天空，我們的人頭都被你小子切掉了，還他娘的說風涼話。」

高峯面無表情的道：「我是個大男人，不能眼睜睜看着五個大男人圍殺一個女人，換了是你老兄，也一定與我一樣會出刀。」

「江湖搏殺隨處可見，你這個王八蛋都去管？」

高峯道：「我只救人，老兄，你若放我一馬，以後我一定不再多管是非。」

「你這一輩子也脫不了關係，因爲你永遠也無法叫那死去的二人活回來。」

「如此，我只有等你們找我報復了？」

「你才知道？」

「我求你們也不行？」

「你只有一死，一死百了。」

「可是，我……我又不想死。」

那人嘿嘿冷笑道：「你非死不可。」

高峯火大了。

他暗中緊握刀，暗中也咬牙，道：「老兄，難道要我給你下跪？」

那人冷笑連聲，道：「就算你自斷雙腿，你也休想我放你生路一條。」

高峯大眼睛猛一瞪，低沉着聲音，道：「奶奶的，殺人不過頭點地，我這裡好話說盡，你那裡死不賣帳，不就是玩刀拚命嗎？放馬過來，且看咱們誰要誰的命！」

對面的人吃吃笑，蒙面巾還抖動着，道：「好小子，你終於大夢醒過來了，你就領死吧。」

那凶極也似的長三角尖刀，出手便是十幾刀罩過去，口中發出虎嘯，宛似要把高峯切成數斷。

「颯！颯！颯！」

空中爆發出切割聲，便也發現那蒙面人的刀，被高峯的短刀削斷成四截，彈落在地上。

高峯使了個大旋身，短刀閃向那人的脖子根，便也飛起一縷血雨。

只不過那人的頭未掉。

那個人還會跑，而且沒命的往十字坡下面逃。

高峯不追殺，他只高聲叫：「我不切下你的人頭，朋友，我不想多殺人，請你們別再找我痲煩。」

逃的人早就不見了。

逃的人脖子上挨了一刀。

高峯如果要他的命，那人的頭一定保不住。

* * *

望着地上被刀削斷的幾截刀，也看看地上流的血，高峯這才發覺他的短刀是個寶。

他的這柄寶刀令他爽，削鐵如泥嘛。

當然，更令高峯高興莫名的，乃是他的閃躲與刺殺身法太妙了。

他是無師自通的，這年頭不對勁，求師不如求自己，有許多當師父的只往「錢」看，那神聖的師道早已不見了，有更多得的師父們說得很坦然，這年頭誰不愛銀子，師道是不能當飯吃的。

如果說高峯沒有師父，也不一定正確，因爲高峯在深山中經常看狼打架，狼豹撲鬥也不少，久了，他便也學會如何去閃躲被咬的噩運。

如今他用在對敵上面，還眞管用。

他以爲跟狼與虎豹學，比跟人學可就實在多了，至少不用先侍候師父三年倒尿壺，更不用送上一筆銀子給師父去花用，當然，更不會受悶氣了。

* * *

高峯很珍惜的把小刀收起來，那個腰帶眞夠妙，刀鞘連在腰帶上，右手只要猛一抽，短刀就會很快的出鞘，方便靈活又巧妙，高峯很喜歡。

他一邊走，一邊抽送着小刀，便也想到了段大姐，姑果段大姐不要自己當她的殺手，如果她在「龍記棧房」給自己弄個打雜的小差事，他一定會留下來。

他實在不想當殺手，只因爲殺人實在令人不爽。

* * *

只這一躭擱，天便已黑了。

高峯不能回頭走，他覺得再回到「龍記房棧」去見段大姐，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他一定要繼續往前趕路，他也覺得連夜忙趕路反而會更安全，因爲夜裡路上人最少。

有時候夜裡會更冷清，冷清得一個人也碰不到。

只不過高峯剛又走了七八里，便發覺自己孤單了。

高峯的感觸，是因爲對面的人有一堆。

分不清多少人，而這些人又站在一起，看上去就是一大堆人。

當高峯走過去的時候，那一堆人忽然之間散開了。

高峯這才看清楚，他數一數一共是七個人。

他再仔細看，其中有三個他見過面。

那三個人，他至死也不會忘記，因爲他會殺了他們的兩個人。

當然，那三人正是三船幫的四當家勾上天與「三江四鼠」中僅存活的老大與老三兩人。

另外四人也不弱，四個都是大個子，其中二人雙手舉着竹篙，看上去正是撐船人。

五把利刀與竹篙，高峯實在吃一驚，不用問，一定是三船幫的人……

但他還是開口問：「各位可是三船幫的吧？」

勾上天一衝而前，冷冷道：「你他娘的明知故問呀！」（未完·一）

上文提要：高燁和王妃秘密晤會，談的是「漢留」和燕京八友的關係，大家都不大清楚誰是卧底的人，王妃收容屈一塵子嗣之事，似被多爾袞知道，派人來捉王妃，琴格格先逃避，王妃得高燁暗護才逃脫。小屈在濟南被鐵貝子偵知，雙方纏鬥，突來小朱協助，未能脫身，幸來了易釵而弁的琴格格，才將鐵貝子制服……



神刀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審問口供　措詞曖昧

琴格格道：「對，我們必須擒住他。」

小屈道：「小朱，大家同心合力逮住他，他的確是個有用的活禮物，送到某處去，一定大受歡迎。」

小朱道：「小屈，你有位武功很高的王朋友，他能拿下鐵貝子的。」說完退到一邊去了。

琴格格道：「別拿蹺好不好？有你不多無你不少。沒有你我們照樣能擺平他！」

「當然！」小朱道：「所以在下頗知自愛，免得討人厭，說我丑表功、拍馬屁！」

小屈道：「你們不要鬥嘴，我們都是自己人哪！」

小朱道：「小屈，以前是，現在似乎不是了！」

「小朱，你怎麼啦？」

鐵貝子當然知道爲了甚麼，他是惟恐天下不亂，道：「原來是義郡王府的琴格格，久違了！」

琴格格一看也不想再隱瞞了，道：「鐵貝子我要你說實話，你離開北京時，義郡王府怎麼樣哩？」

鐵貝子苦笑着攤攤手，道：「義郡王府會怎麼樣？義郡王生前功在國家，雖然他爵位並非『功封』，而是『恩封』(恩封每代遞減一級，如王子恩封親王，至鎮國公爲止不再降，成爲世襲罔替。功封如八大鐵帽子王，永遠不降，成爲眞正的世襲罔替)，可也沒有人敢動你們的……」

這麼一說，琴格格稍放了心，但對王府的危機並非完全釋然，道：「那你爲何要南下追踪小屈？當然也可能是來追踪我的。」

鐵貝子道：「格格誤會了！本爵是奉皇上之命到魯南視察旱蝗之災情，只是在此巧遇罷了！」

「巧辯！如果眞的是視察旱蝗災的，爲何要小屈和你立刻折返北京？」

鐵貝子道：「那不過是試試他而已，倒使格格多心了！」

小屈冷笑道：「那是試嗎？好刁滑的東西。」

琴格格不再和他磨牙，立刻出了手。小朱一聽這是琴格格，剛才又和小屈耳語過，說不定還說過體己話兒呢，一賭氣，雙手叉胸旁觀，連小屈也不理了。

琴格格也較上了勁，希望自己能擺平鐵貝子，也只有逮住他逼供，才能確知王妃是否平安如故？

以高燁在「八友」中的地位，他的告密不會是空穴來風。

琴格格愈打愈猛，絲毫不讓鐵貝子。但要想獨力一人逮住他也辦不到，小屈暗暗焦急，剛才危急時都沒炫露，此刻爲了助琴格格而使用武功，小朱必然誤會。

小屈遲遲不肯出手，內心也很慚愧，王妃三年授藝之恩，難道就不如小朱重要？何況琴格格說王妃也許已身在危險之中，如能拿下鐵貝子，諒必能問出細情。

小屈道：「小朱，你不能助她一臂之力嗎？」

小朱道：「我最不喜歡丑表功，她既是滿清的格格，那我一動手，就表示我有甚麼企圖了！」

小屈道：「小朱，這就是你多心了，有話此刻說不大方便，事後我會告訴你的。」

小朱看在小屈份上這才出手，道：「我說琴格格，這可不是爲了妳，而是爲了小屈呀！」

琴格格內心也不是滋味，卻暫時忍不出聲。

他們兩人聯手，鐵貝子立刻就罩不住哩。未出五十招，鐵貝子中了兩掌三脚而倒地。隨格格逃亡的寒梅，早在鐵貝子的馬車上找了一根繩子把他綁上了。

兩個僕人一看不對，沒有再動手就跑了。

小朱道：「現在可以談談你的三年往事了吧？」

小屈道：「最好能點了這小子的穴道，琴格格走近點了，乾脆使他昏迷過去。」

小屈道：「三年前那夜，我們逃出了鐵貝子府，不久就有人追來，我以那一招把他們打倒，說來也是僥倖，那是因爲不久前學過由王妃代傳家父的內功『太乙玄牝心法』之下，才能擊倒那兩人的。然而由於四肢癱瘓，在廚房中鎖了好久，每天在蒸籠似的高熱下流汗，加上暗暗運使亡父的內功，癱瘓已逐漸好轉，只是跑不太快，那夜正好是鐵貝子的父親禮烈親王代善的六十一生日作壽宴客，深夜未止，我一時情急溜入，在第二進房中找到一套大小正合我身的馬褂和夷袍及瓜皮帽穿戴上，到後院大廳中入了席……」

小朱大聲道：「變成座上賀客啦？」

「是啊！這不過是一時權宜，那知追我的那兩個人也來了，還增加了一個年紀略大的人，就坐在我的身後……」他把當時的危急以及自己想出點子冒充多爾袞的外甥和乘琴格格的馬車逃走的事說了一遍。

本來小朱聽得直樂，一聽他又是坐格格的馬車到義郡王府去的，臉上的笑容又不見了。道：「看來你們二位眞是有緣啊！」

小屈走近低聲道：「你只會責備別人，眞是工於責人憚於責己呀！還記得我被鎖在廚房中那時候吧？你有個小妹也沒告訴我，她居然深夜到廚房去安慰我，還強迫我去摸她的……」

小朱的臉瞬間發起燒來。

那的確是太大膽的行爲了。他吶吶道：「小屈，我以爲你和小妹可以配一配……」

「笑話，就算你要作媒，也先要和我商量一下呀！」

「怎麼？你不要？」

「小朱，看你多荒唐，你小妹是甚麼樣子我都沒看到，這怎麼可以呢？如果你是個女的，那該多好？」

「哎呀！小妹和我完全一樣嘛！我怎麼會送個醜八怪妹妹給你作堂客？」

「這也不是道理，而且她故意讓我摸了……說是非嫁我不可……這不是打鴨子上架嗎？你這小子眞沒正經……」說着，在他的大腿內部擰了一下。

小朱嚇得發出怪聲，幾乎翻了臉，道：「你怎麼這麼下流？」

「我擰你一下就下流了？你那一手很高尚對不？」

小朱道：「算了！正好鐵貝子留下一輛馬車，咱們可以利用，往南十七八里就是濟南，到了那兒再好好吃喝休息一下吧！」

* * *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這是濟南大明湖鐵公祠內的一幅對聯。只看這幅名聯，就知道濟南景色之美了，由於濟南到處都有上溢的泉水，所以濟南又名爲「泉城」。城中名泉七十二，以趵突泉最大。

在歷史上，濟南在周代是封邑之地，自然又不同了。

四小入了店，包了個很大的跨院。立即洗澡淨身，小屈道：「小朱，咱們三年不見了，一齊洗澡先聊聊吧！」

「不……不……」小朱道：「還是各洗各的吧！」

小屈道：「小朱，你的脾氣還沒改，和三年前一樣。」

小朱道：「我最不喜歡和別人共浴。」

「我們住一屋吧！小朱，我好想你啊！」

小朱的表情怪怪地移開目光，道：「行是行，你睡炕頭那邊，我睡這邊。要不，我和琴格格一屋睡。」

「你胡說甚麼？」

浴罷用過飯，把跨院門閉上，解了鐵貝子的穴道，琴格格開始審問道：「鐵貝子，說吧！不說實話你會有麻煩的。」

「妳要我說甚麼？」

「義郡王府已被抄了家對不？」

鐵貝子心頭一驚，若這事她知道了，不知如何處置自己？他道：「琴格格，我出門時府上還沒有事故。」

「不對，你比我後出門，不會不知道的，告訴你，如果我們義郡王府沒有接到密報，我娘也不會要我出來流亡的，你想矇我，門兒也沒有。」

鐵貝子一口咬定義郡王府沒有變故。

小朱道：「給他點苦頭嚐嚐，他一定會說的。」

琴格格道：「我不會用刑，兩位有甚麼主意？」

小屈道：「打呀！不說就打他耳光，敲他的迎面骨。」

小朱道：「我看不必費事，乾脆把他鎖在茅厠裏，讓他趴在踏板上臉部距那一坑『金湯』不過兩尺，可以讓他獨自享受一夜。」

小屈道：「太好了，這辦法比打管用，鐵貝子，你不說是不是？」

鐵貝子還眞怕這一手，他素有潔癖，平時入厠都要戴着香荷包呢。可是洩了這件秘密，他的命運又會如何？

琴格格道：「別和他磨菇了，送進茅坑去。」

「慢着！」鐵貝子道：「琴格格，不是我鐵貝子孬種，咱們畢竟是人不親土親，打狗還要看主人哩！妳不該再思考一下嗎？」

琴格格道：「在這節骨眼上，你說甚麼都不成，寒梅，把他綁牢。」

寒梅倒綁了他的雙手，小朱道：「小屈，你說普通的糞坑有多深？」

「差不多是到我們的胸部，或者稍淺些，那要看是住家還是人多的地方用，像客棧的茅坑，往往能到鐵貝子的脖子那麼深。」

小朱道：「我看這樣吧！光是把他鎖在茅坑不成，乾脆叫他站在茅坑中，甚麼時候說實話就甚麼時候把他放出來。」

「那太好了！不過往下放的時候也要一點一點的往下放，萬一太深沒了頂，一口『金湯』就嗆死了！」

鐵貝子以爲他們只是在咋唬，未必敢那麼做，何況他還有另一種心理上的屏障，以爲其中一人不會那麼絕。

他那知道這幾個少年人可不管那一套，天塌了有大個子頂着。就由小屈和小朱一人抓衣領，一人捉着腿上的繩索抬起來走向茅坑。

鐵貝子大叫道：「琴格格，士可殺不可辱，妳忍心如此侮蔑族人嗎？」

琴格格倚在門框上悠閒地道：「小鐵，你眞以爲你們說點好聽的你會不進茅坑嗎？」

「可是本爵離京時義郡主府中平靜如故呀！」

小屈和小朱把他拖到茅坑門外，跨院門外忽然有人敲門。兩小停了下來，小朱道：「甚麼人？」

「是朱烈嗎？是叔叔……」

小屈一怔道：「是不是『還童叟』來了？」

「是啊！」

小屈眉頭一皺，回頭進入屋中，他實在不欣賞這個人，如果早知『還童叟』是這樣一個高手，或者知道不是『醉菩薩』而是『還童叟』的武功，小朱教他那一招再好他也不學。

小朱扯了他一下，道：「小屈你……」

「小朱，他是你的長輩，我不想談甚麼，但我不喜歡這個人總可以吧？你們叔侄聊聊，我要迴避一下……」

小朱聳聳肩，實在也沒有話說，他也知道，叔叔對小屈不公平，那次不該同意把小屈鎖在蒸籠似的大厨房內。

小朱開了門，一個馬長臉，招風耳的老者走進來。由於茅坑就在院中一角處，「還童叟」眼光一掃就看到躺在茅坑外的鐵貝子。道：「朱烈，甚麼人躺在茅房門外？」

「大叔，你別管這檔子事兒。」

「你們這些孩子的事，我才懶得管哩，不過……」

小朱道：「那就到屋中去坐吧！」

「不必了！雖然我不愛管你們年輕人的事，却又怕你們不知深淺，弄出紕漏來。」

琴格格冷冷地道：「就算弄出了紕漏，也是我們自己的事，與你這位前輩何干？」

「還童叟」看了琴格格一眼，道：「你是何人？」

琴格格道：「我是何人與你何干？」

「還童叟」笑笑，似不願與她一般見識，這時走到鐵貝子身邊道：「看這位公子的打扮，不像個普通百姓，你是……」

鐵貝子道：「在下是禮烈親王的第三子鐵貝子……」

「噢！你就是鐵貝子，聽說你常爲『燕京八友』跑跑腿，也在他們身上獲益不淺。那太好了，把這小子交給老夫，用處可大了！」

小朱道：「大叔，你不能帶走，他不是我的俘虜，是大家的。」

「不妨，不妨！」「還童叟」道：「你是知道，我要帶他到甚麼地方去？我想你們也並不想馬上殺了他的，不過是想在他身上知道某些秘密，要逼供的話，那兒可比你們幾個人高明多了！」

小朱道：「甚麼地方？」

「還童叟」道：「就是這兒……」他作了幾個手勢，不但小朱懂了，琴格格也大致明白了，連在室內的小屈也在窗櫺破孔中看到了。

小朱道：「大叔，我作不了主。」

「還童叟」道：「我相信另外幾位也不會反對的，反正你們已和滿清的鷹爪們卯上了！你們不惹他們，他們也不會放過你們的。就這麼辦，我把這小子帶走，一天內把口供送給你們。」

小朱以爲也許叔叔辦得到，琴格格道：「說了半天，你到底是甚麼人哪，咋咋唬唬地，像是鷄羣之鶴，羊欄之驢似的，連你的名字都沒有報上來就要帶人走，也未免太倚老賣老了吧？」

小朱雖然也不太欣賞這位叔叔，畢竟是他的長輩，尤其他和琴格格是絕對敵對的，聽了這話有點掛不住，道：「家叔就是『還童叟』，『還童叟』就是他。」

「久仰！就算這位前輩的名氣夠大，要帶人走也要打個商量呀！」

小朱也針鋒相對地道：「我已經打過招呼了！況且，光憑你格格一人，也擒不住他，他是我們三人所有，我也有三分之一的權利。」

「要不要他走，也必須兩個人同意才行呀！」

小朱大聲道：「笨球，你怎麼說？」

小屈道：「你看着辦！」

琴格格道：「哼！你們可眞會慷他人之慨呀！算了，我倒要看看這位前輩一天內能不能把口供送來？」

「放心，老夫親口答允的事絕不反悔，閒話少說，我這就把他帶走……」說着走近，挾起來出跨院而去。

小朱關上門，琴格格道：「小朱，你這位叔叔老氣橫秋地，眞討人厭。」

小朱漠然道：「在下也有此同感，他是我的長輩，那有甚麼辦法？」

琴格格道：「但他不是我的長輩。」說着就往裏走。

小朱道：「巧得很，我對你的長輩也沒有好感。」

琴格格在嘴皮子上絕不輸人，道：「我的長輩也許沒有爲別人留下好印象，但至少我不會勉强別人去尊敬自己的長輩。」

小朱伸手一攔，道：「妳少在我面前甩貴族架子。」

琴格格道：「我要甩架子也要找個舉足輕重的對象，我就是把你甩倒了，實在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琴格格，聽說王妃的身手了得。」

「了得不敢當，却也不便妄自菲薄。」

「那我倒要瞻仰瞻仰……」兩個人立刻就在這西跨院中動起手來。小朱只會一招半式，有些不算太低的人物尚且栽在那一招半上，而現在不知又多了幾個一招半，已非往昔。

至於琴格格，自幼跟王妃學功夫，只不過嬌生慣養，不能吃那種苦頭，等於是淺嚐即止，所以在時間來說，她學了約七八年，但所得的却和小朱及小屈的三年所學差不多。

因此，兩人是棋逢對手，誰也不能把誰打倒。

兩人交換了二十招光景，都以爲小屈必然出來作和事老，那知屋內一直靜悄悄沒有聲音，兩人都很納悶。

莫非小屈負氣，乾脆袖手不管讓她們打個夠。

又過了二十招左右，琴格格道：「慢着，小屈好像不在屋中了！」

小朱道：「我也有此想法。」兩人入屋找尋，只見桌上有一紙條：我去去就回，小屈留。

小朱抱怨道：「都是妳！」

「爲甚麼怪我？」

「妳剛才不說我叔叔老氣橫秋，討人厭，咱們就不會鬥嘴及動手，小屈就不會出去了。」

琴格格道：「八成那時候他已經走了。」

小朱道：「妳甚麼都懂，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人尊敬？」

「彼此，彼此，你以爲你是甚麼？還不是和我一樣？」

「誰和妳一樣？」

「妳，小屈傻乎乎地看不出來，妳以爲我也和他一樣？以前我還以爲妳和他是甚麼管鮑之交呢，原來是妳迷住了他。」

「妳……」小朱道：「我的確和妳一樣，一個包子兩個饅頭。妳沒有迷他，爲甚麼自京裡私奔南下，軟貼、硬上、臉皮之厚，作鞋也能穿三年！」

「妳說甚麼？一個包子，兩個……下流！只有妳這種浪漫女人才會說出這種話來。要不是爲了小屈，我還會和妳拚命。」

「我會怕妳？」

「我知道小屈去了甚麼地方。」

「我也知道。」

琴格格叫寒梅留守，她立即越牆而去，小朱也沒落後地走了。她們都猜到，小屈一定是踩上了「還童叟」的線。

「她們也都知道小屈不喜歡「還童叟」這個武林知名人物。「還童叟」不早不晚，正好要把鐵貝子放入茅坑中時出現，可能起疑而躡踪去了。

* * *

小屈猜得不錯，「還童叟」揹着鐵貝子竄房越脊而去，在濟南這地方，小屈却是十分熟稔的，發現「還童叟」奔向柳絮泉附近。

光是中心區就有金線、柳絮、臥牛、東高諸泉；南面有趵突、漱玉、無憂、石彎、酒泉及湛露等泉。

一代詞人李淸照即濟南人，故居尚在，即在這柳絮泉附近。不久「還童叟」終於掠進一度矮籬，輕敲柴扉。

小門開處，至少有三個人影在內接應，然後門關上了。

小屈十分小心地打量地形，這兒有鄉居情調，半四合房正屋五間，被柳絮籠罩着，四面都有籬笆，而四面也都有院子，所以很隱蔽。

這工夫，鐵貝子已被放在炕上，「還童叟」運指如風，解了鐵貝子的穴道，却又另點了他的其他穴道放到一邊。

屋中只有三個人，一個中年人高大方臉，皮膚很白，身份極高，不在「還童叟」之下。還有一個約三十五歲，身份較低，他爲「還童叟」及方臉人各倒了一杯茶。

「還童叟」喟然道：「義郡王府的琴格格逃出了北京，不知道發生了何事？呂舵主最近幾天有沒有接到北京那邊的密報？」

「還沒有，我想也該到了！」

「還童叟」道：「由此看來，當年屈一塵在『八友』中臥底，八成是身份暴

露，被多爾袞處死，却放出謠言，說是『漢留』這邊因他失節而除去他的。」

呂殿英道：「由於屈一塵生前和義郡王妃過從甚密，而如今義郡王府似有變故現象，看來我們上了多爾袞的當，眞正是親痛仇快。」

呂殿英即「漢留」北六省的現任總舵主。

「還童叟」道：「有件事咱們一直還沒有澄清，如果屈一塵死了，該見到他的遺體，未死也該見到他的人。另外，和他一起失蹤的前任北六省總舵主上官行，情況也是如此，生死未卜。」

「還童叟」續道：「以上官行的爲人，他如果還沒有死，即使是殘了，或者癱了！也會設法和我們連絡。這麼多年了，却是音訊全無。」

呂殿英道：「在下以爲，上官行和屈一塵都已經不在了。」

「還童叟」道：「以屈一塵和王妃交情之深，多爾袞早應有耳聞，爲何現在才向她下手？」

「會不會是高煒和她連繫時洩了底？」

「還童叟」道：「以高煒的機智，應該不會。」

小屈心頭一跳，高前輩果然是「漢留」在「八友」中臥底的人。要是下面這三個人中任何一個不可靠，高前輩就隨時會有殺身之禍了。

呂殿英道：「但願王妃安然無恙，反之，高煒就很危險。現在來問問鐵貝子吧！」順手又解了鐵貝子的穴道，道：「鐵貝子，在我們這兒，可和那幾個孩子處不同，不說實話，就用分筋錯骨的手法，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鐵貝子道：「這位前輩貴姓大名？」

呂殿英道：「少說閒話，義郡王府有變，把詳情說出來。」

「前輩，本爵離開北京時，義郡王府還平靜無事。句句實話，兩位不信，我就沒有……」

「還童叟」出手如電，一時之間掌拍、指節敲、駢指戳、用爪抓，在鐵貝子的下顎、肩骨及肱骨等處弄了幾下。

突然，鐵貝子在炕上翻滾哀號，滿頭大汗，道：「前輩……請高……高抬貴手……我說……我受不了……我快要死了……」

「還童叟」一張馬臉沒有表情，出指在他身上弄了幾下，鐵貝子逐漸安靜下來，喘着道：「前輩……據晚輩所知……睿忠親王多爾袞接獲密報，王妃和屈一塵交往甚密，又接待過屈一塵的遺孤，和『漢留』必有私通，下令抄家拿辦，可是，不知是誰漏了風聲，琴格格和屈一塵的遺孤已聞風逃走，『八友』中三四個高手合擊王妃，居然也被她自秘室內跑了！」

呂殿英哼了一聲道：「還有呢？」

鐵貝子道：「有個幪面客臨時出手搭救，王妃和那幪面客自兩個方向逃走，直到本爵離開北京時他們還沒有入網……」

小屈先是一陣難過，因爲王妃被抄家，可以說是爲了他們父子，後來聽說有人援手逃走了，心情好轉，却想不出那幪面人會是誰。

「還童叟」長嘆一聲，道：「老夫帶來鐵貝子，答應過三小，要給他們口供，這消息叫我如何告訴他們？唉！尤其是琴格格和屈能伸……」

小屈以爲不必再看了，悄悄的離開了這間民房。

走出民房不遠，忽見小朱邊奔邊張望，心知必定是出來找他，不免就犯嘀咕了，「還童叟」和呂殿英住在那民房之中，小朱會不知道嗎？

小屈這麼想，絕非懷疑小朱，而是對這件事本身的懷疑，也可以說對「還童叟」發生了懷疑。一定是那地方不讓小朱知道的。

小屈隱在暗處觀察，小朱果然不知道那地方，而且對濟南的街道也不熟。小屈正要出來招呼，突然浮現了一個念頭。

在學藝那三年當中，高煒不斷地灌輸他人生經驗。固然「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對的，但也非絕對的。

至少在武林中、江湖上這話不是絕對的。一件事雖不須三思而後行，再思再想是必要的。「用人不疑」對武林中人太危險了。

過去高煒說過，被施以分筋錯骨刑罰的人，會渾身痙攣、抽搐、直冒虛汗，嗓中已發不出很大的哀號，更無法滿地滾動，如時久而不解，足以暴斃。

而被施過這陰毒刑罰的人被解了之後，也會像大病初癒一樣，即使是武林高手，也須在運功調治三五個時辰之後才能復原。

而不久之前的鐵貝子，在「還童叟」分筋錯骨手法之下，情況則完全不符，未解前滿炕翻滾哀號，解後語言已恢復正常，像常人一樣……」

小屈不再多想，掉頭逕自奔回。

這次他更小心了。因爲，假定他想得不錯，那表示下面屋中的人已知有人或者是誰在窺伺而故意造成的假象，那麼，這次折回，如不特別小心，對方也會覺察。

如這次再被覺察，等於陰謀被揭穿，就不會再放過他，剛才可能是故意要他回去傳不實之話而已。

當然，鐵貝子說的也可能是眞話。

小屈不敢再到原先後窗外窺伺的地方偷看，而是在側面窗外，他發覺屋內沒有一個人影。

「也許是誘敵深入的。」丟入一塊問路石，還是一樣，又熬了一會，他冒險入屋，果然是一個人也沒有，剛用過的茶具還在。

小屈循原路出來，進入一條小巷，這小巷連白天都十分僻靜的，走了十來步，一個人影自對面巷口走來。

小屈老遠就看出此人不是小朱，小屈甚至看出此人的臉上紮着一塊黑布，他以爲這人必是衝着他來的了。對方不以眞面目相見，他也可以依樣畫葫蘆。

他取出一塊手帕紮在眼部以下。雙方近了，在五七步左右，那幪面人停了下來。

小屈也站着不動，雙方互相凝視了一會，幪面人道：「你又去過那竹籬民房？」

小屈道：「不錯。」他以爲對方挑明了，他也沒有必要說謊了。

「你去看甚麼？」

「你想知道些甚麼？」

「你折回偷看，想知道些甚麼？」

「我所知道也正是你們所不希望我知道的，對不對？」

「小子，你要爲你的命運負責。」

「自父母去世之後，我的命運從未交給別人負責過。」

「很好！這表示你很看得開了！有沒有甚麼要我代你轉達甚麼人的話？」

「我倒沒有，我是一死百了！你老兄如果有，我不答應效勞則已，一旦答應了，就是在天涯海角，我也一定爲你帶到……」

幪面人「騰騰騰」踢出三腿，勁兒足，速度驚人。小屈扭身轉過，對方「刷刷刷」又是三次「貫手」戳到。

小屈微微吃驚，由於接近之故，看出此人的衣服，和一雙二踢腳沙鞋，及小腿上裹着倒趕千層浪的裹腿。

他以爲不久前在那竹籬內民房中的三十五六歲的漢子，就是這身打扮。此人身手已是如此霸道，「還童叟」和姓呂的那個北六省新舵主也就可以想像了。

此人的「貫手」和中原的「竹葉手」及鐵沙掌略似，像鐵鍬和鋼鏟似的貫出，中了必肉碎骨折。王妃曾提過這種功夫，是東洋人搏擊術中的特色。

無怪此人的口齒不大清楚了。

這種東洋功夫走的是剛猛路子，重擊時往往會發出低吼以壯聲勢。除了用拳、刀手、指節、二、三、五指貫手之外，還善用膝部和大幅度撩腿旋掃。

小屈和此人初次動手，差點被他的聲勢唬住，就像餓瘋了的狂獅瘋豹一樣，但摸透了之後，就不難應付了。

幪面人道：「小子，你要認命，我無意留你的活口。」

小屈道：「這麼說起來，你對我的一切似也很清楚，要我留你的活口，似也不大公平吧？」

幪面人全力施爲，無法超越他自己，不能超越，也就等於無法超越死神，待他發覺輕估了小屈時，小屈的右掌指尖向上，掌側立，有如佛門子弟打問詢的姿式，却像驚虹飛刀一樣飛斬、剁落、飛削及砍切而下。

總之，掌的攻勢完全是刀法的路子。

此人才支持了四十招左右，「卡喳」一聲，右胸正中，至少有五六根肋骨碎裂塌下。

但却又嘶呼着蹦起，想來一次飛踩，却因傷勢太重，口鼻中血箭狂噴，又摔落地上。

小屈看看自己的雙手，好像陡然之間對自己的雙手陌生起來了。前此，他不知道自己的雙手有此速度和力量，更不知道應敵時的反應如此圓活犀利。

小屈匆匆離開現場，不過盞茶的工夫，兩條人影由小巷兩頭如風捲到，打了個手勢，停在屍體身邊。

兩人也都以黃布幪面，一個長臉、一個方臉。

方臉的道：「一個東洋七段高手，又很聽話，就這麼走了。」

長臉的道：「你看是誰幹的？」

「森山追蹤的那個小子，難道是他？依我看，那小子未必有此功力，即使有一點，也不會這麼快就把森山解決了！」

「致命傷在那裏？」

「左胸骨幾乎全場。」

長臉人蹲下看了一會，忽然移開森山的右手，他的食指還僵直地觸在地上的「刀」字上。那是歪歪扭扭的六個字：「頗似菩薩刀法……」

「你看！」長臉人指指地上字跡。

方臉人看了一下道：「誰是菩薩刀？」

「傳說中有人說『醉菩薩』是漢人，也有人說是滿人，有人說是男人，也有人說可能是女人。因爲刀法雖厲害，却有菩薩心腸，也就無甚可怕。但也有人如此解釋：菩薩固然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一旦被稱爲『醉菩薩』，也就是說酒醉的菩薩是否還會大慈大悲呢？」

「高見！由此看來，很少有人知道『醉菩薩』是誰了？」

長臉的人道：「走吧！但有一點我想不通，憑森山這七段功力，在東洋不是第一流的，在我國自然也不是，他怎知這人的功力頗似『菩薩刀』？」

方臉人想了一下道：「東洋人老東北邊塞落戶者甚多，而滿人和東洋人接觸的較爲頻繁。所以我們猜想『醉菩薩』是滿人，頗易觸類旁通。」

長臉人點點頭，認爲有點道理，這工夫方臉人已挾起森山的屍體如飛而去。

＊　＊　＊

由於琴格格揭穿了小朱的身份，小朱改變主意，沒有和小屈睡在一舖炕上。這對琴格格來說，正中下懷。

不過，琴格格一夜沒睡，她總以爲小屈和小朱那麼好，會不會早已知道小朱的眞正身份？

日上三竿，小屈才下炕梳洗，琴

格格還在睡。首先，小屈發現離開北京時王妃送他的蒜條金十五顆不見了。

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一旦沒了錢，那可是寸步難行。

小屈找到小朱，道：「小朱，你有沒有失竊？」

小朱茫然道：「讓我看看……」檢視行囊之下，放在包袱中的銀子不見了，但在衣袋內的銀票還在，道：「可惡！眞是閻王不嫌鬼瘦，居然有人在咱們身上找主意。小屈，你丟了多少？」

「十來顆蒜條金，大約是三十兩之多。」

「幸虧我這兒還有，暫時不會抓瞎。」

這工夫寒梅大驚失色地把琴格格叫醒了，道：「格格，糟了！小朱和小屈公子都失竊了金銀，我剛剛檢視咱們帶來的細軟，也都全部丟光了！」

琴格格本來尚未清醒，待她腦子清醒，翻身下炕，道：「全丟了？」

「小金元寶五十顆、馬蹄金八塊、銀票五千餘兩、現銀約三百兩，都不見了，就連格格的一些金飾也都……」

這工夫小屈在門外道：「格格醒了沒有？」

琴格格道：「請進來。」

小屈立即說了失竊的事，琴格格也說了她全部被竊，一文不名的事，不禁咬牙切齒的道：「寒梅，去把掌櫃的找來，咱們在這店中失竊，要不是黑店，他也該負責賠償損失的。」

小屈道：「客棧迎門櫃枱上有個漆金招牌，上寫金錢細軟要繳櫃保管，要不，遺失是概不負責的。」

琴格格低聲道：「小朱有沒有遺失？」

「有，不過有一些銀票放在貼身衣袋內，沒有丟。」

琴格格道：「小屈，你是說我們不必去找店家？」

小屈道：「琴格格，妳以為找他們有用嗎？反而弄得滿城風雨。再說，咱們已是危機四伏，追咱們的人絕不僅是鐵貝子一個人的。」

「你怎知道？對啦！昨天夜裏你不辭而別，是幾時回來的？」

「大約是淩晨寅時左右。」

「可是那時候我還沒有睡呀！」琴格格想了一下道：「我相信這個賊下手的時間必是四更左右，那時候大家都睡了。」琴格格向外呶呶嘴道：「他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大約也是寅時以後。」

「小屈，你說這可怎麼辦？我以為這不僅僅是個小毛賊，或剪綹的三隻手，可能是志在使我們寸步難行。」

「琴格格，現在還沒有那麼嚴重，因為小朱身上還有不少銀票，他很大方，不會不管我們的。」

「我才不用他的錢啦！」

「何必呢？非常時期，一切要看開點，我告訴妳，據鐵貝子說，貴王府已被抄家，王妃自地下室內脫身，雖然出口處有高手攔截而受重傷，但適時有位幪面客現身援手，脫困而去。」

琴格格立刻變色道：「是鐵貝子對『還童叟』說的？」

「不錯，想不出那個救王妃的幪面客是誰，反正絕不可能是高前輩的。」

「小屈，我要潛回北京看看。」

「琴格格，這是自投羅網，而且也違背了王妃要妳逃亡的苦心了！」

「即使為了回去弄些盤纏，也該回去一趟，要不，我實在不放心。」

琴格格又道：「要不，我先到濟南滙豐票號去試試看，能不能憑我的身份或斗記支點錢用。」

小屈道：「格格，如果鐵貝子說的抄家的事屬實，我們往南流亡已經二十多天了，距抄家也有半月之久，清廷的緝捕令，恐怕早已到達各府、縣了。而各府、縣也必立刻知會各錢莊及票號，停止被通緝者之滙兌，甚至及時告密捉人的。」

琴格格道：「果眞如此，咱們就幹他一票。」

小屈直搖頭，道：「雖然弄了錢由清廷賠，要是民營錢莊，清廷就未必會賠償，說不定大帽子一扣，說他們票號和逃犯勾結，騙詐公帑呢？」

「有那麼嚴重嗎？」

「為甚麼沒有？抄了家就是欽犯哩！」小屈道：「先不必發愁，吃了早點再合計合計……」

他們來到前廳，小朱咋咋唬唬地為他們叫吃的，還特別問琴格格，道：「妳是金枝玉葉，自幼在貴族中長大，錦衣玉食，嬌生慣養，這麼粗的飲食，妳不嫌弄壞妳的喉嚨嗎？」

琴格格本來就不喜歡這個人，丟了盤纏又是一肚子火，而偏偏她和小屈的全部失竊，小朱却還有不少銀票，這種嗟來之食，她實在食不下嚥，於是離開前廳回跨院去了。

小屈道：「小朱，現在咱們是在一條船上，應該和衷共濟，隨時遷就點，其實琴格格並沒有得罪你。」

「怎麼？我得罪她哩！」

「小朱，你的脾氣衝，她也差不多。小朱，她現在家破人亡，一個單身小女子在外流浪，也挺可憐吧？」

「她可憐，我就……」

「小朱，我想問你一件事，不管我問的是否合理，你都不要見怪。」

「你自管問，我甚麼時候怪你來？」

「小朱，昨夜我去踩了令叔的線。」

「你不信任他？」

「小朱，在這個世界上誰最值得信？誰不值得信？是很難說的，人心隔肚皮，難以捉摸。記得你以前對我叮囑過：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對對！就是對家叔，也得用上這

句話的。」

「假如昨夜是你看到那情況，你會不會有疑問？」他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小朱想了一下道：「你是說家叔施出分筋錯骨手法逼供，鐵貝子翻滾哀號不已，解除後立刻就復原了？」

「差不多。」

「小屈，那是不是分筋錯骨手法？」

「事前令叔說過要施那種歹毒手法的。」

小朱道：「果眞是那種手法，的確很可疑，不過，要說家叔會通敵而出賣『漢留』，小屈，打死我也不信。」

「小朱，有時由於一些特殊原因，可能不得不權宜通敵或幫助敵人，但那和出賣『漢留』也許不同，正和昔年關雲長在華容道上放了曹操一馬，那只能算是助敵或縱敵，但絕對談不上出賣劉備的。」

小朱道：「你先不必解釋，你說你宰了一個人，那人很像家叔和那北六省『漢留』的總舵主呂殿英的部下？」

「不錯，那人可能是東洋人。」

小朱在苦思，小屈道：「我去看看琴格格，一個女孩子第一次出遠門，是需要照料的。我去看看就來。」小屈去了，小朱皺皺鼻子不悅地道：「她需要照料，別人就不要？哼！馬屁精！」

她知道小屈不是拍馬屁的人，但不免打從心底排斥琴格格這個人。那知這時小屈慌慌張張地奔回來低聲道：「糟了！琴格格和寒梅不見了。」

小朱挑挑細眉，道：「不見了？不會是又犯了貴族脾氣吧！」

「小朱，同是天涯淪落人，設身處地想想，她……」

「很值得同情對不對？」

「當然，我猜想她們可能去了某處……」就在這工夫，門外一個馬臉招風耳的老者邁着方步走進來。而且立刻發現了兩小。

「小朱，你叔叔來了。」

小朱回頭一看，正要站起，「還童叟」叫他坐下，道：「坐下，昨夜老夫說過，一天內要給你們口供的。」

「叔叔，鐵貝子招了？」

「嗯！他是來追琴格格的。他說王府已被抄家，王妃被一幪面客救走。」

小朱道：「叔叔，你昨夜是把鐵貝子拎到『漢留』那兒問口供對不對？」

「你以後要愼言，這『漢留』兩個字不可亂說，弄不好會一言賈禍的。」

小朱道：「叔叔，你們『漢留』的人手中也有東洋人？」

「你管這些事幹甚麼？」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怎麼能說我管閒事？」

「還童叟」顧左右而言地道：「義郡王府既被抄，要叮囑琴格格小心點！」

「叔叔，那個東洋人死了對不對？」

「還童叟」瞄了小屈一眼。小屈內心很急，不希望小朱拆穿。「還童叟」道：「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昨夜跟蹤叔叔，後來看了一齣精采的牛刀屠狗的把戲。」

「甚麼叫牛刀屠狗？」

小朱道：「在一條窄巷中，我伏在一家後園牆內樹上窺伺，一個六旬以上的老人，以青布罩面，他問那東洋人的名字，他說他叫森山。」

「還童叟」還眞被小朱的謊言唬住了，皺着眉望着這個晚輩，道：「以後呢？」

「森山問對方是何人，對方說森山臨死前就會猜出他是誰了。幪面客還問他是空手道幾段？」

「還童叟」道：「森山怎麼說的？」

「森山說他是八段……」

「還童叟」心想，多說了一段又有什麼用。

小朱道：「那蒙面客說，他對付敵人，因人而異，他豪氣干雲地說：你要是十段以上，我用雙手對付你……」

「還童叟」微微變色道：「你是說對方以單掌擊斃了他？幾招？」

小朱「嘖嘖」地道：「我當時忘了數，但估計絕未超過七招。叔叔，像這樣的高手，要是叔叔遇上會有什麼結局？」

「還童叟」的火候很夠，根本不回答這類意氣用事的話，似在凝思，臉色陰晴不定，在編故事來說，小朱是青出於藍哩。小朱偷偷地向小屈眨眨眼。小屈很佩服他的說謊技巧。

小朱又道：「叔叔，你是在逼供之下才使鐵貝子說了實話的？」

「當然，昨夜你們要把他放入糞坑中他都不在乎。」

小朱淡然道：「叔叔是用什麼特殊逼供手法，居然能使他馬上就範的？」

「還童叟」有點自負地道：「分筋錯骨手法，當今武林會此術而在解除後不要受刑者因此致殘的高手，已經屈指可數了。」

「當然……當然！」小朱內心很難過，也不能不佩服小屈，居然心細如髮，看出破綻來，可見當局者迷這話是有點道理的。「還童叟」閱歷深，經驗老到，却未想到已鑽進晚輩的繩扣中去了。

小朱道：「叔叔眞了不起！那天有空，把這手法教給我好不好？」

「小孩子學這個幹什麼？」

「那麼鐵貝子呢？口供已問出來了！如何處置他？」

「口供只問出了一點，還有別的，要慢慢問。」「還童叟」面向小屈道：「屈小弟三年前就和朱烈很好，分手後這三年，你在跟何人習武？」這是單刀直入的問法，而不問他有沒有學武功。

小屈道：「在北京近郊跟一位隱居多年的前輩習武。」

「那位隱士的大名是……」

「徒不應言師諱，綽號『一瓢叟』。」

（未完・六）

上文提要： 白愁飛深得蘇夢枕的器重，成爲金風細雨樓之重要掌舵人。而王小石則淡薄名利，毅然離開金風細雨樓，到金石坊一邊賣畫，一邊替人專醫跌打。一天，一名書生打扮的青年到訪，佯稱看病，却向王突施暗算，幸好王早已有所警惕，反手回擊，一拳擂在書生左膝蓋上；但却被從外趕至的唐寶牛喝止，才知眼前人是方恨少……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出示御賜鐵卷　免遭公差拘捕

「哦？」孟空空道：「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唐寶牛仍然大剌剌地道：「像你這種人，不明白的事情本來就很多。」

孟空空依然不發怒：「那麼，你們是怎麼知道我們就在車上，而且能夠配合好一齊行動呢？」

唐寶牛咧開大嘴，伸手向張炭一指，道：「他說的。」

孟空空一呆，道：「他說的？」

唐寶牛更加得意非凡的樣子：「他當着你們面前說的，你沒聽到？」

孟空空與習煉天對望一眼，那張炭道：「我曾說過這段話：我現在累得只想找一個穴，道通那裏都不管了，每天這樣怎能承受，制不住要到處闖了，又不想落人之後，面壁悔過也無及了，人生就是從無到有，敵友都是如此這般。」他頓了一頓：「你不記得了？」

孟空空點頭道：「是有這一段話。」

方恨少插嘴道：「你把第一句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第二句話的第一個字、第三句話的最後一個字、第四句話的第一個字、第五句話的最後一字、第六句話的第一個字、第七句話的最末一字，和第八句話的第一個字，合起來看看。」

「也就是說，除第一句話的首尾之外，凡是雙數的話語的第一個字跟逢單數語句的最後一字，串連起來，」唐寶牛笑嘻嘻地道：「你就會發現我們『王大俠』的聯絡方式、暗號手語，智慧過人。」

孟空空想了想，恍然道：「那是……『我穴道受制後面有敵』……無怪乎他後來還加了句：『大哥、二哥、三哥都別生氣』，我們曾在酒館一會，張炭是藉此點出了背後脅持他的人是誰，高明，高明！」

唐寶牛當仁不讓的道：「失禮，失禮。」

方恨少理所當然地道：「慚愧，慚愧。」臉上當然連一絲兒慚愧之色都沒有。

張炭也笑道：「這是兩浙兩湘的特殊暗語，算是多教了你，長點見識。」

孟空空頷首道：「正是，多謝。」

倒是王小石臉上閃過了一絲詫異之色。

他跟彭尖交手一刀，勝來似瀟洒輕易，其實那一刀之中，彭尖曾在刀勢上作出三度反撲，王小石分別以刀尖、刀鋒、刀身破之，最後，還是以刀意傷了對方。

一個眞正的刀手，他手中的刀，連刀柄、刀鞘、刀布在內，無不可傷人。

只是要傷彭尖，絕對是件不容易的事。

王小石卻是非傷他不可。

在剛才那一刀定勝負的比拚裏，他傷不了彭尖，就得死在對方的刀

下。

像彭尖反挫力那麼高的敵人，王小石與他交手只一刀，但已惺惺相惜，印象難以磨滅。

孟空空卻還沒有跟王小石交過手，王小石對他已有深刻的印象。

他發覺孟空空「謙虛」——至少他十分沉得住氣，在一個非常的情勢下，還把握學習新事物的機會。

而且孟空空的記憶力奇佳。

張炭的那一番奇言怪語，他可以立即倒背如流，而且早就暗自觀察、細加留意，所以他才會記住張炭那句「大哥二哥三哥」的話。

他對孟空空刮目相看。

孟空空卻已在問他：「我們挾持了張炭兄，顯然是爲了針對你，你既已揭破和發覺了我們，爲何不問問我們的來意？」

「我爲甚麼要問？」王小石笑着反問。

孟空空又是一怔。

「你們要找我，可逕自來我的『愁石齋』，光明正大，無任歡迎，用這種技倆，只是白費心機，我既不會去，又無興趣，這樣又何必要知道你們的來意、甚麼人支使你們來的？」王小石笑笑，搔搔頭皮道：「那就這樣，恕不遠送。」說着轉頭就要走進店子裏去。

他們這樣一鬧，在街上圍觀的人，自然攏了一大羣。

習煉天覺得臉上掛不住，大喝道：「姓王的，你給我站住！」

王小石便站住，心平氣和的道：「還有甚麼指教？」

唐寶牛忿然道：「你這人，他叫你站住，你就站住，你是狗不成？要是我，別人要我停，我硬是要走；別人要我走，我就站住。」

「啊，」張炭道：「我明白了。」

唐寶牛奇道：「明白了甚麼？」

「你不是狗，果然不是狗，」張炭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你是牛，當眞是一頭蠻牛。」

習煉天見這時候這人居然還有心情開玩笑，怒極了，嗆然拔刀。

唐寶牛哈哈笑道：「怎麼？你敢當街殺人不成？」

習煉天虎吼道：「我就先殺了你。」虎地一刀，炸出千彩萬幻，如夢網一般罩向唐寶牛。

唐寶牛迎刀而上，揮拳道：「老子好久沒好好打上一架了。」

張炭忽一肘撞開唐寶牛，道：「這一刀厲害，讓我來。」

話未說完，便給方恨少絆了一腳，方恨少一揚扇子，道：「這一刀你接不下，我可以……」

忽人影一閃，王小石已接下這一刀。

他只接招，沒有傷人。

他不得不出手。

因爲他看得出習煉天這一刀之勢。

如果方恨少接得下，習煉天恐怕就活不去了。

——因爲習煉天這一刀，完全是一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刀法。

故此這一刀莫之能匹。

如夢，若一驚而醒，夢即不存。

封架這一刀，也許不是太難的事，習煉天的「驚夢刀」未免太重花巧，有欠實力，但要化解這一刀而不殺傷他，卻是極難辦到的事。

就像夢一樣，要夢醒而不夢碎，談何容易？

——除非是夢就是現實，現實就是夢。

只是人生可以彷彿如夢，現實怎會就是夢？

把夢想當作現實，本身就是一個夢。

王小石挺身去應付這一刀，因爲他自信能憑相思刀的細緻輕柔，或可把夢送走，但不驚擾它，化解這一刀，而不傷害習煉天。

他跟習煉天無仇無怨，何必要殺人傷人？

何況現在圍觀的人漸多，假若方恨少等殺了人，難免會受官府追究。

王小石當然不希望有這等事情發生。

所以他接下這一刀。

* * *

這一刀一接，王小石也等於接下了所有的麻煩。

習煉天慘叫一聲，仰天而倒，胸口噴出血泉。

彭尖尖叱。

孟空空驚呼：「你這殺人兇手。」

人羣盡皆嘩然。

王小石一時茫然不知所措。

他甚至連刀都忘了收回。

(自己這一刀怎會……)

王小石正想俯身察看，孟空空刷地拔出了他的刀，叱道：「你還想加害他？」

王小石正待分辯，忽見一行人排衆而出，都是差役打扮，腰佩鋼刀，手持水火棍，頂插花翎，爲首的一名公差戟指喝道：「呔！你敢當街殺人，來人啊，押他回衙！」

方恨少搶先道：「人都還沒有死，你怎麼說他殺人？」

那公差身形瘦小，但樣子長得很精靈清俊，年紀最輕，但在這一羣人中身份卻是最高的，即乜起一隻眼睛，斜盯着方恨少：「你又怎知道他沒有死？」

方恨少亦斜睨一隻眼睛，用眼梢回敬他道：「你也沒有去檢驗過，怎麼知道他死了？」

那年輕公差臉色一沉，忽然低聲叱道：「你們去看看！」身後即有兩名公差吆喝一聲，湊身過去檢查習煉天的傷勢。

年輕公差依然斜盯着方恨少，陰陰森森的道：「你是誰？叫甚麼名

字?」

方恨少懶洋洋的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那公差猛喝一聲:「你是甚麼東西!大爺在這兒辦公事,剛才在這兒打架鬧事你可也有份!來人啊,先把這兔崽子扣上押走!」

方恨少冷笑一聲,唐寶牛趨身到他身邊,看樣子他們都是準備先打上一場架再說。

「等一等,」王小石忽道:「人是我傷的,架是我打的,你們要弄清楚,我跟你們回衙便是,犯不着旁及無辜。」

「哦?」那公差返身,眼神與王小石對了一招冷鋒:「你肯束手跟我們回衙?」

王小石點了點頭。

「就算我願意跟你回去,」王小石摸摸鼻子說:「有樣東西也不會同意。」

年輕公差眼裏充滿了敵意,手按刀柄道:「我知道了。」

王小石怪有趣的望着他:「你知道甚麼?」

公差道:「我知道你要我先問過它。」

王小石斜飛一隻眉毛:「它?」

公差道:「不是你的刀,就是你的劍。」

「錯!」王小石截然道,他扒開衣襟,「御賜『免死鐵卷』在此,誰敢動我,先問過它!」

那公差一驚,只看了一眼,慌忙跪下,他的部屬也急急跪下,一時間,一街的人都跪了下來。

王小石忙拉上衣襟,急叫道:「別跪別跪,我是鬧着玩,只嚇狗腿子,不唬老百姓的!」

那公差這才敢站了起來,恨恨地道:「你有皇上御賜的『免死鐵卷』,我自然請不動你。」

方恨少在旁眉飛色舞的插嘴道:「『免死鐵卷』在此,就算是刑總朱胖子親至,也扳不走這塊大石。」

公差心有未甘:「我知道『免死鐵卷』只有五面。」

方恨少猶恐落後,即行接道:「一面是在太后手裏,一面在方小侯爺手裏,另兩面,一是贈予宋司空、安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的蔡太師手裏,一在公著平章軍國重事諸葛先生手中,還有一面嘛……」

他想到這點,不禁轉過去問王小石:「這一面不是蘇夢枕蘇樓主的嗎?」

王小石道:「是。」

公差冷哼道:「蘇公子肯把比性命還重要的『免死鐵卷』授你,可見他對你推心置腹,難怪你會對他效命,膽敢無法無天!」

王小石道:「我不是莫北神的部隊,也不打傘,我一向頭上都有髮,髮上有天!」

公差嘿笑道:「你傷人致死,還不服罪,這算甚麼服法?」

王小石忽反問道:「誰受傷了?」

公差一楞,用手往地上淌血不止的習煉天一指道:「你沒長眼睛麼?」

只聽一個聲音在人羣裏應道:「他?有長眼睛呀!」卻不知何時,張炭已混到人叢裏,躍近那習煉天躺着的地方,忽然發聲,語音一啓,雙指駢伸,疾插習煉天雙目!

這一下變起突然,孟空空正集中精神面對王小石,彭尖負傷,那一干六扇門中的衙差身手又遠不及張炭,要救,已來不及,要阻,更趕不及!

眼看習煉天雙目就要被張炭戳中,突然,習煉天大吼一聲,身子平平昇起,一刀如雪,反斬張炭!

張炭大叫,挪身後退,邊道:「這就對了!大家看見了!」

習煉天這下奮身出刀,公差臉色就有點掛不住了,王小石道:「看來,他傷得好像也不怎麼樣罷?」

公差仍沉住臉色,道:「不管傷得要不要命,當街打架傷人就是不對!」

王小石道:「剛才動手的豈止我一個?那何不把他們也扣押回去?」

公差嘿地一笑道:「你怎麼知道我不拘拿他們?我原想先扣了你,他們一個也走不掉。」

王小石忽然笑問:「你叫甚麼名字?」

公差居然也對答自如:「我姓龍。」

王小石眉毛一軒,道:「你是龍吹吹?」

公差眉宇間也掩抑不住一股喜色:「賤名未敢聞雅聽。」

王小石肅言道:「四大名捕,名震天下,小四大名捕,也大名鼎鼎,郭傷熊、鄺速遲、舒自綉、龍吹吹,是新崛起的名捕,而又以閣下最爲年輕出衆。」

那青年公差道:「或許就是因爲這個原故罷,我到現在都還沒死。」語音裏已禁不住有了些得意。「小四大名捕」郭、鄺、舒、龍合稱「小四大」,但郭傷熊在「大陣仗」一案中殉職,鄺速遲死在「連雲寨」的穆鳩平手裏,舒自綉則在「逆水寒」一役裏身亡。

「小四大名捕」就只剩下了他一個,難怪王小石提起來的時候,他臉有得色。

「生死的事,與能力有關,年齡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不然的話,眞正的『四大名捕』,豈不要死了幾十年了?」王小石調侃似地道:「也許,生死成敗,跟運氣倒還有密切的關係。」

他語音一整,忽問:「就算你是小四大名捕,難道便可以無視『免死鐵卷』?」

龍吹吹一跺脚,恨聲道:「我們走!」

一行人大聲應和,不甘不願的退去,看來,他們今天又不知要找多少

無辜的老百姓來出氣了。

王小石微微地歎了一口氣,向着人羣說:「你們都已經來了,何不一齊現身呢?」

孟空空笑道:「果然瞞不過你。」

王小石道:「你們明來暗至,軟硬兼施,無非是要我跟你們去一趟而已。」

孟空空的身後,已出現了五個人。

這五個人一出現,人羣便開始散去。

而且很快的便走得一乾二淨。

原因很簡單。

在這五個人沒出現之前,人們都來看熱鬧的。

這兒有毆鬥打架,通常,打架毆鬥被一般人認爲是「熱鬧」。

人們都喜歡看「熱鬧」。

可是這五個人一旦出現,就變得無熱鬧可看。

只剩下了殺氣。

通常只有殺人的高手才能感覺到對方的殺氣。

武功越高,殺氣越重。

不過武功高到了一個地步,反而又變得沒有了殺氣。

只是這五個人的殺氣,就連開封府裏沒有練過武功甚或是一生人未與人打鬥過的民衆,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裂膚、割體、劈面、刺骨、入心、入肺的殺氣,用一把無形的刀,已伸入他們的喉嚨。

他們只有快快離開,免得讓家人哭號在自己的血泊中。

* * *

孟空空還是很謙和的說:「既然如此,你明知非走這一趟不可,何不就跟我們走一趟算了?」

「其實你們有甚麼事,只要先來告訴我一聲,沒有甚麼我不奉陪的。」王小石道:「可我就是不喜歡你們用這種方式:先挾持我的朋友,後出動公差,到頭來還得兵刃相見。」

習煉天詐死一事被拆穿,早想動手,當下道:「我們好好地請你,你不去,這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可怪不得我們!」

王小石笑道:「對,如果我給你們當街殺了,也怪不了你們,誰叫我不跟官差去衙門一趟,他們可沒動免死鐵卷,而我只是在私毆中被人砍死,這跟官方無關,官差無罪,我要是死在你們手上,只能怨天,怨地,怨太陽月亮,就是怨不得你們。」

孟空空笑了:「你說的對,眞是聰明。」

王小石笑問:「萬一我殺了你們呢?」

習煉天大聲道:「你殺得了?」他現在可膽豪氣壯,「京城裏八大刀王齊至,你殺得了?」

王小石斂容,手按配劍上的彎刀,沉聲道:「正要領教。」

這句話一出,那五名刀手,一起拔刀。

習煉天搶先出刀。

他的刀一直在手。

他知道他一旦出手,身後的五大刀手一定會及時支援他的。

孟空空也拔刀。

要他們七人同時拔刀的事,已經不太多,要他們七人同時拔刀只爲了一個人,已經成了神話。

可是,今天在「愁石齋」之前,就是七刀齊出,只攻向一個目標:

一個人……

王小石!

* * *

後來趕至的五名刀手,名頭只在習煉天之上。

其中一個,姓苗,他手裏的刀,像一把廢鐵,銹蝕斑剝,刀口鈍崩,但從來沒有人敢看輕這個人,以及他手上的刀。

他的刀看來不出色,他的人長相也不好看。

但刀不是用來看的。

他最著名的一刀,就叫着「八方藏刀式」,這一刀之威,據說曾憑這一刀擊敗當年天下第一劍,逼使他自殺當堂,何況他就是姓苗。

苗八方的刀名震八方,但另一名刀客蔡小頭,卻自小蟄居旄牛堀,練刀自成,在方應看把他發崛出來之前,從未離開過那小市鎮半步。

可是苗八方卻不敢用他戰無不克的「藏龍刀」挑戰蔡小頭小小的一把「伶仃刀」。

除了蕭煞。

只是信陽蕭煞的「大開天」、「小闢地」刀法,才能夠尅制蔡小頭小不伶仃的刀法。

蕭煞的刀法,不僅是好,不只是可怕,更不單是厲害——

——而且肅殺!

他的刀一擊必殺,一擊殺不了,再擊也必殺!

蕭白的刀法剛好相反。

襄陽蕭白是蕭煞的兄長。

兩兄弟的刀法無一相近,但各自成家。

蕭白的成名刀法,就叫做「七十一家親」刀法。

這名字很溫和,溫和得有點不似刀法的命名。

可是這套刀法的可怕處,就在它的溫和。

——它可以溫和地奪走了你的性命,砍下了你的首領,還可以仍讓你沒發覺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蔡小頭、苗八方、蕭煞、蕭白,全都對兩個刀法名家十分服膺。

一個自然是孟空空。

另外一個是兆蘭容。

兆蘭容是個女子。

她是當年刀王兆秋息之後，自然兆秋息在峨嵋論刀，敗於大俠蕭秋水手下後，兆蘭容決定不靠寶刀名刀好刀，而且苦創刀法。

她創的一套刀法，叫做「陣雨廿八」。

據說她創了這套刀法之後，三年來，江湖上已沒有人敢再創任何刀法。

因爲已不必要。

——人人都說：「女刀王」兆蘭容已把刀法推至極致，引到盡頭。

現在，苗家刀法的後裔苗八方、獨門伶仃刀的蔡小頭、刀法一剛一柔的蕭氏兄弟、習家莊碎夢刀的傳人習煉天、五虎彭門的好手彭尖，還有「刀王」之後兆蘭容、「相見寶刀」的傳人孟空空，全集中在一起，八把刀，刀刀都要取王小石的命。

——王小石究竟有幾條命，才能抵得住這些每一把都足以名動江湖、難惹而要命的刀？

* * *

王小石也有刀。

相思的刀。

相思的刀使出相思的刀法。

王小石學成相思刀，也有一段因緣奇遇。

他的刀法當然是天衣居士教他的，但也可以說完全不是。爲甚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原因有兩個。

一是因爲天衣居士傳授武功，不是着重在教，而是注重在導；他不是要弟子亦步亦趨，而是在啓迪啓蒙。

二是因爲王小石的天資，他凡學一樣東西，皆能集中精神，專心一致，在很快的時間內紮好根基，然後即有所悟；如果不能自創一格，自具特色，他情願到此爲止，把這學識轉化爲他的基礎之一，又去學別的事物。

有這樣智慧的師父，還有這樣聰明的弟子，王小石的武功，自然是青出於藍，這點並不出奇，因爲天衣居士的武功本來就不算太過高强。

天衣居士跟諸葛先生、懶殘大師、元十三限，本來就是「老四大名捕」，後來各有際遇，各分東西。懶殘大師是大師兄，未出家前名爲葉哀禪，後因犯重罪，度牒出家，也心如止水，看破紅塵，遁迹山林，成了一代奇僧。

天衣居士是二師兄，醫卜星相，琴棋書畫，奇門遁甲，詩詞歌賦，無不精通，他的戰陣兵法，尤在三師弟諸葛先生之上，武功理論，連懶殘大師恐亦爲之望塵莫及，可惜，天衣居士本身卻因天質所限，根基薄弱，瘦小多病，故難以在武功上有絕高的修爲。

這一點，也就遠遜諸葛先生，天衣居士本性淡泊，故亦遁迹江湖，盡心盡力的把自己的幾門獨到技藝，傳於有心人。

諸葛先生則與四師弟元十三限對立。諸葛先生輔政，跟宰相蔡京意見不合，蔡京遂起用元十三限制之。於是，一場朝廷的鬥爭延展到武林中來。惟諸葛先生一向以「執兩用中」，既肅奸孽，又護賢臣，清若鯁亮，但對新舊二黨，均不討好，蔡京在京畿置四輔郡，每郡以兩制一人知州事，屯兵各二萬人，兵權歸己，諸葛先生處處受制，他的四名入室弟子，即「四大名捕」，只能在重重危艱中圖振法紀，爲振國事，局勢相當困逼。這且按下不表。

王小石來京城之後，既未見過諸葛先生，也沒有拜會過元十三限，這些人在他而言，都是傳說中的人物。

然而他現在也成了傳說裏的人物。

天衣居士敎他「相思刀法」，他練得別出心裁，別有機趣，天衣居士曾對他這樣半嘉許、半打趣的說：「我這是『小相思刀』，你這才是『大相思刀』。」

王小石也鬧着玩的問：「怎麼相思都有大小之分？」

「有，」天衣居士微笑着答：「小相思只是個人的情愫，在個人心裏，一悲一喜一得一失已是天翻地覆的事兒，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才是眞正的大相思，足可昇華成藝術。」

王小石練的正是這種刀法。

——他這種刀法，面對這八名刀中高手還能否制勝尅敵？

——這「八大刀王」，是小侯爺方應看最貼身的八名護衛，連元十三限也說過：「八刀聯手，不逢敵手」。

——王小石的刀，能敵得住嗎？

——一把刀，能不能敵住八柄刀？

——八柄名動江湖的刀？

* * *

答案是：不知道。

因爲王小石並沒有出刀。

他出的是劍。

他出劍前，先退。

八柄刀急追。

疾退。

他們的刀已砍出，勢已如排山倒海，一發不可收拾，也不能收拾。

他們只有追擊。

（刀已出手，非得把敵手砍殺於刀下不可！）

他們都沒想到王小石敢以一刀拚八刀。

他們也沒有想到王小石拔劍而非拔刀。

他們更沒有想到拔劍之後的王小石會不戰而退。

一退，就退入「愁石齋」的門內。

他們絕對沒有想到的是：追擊闖入「愁石齋」的後果。

* * *

方應看手下，有十三名近身侍衛。

「八大刀王」原是方應看之義父方歌吟所收服的高手。方歌吟歷煉有成，武功比「三正四奇」還要高出許多，幾成爲武林第一高手。

當時蔡京任相，得皇帝趙佶寵信，立黨人碑於京城端禮門，把舊黨重要份子一百二十人刻名其上，臚列罪狀，謂之「姦黨」，並主張起兵攻打西夏，投徽宗所好，赴民間採辦奇花異石，奢風大熾，民不聊生。蔡京派大將童貫討之，强加鎮壓，致使懷怨更甚。

時摩尼敎餘孽方臘起兵於睦州，與朝中舊黨暗通，派出三名殺手，謀刺徽宗，這三名殺手分別謀刺徽宗，但均爲方歌吟和諸葛先生所阻。

諸葛先生的職掌是與君主講論治道，衡鑑人才，對刑案題讞，有封駁之權，平章軍國重事一職，雖可過問政事，但實權卻爲蔡京一黨架空。諸葛先生先平楚相玉京師內之叛，並力擒殺手蕭劍僧。

方歌吟認爲殺皇帝不足以廓清大局，徒增危機，並決不同意武林中人插手朝政，故在千鈞一髮間，截殺了「天道無親」仇灰灰，救了徽宗一命。

徽宗感其救命之恩，要册封方歌吟爲王侯，方歌吟無心戀棧權名，與桑小娥飄然而去，行吟於山水之間，臨行前只直言告誡徽宗，若一任奢靡下去，國事如江河之瀉，追挽莫及。

反而方歌吟之義子方應看，仍留在京城，武藝文才均十分出色，蔡京早有意思召攬，故向徽宗進言，故此一切封賜，都落到方應看身上。當然，徽宗也有意借方應看之力，保護京畿，尤其是對付剩下的那一名殺手。

這一名殺手兩度爲諸葛先生所敗、方歌吟所傷，但却能逃逸，仍潛伏暗處，非殺徽宗而不心甘。

方歌吟離京後，留下來的「八大刀王四指掌」，自都歸方應看僕從。這「八大刀王」聯手，連方歌吟都說過：「如果他們八人同心協力聯手應敵，我單憑『天羽廿四劍』和『天下四大絕招』，恐亦未可取勝。」

這是方歌吟「至高的推崇」。

因爲誰都知道，方歌吟使「天羽奇劍」和「天下四大絕招」，幾乎冠絕武林，無對無匹無敵。

此刻這八大刀王，就是一齊向王小石出手、出刀、下殺手！

* * *

王小石怎麼應付？

* * *

王小石退入「愁石齋」。

八大刀王，刀陣一成，必可殺敵。

——問題是：刀陣未成。

刀陣尚未形成，王小石已退入愁石齋中。

愁石齋當然不是只有一道門，可是，在此情此境，沒有人會繞道自後門或側門攻進來。

就算這樣攻入，時機已失，而且力量分散。

他們的刀勢已發，身不由己，只有跟着衝進來。

當然不是八個人一齊進來。

門口太狹，充其量也不過是容二人並進。

他們不是不能把門口震毁，坍開一個大洞，讓八人同時衝入，而是若把這八刀聯手之力先去毁一棟牆，對方在此時反擊，他們便不易應付。

氣不可洩。

一鼓作氣。

他們只有先行攻入再說，決不容王小石有喘息餘地。

他們幾乎在剎那間形成一個新的陣勢：

兩人一組，先行攻進。

只要兩人攻得王小石一招，餘人便都可闖進來，再結成刀陣。

這是未交手間的一剎那。

這剎那間卻已決定交手的勝負成敗。

「八大刀王」的陣勢，發動得慢了一點點，這一綫之差乃是因爲彭尖受傷在先。

另外就是王小石不戰先退，他們只好分批攻入愁石齋。

分批，即是把力量分散。

王小石的劍就在來敵並肩過門的剎那發動了最集中的攻擊。

* * *

苗八方和蔡小頭是第一批攻進來的人。

苗八方的刀被震飛。

蔡小頭虎口被刺中一劍，刀也落地。

第二批衝進來的人是兆蘭容和孟空空。

他倆比苗、蔡二人只不過是慢了一瞬間。

一瞬間就是眨眼功夫。

但苗八方和蔡小頭手上已沒有刀。

對八大刀王而言，沒有了刀，就等於失去了戰鬥力。

王小石沒有馬上出手。

孟空空和兆蘭容也沒有動手。

他們衝進來，呆了一呆，兆蘭容即道：「我們敗了。」

她一眼便看出來，打下去已沒有必要。

一個人在得勝時謙遜並不出奇，但在失敗時仍勇於承擔，毫不氣餒才是奇；所以說，觀察一個人的將來成就，留意他失意時的氣態。

輸得起，說容易，但縱江湖好漢也看不開，放不下。

兆蘭容是個女子。

她一刀未發，便承認了失敗。

說完便行了出去。

孟空空只有攤攤手，向王小石笑笑。

王小石也對他笑笑。（未完・三）

上文提要： 荊紅英在傍賢村內失踪，衆人大驚，分頭在村內搜索，齊雲飛搜至一舊屋，覺有可疑，將屋內兩人制服，救出荊紅英，盤問當中一人，追問出擄走太子的是建隆幫，幫主則是永青子，本欲再追問下去，惜那人又被暗算身亡；齊雲飛在何老三家埋伏，被他擒獲暗殺何老三的殺手，齊雲飛忙向其追問有關建隆幫的一切……



齊雲飛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鳳錯

犬魔身份敗露　巨犬竟作人言

鄭學禮道：「這種話少說，說眞的，小弟還是不相信你是特意來探望我的，是否又惹了麻煩，要小弟協助？若是者不妨直言，那才是朋友。」

「沒有甚麼麻煩，即使有麻煩也不敢勞動你，你們鄭家家業大，萬一連累了你，小弟可賠不起！」

鄭學禮輕輕一拍桌子，「哈，小弟一試便知眞相了！你不把情況一五一十說清楚，便是不將小弟當作朋友。」

齊雲飛正容地道：「鄭兄，小弟絕非矯情，更非看不起你……」他乾咳了一聲方續道：「小弟來汴梁的確有點事要辦，但今日來找你，亦的確純是來探望，絕無求助之意，鄭兄請勿誤會。」

忽然一位僕人自廳外經過，鄭學禮轉頭急喚道：「鄭壽，小心家裏的狗兒，這兩天城內的狗兒都不知不覺地失蹤了，不見一頭唯你是問！」

齊雲飛雙眼放亮，急問：「鄭兄，這兩天汴梁城的狗兒都失蹤了？小弟能否詳知？」

「是呀！奇怪，不知那家掛羊頭賣狗肉的黑店，把城內許多狗都偷去了。」鄭學禮訝然問道：「齊兄要辦的事，莫非與偷狗賊有關？」

他嘴角帶着幾分笑意，不料齊雲飛居然應是。「確實與此有關，鄭兄有證據，證明狗兒是讓人偷去，準備充羊肉賣出去？」

鄭學禮笑道：「若非如此，又爲何有這許多狗兒一齊失蹤？」

齊雲飛忽然道：「把側門打開，讓那些狗兒自由出入。嗯！鄭兄家內養了幾頭狗？」

「你自己的事還未辦，還管這種鷄鳴狗盜的事？」鄭學禮喝了一杯酒，又挾了一塊鷄球往嘴裏塞去，道：「你乖乖陪小弟喝一晚酒吧！」

「小弟來此便是爲此偷狗賊！你不知道此人能夠召喚狗隻，並能訓練牠們替他殺人，安陽地區的人都稱他爲『犬魔』！」

鄭學禮的興緻也來了，放下筷子道：「這種人連小弟也感興趣，小弟家裏共養了六七頭大小不一的狗兒，咱們如今便去放走牠們，再跟蹤去看個究竟。」

「小弟正有此意，不過用不着焦急，待吃飽了飯再說！」齊雲飛也老實不客氣，大吃大喝起來。

鄭慧珠急道：「這種人萬中無一，小妹也想去……」

鄭學禮喝道：「胡鬧，那種人有甚麼好看？姑娘家不窩在家裏，整天往外跑，成何體統！瞧你日後還嫁得出去否！」齊雲飛也在旁相勸。

鄭慧珠道：「你們都看不起女人，有一日教你知道女人的厲害！」言畢拂袖而出。

鄭學禮忙道：「愚兒已知道女人的厲害，你千萬不要偷偷跑出去。」齊雲飛大笑。

鄭學禮輕嘆道：「也難怪她，學了幾年武，尚未出去闖蕩過。」

齊雲飛道：「小弟知令妹學過武，但那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你也不是學過幾年麼？教你舞刀弄槍，只怕你自己也不敢！」

鄭學禮正容道：「她不一樣，她練得很認眞，連她師傅也讚她。」

齊雲飛微微一怔，再問：「莫非她是名家弟子？」

「她師傅是天池婆婆，可惜只教了她三年武，其後她返回天池，不久便仙逝了！」

「爲何小弟一直不知道？」

「天池婆婆脾氣古怪，不許人家將她的事宣揚出去，不久前小弟才知其死訊，是以今晚方敢告訴你！」

「原來如此，小弟尚不知她是名高手，失敬了！」

說着話，兩人已飯足酒飽，丫頭把酒席撤下去，換上香茗來，兩人各喝兩盞茶，鄭學禮道：「咱們可以將狗兒放出去了吧？」

「莫急，只須將狗牽來廳前，再將側門打開，稍後再觀其反應而定行止。」齊雲飛正容道：「不過有件事小弟須提醒你，此事請鄭兄莫插手，因爲此人不但兇殘，而且他背後有個龐大的組織，萬一他們向府上報仇，後果不堪設想，小弟也要成爲罪人。」

鄭學禮聽了此言，這才結結巴巴地道：「那齊兄你不爲自己擔心？萬一你有甚麼閃失，兩位嫂嫂……」

齊雲飛長笑道：「小弟打不過他們，還可以逃跑，何況小弟尚有其他朋友協助。」兩人笑談了一陣，齊雲飛忽然聽到一個低沉的呼叫聲，聲音甚長，每響一次，廳外的狗兒都豎起耳朵，而且神情逐漸顯得不安。

鄭學禮興奮地問道：「可是那廝來了？」

齊雲飛忙止住他說下去。廳外那六七頭狗不斷地打着圈子，似乎大難將臨般。未幾，叫聲突然轉變，那些狗兒似乎鬆了一口氣，向側門奔去。

齊雲飛不敢怠慢，忙不迭緊躡其後。

鄭府在東城區，那些狗兒離開鄭府便向西跑去，此刻齊雲飛又聽到另一種叫聲，這叫聲似乎有催促狗兒前去之作用，是以那六七頭狗跑得極快。

齊雲飛追了三四條街道，忽見那幾頭狗自兩棟房子中間的一條極之狹窄的縫隙中鑽進去。那道縫隙只能通過狗兒，一個成年人無論如何也擠不進去。

齊雲飛向左右張望了一下，振衣躍上屋頂，忽見一乘小轎如飛而至，他心頭覺得奇怪，連忙伏下身來。俄頃，那頂小轎停在對面，自內走出一位小女孩來，轎夫身懷武功，抬的却是一位小姑娘，齊雲飛難免奇怪。

忽然他腦海中閃過一道靈光，覺得那小女孩似乎就是在何老三家裏見過的珠兒，不禁怦然心動，待那小姑娘和轎夫都進了門，這才跳下去，快步竄至大門外竊聽一陣，倏地翻身越墻而進。

這棟房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院子裏還栽了幾盆花樹，但廳內却不見有人。齊雲飛猶疑了一陣，終於恃着藝高人膽大，躡手躡腳走上客廳。

廳內也沒有人，只有那頂小轎放在外面，忽然他聽到一個小女孩的聲音：「爹，女兒也眞怕他們不肯放我回來哩！」說着已抽抽泣泣地哭了起來。

一個粗沉的男人道：「閨女別哭，他們不知道咱家已經破落，獅子開大口，要一百萬兩銀子……幸好後來自動減了七成，爹到處挪借，才將你贖出來……如今父女團聚，總算天見可憐，別哭啦，把爹的心都哭碎了。」

「爹，他們弄錯了，他們以爲女兒是姓鄭的，大概後來弄清楚才減價了。」

齊雲飛心中忖道：「莫不成他們以爲她是鄭學禮的妹妹？年紀差了一大截哩！」心頭一動，暗叫了一聲不好，連忙跑出去，再躍上屋頂望去，鄭家那幾頭狗，早已不知道跑去那裏了。

「糟糕，回去如何向學禮交代？」齊雲飛心頭焦急，乃向前跳躍，如此奔了一陣子，忽又聞一陣狗吠聲起，齊雲飛大喜，連忙循聲追去。

俄頃，果見一大羣狗兒往前奔跑，齊雲飛便在屋頂上跑，一會兒便到了城外。這汴梁城以前是京師，後來被金兵攻破，不曾再修，好幾處墻垣都倒塌了，城墻外便有草地大樹，一片荒涼。

只見大樹上蹲着一頭狗，身子好粗，活像是頭母狗，齊雲飛覺得這頭狗與在全眞觀出現的一模一樣，心頭一動，連忙住步，匿在城墻後偷窺。

樹上狗兒胡胡地叫了幾聲，所有的狗兒都停了下來，站在樹前望着樹上的母狗。

就在此刻，樹上傳來一聲尖叫聲：「郝老兄果然名不虛傳，恐怕再過兩天，汴梁城內便再無一頭狗了。」

只見那母狗人立而起，怪笑道：「何止如此，老夫還要將這些狗加以訓練！」

狗發人言，齊雲飛實在詫異萬分！唯一之解釋，便是這母狗是人裝扮的。而且照道理，此人便是「犬魔」！難怪上次在全眞觀外，自己險些命喪在其手中。

樹上鑽出一個高瘦如同竹竿的中年漢子來，坐在母狗身旁，問道：「要訓練這些狗，需時多久？」

「若要牠們對付强敵，起碼得一年，可惜咱們被齊雲飛迫得倉猝出走，把老夫原本訓練的那些狠狗，丟在留賢集！」

「一年？」中年漢子叫了起來，「一年時間太久了，若管某沒有猜錯，以齊雲飛之聰明睿智，不消一個月，他

一定能查到此處來。」

「母狗」怪笑道：「管堂主放心，這些狗兒半個月後，便能初步聽指揮，屆時無異是一支生力軍，任他本領如何高强，遇到這些不畏死的惡犬，也得避忌幾分！」

姓管的中年漢臉色凝重，道：「齊雲飛不比尋常，你最好加緊訓練，咱們這裡的人亦不多。」

「母狗」道：「以老夫推測，齊雲飛的武功亦不怎樣可怕，相信幫主一人便能應付，如今他身邊不過多了幾個草包而已，何必長他人志氣？」

管堂主冷笑道：「如此你們又何須巴巴地逃來汴梁？」

「母狗」怒道：「誰說咱們是逃來的？幫主認為尚未至公開之時，因此才轉移來汴梁。你在此經營了三年，根基尚如此弱，倒有點令人失望！」

姓管的冷冷地道：「又要秘密，又要迅速發展，這等於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回去再說吧！」

「母狗」猶疑了一下，縱落地上，喉管裡發出一陣怪响，那些狗兒便排隊跟在牠後面，「母狗」開始向前跑，其他狗兒緊跟在後。那姓管的堂主在樹上張望了一下，不見有人，這才跟在背後。

齊雲飛不敢跟得太緊，遠遠吊着，而且不斷借樹木遮掩，曲折前進，是以越跟距離越遠。不過他有信心吊緊牠們，因為狗兒自草上走過，留下痕跡和氣味。

約莫走了三四里，已不見了前面那些人犬，齊雲飛這才長身急追，未幾前面出現一座亂葬崗，月色之下看得分明，那裡有人？齊雲飛並不心息，在附近尋找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一座土墳後突然跳出一條漢子來，揮刀向他後頸砍去。

這一刀又快又急，激得空氣嘶嘶作响，也同樣驚醒了齊雲飛，他來不及抽劍，雙脚用力一頓，身子向前射出七尺，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劍已抽握在其手上。

那偷襲之人一刀不中，人亦隨之射前，齊雲飛尚未站穩，他第二刀已至。好個齊雲飛斜退一步，長劍直上，已將刀架住，這才知道偷襲者乃是那姓管的堂主。

姓管的一邊揮刀，一邊罵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也敢管大爺的好事！快招來，何事偷偷跟踪咱們？」

齊雲飛冷笑道：「此處是亂葬崗，你家少爺便是拘魂使者，要引你去地府！」他連接七刀之後，趁對方換招之空隙，展開反攻。

管堂主接了三招，心底發毛：「怎地這小子的武功如此高？」嘴上却冷笑道：「你說錯了，要拘魂的是我，你不招供，準備受死吧！」

齊雲飛長劍一變，招式詭異迅猛，姓管的閃避不及，劍光過處，左上臂已被刺了一記，鮮血立即將袖管染紅，管堂主臉色大變，連忙發嘯。

齊雲飛笑道：「你早該喚那人身獸心的四足畜牲出來了！」他長臂一横，劍鋒過處，將管堂主的髮冠劈了下來，頭髮或瀉了下來，或在半空飄飛。

遠處傳來狗吠聲，齊雲飛展盡本領，招招直指管堂主的要害，把管堂主迫得不停地退後。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飛突然躍飛空中，凌空抱劍衝下。

管堂主見他氣勢迫人，心膽俱裂，不敢攖其鋒，轉身便跑，好個齊雲飛當機立斷，甩手將長劍拋出。

「啊！」管堂主慘叫一聲，再跑了兩步，便踣倒地上，齊雲飛亦剛飛落地上，脚尖一點，急射二丈，至管堂主身前，只見他上身極力挺起，滿頭大汗，氣喘如牛。原來那一劍因發得匆促，只射中其右後腿，長劍自後貫入，劍尖自前透出。

齊雲飛一脚踩在其手臂上，此刻那些狗兒已急馳而至，齊雲飛抽起長劍，回身一揮，一隻狠狗已被斬為兩段。

其他狗兒見狀都有了懼意，緩緩退後。忽然一道怪叫响起，那些狗兒神情均是一變，提高了鬥志，又向齊雲飛迫去，齊雲飛一轉頭，便見到那條「母狗」。

那「母狗」側頭望着他，若非他事先已知道這是人扮的，黑暗中那裡看到破綻？「母狗」望着他，似乎滿腔怒火，不斷發出怪响，指揮狗兒速速上前攻擊，可惜牠們尚未受過訓練，跟黑石村那些相差太遠了，齊雲飛衝進犬羣，仗着劍快，又殺傷了兩頭。

那些狗兒再度後退，齊雲飛乘此飛前，一劍直刺「母狗」！那「母狗」也厲害，突然人立而起，前爪一揚，射出幾枚鐵釘，齊雲飛不敢怠慢，揮劍將鐵釘絞落，與此同時，「母狗」已急急向後退，齊雲飛想追前，又讓幾頭狗纏住，沒奈何，只得先解決牠們。

那些狗兒只是一時受「母狗」之驅使，姑妄作勢欲噬而已，齊雲飛長劍舞得似風車一般，牠們都不敢攖其鋒，紛紛避開，齊雲飛再追前，已不見了「母狗」之踪影。

齊雲飛大怒，想不到又讓他溜掉，他連忙回身去找管堂主，管堂主腿傷太重，雖然吃力地站了起來，却不能動彈，見到齊雲飛，臉色大變。

齊雲飛冷笑道：「姓管的，你想活還是想死？」

管堂主呻吟似地問道：「你不會沒有條件吧？想活又如何？想死又如何？」

「你把一切告訴齊某，便放你一條生路，有一句虛言的，便教你慢慢流盡血液才死，兩條路只能擇其一，絕無第三條路。」

管堂主沉吟了一陣方道：「你要我供出甚麼？」

「第一點，永青子是否已經到了開封？」

管堂主沉吟了一下方點點頭。齊雲飛也不與他計較細節，又問第二個問題：「他如今在貴分舵裡？分舵設在何處？」

管堂主結結巴巴地道：「幫主一向神出鬼沒，在下已出來一天多，他如今在何處，管某也不能肯定。」齊雲飛見他不再說下去，忽然一指封住其軟穴，管堂主忙再道：「敝幫分舵，離此只有兩三里路。」

「永青子不在貴分舵，你也必定知道他去了何處。」

管堂主急道：「眞的不知道，他一向很神秘。」

「好，暫且相信你。貴分舵共有多少個人？他們都是你的親信？」

「內內外外共有百多個，很多是管某的親信，有的可難說……」

齊雲飛聲音一沉，再問：「你為何又吞吞吐吐起來？」

「因為總舵也安排了不少人進來，這些人表面上聽在下指揮，骨子裡可能是幫主派他們來監視在下的。」

「永青子這種人，值得你替他賣命麼？」齊雲飛冷笑一聲：「除了他之外，總舵還來了甚麼人？」

「有三四十人，我也記不了那許多，大多數是幫主的徒弟。」

「那把自己裝在狗皮裡的『犬魔』是甚麼人？」

管堂主猶疑了一下方道：「他姓郝，單名一個耕字……這名好怪，相信是化名，在下雖然見過他幾面，但非常陌生，江湖上似未聞有這麼一號人物，不過看來，他的武功只在管某之上，不在管某之下。」

「他也住在貴分舵？」

「他來此地只幾天，之前是住在敝分舵裡，如今去了何處就不知道。」

齊雲飛想了一下，再問：「永青子要你在此發展幫務，有甚麼具體指示？」

管堂主沉吟道：「他曾有一信，作了具體之指示，第一點：要秘密活動；第二點：爭取對朝廷有不滿的百姓加入本幫；第三：要勾結官府，好便於行事；第四：要勾結土豪劣紳，不讓他們知道本幫的宗旨，只給他們一種榮耀感，覺得自己黑白兩道全吃得開。」

「成績如何？」齊雲飛對此興趣不低。「貴幫宗旨是甚麼？」

管堂主望了他一眼，甚是詫異，似認為齊雲飛不可能不知道。「敝幫幫主想得到天下，至於成績，則馬馬虎虎。」

「大俠甘泰陽也隨他來麼？」

管堂主點點頭。「甘大俠說，時機適合，他還要引進幾位俠義道上的好手加盟。咱們對甘泰陽都存有疑慮，唯幫主對他十足信任，並認為最忠心的必然是他。」

齊雲飛大惑，忙再問：「永青子的確說過這種話？這姓甘的，是否兩面三刀的人物？」

管堂主道：「照管某這幾天的觀察，此人絕非兩面三刀的人，行為正派，性格磊落，不愧有大俠之稱。」

「這就奇了！」齊雲飛想了一下，忽然伸手在其傷口周圍戳了幾指，截停汩汩而出的鮮血。「你自己撕下衣袖，把傷口紮緊吧！」

管堂主咬咬牙，依言把衣袖扯了下來，齊雲飛又摸出一瓶藥膏，在其傷口上塗了一遍，再用袖管緊緊地包紮起來，管堂主至此才鬆了一口氣，此時天已濛濛亮，只見他臉色雪白，體力甚為虛弱，躺在地上養神。

齊雲飛跳上一棵樹，極目望去，不見人影，更莫說是「犬魔」了。齊雲飛十分痛恨此人，恨不得啖其肉。他瞻望了一陣，跳落地上，問管堂主：「你叫甚麼名字？加入建隆幫多久？」

「管某草名鴻飛，加入建隆幫已經五載。」

「你休息得差不多了吧，請帶齊某到貴分舵。」

管鴻飛臉色一變，澀聲問道：「這也是條件？」

「念在彼此名字都有一個飛字，不算條件。」齊雲飛踏前一步，冷冷地道：「不過我看你還是陪齊某走一趟！」

管鴻飛打了個寒噤，結結巴巴地道：「齊大俠，這不是要推我下火坑麼？請問事後閣下如何安置管某？」

齊雲飛道：「齊某將盡力保護你，事後也會請人看着你，但不敢保證你能絕對平安大吉！不過尚有一點齊某可以保証的，乃是齊某絕不會送你去官府，你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管鴻飛咬咬牙，迸出兩個字：「好好！」說着掙扎地站起來，齊雲飛抓住他的右膀，展開輕功奔前。

管鴻飛傷勢的確不輕，只跑得他齜牙瞪眼，傷口又再沁出血水來，幸好這段路只有兩里多遠，便到了一座小村。靠在大城邊兒的村莊，房舍不多，却大多不小。管鴻飛喘着氣道：「進去！」

兩人來至一棟大屋之前，管鴻飛神情陡然緊張起來，結結巴巴地道：「就在裡面……在下是否可以不進去？」

「你不進去，萬一裡面不是貴幫分舵，齊某去何處找人？」齊雲飛扣緊其手腕。

管鴻飛只好上前拍門。「開門，白日依山盡！」後面那句五絕句自然是暗號，他連呼三遍，裡面都沒有反應，齊雲飛索性飛起一脚，將房門踢開。

入口是一個院子，再進去是座大廳，廳裡椅桌東歪西倒，管鴻飛道：「他們撤退了！」果然卧室亦不見人影。

齊雲飛問道：「此處必有地窖或地道，速將之打開！」管鴻飛慢慢向一個衣櫥走過去。

那具衣櫥甚大，管鴻飛將門打開，道：「請齊大俠揭開底板，下面便是了。」齊雲飛知他蹲不下去，也不計較，上前揭起底板，下面果然有個地洞，洞口足可容一人通過。「下面可還有出口？」

「有，通到村後的山後。」

齊雲飛問道：「你要跟着齊某下去，還是留在上面？不過你若留在上面，齊某須先封住你的穴。」

管鴻飛急道：「在下已把性命交給齊大俠，一切以你馬首是瞻，當然跟着你。」

齊雲飛微微一笑。「如此你先下去。」管鴻飛想了一下，知道不能改變命運，是以乖乖瘸着腿上前，以手代足，撐着兩邊的洞壁，慢慢爬下去。

「下面可有人？」

管鴻飛應道：「鬼影也沒一個！」

齊雲飛連忙跳下去，只見地道頗為寬闊乾淨，邊向前走，邊問道：「這是你來了之後才建造的？」

「此處本就是寒舍，這地道在家父生前時，為了防盜開鑿的，幾年前在下才再暗中弄寬。」

管鴻飛走得慢，足足走了兩頓飯工夫，方到盡頭。管鴻飛暗中鬆了一口氣，道：「出口就在上面。」齊雲飛向上看了幾眼，一躍而上，將上面的一塊石頭推開，然後跳了上去。他恐有人偷襲，一上地面，立即來一個移形換位，不見附近有人，方再通知管鴻飛上去。

管鴻飛單足用力，不能一躍而上，雙手先扳住邊緣，再引體上升，齊雲飛推回那塊大石，管鴻飛問道：「齊大俠，咱們如今去何處？」

齊雲飛道：「當然是返回開封城！」他攙扶着管鴻飛，慢慢走回開封城。路上齊雲飛又問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不過他並不指望管鴻飛能給他滿意的答覆：「太子早已落在你們手中，如今你們將他安置在甚麼地方？」

管鴻飛道：「在下不太清楚，但郝耕一定知道。」

「為何他一定會知道？」

「因為擄太子乃他臨時決定的，回來時，幫主很不高興，罵他打草驚蛇。郝耕卻謂若消息不外洩，無人知道，即使走漏了半點消息也可以否認。何況掌握了太子，亦可打擊朝廷信心，增加己方信心。」

齊雲飛冷笑道：「齊某也贊成永青子之看法！結果如何？消息還不是洩漏了？郝耕如何將太子從密不通風的京城弄出來？倒有點本事！」

「還不是雞鳴狗盜！」管鴻飛道：「他把太子弄昏迷了，再令一位奇瘦的手下，抱着他鑽進狗皮裡，假裝大狼狗，無驚無險地溜出京城。」

齊雲飛嘆息道：「我早該想到！」一頓又問：「郝耕擄走了太子之後，不會將太子帶回幫內？」

「應該有，不過沒來分舵。事後幫主傳幫內的要員到邯鄲商議，絕大部份的人，到斯時方知道太子落在咱們手中，當時有人問幫主，準備如何利用太子，幫主答未曾想到，暫時且先將太子供養起來。管某認識的人可不少，但問這麼多人，竟無一人見過太子！又聞幫主的徒兒說了一句話……」

齊雲飛截口問道：「甚麼話？」

管鴻飛道：「郝耕未到總舵，幫主聽到消息便立即北上，大概恐人多嘴雜，因此未曾將太子帶到總舵！」

「永青子倒也精明！」

說着話，已進入開封城。齊雲飛道：「齊某先帶你去找個大夫吧！」

管鴻飛道：「到添壽堂去吧，那老大夫是管某的堂伯。」在他指引下，很快便到了一爿藥店裡，規模還不小，裡面的夥計見到他，都出來扶他，甚是熟絡，又有人進內喚人。

俄頃，一位滿臉紅光老頭，步履穩捷，大步走了出來，一見管鴻飛便罵：「我早叫你不要弄刀舞槍了，你就是不聽！如今吃了苦頭才來找我！說不定有一日，你連命也保不住！」

老頭嘮叨歸嘮叨，還是將他腿上之紗布解開，目光一及，叫了起來：「是那個天殺的，差一點沒要了你的腿！」

齊雲飛乾咳一聲：「老丈，是在下幹的……咳咳，咱們之間有點誤會，是以才找他來此求醫。」

老頭着火了，罵道：「誤會便出這麼重的手？哼哼，看來你也不是好人！鴻飛，以後不許你跟他來往，你不答應我，愚伯便不替你醫！」

管鴻飛忙道：「伯伯你不知道，他是個大好人，江湖上人人都稱他大俠！」

老頭瞪了他一眼。「你別騙愚伯！他心狠手辣，若是大俠，出手會如斯重麼？你別再騙我！」

「伯伯，你別管那麼多，快動手吧！」

想不到那老頭的性子還十分硬，將他的腿放了下地，拂袖道：「你不答應，愚伯便不醫。」

齊雲飛微微一笑，道：「老丈不必生氣，在下如今離開就是。」

管鴻飛急呼道：「齊大俠，你千萬不能走！」回頭又對老頭道：「伯伯，齊大俠一走，仇家便找上門來，愚侄還有命麼？與其喪命，不如失腿！」言畢長身而起，拖着右腿追齊雲飛。

老頭吃了一驚，這才換了語氣。「好好，別走別走，你倆都回來！由現在開始，愚伯一句話都不說！」齊雲飛這才攙着管鴻飛回來。

老頭手腳十分俐落，先替管鴻飛清洗傷口，再塗上藥膏，然後用力紮緊，最後拿了一包藥給他。「莫看這包藥黑黝黝的難以入眼，卻都是由名貴稀少的藥物煉製而成的，用剩了，留在家裡以備不時之需。每天換一次藥，你也不必再來了。」

管鴻飛連忙謝了，要付錢給老頭，卻為其所拒。齊雲飛扶他離開，直趨高昇客棧。

衛廣民和秦湘生見到齊雲飛，有如叫化子撿到大元寶般，又喜又急地問：「齊大俠，你去何處？怎地此時方回來？這位是誰？」

「你們且坐下，聽齊某說話！」齊雲飛乃將昨夜的經過，扼要地複述一遍。「你倆記住！齊某答應不為難管堂主，亦答應他要盡力保護他，如今便將他交給你，兩位可有信心？」

衛廣民道：「咱們當然會盡力保護他，就怕對方大舉來犯，力有未逮，屆時大俠可勿怪咱們！」

秦湘生接道：「除非大俠准許咱們去找同伴。」

齊雲飛沉吟道：「找同伴當然可以，不過可得保守秘密，不得洩漏管鴻飛的身份。嗯，你倆準備找甚麼人？」

「錦衣衛！」秦湘生道：「相信城內必有咱們同袍，再不行，也會找些公差捕頭來。」

齊雲飛頷首道：「速去速回，齊某在此等候。」

管鴻飛滿臉擔憂，衛廣民冷笑道：「你害怕甚麼？咱們既然答應齊大俠，便不會出賣你！」

齊雲飛道：「老衛，弄些東西來吃！」衛廣民連忙吩咐小二準備酒菜。不一刻，酒菜送上來，却見秦湘生帶了幾位大漢進來，原來其中兩位也是由京裡來的錦衣衛——羅立雄、鐵千石，另外三位乃本地之捕頭及公差。

那捕頭張思劍交代了幾句便離開，留下兩位公差聽使喚，一干人便在房內吃喝起來，席上，衛廣民問道：「羅大哥，近來可有甚麼好消息？」

羅立雄道：「沒有，大多就像輕烟一般消失了，咱們回京之後，恐怕日子不好過！」

衛廣民道：「如今機會來了，是立功還是吃癟，全仗齊大俠！」他指一指齊雲飛：「不過，咱們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這位管老哥！」

鐵千石望了一眼管鴻飛，訝然問道：「齊大俠名如雷貫耳，婦孺也有耳聞，但這位管老哥嘛……」

齊雲飛忙道：「諸位不必究其竟，只須盡力保護他，說不定今天晚上，擄劫太子那夥人便會來殺他！」

羅立雄及鐵千石精神齊是一振，脫口問道：「此話怎說？願聞其詳！」

齊雲飛道：「諸位暫時尚無須知道，但相信這宗案子，很快便能了結！」

鐵千石興奮地道：「是則多謝齊大俠了，大俠若用得着咱們的，但請吩咐，咱們願意伺候左右！」

齊雲飛哈哈笑道：「諸位乃錦衣衛，伺候左右，齊某無福消受，也不敢領教！」一斂容又道：「這件事乃齊某自己愛管閒事，亦不願百姓受到騷擾，是以涉足其中，却無存心借此求得一官半職，亦不願領功，希望諸位放心！」

四人聞言之後，臉上都有赧然之色，秦湘生訕訕地道：「齊大俠，咱們知道您的意思……但咱們也十分感激，這是衷心之言，他日真的有用得着咱們的，兄弟們絕不推辭！」

齊雲飛抱拳道：「諸位都是熱血漢子，齊某也不說客套話，在下且去辦點事，有消息必來通知你們。」回頭又勸管鴻飛留下安心養傷，並再三叮嚀他，不許洩漏身份，免得被錦衣衛出賣！

齊雲飛離開高昇客棧，在附近走了一匝，不見有扎眼的人，方放心去鄭府，他一來貪快，二來不想招搖，引起建隆幫的注意，是以抄小路而行。忽然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自一棟平房的後窗傳出來。「老鄭，今日為何這般早便來？」

另一個男人聲音道：「你怎不把窗子關好！」齊雲飛立即閃開，匿在凹位處，他如此小心，乃因第一個聲音十分熟悉，他想了一下，才記起這聲音跟珠兒的父親一樣！

此念一起，又想到一個問題：「珠兒的父親怎會跑來此處？聽另一個男人的聲音，他似乎是住在此處的，但昨夜他又不在此……」

他解不開這個謎團，便又再潛回去，伏在窗下牆上，運功偷聽，只隱隱約約聽到那聲音威嚴的男人又道：「小心一點總是好的，如今世道不好，惡人多如牛毛，又要錢又要命，可不能怠慢。」

珠兒的父親道：「鄭大哥，這個小弟明白，一定小心提防，您請放心。」

姓鄭的唔了一聲：「你暫時仍不宜露面，我走了！」

齊雲飛聽腳步聲，乃是向後窗這方面走過來，連忙鑽進旁邊的一條小巷，再躍上屋頂，匿在屋脊後。

不料他等了兩頓飯工夫，居然連個人影也不見，齊雲飛再度跳下去，走到窗外凝神靜聽，裡面一點聲音也沒有，正在奇怪，忽又聞小巷裡有步履聲，齊雲飛不敢造次，裝作若無其事般向巷口走去，但見來的是幾位婦人，手上都拿着竹籃，似是要去菜市場。

齊雲飛向她們行了一禮，問道：「夫人請了，請問那屋的主人是誰？」言畢回身指了一指。

一位中年婦人見他斯文有禮，便答道：「那主人姓謝，如今只剩下老夫人和一位婢女。」

齊雲飛心頭一跳，忙再問：「老夫人沒有兒子？」

「他兒子去外地謀生，幾年也沒有消息。」

「最近可曾回來過？」

幾位婦人都一齊表示沒有見過，齊雲飛謝了一聲出巷。心中仍在想這件事：「莫非謝老夫人的兒子是建隆幫的人？如此倒該再去那裡調查一下

了！」主意打定，決定請鄭學禮派人暗中調查一下，此去鄭府，路途不遠，片刻間即至。

鄭學禮一直坐在客廳裡等候他，一見到他便連忙迎前，急問：「雲飛兄，你去了這麼久，到底查到了甚麼沒有？」

齊雲飛道：「一言難盡！」他坐在椅上，把經過簡略地說了一下，又問起那位謝老夫人。

鄭學禮問道：「那一位謝老夫人？小弟派人去調查！」

「不可打草驚蛇，只可間接調查，否則便是驅你的手下入虎口。」齊雲飛道：「學禮兄你莫魯莽，更不可因好奇心而涉足這宗案子裡，否則後果實不堪設想，你不為自己着想，也得為家人着想！」

鄭學禮忙道：「雲飛兄請放心，小弟近來與以前已不同，到底如今年紀較大，也知道穩的好處。」

「如此小弟便放心了，小弟先去休息一下，晚飯時再見。」

鄭學禮道：「希望吃晚飯時，便能給你好消息。」

齊雲飛估計暫時沒有危險，安心地睡了個多時辰，洗了個臉，精神煥發地走出客廳，鄭學禮兄妹正坐在那裡喝茶閒談，齊雲飛見鄭慧珠羅裙下襬露出緊身袴來，乃問道：「鄭家妹子準備去打獵？」

鄭慧珠呶呶小嘴：「誰有閒情打獵？再說開封附近也沒獵可打，小妹是怕有賊人來犯，須負起保護家小的責任！齊大哥大概看不起小妹。」

「怎敢？聞說你是武林前輩天池婆婆的高足，愚兄景仰羨慕還恐來不及哩！」

鄭慧珠輕嘆一聲：「可惜小妹跟隨師父的日子不長，否則也可以學你到處闖蕩，好過老是悶在家裡！」

「跟隨天池婆婆學藝三年，再加上這幾年自己的浸淫，已可出去闖蕩，只可惜你生在鄭家！」齊雲飛笑嘻嘻地道：「論到比武打鬥，經驗甚為重要，是以你如今若出去，恐怕一般武士都能打贏你！」

鄭慧珠不服氣地道：「小妹平時也曾跟婢女及家兄，以至他的朋友印證過，結果勝利者都是我！」

齊雲飛哈哈笑道：「你若連他們都打不贏，令師泉下難安。」

鄭慧珠霍地站了起來，道：「齊大哥，小妹如今便向你討教幾招，若能教我敗得口服心服，日後只好窩在家裡，不作非份之想！」

鄭學禮急道：「妹子你瘋了！憑你也敢跟雲飛兄比鬥？沒的自討沒趣。」

「切磋而已，小妹敗給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銀劍白龍』齊雲飛，也不見得羞恥，齊大哥，你到底肯不肯指教？」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好，把你的婢女也一齊帶到後花園去！」

鄭慧珠興冲冲地進內準備，鄭學禮却緊張地道：「雲飛兄，你怎地跟她一般見識？你若輸了，只怕她天天都磨着小弟，替她找人來餵招。」

「只要她不隨便出外惹事，學好本領，對已對府上都只有好處，而無壞處。」齊雲飛拉着他的袖子。「學禮兄也到後花園看看。」

兩人到了後花園，又等了一陣，方見鄭慧珠帶着四名婢女，打扮整齊，都是緊身衣袴，手提長劍。鄭慧珠微紅着臉問：「齊大哥，請指教。」

齊雲飛問道：「你這四名婢女隨你學了多久？你們之間是否練有合擊術？」

鄭慧珠搖搖頭：「她們跟我學了兩三年，但進展頗快，我只挑入門的粗淺功夫傳授，由淺入深，至於合擊術，師父不曾傳授，大哥又知我沒有經驗，怎可能教她們？」

齊雲飛道：「你們五位一齊上！」那四名婢女看了主人一眼，見她沒有反對，便分開將齊雲飛包圍起來。齊雲飛笑嘻嘻地道：「來，動手啊！」鄭慧珠心想醜婦終須見家翁，便首先發動攻勢，一劍向齊雲飛刺去。

齊雲飛也不抽劍，一閃身，旁邊又有兩把劍刺到，齊雲飛一拂一帶，將婢女的劍帶前，反向鄭慧珠刺去！這一着大出鄭慧珠意料，忙不迭後退。

與此同時，另外兩把劍也同時刺至，誰知齊雲飛如離弦之矢般射前，鄭慧珠雙脚未穩，見他衝至身前，倉猝間揮劍斜削，齊雲飛袖管一拂，將劍彈開，左手透出袖管，食指在其腕脈一劃，鄭慧珠但覺手掌發痲長劍噹地一聲跌落地上。

那四名婢女見狀收劍，鄭慧珠呆若木鷄，淚花在眶內亂轉，齊雲飛撿起長劍塞在她手中，道：「你十成武功未曾發揮一成，這是經驗問題，與你武功無關！來，咱們單對單再比一次。」

鄭學禮此刻反鼓勵道：「對啊，妹子千萬莫讓人輕視。」

鄭慧珠强振精神，凝神斂氣，抱拳道：「請大哥多多提點，小妹衷心感謝！」齊雲飛點點頭，示意她先進攻，鄭慧珠知其能，也不客套，展開天池劍法，招招指向齊雲飛要害，心想好歹也得迫你抽劍。

耳際却聞齊雲飛道：「不可急躁，吸，你這一劍因為使得太急，肘下露出空門，這一劍拿捏不準，右臂不動也是漏洞！」他不斷提點，周旋在劍影之中，始終不抽劍，但四十二招過後，鄭慧珠的長劍，又再度被他掃落地。

齊雲飛急又撿起長劍塞在她手中，同時抽出自己的劍來，道：「咱們再來一次！」鄭慧珠鼓起餘勇，齊雲飛動作較慢，又不時提點她，兩個居然鬥了百來回合。

鄭學禮道：「好了好了，都停手吧

，要吃飯了！」

齊雲飛見暮色四合便收劍，鄭慧珠謝了一番，才與婢子先退，鄭學禮上前問道：「雲飛兄，你看舍妹還能造就嗎？」

「當然可以！她聰明得很，一點即透，只可惜缺乏經驗，否則憑她如今之功力，也能闖出名堂來！」

鄭學禮道：「如此也不枉她費了幾年心血，咱們先去飯廳再慢慢談！」兩人携手到飯廳，那裡已立了位侍婢，見狀忙伺候他倆坐下。鄭學禮道：「吩咐上菜！」

齊雲飛問道：「學禮兄調查那姓謝的家，可有收穫？」

鄭學禮笑嘻嘻地道：「你怎地比小弟還毛躁？吃了飯再忙『公事』吧！上次你來鄭州也是為『公』而來，這趟也是如此，他日若無公事，恐怕你再也記不得小弟了。」

齊雲飛赧然道：「你知小弟今日在東，明日在西，萍踪不定……嗯，待忙了此事，小弟邀請賢兄到舍下盤桓一下，否則明年秋闈，你又要上京大比了。」

酒菜端上來了，鄭慧珠亦換了裝，坐在横首相陪，鄭學禮喝了一口酒，嘆道：「若非家父强迫，小弟實無意仕途，正所謂無官一身輕……當那勞什子的官，整日要仰人鼻息，有甚麼意思？」

齊雲飛道：「吾兄若當上父母官，造福百姓，造福蒼生，又怎會沒意思？」

鄭慧珠笑道：「觀家兄近日，出入花街柳巷，他若當官，還不是狗官！怎會造福百姓啊，乃造福勾欄粉頭。」

鄭學禮羞怒地罵道：「死丫頭，你胡嚼甚麼舌根！」

鄭慧珠仍不服氣「小妹可曾說錯？你有本領便學齊大哥那樣討兩房妻妾，甚至三房四房，也有個正經，勝過你如今夜夜笙歌，朝秦暮楚。」

齊雲飛忙排解，道：「學禮兄風流而不下流，鄭家妹子不可誤會，也勿貶低他！」

鄭學禮沉聲道：「你再口無長幼，便請你進內堂吃！」

齊雲飛恐他倆兄妹口角爭鋒，便說了幾則江湖傳聞，果然將他們注意力引開，看看天色已不早，齊雲飛心頭一跳，問道：「學禮兄，怎地你派去謝家調查的人，到如今尚未回來？」

鄭學禮也隱覺不妙，連忙着管家再派人去打探，過了頓飯工夫，那位去打探消息的僕人鄭有德回來稟報：「少爺，謝家裡面一個人也沒有。」

鄭學禮急問：「那鄭有義呢？」

鄭有德道：「小的在附近找了一下，也沒他的消息，還到他家跑了一趟，他娘說他沒回家！」

齊雲飛道：「待小弟去走一趟……」

話未說畢，鄭慧珠已急道：「小妹陪大哥去。」

（未完．九）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上文提要： 明月宮藉機爲狄明揚復仇，追查他父母的下落，事先已調查清楚底蘊，由總護法公孫襄大張旗鼓，聯合黑道豪雄向萬耀堂興問罪之師，經過審訊有關人等，在衆目睽睽之下，將石開化等人當場處決，同時突然來了漁山島老島主蕭姥姥和徒孫們、鐵背田駝，還有一個東海釣鰲客，直斥明月宮意圖橫掃江南，借題發揮，以利自己霸業……



平息雙方打鬥　趕赴東海探親

公孫襄舉手一掌，朝東海釣鰲客拍了過去。

他內功深厚，這一記掌力，有如一團巨大的石塊，朝東海釣鰲客轟擊過去，勢道之强，武林罕見。

東海釣鰲客臉色微變，絲毫不敢輕估對方，急忙右手當胸，緩緩推出。

兩人這一出手，一個掌力如山，轟擊如雷，一個推出右手，看去生似毫不出力，也不見一點風聲，只好像是虛應故事一般，但廳上衆人都可以感覺得出來，這兩人一擊一推之間，暗勁橫溢而出，吹得風聲激蕩，大家身上長衫都獵獵欲飛。

不！只聽「轟」的一聲，一團奇猛無倫的掌風，突破大廳屋樑，揭開一大片椽瓦，朝上湧出，剎那間，塵土瓦礫紛落如雨，瀰漫全廳，幾乎使人睜不開眼睛。

萬耀堂經東海釣鰲客用釣絲從廳外把他救回，解開了穴道，但他却怔立當場，一時之間，但覺愧怒交集，以他黃山世家江湖上近百年的隆譽，經此一來，那裡還有顏面見人？在公孫襄和東海釣鰲客雙掌接實之際，口中發出一聲浩嘆，舉手一掌，朝天靈蓋擊去。

此時正當塵土瀰漫之際，視線不清，何況大家都想知道兩人這一掌的結果如何，自然沒人會去注意萬耀堂自殺的行動。一聲輕响，他自碎天靈，身子搖了兩下就倒臥下去。

公孫襄和東海釣鰲客對過一掌，兩人內力無分軒輊，不覺大笑一聲道：「聽說閣下是東海老神仙的記名弟子，果然有些名堂，來，咱們到外面去，兄弟好好的向閣下領教幾掌。」

東海釣鰲客也大笑道：「很好，兄弟也久聞公孫先生大名，正好討教。」

兩人同時離開大廳，朝大天井走去，廳上就有不少人跟了出去。

這時萬耀堂的兒子萬里傳忽見父親倒臥血泊之中，大叫一聲：「你們放開我，我要和殺死我爹的兇手拚命去！」

雙臂一分，掙扎着要撲過去。

廳上因屋瓦被揭，塵土如瀉，坐着的人紛紛站起，本來已經有些混亂，此時就更見混亂。

狄明揚眼看公孫襄和東海釣鰲客發生了爭執，一個是幫自己爲父母報仇的，不論他居心如何，總是幫自己的人；一個是蕭老島主同來的人，而且又是救自己父母的恩人，雙方爭執，又是爲自己報仇一事而起，自己既不能坐視，也不知該如何勸解才好，正感爲難之際。

突聽蕭姥姥以傳音入密說道：「狄相公，此刻形勢，牽連甚廣，內情也極爲複雜，今日之事，你雖是事主，但現在不是一家報私仇的事了，你如果覺得爲難，大可置身事外，不用多問。」

話聲一落，緩步走到大廳中間，目光一注，冷森的道：「七姊妹門在江湖上，一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月前有人夜襲漁山島，毀我房屋，殺傷無辜，七姊妹門差點盡覆歿，此仇此恨，老婆子只要有三寸氣在，非要討回這個公道不可，今天大江南北各路英雄都齊集在這裡，老婆子要特別聲明，凡參與夜襲漁山島的朋友，自然是敵非友，那就請大家作個見証，老婆子話說到這裡爲止，謝謝大家。」

接着就沉着喝道：「酆濟川、朱化龍、秦鎮海，你們說說看，夜襲漁山島的，還有幾個同黨？咱們大天井裡去。」

蕭姥姥說完，率同蕭飛鳳、哈嬷嬷等人舉步往廳外行去。

狄明揚覺得酆濟川、朱化龍、秦鎮海等人，都是替自己報父母之仇助拳來的人，而蕭姥姥、蕭飛鳳、田駝等人，也是自己的朋友，他們這場糾紛，自己當眞左右爲難，無法幫誰了。

心念方動，突聽蕭姥姥傳音入密的聲音又在耳邊响起：「狄相公，明月宮企圖藉口助你報雪父仇，一舉解決江南各大門派，這一情形，你也可以看得出來，江南四大門派的四位掌門人，全已落在他們手中了，如果讓他們得逞，後果就不堪設想，因此老身也以報雪夜襲漁山島之仇作爲藉口，把一部份引到大天井中去，狄相公設法替四位掌門人解開被制穴道才好。」

狄明揚來不及回答，蕭姥姥已經走出了大廳。

酆濟川陰惻惻一笑道：「老島主既然劃下道來，有意在今天作個了斷，咱們自當奉陪，大家請吧。」

他是明月宮的總巡，地位本來和總護法是相等的，但如論聲望，那就不能和公孫襄相提並論，不過在明月宮，他也算得上是第二號人物了。

他此言一出，黑蜘蛛朱化龍、綠鷹島主秦鎮海、矮純陽茅若清、翻天蛟巴弼畿和司徒贊等人一起站起，跟着往外就走。

勝百生洪笑一聲，拱手道：「四位掌門人，諸位老哥，蕭老島主要我們出去作個見証，這見証看來非作不可，那就請吧！」

說完，連連抬手。

戚祖光接着道：「沈掌門人請。」

形意門掌門人沈公明一言不發，舉步走出廳去。

接着八卦門掌門人封子眞、獨目神鷲鄧乾坤、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九宮門掌門人陶逑祖、飛天豹佟祿山魚貫往外行去。

狄明揚輕輕拉了一下耿小雲的衣袖，說道：「小雲，我們也出去看看。」

兩人走在最後，但走下石階之時，狄明揚拉着耿小雲的手，故意朝前走去，他從陶逑祖、桑友三、封子眞、沈公明四人身後經過之時，舉掌朝他們「脊心穴」輕輕一按，輸入內力，震開他們被制的穴道。

他雖然只是在經過他們身後時，手掌輕輕一按，但以他此刻的內力，何等精湛，有這輕輕一按的時間，已足可震開四人的穴道了。

沈公明等四人陡覺身後有人傳來一股極大的內力，震開了自己受制的穴道，先前還不知道這是甚麼人，等到狄明揚擦身而過，才明白給自己四人以眞氣震穴，解開受制穴道的竟然會是年僅弱冠的狄明揚！

他不但震開了四人受制的穴道，連在橫峯被青衫書生(明月宮康宮主)點閉的右手經脈，居然也一震而開。

這下直把沈公明等四位掌門人感到無比的驚凜。

當時沈公明他們圍攻狄明揚，被康宮主一招震飛手中長劍，同時也只覺右臂一麻，下垂若廢。

他們都是練了幾十年武功的一門之主，自然立可發覺自己右臂主要經絡已遭人用特殊手法封閉，急忙運集全身功力，企圖衝開經穴，經過幾番努力，都告失敗，除非有百年修爲的武林高手，替自己打通閉塞的經絡方可恢復，但縱觀當今武林，也找不出一個有百年修爲的高手來，四人心知自己這條右臂是廢定了。

也因爲他們右臂已廢，等於喪失了大半武功，(他們練的是劍，以右手爲主)才會被茅若清、勝百生、戚祖光等人，奉公孫襄密令，分別找上他們，被「請」到黃山萬松山莊來。

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狄明揚會替他們以眞氣震開受制的穴道，當然更想不到，這一震居然連帶已經閉塞了右臂經絡，也會隨着解去禁制。

君子以德報怨，這使四位掌門人想到那天四人共同出手，乘人不備刺傷狄明揚，心頭感到一陣愧疚，不約而同以感激的眼光朝狄明揚投去。

狄明揚却裝作若無其事，拉着耿小雲的手，從他們身邊擦身而過，他似乎想看熱鬧，匆匆的朝前走去。

沈公明却在此時，聽到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沈掌門人，蕭老島主是故意藉口了斷公案，把他們引出去的，要在下替四位解開穴道，今日之局，明月宮人多勢衆，蕭老島主未能有勝算，明月宮公孫先生糾衆而來，志在江南武林，不論他居心如何，但他總是爲在下父母復仇助拳來的，在下不能和他們翻臉成仇，去幫助蕭老島主，四位目前不可露出形迹來，最好俟機而動，和蕭老島主一起全身而退，在下最多也只能在暗中相助，希望沈掌門人把在下的意思，轉告其他三位掌門人。」

沈公明這才明白七姊妹門的老島主，是爲了挽救江南武林一場浩劫才趕來的，心頭暗暗感激，也立即以「傳音入密」暗中知會了其他三位掌門人。

這時大天井中，已經分別動上了手，最先的一對是公孫襄和東海釣鰲客，兩人一起走下大天井，就相對而立，各自發掌，公孫襄掌力如山，記記如開山巨斧，東海釣鰲客的掌勢，却如推似挽，出掌緩慢，但看似緩慢，實際上公孫襄的每一掌，他都接下來了。

這兩人一剛一柔，功力悉敵，潛力激盪，在他們一丈方圓之內，幾乎沒有人能走得過去。

東海釣鰲客是由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引路的，那小姑娘此刻站在一丈開外，看着兩人動手，一雙烏溜溜的眼睛注意着場中，蘋果般臉上微有緊張神色，她似乎沒想到公孫先生竟有這般高強的武功，居然能和師父打成平手。

她平日裡一直認爲普天之下，很少有人能和師父打成平手的。

第二對是蕭姥姥和酆濟川。蕭姥姥使的是長劍，酆濟川個子雖然瘦小，使的却是一柄四尺的闊劍。

酆濟川在明月宮雖是第二號人物，但如和蕭姥姥相比，他功力就差得遠了。

一上手，蕭姥姥就使出「七姊妹劍法」來，長劍一漾，就有七道劍光，前面一招的七道劍光堪堪排空而至，後面一招的七道劍光又相繼而至。

酆濟川闊劍出手，先前倒也大開大闔，威勢非凡，但不過十幾招工夫，便給一排七劍，一波又一波的劍影，逼得攻少守多，漸漸只守不攻，漸漸連守都感到困難了，陷入了危境，但見劍影排空，冷芒如電，把酆濟川捲入在一片縱橫交織的劍影之中。

第三對是蕭飛鳳和朱化龍。蕭飛鳳是漁山島的島主，也是七姊妹門的繼承掌門人，在明月宮夜襲漁山島時，她不幸被擒，島上弟子死亡慘重，心頭積怨已深，這一下場，立即找上了蜘蛛島黑蜘蛛朱化龍，長劍出鞘，口中叱道：「朱化龍，咱們用不着交代甚麼江湖過節了，今日之戰，咱們總得有一個人倒下去爲止，你亮兵刃吧！」

朱化龍沉笑一聲，從肩頭取下一柄鋼叉，點頭道：「不錯，必姆山給你逃走，兄弟正無法向上面交代呢，蕭島主就是不找兄弟，兄弟也非找妳不可。」

蕭飛鳳聽得大怒，叱道：「狂徒看劍！」

抖手一劍直刺過去，但劍勢出手到了中途，立即改直刺爲橫掃，一道劍光同時化作一排七支劍影，急襲而至。

黑蜘蛛朱化龍驟不及防，差點被劍光掃中，只覺幾道冷鋒掠面襲到，逼得他躍退數尺，口中尖笑一聲，一退即進，鋼叉起處，快捷反擊而出，迎着劍光截去。

蕭飛鳳一劍遞出，立即痛下殺手，刷刷刷一連幾劍，左右分刺，劍光錯落，像銀蛇亂閃。

朱化龍一柄鋼叉砸不着她，反給她逼得連連躲閃，但他一柄鋼叉，又重又穩，蕭飛鳳却還不敢眞個和他硬碰，仗着「七姊妹劍法」，忽虛忽實，聲東擊西，一排排劍影，此沒彼生，把朱化龍逗得暴跳，兩人這一場惡戰，各施絕技，也各有勝場，打得個難分難解。

第四對鐵背田駝和綠鷹島主秦鎭海。他們在漁山島上，拚鬥過百招以外，兀自不分勝負，此刻又遇上了。

田駝洪笑一聲道：「姓秦的，咱們又遇上了，來，老駝子陪你打上一場，咱們今天總該分個高低出來了。」

秦鎭海深沉一笑道：「很好。」

他只說了兩個字，手爪一探，就向田駝劈面抓來。

田駝大喝一聲：「接掌！」

舉手一掌，還擊過去。

秦鎭海身爲綠鷹島主，一身綠袍，練的是鷹爪功，一見田駝劈掌過來，立即身形一側，五指如鈎，反扣田駝脈門。田駝沉腕一截，左掌又跟着劈出。

秦鎭海右爪一收，身隨爪轉，左爪朝田駝肩頭抓落，田駝撤招換招，一記「排山運掌」直向秦鎭海推去。

兩人近身連換數招，田駝已被激怒，口中又是一聲大喝，呼的一掌，一道掌風，挾着呼嘯，猛撞過去，右掌才收，左掌又是呼的一聲，劈出一道掌風，雙手交替，一連劈出五掌，一掌猛過一掌，掌風如濤，愈來愈見凌厲。

秦鎭海喝了聲：「來得好！」

同時使出「大力鷹爪功」，雙手五指鈎曲，似爪似掌，一記記和田駝硬拚，掌風與爪力相撞，發出蓬蓬連响。

田駝本來彎着腰背，此時也漸漸挺直起來，一個人鬚髮如戟，雙目圓瞪，雙足站樁，穩如泰山。

秦鎭海個子本來高大，接下對方五掌，一襲綠袍被掌風吹刮得獵獵有聲，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田駝狂笑一聲，身形突然縱起一丈來高，笑聲未歇，身子突然下撲，雙掌使了一記「雷電交擊」，兩道掌風併作一道，猛向秦鎭海當頭擊落，勢道之猛，一瀉千里，莫之能禦。

秦鎭海猛吃一驚，因爲田駝凌空撲來，身在半空，不論朝那裡閃出，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只須稍爲移動，即可轉移掌力，追擊而至，所以對俯衝下擊的人，除了硬接，很難閃避得開的。

就算自己不是田駝的對手，也非硬接不可，何況自己和田駝的武功，只在伯仲之間而已，他凌空撲來，總究不如脚踏實地的人容易使得出力氣，一念及此，十指鈎曲的雙手已從胸口翻起，朝上托去。

掌勢乍接，响起蓬然一聲大震，秦鎭海一個高大身軀被震得連退四五步，田駝因身在半空，往下發掌，同樣被震得往上連翻了三個觔斗才落到地上，但足尖才一點地，身形又騰空而起，口中大喝一聲，雙掌如斧朝秦鎭海撲擊過去。

直到此時，才顯出鐵背田駝的威力來。

秦鎭海躲無可躲，只得咬緊牙關，舉掌硬接，又是蓬然一聲大震，這回秦鎭海連連後退了七八步，還要雙脚在地上不住的移動，才站住樁，田駝一個人却像紙鳶乘風，一下飛起三丈多高，才往下瀉落。

這一來，兩人距離已拉開到四五丈遠，田駝雙目如鈴，鬚髮如戟，就像奔馬一般飛奔過來，舉掌就劈，右掌一記「直破天門」迎面劈到，等到掌勢劈到，他人已奔到秦鎭海左側，左手乘勢一記「關公拖刀」橫砍過去。

秦鎭海接連兩次硬接，已被震得氣血浮動，不住的氣喘，眼看田駝筆直奔來，急忙閃身躲避，但閃過了第一掌，再也閃不開橫砍的一掌，只好奮起全力，擰身發掌，朝外推拒，又是啪的一聲，雙掌接實，秦鎭海只覺兩眼一黑，一個人再也站立不住，「砰」的一聲跌倒地上。

田駝雙目精光閃動，呵呵笑道：「秦鎭海，你夜襲漁山島的時候，沒想到會有今天吧？」

巨靈般手掌隨着喝聲往下劈落，就在此時，人影一閃，有人搶到秦鎭海身前，一下架住了田駝劈落的手掌，口中叫道：「老哥哥，請看在下的面上，高抬貴手放了他吧！」

這說話的正是狄明揚。

田駝手掌未收，說道：「小兄弟，你可知道他是夜襲漁山島的幾個主腦人物麼？島上弟兄在這一役，死傷狼藉，老哥劈了他才洩胸頭之恨。」

狄明揚道：「小弟知道，只是今晚秦島主總是給小弟助拳而來，小弟不能不顧江湖義氣，還望老哥哥原諒才好。」

田駝緩緩把手掌收了回去，點頭道：「好，秦鎭海，今晚便宜了你。」

秦鎭海倒下之時，幾乎已無還手之力，自忖必死，這回却由狄明揚出手，救了他一命，心頭十分感激，滿臉羞紅，一個懶驢打滾，滾出去七八尺遠，才站了起來，朝狄明揚拱拱手道：「狄少俠救命之恩，秦某沒齒不忘。」

這幾處動手的人中，鐵背田駝首先獲勝在手，他巨目一瞥，發現蕭湘月、蕭湘明姊妹二人聯手，正和翻天蛟巴弼鐵惡戰未休，巴弼鐵個子瘦小，但一對匕首功力老到，使得精光閃閃，凌厲無比，蕭湘月是第三代七姊妹的大姊，一手「七姊妹劍法」已得乃師蕭飛鳳的眞傳，不時漾起七道劍光，攻勢綿密，蕭湘明使的却是細仙索(綿套索)雙手操縱，近擊遠射，絆、拏、套、纏，同樣使得得心應手，任妳兩姊妹如何聯手搶攻，巴弼鐵都能應付裕餘，縱或不勝，却也不致落敗。

鐵背田駝洪喝一聲：「二位姑娘且退，把他交給我了。」

身形縱撲而來，一下搶到蕭湘月、蕭湘明兩人身側，呼呼兩掌，急劈而出。

巴弼鐵應付蕭湘月姊妹果然綽綽有餘，但加上一個田駝，這兩記勢如開山的掌風，他就接不下來，趕忙往後躍退。蕭湘月、蕭湘明兩人眼看田駝上場，立即雙雙往後退下。

巴弼鐵大笑道：「兄弟久聞田老哥有鐵背之名，今晚眞幸會之至。」

田駝道：「總瓢把子身爲長江三十六水寨之主，在江湖道上，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何苦投效明月宮，降格相從……」

巴弼鐵大喝一聲道：「田駝，姓巴的還要你來教訓嗎？接招！」

身形疾欺而上，一雙匕首閃電般遞出。

田駝怒哼道：「不識好歹的東西，你以爲拏不下你了？」

脚下斜跨半步，左手劈出一掌，右手化掌爲爪，施展空手入白刃手法，和對方展開搶攻。

明月宮方面，還剩下一個矮純陽茅若清。漁山島方面，還有哈嬤嬤和蕭湘月等六姊妹，但矮純陽茅若清眼看酆濟川被蕭姥姥圈入劍下，形勢危急，仗劍而上，朝蕭姥姥攻出一劍。

蕭姥姥冷笑道：「就算你們兩個聯手，老身並不在乎。」

她長劍迴旋，劃出七道劍光朝矮純陽還攻過去。

「七姊妹劍法」，是昔年蕭姥姥等七姊妹在一無人荒島上無意中得來的一本武功秘笈，原來當然不叫做「七姊妹劍法」，它的優點，是每一劍中，都包含了七個變化，因爲出劍十分快速，外人看去，一招之間就像刺出七劍，有七道攻勢並不相同的劍光，敵人遇上這等情況，就無法分辨虛實，而使劍的人，却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這虛實之間，就可以乘機創敵了。

「七姊妹劍法」另一好處，是在展開劍法之後，每一招都有七劍同發之威，好像一個人在使七支長劍，也等於七人聯手，就算一個武功稍弱的人，遇上一個武功高强的對手，只要展開劍法，就像另有六個武功稍弱的幫手和你聯手禦敵，對方縱然武功高過你，也可以互相扯過，打成平手。

如果使劍的人修爲功深，劍術精湛，那麼縱使來了幾個强敵，一樣可以從容應付。

蕭姥姥身爲七姊妹的掌門人，練劍數十年，酆濟川和她動手不過百招，就被她捲入重重劍影之中，如今加入了一個矮純陽茅若清，對酆濟川來說既未能消解困境，對矮純陽來說却

連自己也陷了進去。

同樣的情形，蜘蛛島主朱化龍在功力上原要勝過蕭飛鳳，但蕭飛鳳使出來的「七姊妹劍法」却在黑蜘蛛之上，是以兩人雖然打成平手，但如果局外人看來，黑蜘蛛却被一排排的劍光困在裡面。

照這情形看來，自然是鄷濟川等人吃了虧。

尤其公孫襄和東海釣鰲客那一對，激戰至此已有數百招之多，公孫襄依然青衫飄忽，手中一柄摺扇，翻手為雲覆手雨，使得進退瀟洒，一片扇影，繞身而起，宛如朵朵金蓮，一丈方圓風聲颯然，沒有人可以攻得進去。

東海釣鰲客手中使的是一支碧綠細長的釣竿，乃是陰沉竹竿，堅逾精鋼，除了寶刀寶劍，普通百煉精鋼的刀劍是砍不動它的。他在東海頭垂釣，終日閉目靜坐慣了，平日很少睜眼，因此走路的時候，都由小女孩牽着他的釣竿而行。

這回和公孫襄動手當眞算得上是平生第一次遇上了勁敵，但他還是閉着眼睛和他動手，因為數十年來，他閉慣了眼睛，閉着眼睛，比睜開眼睛還要習慣，即使細如髮絲的風聲，也逃不過他的耳朵。

公孫襄一身所學，在當代武林黑白兩道上，可說是數一數二的人物，東海釣鰲客兩眼並不瞎，但却閉着眼睛和他動手，這不是瞧不起人麼？

公孫襄一向自視甚高，這口氣如何忍得下，右手一緊，扇勢飄洒，劃出漫天扇影，一輪急攻，像狂風暴雨般攻出。他這一發動攻勢，才知道自己身外一丈方圓，都被東海釣鰲客直上直下，劃起一條條釣竿影子封死了。

釣竿劃出來一條條的筆直的影子，圍成一圈，這好似捉魚的罩一樣（罩是竹製的，形似鷄罩，漁人以手按於水中以捕魚），把他罩在籠中，任你扇影如山，攻勢兇猛得天翻地覆，也無法攻到對方身上，任你左衝右突，也休想衝得出去。

這下直把公孫襄激得又氣又怒，右手摺扇揮舞如風，左手凝聚全身功力，呼呼劈出三掌，這三掌聲勢之盛，當眞有風起雲湧移山倒海之威。

東海釣鰲客一支釣竿上下揮動，由無數竿影交織成一個罩子，居然被他掌風推得緩緩移動，但儘管罩子在移動，罩子還是罩子，可絲毫沒亂，公孫襄一個人還是被罩在裡面，莫想衝得出來。

東海釣鰲客雖然發動竿影，能夠把公孫襄困在裡面，但任你竿影如雨，也只能在他身外起落，無法攻得進去。

這是當今武林中兩大高手的拚搏，激盪的勁氣，幾乎籠罩了三丈光景，三丈之內，大概沒有一個人可以走得進去，這一場搏鬥，可說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的，就算江湖上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也未必有此功力。

直把江南四大門派掌門沈公明等四人，看得怵目心驚，明月宮總護法已是如此厲害，那麼明月宮的宮主又不知有如何厲害了？

正因公孫襄好似被困在漁人的罩中，無法突圍，鄷濟川和蕭飛鳳只打了個平手，巴弼纔手上雖有雙匕，也無法勝得過鐵背田駝。

明月宮志在橫掃江南，進而圖謀武林各大門派。如今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已經束手就擒，黃山萬家也威信盡失，江南武林豈非已經盡在手掌心中？

此時忽然半路裡殺出一個程咬金，漁山島七姊妹突然出現，而且戰況又是明月宮的人連連失利。

如論聲勢，明月宮這一邊，還有司徒贇、戚祖光、勝百生、鄧乾坤、佟祿山、洪大德等一干武林大豪尚未出手，都是因為這些人沒有夜襲漁山島，這一戰，是蕭姥姥擺明了要向夜襲漁山島的人討回公道，大家就未便出手。

但此時形勢不同，公孫襄、鄷濟川等人漸漸失利，這對一班武林大豪來說，公孫襄是他們的頭兒，休戚與共，豈能再袖手旁觀。

楓嶺堡主司徒贇首先雙拳一抱，洪聲道：「諸位老哥，漁山島蕭掌門人率衆尋釁，這分明是藐視咱們江南武林同道，咱們此刻如果再不出手，容她們猖獗下去，她今天藉口討回夜襲漁山島的公道，明日也可以另找藉口，找上咱們，來個個別擊破，方才她還口口聲聲說明月宮有陰謀野心，企圖橫掃江南武林，但眞正存有野心，企圖橫掃江南武林的，豈不就是他們漁山島的七姊妹門麼？」

飛天豹佟祿山接口道：「司徒堡主說得一點不錯，咱們不能讓姓蕭的老婆娘得逞！」

禿龍洪大德洪聲道：「這個簡單，咱們把他們一起拏下，不就結了？」

獨目神鷲鄧乾坤道：「就這麼辦，咱們一起上。」

幾個人互相呼應，各自取下兵刃，就要縱身撲上，加入戰圈。

耿小雲眼看即將引起羣毆，急急輕輕扯了一下狄明揚的衣袖，悄聲道：「大哥，今晚如果引起一場混戰，勢將不可收拾，我看還是你想想法子才好。」

狄明揚道：「兩邊都是我的朋友，我有甚麼辦法呢？」

耿小雲道：「因為兩方面的人都是你的朋友，所以只有你出面，才能把大家勸住，不可加入戰圈，然後把正在動手的人一一分開，要大家住手。」

「好，我試試看。」

狄明揚忽然雙手向空連擺，大聲道：「諸位且請稍待，聽在下一言。」

司徒贇等人都知狄明揚和公孫護法私交甚厚，而且他還是明月宮公主（耿小雲）的情郎，他這一喝，大家果然停下步來，拱拱手道：「狄公子有何教言？」

狄明揚道：「公孫先生和諸位老哥都是在下的朋友，今晚原是替在下助拳而來，在下衷心感激，但漁山島蕭老島主也是在下的朋友，像東海釣鰲客、田老哥哥，還是救家父母的恩人，雙方這場拚鬥，實在不應該在今晚出現，使在下感到十分為難，因此在下想請諸位老哥看在下的薄面，不要再加入戰圈，好讓在下把已經動手的人勸解下來，不知諸位老哥是否肯賜在下一個面子？」

司徒贇道：「既是狄公子出面排解，咱們自然要賣狄公子的面子了。」

狄明揚拱拱手道：「多謝諸位老哥了。」

這邊要待出手的人總算片言解決，但正在動手的人，此刻戰況愈戰愈烈，各人都在各盡全力，拚搏得如火如荼，那裡還能喝阻勸解得下來？

尤其鄷濟川、矮純陽二人，在蕭姥姥一圈縱橫交織的劍光之下，已經還手無力，敗象畢露，形勢危急。

狄明揚因自己身邊這柄輕霜劍，乃是明月宮康宮主所賜，削鐵如泥，不能使用，這就朝耿小雲道：「妹子，妳的長劍借我一下。」

耿小雲抬手掣劍，把長劍遞了過去。

狄明揚接過長劍，心頭迅速思索武當笥記上記載的三十六式劍法，自己該用那一式才能把蕭姥姥和鄷濟川、矮純陽三人分開來？心念轉動，決定用一式「三分天下」當下長劍抱胸，凝神運氣，但覺全身這一眞氣凝集，登時潮水般鼓動，幾乎要從劍尖奪劍而出，口中大喝一聲：「三位請住手！」

雙足一點，縱身朝蕭姥姥劍影中撲入，長劍一振，劍光分作三道長虹，像洪水般暴漲。

但聽「噹」「噹」「噹」三聲急驟的金鐵狂鳴，鄷濟川、矮純陽兩人但覺右臂痠痲，人被震得踉蹌後退了七八步，同時狄明揚手中長劍也架住了蕭姥姥的長劍。

這一招劍法，因為漾起的三道銀虹貫足了眞氣，電捲而出，狀若匹練，竟然沒有人能看得出他使的是甚麼劍法。

蕭姥姥一怔，說道：「狄相公，你這是做甚麼？」

狄明揚趕緊收劍，抱抱拳道：「老前輩暫請休息，且等在下把其他幾處戰鬥都勸停下來，再行奉告。」

蕭姥姥知道他已經解開了四位掌門人的穴道，她此行原不是向朱化龍等人討回公道而來，她是應東海釣鰲客之請，替江南四大門派解圍而來，這就點點頭道：「好，老身姑且聽你一次。」

狄明揚一抱拳道：「多謝老前輩。」

話聲一落，雙足再點，劍先人後，化作一道長虹，朝蕭飛鳳、朱化龍兩人中間橫貫穿入，口中叫道：「蕭島主、朱島主請住手。」

劍光投入兩人中間，就响起「噹」「噹」兩聲金鐵狂鳴，他以一支長劍，迅疾無儔的架開了蕭飛鳳的長劍和朱化龍的鋼叉！

縱橫交織的劍光和漫天揮舞的叉影，在金鐵狂鳴聲中，二水中分白鷺洲，倏然盡斂，中間已多了一個狄明揚。

他含笑抱拳道：「蕭老前輩業已停手，二位島主也暫請住手如何？」

蕭飛鳳縱然和蜘蛛島朱化龍有仇，但狄明揚這麼一說，連師父都已停手，也只好點頭表示同意，朱化龍自然不會反對，兩人同時往後退去。

他兩次使劍，架開蕭姥姥三人和蕭飛鳳兩人的激戰，劍光如虹，劍氣如山，直看得六位姑娘（蕭湘月等六人）莫不驚異不止。

大家都知道他是被二姊蕭湘明用細仙索擒回島上去的，如今他的武功內力，居然不在師祖婆婆之下。尤其五姑娘蕭湘晴一雙妙目，不住的朝他投去。

狄明揚舉步走到鐵背田駝和巴弼纔兩人不遠，停下步來，抱拳道：「老哥哥，巴老哥，快請住手。」

田駝問道：「小兄弟，你有甚麼事？」

狄明揚道：「老島主和島主都已停手了，二位也暫請住手。等小弟勸住了公孫先生二位，另行奉告。」

話聲一落，又舉步朝公孫襄和東海釣鰲客的戰場走去。

東海釣鰲客一支陰沉竹釣竿依然忽上忽下，起落如風，幻起了一圈竿影，依然如籠似罩，把公孫先生困在中間。

公孫襄面現鬱怒，一張本來白晰清朗的臉上，籠罩了一片青氣，右扇左掌，一記又一記劈擊而出，每一記都蘊集了奇猛無倫的內力，一個人就像風雷繚繞，形同拚命，但兀自無法擺脫東海釣鰲客的釣竿籠罩。

狄明揚走近他們三丈光景，就覺得勁氣逼人，身上長衫都被吹得獵獵飄拂！

所有站在階上和大天井中的人，莫不把眼睛投在狄明揚的身上，心中暗自忖道：看你如何走得進去。

狄明揚走到離他們三丈光景，便自停步，口中大聲說道：「公孫先生，釣鰲客老前輩，二位請停停手如何？」

公孫襄早已打出火來，管他東海釣鰲客是東海老神仙的記名弟子，務必把他除去，才洩胸頭之恨，他一面全力搶攻，一面大聲說道：「小兄弟，快退出去，不可再進來了，今晚咱們

務必要拚個勝負出來不可，否則傳出江湖，豈不弱了明月宮名頭？明月宮的總護法，連一個東海釣鰲客都鬥不過？」

東海釣鰲客狂笑道：「你本來就鬥不過我，還怕人家笑你麼？」

公孫襄大笑道：「葛老哥好大的口氣，你能勝得了我嗎？」

東海釣鰲客道：「你能衝得出去？」

公孫襄怒聲道：「你也未必攻得進來。」

東海釣鰲客確實攻不進他的守勢，公孫襄確也衝不破他的竿影，兩人可說半斤八兩，難分軒輊，這也正是誰都不肯住手的原因。

狄明揚道：「二位打了這許多時光，依然棋逢敵手，難分高下，何不先行住手，聽在下一言。」

公孫襄道：「小兄弟，老哥哥馬上就可以勝他了。」

東海釣鰲客大笑道：「老夫馬上可以勝你還差不多，你想勝老夫，那可差得遠呢！」

狄明揚道：「二位再打上三五百招，只怕也難分勝負來……」

公孫襄道：「小兄弟不必多說。」

東海釣鰲客道：「狄小兄弟，你是不是想要咱們住手，那只有一個法兒可行。」

狄明揚道：「前輩請說。」

「很簡單。」東海釣鰲客：「衝進來把咱們倆逼開。」

這話談何容易？以他們兩人的功力，在江湖武林已可稱得上是超級頂尖高手，一般人動手過招，掌風劍影，最多籠罩一丈方圓，但他們此刻扇影、掌風，却籠罩了三丈光景，你只要走近距離他們三丈以外，一身衣衫就獵獵的往後吹拂，風力之强，可以推得你站立不住，如果再要往前走，功力稍差的人，只怕再也跨不上去一步。

何況兩人正在捨命搏鬥，竿、扇交擊，威力何等强大，貿然進去，不被他們的竿、扇把你絞成粉碎才怪！

如果要把兩人的竿、扇架住，那就得具有超過對方兩人加起來的功力，至少也該具有承受得住兩人交擊力道的功力，才能辦得到。

東海釣鰲客是東海老神仙的記名弟子，一身武功已臻化境，公孫襄爲明月宮總護法，武功之强，放眼天下也是數一數二的。

這兩人加起來的功力，豈同小可？東海釣鰲客要狄明揚衝進去把他們兩人逼退，這簡直是出個做不到的難題！

別說把兩人逼開了，就是衝入兩人竿、扇交擊的戰圈之中，稍一不愼，也非死即傷。

狄明揚劍眉一剔，朗笑一聲道：「進來就進來，在下希望二位住手，說不得只好冒險一試了。」

口中雖說冒險一試，但口氣已是十分狂傲，試問在場的人，包括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在內，誰敢逼上去一步？

公孫襄聽得大急，立即大聲喝道：「小兄弟，千萬不可進來，快退後些，不可中他激將之計。」

東海釣鰲客道：「這位狄少俠已經說出口來了，還會更改麼？」

公孫襄怒聲道：「姓葛的，你這是何居心？」

東海釣鰲客笑道：「狄少俠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他自會衡量咱們這一竿、扇交擊的力量，如果無法衝進來，無法把咱們兩人逼退，他會連自己的命都不要，糊裡糊塗的衝進來麼？」

狄明揚大笑道：「釣鰲客前輩已然劃下道來，在下說不得只好一試了。」

他在說話之時，早已運起全身功力凝聚劍上，話聲甫出，長劍一揮，使了一招「驅雲探路」，劍光左右閃動，劍先人後，雙脚離地數寸，筆直朝兩人戰圈中衝了過去。

形意門掌門人沈公明、八卦門掌門人封子眞、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九宮門掌門人陶祖述等四人，眼看狄明揚使出來的這一招「驅雲探路」，乃是黃山萬家的劍法，他們自然極爲熟悉，心中不禁暗暗奇怪，他怎麼會使黃山萬家的劍法呢？（狄明揚練的「三十六式劍法」，是武老人家記載在笥記上的，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有，變化稍有不同，是取其精英，捨其糟粕的劍法精粹。）

最後使他感到吃驚的，是狄明揚不該使這招劍法。因爲這招劍法，象徵黃山多雲，以劍撥開雲層的意思。

用這招劍法開路，當然可以，但這一劍只有攻，沒有守，要衝進這樣綿密無間的竿影如罩，扇影如山的戰圈，如果只有開路的攻勢，缺少以劍守護全身，乃是非常危險的事。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狄明揚的劍光有如狂瀾席捲，湧到如籠似罩的一片竿影之際，立即爆出一陣密如連珠的「鏘」「鏘」劍鳴！

公孫襄一看狄明揚衝了過來，心中大喜，一時那還待慢，大喝一聲，摺扇使了一招「直破天門」，一道扇影，乘機裡應外合，配合狄明揚的攻勢，朝東海釣鰲客重重竿影猛攻過去，同時左手揚處，接連劈出三掌。

他右扇左掌是分別攻出的，摺扇劃起的一道白光，是專爲破解困住他的如籠如罩的竿影而發，志在破門而出，但他左手三掌，却是擊向東海釣鰲客的身子，三記掌風，發掌時遠近距離不同，方位也隨着而異，（他攻上去雖是直的，但扇招在展開的時候，身法步法都會隨着變化），有如三塊大石，前後銜接着朝東海釣鰲客不同的部位投擲過去。

本來，是狄明揚仗劍衝入兩大高手交手的戰場，要有承接得住兩大高

手加起來的功力，才能架得開兩人的攻勢，如今公孫襄這一乘機裡應外合，發出强猛的攻勢，和狄明揚衝出來的方向相同，形勢頓然改觀，變成了以二敵一的聯手合擊。

東海釣鰲客武功雖高，也擋不住兩人內外交擊的一擊，在一陣密如連珠的「鏘」「鏘」劍鳴聲中，忽然呵呵大笑道：「狄小俠果然高明得很！」

「嗒」的一聲，釣竿在地上一點，一個人朝上疾飛而起！

竿影、扇影，同時消散，一道人影騰空飛起，却在此時，另有一道人影也隨着騰空飛起。

大家都認得出來，稍前一個是東海釣鰲客，後來的人影却是公孫襄。

公孫襄施展「平步青雲」身法，追上東海釣鰲客，一道巨斧般的扇光乍發，攔腰橫掃。

東海釣鰲客釣竿一揮，朝他扇上壓下，但聽「嗒」的一聲，竿扇交擊，公孫襄左手迅疾拍出一掌。

東海釣鰲客左手一抬，迎擊過去，接着又是蓬然一聲大震，兩道人影才在空中分開，瀉落地上。

狄明揚早已站在兩人中間，把長劍往地上一揮，拱拱手道：「釣鰲客前輩，公孫先生，兩位現在可以住手了吧？」

東海釣鰲客大笑道：「可以，可以，老夫現在不是已經住手了麼？只要公孫先生不再偷襲老夫就行了。」

公孫襄大笑道：「在下幾時偷襲你葛老哥了？方才你騰空而起，在下和你同時躍起，只能說是追擊，豈可稱之爲偷襲？」

狄明揚拱拱手道：「二位都不用說了。」

然後朝大家做了個環揖，說道：「今晚公孫先生和諸位老哥哥，是本着江湖義氣，給在下助拳而來，這份盛情，在下十分感激，蕭老島主是在下的前輩，田老哥是在下的老哥哥，這位釣鰲客前輩，又是家父、家母的大恩人，雙方的人，不是在下的朋友，就是在下的恩人，如今雙方非分個勝負高下，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不論傷的是那一方，在下都是負疚良深，所以在下想懇求公孫先生，諸位老哥和蕭島主、釣鰲客前輩，能否看在下薄面，在下不敢請求雙方化干戈爲玉帛，因爲江湖恩怨，在下人微言輕，不是一句話可以化解得開，但至少今晚暫息爭端，使在下不致爲難，區區苦衷，務望大家多多體諒，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東海釣鰲客首先呵呵一笑道：「狄老弟，憑你這句話，老夫第一個答應，公孫先生，你如果有興趣，咱們隨時都可以動手，今晚不要使狄老弟爲難了。」

公孫先生大笑道：「好，好，連葛老哥都答應了，狄明揚是我公孫襄的小兄弟，區區那能不答應？但今晚爭端，是蕭老島主要向咱們討回公道，咱們只是被指名是挑戰的人，只要蕭老島主答應了，就可無事，不知蕭老島主意下如何？」

蕭姥姥道：「老身走火入魔之軀，還是狄相公救治的，狄相公說出來了，老身豈會不同意？好，今晚之事，咱們衝着狄相公就到此爲止。」

狄明揚連連抱拳道：「如此多謝蕭老前輩、釣鰲客前輩、公孫先生、和諸位老哥了。」

接着又朝沈公明等四位掌門人抱拳道：「爲了在下要雪父母之仇，勞動四位掌門人賁臨作証，在下特向四位掌門人敬致謝忱。」

沈公明還禮道：「狄少俠不用客氣。」

八卦掌門人封子眞道：「敝門出了不肖之後，封某深感慚愧。」

東海釣鰲客大笑道：「好了，大家都不用說了，四位和咱們一起走吧！」

蕭姥姥看了狄明揚一眼，問道：「狄相公，令尊堂都在東海，老身覺得你應該隨同釣鰲客去東海省親，那就和老身一同走吧！」

狄明揚喜道：「在下可以去麼？」

蕭姥姥笑道：「老神仙隱居東海，不喜歡有人去打擾，但有釣鰲客陪你同去，你又是省親去的，百善以孝爲先，諒老神仙也不會不允許的了。」

狄明揚大喜過望，連連應是。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老叟爲展雲飛易了容才離去，展雲飛却遇上與自己樣貌一樣、曾犯姦盜劫殺案的人，想將他捉住却又被他走掉，無意中又遇上洪天成向方家父女糾纏，便上前協助，反被洪天成逮住，突然又出現假展雲飛來解救才脫險，避開方家父女離去，在一草廬投宿，又遇上小冥女、假展雲飛、人絕，相互發生誤會，糾纏不清，展雲飛只有受氣……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情淚染蠻花

揭開易容眞相　相聚倏又分離

展雲飛驚忖：「這爭端分明是由我而起，我怎的也要息此干戈。」

想到此處，展雲飛忙不迭轉過身來，朝人絕恭施一禮，說道：「何老前輩請息雷霆之怒，這都是晚輩不好。」

「小冥女」見得展雲飛居中勸解，心裡却感詫異，不知這老叟究竟是甚麼人？如何如此袒護展雲飛？而且還要展雲飛摑打自己。

這老叟端的是瘋瘋癲癲，見得展雲飛朝「人絕」何方作恭勸阻，却連聲大笑，說道：「凡間武林之中，陰詐百出，有些自稱正派之人，却比下三濫的鼠輩猶不如，別的姑且不提，就拿你們這三個自命爲三才的老怪物來說，你們那一個不是雙手沾滿血腥，昔日在武林之中惹事生非之人。」

老叟此語一出，天地雙絕頓時臉色一變，饒是看在展雲飛的份上，却也再不能忍耐，天絕當着那老叟冷冷一笑，就道：「如此說來，你分明是要淌上這遭混水，堅要與我們較一短長了。」

老叟笑容忽斂，接道：「你們休以爲三絕的名聲，可以威震武林，傲視天下，別人或者見了你們會懼怕，可是我却將你們看作頑童一樣，如果你們不信不服，你們三人可以聯手施展三才的看家本領，我再讓你們九招，看能否動得我老人家分毫。」

老叟口出大言，非但三絕既驚又怒，就是展雲飛聽了，也不由一怔，心忖：「這老叟敢情是瘋了不成，天地人三絕之中，一個已經能冠甲天下，他怎麼口出狂言，要他們三人聯手向他發招，而且還讓九招，縱然他眞是天上的天宿神仙下凡，這九招也難以抵擋。」

「人絕」何方這時神色已變，臉頰之上喜怒全消，一派嚴肅地朝那老叟點了點頭說道：「原來你是謀定而動，這倒使我們三個不才有了知音之人，這裡地方甚小，別將西羅刹這間用以藏身的地方拆平了，我們就在屋外雪地之上中走幾招可好。」

那老叟將頭一點，也不出聲答話，只見身子一提，已然躍至門邊，隨手將門輕輕一拉，門開之處，身子已然竄出，眞是快如閃電，僅是這躍身竄跳之能，已使聽中衆人驚愕不已，展雲飛始相信這老叟的確是身手不凡，身負絕學的奇士。

三才見得這老叟宛如飛燕一般的躍身竄飛而出，相顧一笑，只見三人不約而同提身竄躍了出去，三條人影分成品字形，並肩飛躍而出，也是迅速非凡，與這老叟竄躍功力竟然是不遑多讓。

衆人見得三絕才竄身飛躍出去，彼此都心懷好奇，不由相繼走了出門外。

展雲飛在小冥女趙玉嬌身後，身子剛踏出門外，却見鵝毛大雪猶在下個不停，離開門口丈餘遠的雪地之中

，那老叟站立以待，三絕成品字形而立，對着這老叟瞪眼凝視，好似心有顧慮，不敢輕擧妄動的樣子。

但這老叟却是神色自若，勁風送處，白鬚飄拂，與那鵝毛大雪相映成趣，眞的是另有一番威儀，令人不敢久視。

展雲飛緊立在小冥女身邊，却將視線投在她臉頰之上，彷彿將這一觸即發的爭端全不放在心上，全神貫注着小冥女，心中若有千言萬語無從說起一般。

「小冥女」趙玉嬌則向那老叟望了一陣，方始倒轉頭來，向展雲飛輕問：「那老叟究竟是誰？」

展雲飛聽得「小冥女」趙玉嬌詢問那老叟是誰，確是答不出話來，故而唯有對小冥女趙玉嬌微微的搖搖頭苦笑了一下。

「小冥女」趙玉嬌見得他非但不答，僅以搖首示意，心中却感大不以爲然，暗忖：「這老叟給你服易容丹，怎麼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小冥女」正在疑念之際，只聞那老叟朝三絕微微一笑說道：「你們三人有驚天動地之能，又在武林之中稱强逞能，三才劍法猶爲凌厲，如今既要與我動手，依我看來，你們還是先行找幾把兵刃，如果赤手空拳與我過招，這豈不是又讓我再佔幾分便宜。」

「人絕」何方聽得那老叟口氣甚豪，心中又加了幾分驚疑之色，當下就道：「既蒙老兄抬擧，向我們三絕叫陣，在下等自問武功低劣，可是已將兵刃棄了多年，何況如今我們以三敵一，就算老兄學究天人，武功已臻化境，我們三人也不能佔絲毫便宜，不過，在下等與老兄過招之前，却要詢問老兄尊姓大名，究竟是那一派尊師，萬望老兄明言賜告。」

老叟依然笑容滿頰，說道：「你也要問我的姓名，躭一會兒假使你們能將三才絕技施出，在我避招之時，千萬切莫張聲，我並非懼怕他人，實因另有苦衷，我已說完，你們還是快快發招吧。」

何方聽得老叟之言，不由更感驚愕，當下就朝天地雙絕望了一眼，對着老叟說道：「如此我們三人就發招了。」

「人絕」何方之言甫畢，三人各自踏前一步，只見左邊天絕將身躍竄而起，右邊地絕將膝一屈蹲仰了下來，中間人絕將雙手一揮，刹那之間，三人分從左右中三路，各循高低中朝這老叟擊了過去。三才絕學果現，端的是迅勁俱臻，眞的是非同凡响。

三絕聯手發招，三才絕招頓現，饒是三才迅勁俱臻，却見那老叟微微一笑，將身一閃，足尖蹬處，拔起丈餘，身子由高臨下之中，又見他雙足併在一起，陡將身子斜轉，竟然在這臨空一閃一轉之中，輕易飄下地來，避走了三絕這聯手的第一招。

「人絕」何方見得那老叟竄身而起之時，非但身形迅捷，似乎別具神妙步法，彷彿將自己的身子視同輕風一樣，只望這份輕巧身形，已然看出這老叟的輕功已然有出神入化之妙。

三才個個身爲武林翹楚，休說三人聯手發招，就是單憑三才其中一人，已能傲視一切，如今三才聯手，想不到輕易被老叟輕輕避過了這一招。頓使在旁觀望的老嫗面露驚慌之色，心中暗念：「三絕聯手，眞有驚天動地之能，怎麼這老叟却能如此輕易的閃避這一招，剛才他向三才所言，能在閃避之中可以看出他究竟是誰？我已在旁留意，可是如今看來，只知這老叟身負絕學，而未曉得究竟是那一派宗師。」

休說這老嫗暗下納悶，就是洪天成與那假冒展雲飛的人也爲之驚愕不已。

展雲飛在旁，步步爲營，見得洪天成面露驚色，格外感到詫異，忽聽得洪天成一聲狂嘯，陡地手上發出紅箭一支，破空射起，一邊將身子後退數步，顯然恐怕受敵襲擊。

三才剛發了一招，陡見身後這苗疆傳人發出紅箭，不由一齊回過頭來觀望，見他面呈驚愕之色，將身躍後，退在一旁，未知他用意如何。

那老叟看在眼中，却不以爲怪，只見他拈鬚微微而笑，朝洪天成說道：「你又何必發箭叫你師父，我連三才都不怕，難道會怕你師父不成。」

老叟此語一出，三才却突然反過身來，何方鼻中哼了一聲，朝洪天成撲了過去，一邊叫道：「原來是你在其中弄是生非。」

洪天成顯然已有防備，見得何方撲擊而來，將身一側，足踏「斷魂七步」那式「兔躍三窟」，只見他堪堪擦過何方身子，隨即又躍回原處。

人絕見得洪天成竟然從容的閃避，似也頗覺驚愕，唯有展雲飛知道洪天成施展的是余牧所創的「斷魂七步」，看在眼中，似甚覺詫異，想不到這「斷魂七步」却被他完全學成，而且較諸余牧不遑多讓。

正在此時，陡聞東邊傳來一聲狂嘯，只見雪中飛奔而來了一個嬌艷絕倫的少婦，體態輕盈，人猶未到，媚笑已生，等到來到，忽地笑容盡斂，朝着「人絕」微微一笑，露出有恃無恐之色，眞的是得意非常。

那老叟見得苗疆天女金生麗來到，倒也暗吃一驚，心中暗念：「怎的這女魔來得如此之快？」

思念之際，老叟循着金生麗來路的地上望去，只見雪地之上一片光滑，連半點脚印都無，不由更覺驚異，又暗想：「怎麼這女魔近來武功又高了許多，敢情那本九玄眞經已然落在她手中不成？」

金生麗來到草屋之前，只見她媚目飄處，已將在場衆人打量了一眼，

最後眼光落在展雲飛身上，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原來你也易了容貌。」

金生麗來到就將展雲飛易容拆穿，展雲飛並未感到驚異，却讓那老叟更添三分驚愕之心，金生麗回轉頭來，又朝那老叟微微一笑，嬌聲說道：「我以爲你已死了，原來你還活在世上。」

老叟聞言，頓時臉色大變，忙不迭朝她作了一恭道：「我在關外住得膩了，故而前來中原找幾個老朋友，想不到在此與妳不期而遇，眞是湊巧得很。」

展雲飛在旁看得清楚，聽得明白，不由甚感詫異，想不到這連三才都不怕的老叟，剛才在洪天成發射紅箭之時，猶口口聲聲說是不怕金生麗的，可是如今看見了金生麗却露出驚愕之色，難道這老叟的武功比金生麗差，恐怕交上手之時吃虧不成？

苗疆天女金生麗此時臉上笑容依然滿頰，另具一番嬌艷美麗，對着那老叟點一點頭說道：「我知道你定有苦衷，那麼我也不拆穿你的身份，不過也該替我着想，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老叟唯唯是應，連聲稱諾，就在這應諾之間，就令人看見他確是有難言之隱，有恐苗疆天女金生麗當衆洩漏，這情景看在展雲飛眼中，却大爲憤怒，想不到這個自稱天宿神仙下凡之人非但懾於一個苗疆魔女，而且出爾反爾，竟然低聲下氣，對着那魔女金生麗百般曲意的求存。

苗疆魔女金生麗聽老叟連連稱諾，就朝那假展雲飛道：「你敢情以爲天下的男子都死光了，一定要假冒這個沒出息不成器的人，還不快快恢復你的本來面目。」

那假展雲飛頗爲羞窘，朝着金生麗點頭稱是，正欲移步離去，展雲飛却大喝一聲：「且慢！」

魔女金生麗看在眼中，知道這個眞正的展雲飛要留住那個假的展雲飛，當下就朝那假的展雲飛說道：「有我在此，你怕些甚麼？他又不能强留你在此。」說着就稍移前數步，走到眞的展雲飛身邊對他又是一聲嬌笑。

展雲飛見得金生麗這樣袒護這個假冒自己的人，明知若動武阻擋，定然大爲吃虧，但是心中却反覺甚爲憤怒，當下就朝魔女金生麗冷冷一笑道：「苗疆天女雖然身懷絕技，連自稱天宿神仙下凡之人都怕了妳，可是我姓展却並不放在眼中，此人假冒我之容貌，在那羅郡城中到處作奸犯料，奸淫邪盜，我如何能就此放他而去，怎的也要查個水落石出，究竟他是何人所扮，就算我自知技不如人，也要在此討個公道。」

展雲飛說出言正理順，語氣激昂，但苗疆魔女金生麗聽得暗暗驚異，就是那老叟也不由臉色陡變，露出既驚又奇的神情，望着展雲飛凝視不休。

「小冥女」趙玉嬌在旁，見得展雲飛說了這一番話來，不由暗覺欣喜，心下甚感驕傲，當下就踏上一步，朝展雲飛微微一笑道：「你說得甚是，此人冒充你到處作奸犯罪，非但你要向他查一個水落石出，而且還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就算這人有苗疆天女金生麗的袒護，你技不如她，那麼也是你命該橫死，來！我來替你押陣，如果他若敢逃走，你我就聯手把他生擒活捉住他！」

展雲飛聽得「小冥女」趙玉嬌此言，頓覺心頭一甜，氣膽又壯了幾分，朝着「小冥女」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道：「好！如此就有勞妳了。」

說着，展雲飛身子一動，突然雙掌平胸推出，一邊叱道：「你還不快快從實招來！」

變生倉猝，休說這假冒之人提防不到展雲飛說打就打，竟然發掌施招擊來，就是右邊朝着展雲飛一眼不閃的苗疆魔女金生麗也料不到展雲飛不顧自己的袒護而突然出手。

那假冒展雲飛的人，突見展雲飛雙掌翻處，有一股奇勁的掌風擊來，雖說是他技高，也難能在這措手不及之下還招，只見他面色陡變，忙不迭提身躍起，將身子急朝左邊竄出，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間，避了展雲飛這一招「雨洒花紅」。

此時，天、地、人三絕却忽地一字並列，緊站在東端一旁，人絕何方對展雲飛點點頭，說道：「雲飛，你休得驚慌，常言道得好，捨命陪君子，我們這三塊老骨頭，今日也要爲你壓陣，就算你技不如人，死在他的手中，還有我們三個替你討回公道，務必替你查個水落石出，一清二楚的還你清白。」

拔箭張弩，爭端一觸即發，那假展雲飛此時雖然避過了眞的展雲飛一招，聽得「人絕」何方竟要爲展雲飛撐腰，不由心中一驚，忙不迭回轉頭來向魔女金生麗望了一眼，暗示向苗疆魔女請示，究竟如何是好？

苗疆魔女金生麗，剎那之間臉上泛起了一層嬌媚笑容，就朝那假展雲飛說：「這是你自討苦吃，我並非是怕了那三個老怪物，爲的是這姓展的少年倒頗爲奮勇，他明知技不如你却要與你纏打一個明白，看來，這裡的事我也不能插手了，可是，這也是你與他之間的事，倘若這三個老怪物有所變異，那麼，有我在此，你休怕有後患，放心去與那個姓展與地冥派的女子較一短長吧！」

苗疆魔女金生麗說得甚爲得體，倒將天、地、人三絕愣在一旁，再也不能爲展雲飛出頭，此際突聞那老嫗站在草廬之前，冷冷一笑，說道：「人言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鵝毛之分，我活了這把年紀倒也未曾看見有這豪氣之士，堅强剛正的人，今日我却要做上一件好事，爲你們兩人爭個水落石

出，儘管與這個假冒你之人纏擾，倘若有誰插手，我就算費了十三載苦苦煉成的這七把七毒奪命刀，本欲去餵那負情之人，可是，今日我却將他餵那插手之人。」

老嫗說到此間，果然伸手由懷中取出那七柄薄如紙片的小刀，握在手中，用目朝着苗疆魔女金生麗與洪天城兩人瞪望，此言分明是針對他們師徒二人而發的，苗疆魔女金生麗倒也不以爲驚，嬌面之上笑容只是微斂，對着老嫗道：「妳這七柄七毒奪命刀能嚇得了方無極，却嚇不倒我的，可是我早已說過不理這姓展的人，妳也休得拿這七毒奪命刀嚇我，倘若妳以爲我怕了妳的七柄七毒絕命飛刀，那麼，等他們的事情完了，待我將妳苦煉十三載的七毒奪命飛刀毀去如何？」

展雲飛見得這老嫗挺身爲自己袒護，心中甚是感激，側過頭來對「小冥女」望了一眼，只見她神態閑逸，對着自己微微一笑，輕聲道：「雲飛，記得我們在卵石小島之上，分獲兩位世外高人所授的絕技，依我看來，雖爲時甚淺，可是事至此時，不妨善爲運用，就算打不過，爭一個兩敗俱傷也是合算。」

「小冥女」趙玉嬌說得甚是安祥，言畢，依舊神色自若，在那臉頰之上泛出了一陣微笑，彷彿將展雲飛這場生死之戰視同等閒那般，絲毫不覺緊張。

展雲飛知道「小冥女」趙玉嬌言下之意，暗示自己將昔日在卵石小島上得自李綺霞所授的那絕藝施展出來與這假冒之人週旋。

可是，展雲飛轉念一想：這假冒之人的武功超出自己甚高，就算用李綺霞所授的陰陽十七招棒法也難以取勝，正在猶疑之際，忽聞小冥女又是一笑，蛾眉略爲一皺，說道：「雲飛，倘若你不幸喪身在他手裡，待我將腹中你這塊骨肉生了下來之後，我寄托好了嬰兒，也會替你報仇。」

「小冥女」趙玉嬌此語一出，展雲飛不禁驚愕萬分，想不到「小冥女」趙玉嬌竟在這時候說出她自己已經有了身孕，而且當着衆人面前，不諱道出，於是，頓時爲之驚喜交集，不知如何接口才是？

展雲飛正在既驚又喜之際，那假冒之人忽地揮手一掌遞去，顯然立意存心出此一掌，想將展雲飛擊斃掌下。

掌風非但勁厲，而且來得快如閃電，何況展雲飛聽「小冥女」道出她身懷自己骨肉，置身在雪地之中，遇那冰凍刺骨的北風也未覺得，那裡會提防到這假冒之人會陡然出手揮掌擊來。

說時遲，那時快，這假冒自己之人武功並非等閒，一掌擊出，只聞掌風比那北風尤勁，剎那之間，又已然擊至展雲飛前胸。

休說展雲飛心不在焉，就算事前有所提防，這一掌也是屬於難以避擋，此時，展雲飛突覺有一股奇勁無比的掌風迎胸襲到，彷彿之間掌風像一塊巨石那般堅硬，胸中立即突覺翻震，身不由主，被這陣掌風擊得翻滾而起。

這假冒之人端的是心狠手辣，見得自己一掌已將展雲飛擊中，身子立即翻起，左手又是接連擊出一掌，掌風雖比剛才那一掌較爲緩了些，可是其勢之快速仍不遑多讓。

展雲飛被假冒自己之人突然一掌擊中，心胸之中彷彿心肺倒轉了一般，一陣痲癢，不禁張開口來，吐出一口鮮血，身子突覺無力癱軟，那知就在這時候，又有一陣掌風由自己背後襲擊而來。不由暗驚：「此人眞的心毒手辣至此，剛才這一掌已然將我擊成這等樣子，如今再加上這一掌，豈不是存心將我擊斃當場而後快。」

這第二掌力道較第一掌輕了許多，可是來勢也非善良，那有展雲飛忖思的餘地，剎那之間，展雲飛身子猶在懸空之中，却又被那假冒之人的第二掌擊中背心，身子頓時又是再被翻擊而起，只聞得展雲飛悶哼一聲，就被擊出丈外，摔倒雪地上。

這假冒之人左右各出一掌，已然將展雲飛擊倒在地上，衆人莫不驚愕，說也奇怪，唯有「小冥女」趙玉嬌神色自若，彷彿將這情景未曾看在眼中一般，雙目盯着那假冒之人，忽地在紅臉上掛了一絲慘笑，說道：「師兄，你何苦要出此毒手？就算他死在你手中，我也是展家的人了。」

「小冥女」趙玉嬌此語一出，這假冒之人頓時臉色突變，正在此際，突聞遠處傳來一聲佛號，餘音猶存，雪地之中却似飛一般的竄來四個長得差不多的小和尚，剛到衆人面前，却見白影一晃，突地如空降出現一個白鬚白眉的老和尚。

在這緊要關頭，突地佛號聲喧，來了一個老和尚，衆人莫不驚訝，尤其是那個假冒展雲飛的地冥派傳人「陰間秀才」丁又常，見了這老和尚，面色頓時大變，雙手齊垂，站在一旁再也不敢擅動分毫。

此時，展雲飛倒在雪地之上，嘴邊依然流出鮮血，不問而知，這兩掌已將他擊至重傷。

那老和尚用目朝四週望了一眼，只見他佛眉一皺，朝望「小冥女」趙玉嬌說道：「這也是他自討苦吃，孽債太重，老衲聞得消息趕來，也是遲了一步，好在他還死不掉，敢情那包施主已將他任督兩脈已打通不成？」

老和尚言畢，那四個小和尚如四隻飛鳥，竄至展雲飛倒卧之處已將他扶起，送到這老和尚面前。

那老和尚也不再說，只見他探入僧袍袖中取出一顆金黃色丹藥來，就撬開展雲飛口中，將它塞進展雲飛口

裡，左手抄至展雲飛後頸輕輕一拍，只見展雲飛脖子一伸，身子一挺，又是倒了下去，幸得那四個小和尚早已有了準備，急忙將他扶住。

老和尚塞了一顆丹藥給展雲飛服用之後，行前數步，朝着那假冒展雲飛之「陰間秀才」丁又常走了過去，就這樣對他說道：「常言道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老衲也不會在此將你難爲，倘若你再多行不義，總有一天你要自食其果，我今日看在你師父份上，且饒你一次，快快逃去吧！」

「陰間秀才」丁又常饒是手毒心辣，聽那老和尚之言，他不由臉上露出窘色，突然雙足一蹬，就朝西北方竄奔而去。

那邊品字形而立的天、地、人三絕，自從老和尚來了之後，始終未發一言，如今見得他竟將「陰間秀才」丁又常撵去，「人絕」何方不由甚感驚訝，忙向這老和尚問道：「地冥派作惡多端，多行不義，何況這個人比他師父卡三娘還心毒手辣，大師爲何要釋放他？這豈非又替展雲飛留下了一個後患？」

老和尚微微一笑，雙手合什道了一聲佛號，朝人絕何方作了一禮道：「何施主之言雖則有理，可是老僧身爲佛門弟子，存心超渡感化於他，並無其他之心，就算將他斃在老僧手下，也是落得一個多做殺孽，何況人性本善，剛才老僧見他臨走之時，面呈慚窘之色，諒他已深感慚愧後悔，常言道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也非外人，知我甚詳，就算老僧早年，豈不也是個被武林中人視爲作惡多端的心毒手辣之人，要不是當年老僧受師父感化，曉以大義，賜以佛門慈悲，老僧早已屍骨皆寒，那有今日能執掌少林的一天。」

「小冥女」趙玉嬌聽至此間，始知道老和尚原來竟是當今嵩山少林寺的掌門方丈。

老和尚自露身份，非但使「小冥女」深感詫異，就是苗疆魔女金生麗也不由神色失變，想不到貴爲中原武林翹楚的少林掌門竟會前來。

那老叟原本縮在一旁，見得少林掌門一智方丈來到，正想靜悄悄的逃遁，說也奇怪，一智彷佛在腦後之上也長了眼睛似的那般，輕聲道：「公孫施主，何必來去匆匆，老僧在俗家朋友當中，唯有你最稱知己，一別二十載，雖則容貌已易，可是故人依舊無恙，敢情老僧有所得罪，故看見了我，就要離去不成？」

一智方丈直言道出「淮南一絕」公孫逸的身份，天、地、人三絕各自深感驚異，想不到這自稱天宿神仙下凡的老叟，原來就是當年叱咤風雲，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的「淮南一絕」公孫逸。

「小冥女」趙玉嬌曾在五秀隱匿的莊院之中見過「淮南一絕」，那時是自己師父卡三娘叫他前赴潼關地冥派府中問罪，想不到這頂尖兒的武林高手非但見了自己師父懼怕，如今懾威於苗疆魔女金生麗的面前，一時也猜透不出，未知他究竟是甚麼原因？

「淮南一絕」公孫逸被一智方丈說穿了身份，立即將想跨出的脚步縮了回來，雙目盯住一智方丈凝望，白眉皺處，露出驚慌不已的神情，好似有着莫大心事與苦衷，難以言說那般。

一智方丈也不再朝公孫逸多說，雙目又朝那老嫗望去，說道：「女施主，怎麼還像往年那般烈性子，老僧南下之時，曾在半途中遇見尊夫與令嬡，方施主曾向老僧再三囑咐，請我如遇見妳時，轉言於妳千萬要到姑蘇見他一面，想不到竟會在這裡與妳不期而遇，老僧口信已經帶到，萬望女施主三思而行。」

老嫗聽得一智方丈之言，忽地喟然嘆了一聲，說道：「老身在此隱居了十三載，也曾再三深思，怎奈他昔日太過將我鄙視寃屈，這口氣我也難以嚥下去，老當家身爲佛門子弟，參透三寶，這番好意，我劉韻秋心領了。」

老嫗說出劉韻秋三字，聽在苗疆魔女金生麗的耳裡却不由一怔，不待一智方丈接口，一聲冷笑，說道：「原來是妳！」

苗疆魔女金生麗冷笑，分明不將一智方丈放在眼中，天、地、人三絕皆感驚訝，想不到魔女竟會如此囂張。

一智方丈慈祥依然，回轉身來，朝着苗疆魔女合什作禮道：「老僧久聞苗疆絕技別創一派，且待老僧交代了之後，當再向你討教一二。」

那知一智方丈言猶未畢，魔女金生麗一聲嬌笑，只見她雙手一翻，已然朝一智方丈遞出一招。

苗疆魔女金生麗突然出手發招，眞的是石破天驚，苗疆絕學果然不凡，在場衆人不禁替這少林掌門方丈暗暗擔心。

怎知一智方丈却是神色依然，佛面依然慈祥一片，眼見苗疆魔女金生麗這快如閃電、勁如破石的兩掌挾勁劈來。只見他口中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將身微微向後一仰，立即又蹬足竄出，堪堪挨着這兩股掌風之中避過。

高手過招，那能差絲毫，就憑此一招已見高低，分明這苗疆魔女的功力在一智方丈之下。

一智方丈閃避了這兩股掌風，立即站回原處，朝着魔女金生麗微微一笑，說道：「想不到妳已得了妳師父苗疆天姬龍妙妙的眞傳，自從五十年前，老僧接過妳師父兩掌後，迄今還未接過像妳這股勁厲的掌風，而妳這份功力也有妳師父苗疆天姬龍妙妙的七成火候了。」

苗疆魔女金生麗聽得一智方丈提起自己師父的名頭，不由臉色突變，

心想：「這老和尚怎麼知道我的師父，以他口中所說，在五十年前還跟我師父交過手，這倒又是奇事了，我師父再三對我贅述，當年她來到中原，所向披靡無敵，這老和尚自稱接過我師父兩掌，敢情在我面前亂說。」

想到此間，苗疆魔女金生麗殺機頓起，但轉念一想：「這和尚是中原武林翹楚，嵩山少林名揚四海，倘我將他傷在手下，豈不是能使我苗疆絕學威震宇內。」

深思轉念，金生麗臉上陡地出現了一層嬌媚的笑，伸手在懷內掏出兩條一紅一綠的綢帶頓時舞動起來。

衆人見得魔女金生麗掏出一紅一綠兩條綢帶，竟在一智方丈面前婆娑起舞，個個不禁詫異，不知這苗疆魔女究竟是在弄甚麼玄虛？

其中只有「淮南一絕」公孫逸看在眼中臉色頓變，蒼老的臉上越發加上了幾分皺紋，雙目緊緊的盯住金生麗凝視。見得她在舞帶之際，一邊媚笑，眼角帶春，只感心頭突然一震，忙不迭閉上雙目，運氣調神。

一智方丈饒是貴爲中原武林翹楚，臉頰之上始終露出一般慈祥的微笑，可是見得苗疆魔女舞中婆娑媚笑，頓時笑容收斂，高唸一聲「阿彌陀佛」，說道：「妳何苦用這等邪法在我面前逞能，老僧就再受妳這九九八十一招銷魂魔法。」說着，一智方丈竟然朝地上盤膝而坐了下去。

苗疆魔女既萌殺機，何況已將師門絕技獨傳之秘九九八十一招銷魂魔法施了出來，因此雖則聽着一智方丈將自己招式道破，也不得不加倍小心，拚着畢生所能，身子扭得越發顛簸。媚笑得更是迷人，兩條一紅一綠的綢帶，舞得宛如兩個車輪那般。

一智方丈笑容雖歛，可是臉上慈祥之貌依然端莊萬分，雙目睜得極大，對着苗疆魔女瞪視。

苗疆魔女金生麗舞了約莫盞茶工夫，忽然身子前俯後仰，突朝一智方丈逼近了過來。那兩條綢帶的帶頭却朝一智方丈宛如箭矢那般飛射而去，嘴裡不斷發出嬌喘之聲音，有人聽後爲之心緒不寧。

一智方丈顯然已有防備，見得魔女舞動這兩條綢帶，將帶頭朝準自己穴道點來，就忙不迭伸出兩手，左右各出食指，朝這帶頭之上點去。

這種打鬥，端的是罕見，休說小冥女趙玉嬌是前所未見，就是三絕也驚愕不已，未知這苗疆魔女的九九八十一招銷魂魔法，究竟有何巧妙？

就在這刹那之間，苗疆魔女的嬌喘之聲更爲誘人，趙玉嬌聽在耳中，心神感到越來越動盪，不由自主生出綺念，臉上飛現出兩朵紅雲，身子突然感覺軟綿無力。

正在此際，一智方丈白眉一皺，高聲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一邊各將左右食指繼續朝那兩條綢帶之頭點去，一邊却口中唸起佛號，其聲雖未宏亮，可是佛經誦時，却突然使人感到莊嚴非凡。

那四個小和尚見得一智方丈誦起經來，就將展雲飛放下在地，各在懷中取出了紅魚青磬，於是就叮叮噹噹的敲了起來，口中也輕誦佛經，頓使一智方丈誦經更覺莊嚴，而將那苗疆魔女的嬌喘之聲立刻壓低了下去。苗疆魔女臉色大變，聽到了這種佛經梵音，彷佛另有一種感受，不禁將自己嬌喘之聲立時壓低，可是，自己這九九八十一招銷魂魔法，却堪堪在這時候使完。

一智方丈誦畢佛經，忽然從地上躍起，雙手合什，朝着苗疆魔女施了一禮，說道：「苗疆絕學，老僧也領教過了，多造殺孽，不是善道，萬望悔過，老僧這番話或許妳不以爲然，那麼老僧也未能向妳多加開導。這裡尚有許多事未了，請恕老僧無閒與妳多纏，且請自便了吧！」

苗疆魔女金生麗聽了一智方丈之言，臉上頓時充滿了憤怒慚羞之色，朝一智方丈望了一眼，就向洪天成招了招手，喝道：「跟我走！」說畢，雙足一蹬，身子已然朝那西北角竄躍而去。

洪天成見得師父苗疆魔女金生麗竄身逸去，那裡再敢獨自躭留在這裡，身子一晃，也隨着其師而去。

一智方丈臉頰之上，露出了一片慈祥之色，微微一笑，就朝展雲飛側臥之處走了過去，伸出右手，一把將他抄起，看了一陣，輕道：「這眞是欲蓋彌彰，弄巧反拙，怎奈老僧苦無回天之能，看起來，你這孽債重重也夠你一輩子受的了，不過，回頭是岸，爲時未嘗太遲，你且緊記老僧這句話。」

一智方丈說到此間，却將展雲飛朝向老嫗推了過去，朗誦一聲「阿彌陀佛」，遂就大步的朝着南方走去，那四個小和尚跟在後面，各自輕誦佛經，隨着一智而去。

俄頃之間，將這場干戈化爲玉帛，旁人却不知就裡，易了容的「淮南一絕」公孫逸却一淸二楚，心中暗念：「剛才那苗疆魔女金生麗的九九八十一招銷魂魔法，端的毒辣非凡，倘非一智方丈佛法高深，運用內家眞力口誦佛經，休說在這裡的許多人會受苗疆魔女這嬌喘之聲亂了神智，就是自己也難以克制，何況這苗疆魔女的九九八十一招銷魂魔法，頓看上去，只有一紅一綠二條綢帶婆娑舞動，可是這兩條綢帶的帶頭兩端之上，却透入全身功力，要不是一智方丈用少林絕技彈指神功予以招擋，如被帶頭擊中穴道，就算一智方丈兼全少林羅漢神功，也接受不起，由此可見，苗疆魔女金生麗的本領確屬非凡，挾技進犯中原，倒也並非妄大自尊。」

「小冥女」趙玉嬌聽得一智方丈朝

展雲飛輕說了一陣，便將他扔給那老嫗，心中也感詫異萬分，未知一智方丈有甚麼主張？正在納悶之際，突聞展雲飛狂叫了一聲，張口吐出一口鮮血，身子却從老嫗的手中直竄了起來。

展雲飛被那陰間秀才丁又常擊傷之後，一直昏迷不醒，雖經一智方丈賜以少林妙丹服用，可是藥力未見效果，故而將剛才之事全未看在眼中，如今藥力已透，突覺胸口作悶，喉頭作癢，於是，便噴出一口鮮血，神智却隨之復甦，自不禁已竄了起來，張眼一望，休說不見了假冒自己之人，就是苗疆魔女師徒也失去了踪跡。

「小冥女」趙玉嬌見得展雲飛噴出一口鮮血，人却復甦，不禁爲之又驚又喜，當下就迎了上去，朝他說了個大概，展雲飛不由驚愕不已，回頭朝那老嫗望了一眼，心中却感她剛才仗義爲自己掠陣之恩。

天、地、人三絕見得展雲飛已然無恙，倒也頗感意外，正在此際，突聞「淮南一絕」公孫逸朝展雲飛看了一眼，狂笑一聲說道：「老夫枉作小人，想不到世事難以預料，看來老夫這條老命倒要送在你的手裡了！」

「淮南一絕」公孫逸此語一出，展雲飛不由驚愕萬分，未知自己有甚麼不妥，竟會累及公孫逸的性命，當下就朝他作了個躬，問道：「在下雖蒙令嬡諸多照顧，可是我與令嬡之間的事兒，我又未曾向你求了甚麼，你爲何說出這等話來？」

「淮南一絕」公孫逸微微一笑，說道：「倘若不是昔日爲了踢你一脚，如今我可以優哉悠哉，在那淮南享田園之樂，就是爲了踢了你一脚，如今鬧出這麼許多禍事來，這不是爲了你麼？」

展雲飛不由深感詫異，略爲轉念，便道：「在下於二年之前，曾往淮南面謁，志在投於門下學藝以報血海大仇，未料反爲受辱，被你踢了一脚，天下英雄莫不恥笑於我，在下不妨如此坦說，那時，我已誓報此一脚之恥，自從令嬡諸多相助於我，在五秀匿避之處，被我拆穿了之後，前思後想，我遂將這場恩怨，就此一筆勾銷，可是，今日在此與你不期而遇，你却又說爲了踢我一脚，令你受累，這幾乎是笑話，在下雖則不才，却也知道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就算因此丟命，也絕不皺一皺眉。」

公孫逸只是苦笑了一下，遂在懷中掏出了一顆丹藥，遞給了展雲飛說道：「我也沒有話可以說了，這顆還容丹且給你服用，以便恢復你本來自己的面目。」

展雲飛接過丹藥後，心中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未知是喜？是憤？怎知在這刹那之間，「淮南一絕」公孫逸仰天一聲狂笑，雙足一蹬，就此竄撲而去，瞬刻立即踪跡全失。

此際，東方已露曙光，北風雖猶勁拂，那鵝毛般的大雪却早已停止飄落，雲消雪止，偌大一輪旭日自東邊昇起，宛如萬道紅光，照在雪白的一片土地上，反映出千千萬萬道霞光，煞是好看。

展雲飛手持那顆還容丹，目送公孫逸消失在那曙光之中，天、地、人三絕端的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就在展雲飛出神的時候，翩然聯袂而離去，只剩下展雲飛與趙玉嬌與那老嫗三人，站在茅廬之前雪地上，各懷心事，眺望出神。

四週靜寂已極，大概是天氣寒冷的原故，連那晨間飛翔的小鳥都不見了，三人站立眺望良久，還是老嫗劉韻秋先自驚覺了過來，忙向展雲飛道：「你雖受一智方丈給你服用少林妙丹，可是內傷甫愈，也該將息一陣，現在天已亮了，待我煮上一鍋小米稀飯讓你吃了，暖和個身子，你再登程去吧！」

展雲飛如夢初醒，忙不迭連聲稱謝，目光投向「小冥女」趙玉嬌身上，却見她臉上露出一股淒涼，眶中盈滿了淚水，對着自己凝望不休。

展雲飛看在眼裡，不禁一怔，心想：「她往日的脾氣宛似烈火，性子又是那麼冷酷無情，怎麼一下子會變得多愁善感？敢情她是受了甚麼委屈，或許有甚麼重大的心事不成？」

想到此間，展雲飛突然想起她已有了身孕，忙不迭迎了上去，雙手將她扶住，柔聲道：「此地風勁寒冷，剛才劉老前輩慨允煮些小米稀飯給我們禦寒充飢，還是進屋稍坐片刻，再奔前程。」

「小冥女」趙玉嬌臉頰之上更添三分愁容，苦澀一笑，嘆道：「如今我落得這副模樣，那裡再有甚麼前程可言，你有事且自去吧！休要理我。」

展雲飛聽在耳裡，不由爲之一怔，心念：「她怎麼如此消極？常言道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我雖與她名份尚未定，可是如今她腹中的身孕却是我的骨肉，她改容以來，分明依然與我相隨，爲何如今拆穿了她，却要諸多閃避。」

想到此間，展雲飛倍感迷惘，一時倒也說不出話來，雙目盯住「小冥女」凝望，好似有着千萬句肺腑之言，找不到頭緒一般。

突然，展雲飛突覺心頭上有一股既酸又澀的苦味，不禁掉落了兩行淚水來，嗚咽說道：「我與你份屬夫妻之情，你怎能要我不理，就算我將這條命不要，也要求你從此相隨，厮守在一起。」

「小冥女」趙玉嬌見得展雲飛掉下淚水來，雖則看在眼中爲之肝腸寸斷，可是神容突變，臉上露出一股冷漠的神色，冷冷的說道：「你這個人怎的如此自說自話，我與你只是師徒名份，何況自從你師祖見了你之後，不甚

歡喜，令我逐你出門，從今以後，連這師徒名份都沒有了，至於我腹中塊肉……」

「小冥女」趙玉嬌說到此間，聲音越發顫抖，雖則旭日斜照之下，可是臉上却越顯蒼白，頓了頓，又接着說道：「我腹中的身孕是我師兄的，與你沒有關係！」

說到此處，「小冥女」趙玉嬌忽地背轉身去，雙足一蹬，就朝東南角飛奔而去。

展雲飛聽得小冥女此言，乍信乍疑，宛如五雷轟頂似的，驚愕得呆若木鷄地站在雪地之上，四肢軟綿綿好似離開軀體一般，腦中空白一片，立即知覺頓失。

* * *

「小冥女」趙玉嬌快速奔馳而去，刹那之間，已然失去了踪跡，停了大半晌，展雲飛方始如夢初醒，只覺喉間發癢，不由自主的噴出一口鮮血來，腦中千念萬思，紊亂至極，耳畔突聞一陣「嗡嗡」之聲，整個理智彷彿失去控制，突然仰首悲嘯一聲，雙足一蹬，好似亡命一般，朝那剛才「小冥女」奔去之方向飛馳而去，一邊大聲嘶叫：「玉嬌，妳走不得，妳萬萬走不得！」

展雲飛神智已失，好似瘋了一般，沒命的朝東南角飛馳而去，喉間又覺陣陣發癢，不斷地噴出一口口鮮血來，然而，展雲飛却似完全不覺得怎麼樣，直朝前面沒命的狂奔而去。

雪地四週靜寂一片，何況這地方又是荒僻之極，奔跑了個把時辰，血雖已止不噴，可是人體究竟不是銅鑄鋼澆的，展雲飛感覺一陣頭昏眼花，一個踉蹌，跌跌撞撞的就此跌倒在雪地上，眼前一黑，就此昏死過去。

大約隔了個把時辰，展雲飛遍體寒冷地醒了過來，擧目一望，太陽已然高高懸掛在天空正中，忙不迭一個轉身，從那地上撐立起來，四週凝望，突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人影，盤坐在雪地之上。

展雲飛腦海中只有一個「小冥女」的印象，擧目望去，迷濛之中以爲此人就是「小冥女」趙玉嬌。

展雲飛不由脫口叫出了一聲：「玉嬌！」也顧不得自己鬱氣攻心，傷了內腑，雙足一蹬，就此朝那個坐地之人撲去。

來至坐在雪地之人面前，展雲飛已然急不待張望，看在眼中，頓覺大驚，原來此人並非「小冥女」趙玉嬌，竟然是被中原武林人仕推爲第一高手的「淮南一絕」公孫逸。

展雲飛神智稍爲復原，不由更詫異，暗念：「怎麼他竟會在這雪地之上盤坐，敢情是受了內傷，來不及擇地盤坐行功不成？」

正在驚忖之際，眼之所觸，只見「淮南一絕」公孫逸的七竅之中，各釘着一枚長約七寸的金針，高額之上黑漆一片，展雲飛不由大驚，急忙用手朝他鼻息探去，想不到這曾經被譽爲武林天下第一高手的人已然斃命多時。

展雲飛暗下又想：「公孫逸就算徒負虛名，可也是身懷絕技之人，武林之中可取他性命之人恐怕難找得幾個，何況他又不像與人頑抗的樣子，盤坐於地，不見得就這樣的等死。」

展雲飛雖受一脚之辱，可是見得公孫逸這樣死法，却不由大爲驚憤。又暗念：「從這七枚金針看來，使用之人定是卡三娘或者是苗疆魔女金生麗兩者之間的其中一個。」

金生麗既遭少林一智方丈之敗逃去，害他之人比較卡三娘有更大可能，何況地冥派以使用暗器見稱，看來他十之八九一定是被卡三娘所害。

暗思電轉，展雲飛倒也一時失去了主意，未知如何是好？可是讓他曝屍露天，究竟不是武林中人之道，何況自己雖受他一脚之恥，可是也曾受過他一次相助，怎麼也要替他掘一個洞葬了再走，於是伸出手，準備先將那七枚金針拔下，怎知突聞背後有人叫道：「休得摸金針！」

展雲飛急忙回過頭來，只見後面來者竟然是那草屋中的老嫗劉韻秋，臉頰之上露出一股恐懼之色，匆匆奔了過來，一邊又大叫道：「這金針上有毒！」

怎知劉韻秋叫了幾聲，突然一聲驚叫，全身像是受了巨大的震動一般，接一聲驚叫，旋又從空中跌了下來。

展雲飛看在眼裡甚感驚愕，未知他究竟是爲了何故，起初還以爲她在自己面前故意賣弄身手，及待走過去一看，不由肝膽皆裂，原來細望之下，劉韻秋的七竅之上也像「淮南一絕」公孫逸一般，中了七枚金針，刹那之間，已然沒了氣息。

這一驚，眞的是非同小可，展雲飛驚忖：「這發針之人敢情會隱身之術不成，在此光天白日之下，竟能將一個正在奔跑中的人命中七針，就算此人不懂隱身之術，單憑這份眼光手法，已然令人驚駭。」

展雲飛猶豫之際，不由擧目向四周一望，只見除了西邊十餘丈開外有一陣密密的青竹之外，四週連樹木都沒有一棵，疑念：「這七枚金針極是細小，此間地僻，北風又勁，距離十丈，竟能命中，以此推測，此人內功非但已臻化境，而且招式目光之佳，已到驚世駭俗的境地，如今我站在此地，豈非成了此人目標之物？此人如果要取我性命，簡直易如反掌。」

忖思之際，展雲飛不由倍覺驚駭，可是轉念一想：「我既已入虎口，倒不如落得個氣昂容從，就是一死，也死一個膽壯氣直。」

當下就朝那密林冷冷一笑，朗聲說道：「我姓展的雖則自知技弱能鮮，

可是亦非貪生怕死之輩，這七枚金針既能奪我性命，且請發出來吧，別再隱隱閃閃，你既有驚世駭俗之能，又何苦藏頭縮尾不敢給人見到你的面目，敢情害怕我死後變成厲鬼，將你纏擾不成？」

展雲飛的話甫畢，陡聞一聲嬌笑從那密林之中傳了出來，笑聲猶在空中迴响，突見一道藍光，宛如飛矢那般從那密林之中竄了出來，眞的是快如閃電，瞬眼之間，已然竄至展雲飛面前，突的停了下來，展雲飛驚異之下，急忙定神望去，只見面前之人身穿一襲藍色宮裝，長得甚是美麗，對着自己微微一笑，輕道：「如果我要取你性命，那裡會怕你變成甚麼厲鬼，若非我們公主擋阻，如今你早已身在黃泉路了。」

展雲飛聽得那宮裝打扮少女說出這幾句話來，不感更覺驚愕，心暗想：「依她說來，她本身確是個宮女，如此看來，她口中那個公主定然是心比蛇蝎更狠毒之人。」

正在疑念之際，突見右邊密林之中又竄出三條人影，形成紅黃黑三色，轉眼已來到展雲飛面前，展雲飛定眼望去，見這三個少女長得也甚美麗，所穿的衣服顏色雖各有不同，可是裝束却與藍色宮裝少女一般，不問而知，這四個裝束打扮皆同的少女都是宮女。

展雲飛正驚愕之際，陡定一陣嬌叱又從那密林之中傳了出來，叱聲雖小，可是却可堪堪傳到展雲飛的耳中來，聽聞之下，就知道此聲音是用傳音入密無上的內功力。

叱聲未已，展雲飛自覺眼前一花，見那密林之中走出一個全身穿白色衣衫、宛如觀音下凡的女子出來，蓮步移處，體態婀娜多姿，來到展雲飛一丈開外，就站定了脚步，展雲飛定神望去，只見她雖則長得艷如桃李，可是另有一股端莊的氣息，令人不寒而慄，咄咄迫得人不敢正視。

不問而知，這白衣少女就是剛才藍衣宮女口中所說的那個公主。

展雲飛不由驚忖：「這女子既是公主身份，而且長得如此美麗端莊，怎麼又會如此毒辣？由此看來，她定然是邪派中的壞人。」

轉念之際，這白衣公主的嘴邊微泛笑意，輕道：「武林之中盡是些欺世盜名之輩，死了比活着更好，免得他們假借仗義濟世的名義，却專爲自己名利殘殺。」

展雲飛聽在耳裡，不由一驚，心想：「這個女子的口氣倒是不小，武林之中雖則確有此事，可是『淮南一絕』公孫逸却並非邪惡的壞人。」

這白衣公主彷彿看穿了展雲飛的心事一般，又道：「公孫逸昔日雙手沾滿血汚，殺了人家，自己却憑着洗手歸隱爲藉口，不聞不問，如果人人都是如此，難道就可以將以前惹下的冤孽都能一筆勾銷了不成？我已找了他很久，今日恰巧在這裡遇見，因而我就命小藍施用『七巧針』將他結果。」

展雲飛驚駭之餘，忍不住的問道：「就算淮南一絕從前多造殺孽，他又未曾殺到妳頭上來，妳命宮女施用毒針取他們性命，難道妳自己不知造了殺孽不成？」

白衣公主嘴角邊笑意猶存，微微點首輕聲道：「我命小藍取他性命，一非與他有仇有怨，二非奪利爭名，乃是替天行道。」

展雲飛聽聞之下，不禁憤然大怒，暗念：「這個女子倒也傲慢狂大。」於是豪氣大發，臉色一沉，怒道：「妳分明是胡言亂語。」

展雲飛怒極出口，話猶未了，只見眼前藍影一晃，那藍衣宮女揮手就是一掌，快如閃電，已朝自己摑來，突聞白衣公主輕喝一聲，「小藍休得無禮，人家猶在說我們傲慢狂大，如果妳打了他，豈非被他又有了話柄？」

那藍衣宮女頓時轉身收回右手，面露慍色恭立一旁，那白衣公主又道：「你說我傲慢狂大，我並非替自己辯說，就拿你來作明證，如果我狂大妄爲，那麼早就命小藍將你殺死，爲的是你並未欺世盜名，又未多做殺孽，故而分毫未將你損害，難道這又是我的不對嗎？」

展雲飛被她這麼一說，倒也沒有了主張，心中暗念：「她的口氣雖大，可是所說的話却甚有理，不過她也未免太過毒辣，就算淮南一絕公孫逸與這隱居十三載的劉韻秋有甚麼十惡不赦的地方，與她也無怨仇可言，怎麼能這樣就取去他們的性命？」

忖思之際，展雲飛又覺得這自稱公主的美麗少女未免太過殘忍，當下就朝她冷冷一笑，說：「淮南一絕與這位劉老前輩就算欺世盜名十惡不赦，可是他們都未犯到妳頭上來，而妳又不是掌印刑部的主吏，怎能在不問之下，就命人發出『七巧針』取他們兩人性命？何況妳所用的金針，針針有毒，分明自己也不是甚麼善類。」

展雲飛越說越氣憤，說到最後一句，竟然咬牙切齒，顯得甚爲不滿的模樣。

那身穿紅、黃、藍、黑的四個宮女，個個嬌容之上露出了忿怒之色，不約而同的朝公主望去，不問而知，是想從白衣公主臉上的神色來決定。

白衣公主微微一慍，可是瞬即露出微笑，朝着展雲飛輕聲柔道：「我也不必與你多作辯論，這裡不是你躭留之地，還是放心從速去吧，我不會取你性命。」

展雲飛見她不以爲忤，還要自己離去，不由心中暗下轉念：「依她剛才這份口氣，凡是在武林之中稍有名氣的人，她定然要殺害，那麼剛才『小冥女』也從這條路經過，如果她知道小冥女是地冥派的女徒，豈非也被她殺

死？」

忖思急轉，展雲飛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就向白衣公主問道：「妳可曾看見一個貌醜少女，打從這裡經過？」

白衣公主點點頭，輕道：「昨夜三更到現在，在這裡經過之人甚多，我知道他們都是武林中的壞人，除了淮南一絕及劉韻秋兩人之外，我也將他們一一的用金針殺死，你要去認屍，那麼就沿着這條路向前走去，定能找到他們的屍體，可是我依然不想取你性命，故而先告訴你，見了屍體之後，千萬切莫觸摸金針，這金針有很劇烈的毒性。」

展雲飛聽得那白衣公主竟然說將昨夜打從這裡經過的人都用金針殺死，不禁驚怒萬分，不加思索，頓將無疑以卵擊石之勢忘得一乾二淨，右手一揮，就朝白衣公主擊了過去。

徒手出招，那四個宮女那肯讓展雲飛得手及逞强，四人不約而同，分從四個方向朝展雲飛擋擊過去。

變生倉卒，白衣公主爲之愕然，乍見身邊四名宮女面呈慍怒之色，一齊出手向展雲飛擋擊而去，不禁更覺驚愕，心忖：「他怎的如此膽大妄爲，不思自量？已知自己技弱，却要出手向我發招，如今我的四個宮女聯手而上，他豈是對手，何况四名宮女見他如此無禮前來冒犯自己，出手定然厲害，休說像他這般技藝，就算當下數一數二的高手之輩，也禁不住這四名宮女的聯手一擊。」

忖思電轉，白衣公主也顧不住展雲飛這一掌之勢，當下微微將纖手輕輕一揮，喝道：「妳們休得動手，讓他來打我。」

四名宮女聽白衣公主喝止，彼此心下雖感詫異，可是怎能違命，四人身子如穿花蝴蝶般紛紛躍翻而起，堪堪就在這刹那之間竄了出去。

展雲飛只見眼前一晃，這四名宮女已然躍開，定眼一望，這白衣公主依然對着自己微微發笑。

展雲飛看在眼裡，不由甚感詫異，可是心中還是惦念「小冥女」趙玉嬌的安危，當下就朝她瞪了一眼說道：「妳殺別人，我也不管，倘若妳將趙玉嬌殺死，就算我打不過妳，也要找妳算賬！」

說至此間，展雲飛轉身就朝剛才白衣公主所指的方向飛馳而去。

越過「淮南一絕」公孫逸與劉韻秋的屍體，展雲飛連竄帶縱，飛也似的向前而走，果見前面雪地之上倒着幾具屍體，不由大驚，却見四個小和尚臉上各中七針，十步之外，却又看見天、地、人三絕也各中金針，已然屍躺雪地之中。

舉目再朝前望去，却未見再有屍體，展雲飛頓時如釋重負，鬆了一大口氣，可是轉念一想，這天、地、人三絕非但是中原武林的名宿，而且又是德高望重，何况對自己又不差，曝屍於此，看在眼中也覺不忍。

正在此際，展雲飛突聞背後一聲輕笑，忙不迭回轉頭來，却見那白衣公主獨個兒來到自己身後，朝着自己微微發笑，說道：「昨夜在此經過的諸人之中，唯有三個人我將他們放過，大概你要找的那個趙玉嬌，是其中之一個。」

展雲飛聽得白衣公主說是將趙玉嬌放過，頓覺大喜過望，可是略爲一想，不由疑念又生！暗念：「她剛才說是將昨夜路過之人一一殺害，如今忽改說放過三人，分明前言不對後語，其中定有內情。」

想到此間，展雲飛又對她瞪了一眼，說道：「我也不管你放過不放過，如果趙玉嬌有甚麼不測，我唯妳是問。」

說着，展雲飛又向前面走去，那白衣公主却緊隨跟在他的身後，始終維持一丈的距離。

走了一程，展雲飛果然未再發現屍體，不由放下心來，見她還是緊緊的跟隨在自己身後，却甚感詫異，當下停了下來，回轉身站定，向她問道：「妳跟在我後面作甚？」

白衣公主嬌容之上，依然笑容可掬，輕道：「你四處奔跑張望，分明是不信我，而你又口口聲聲說要找我算賬，因此我跟着你，可以讓你如願。」

展雲飛道：「既然她並未被妳殺害，那麼我也不會找妳算賬，妳不必再跟隨我了。」

白衣公主又是微微一笑說道：「你這個人眞是比當今皇帝還要强蠻，難道你要我走，我就要聽你的話，一走了事麼？」

展雲飛疑道：「妳跟着我不走所爲何事？我與妳又沒有仇，也沒有恨。」

白衣公主說道：「你冤枉我，就是與我有了仇恨，我要向你討回一個公道。」

展雲飛聽她如此說道，不禁暗下吃驚，一邊暗加提防，一邊却壯膽問道：「妳要怎樣？敢情是要與我打架？」

白衣公主又添了三分笑意，說道：「我打從母后生養出來，從來未曾與人打過架，你這個人倒是橫蠻得很！」

展雲飛不由更驚，心中暗念：「她自稱素未與人動手打過架，那麼爲何要將這幾個當代武林高手一一用金針去誅殺他們？這倒是不可思議的事。」

白衣公主見得展雲飛對着自己凝視不語，臉上露出滿頰驚愕的樣子，就道：「你也不必諸多猜疑，我是從來不講假話，你所要找的那位姑娘，我知道她去了何處，本當告訴你知，只因你太過强蠻，又口口聲聲叫打喊殺，要不是我看在你對那個姓趙的姑娘多情份上，你這條小命早已喪在小藍的七枚金針之上，昨夜你在劉韻秋草屋外之事，我全看在眼中……」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小燕子率領衆人，加上荀慧月的協力，便把魔敎兩名長老活捉，三公主身中的蠱毒，亦因此而得到化解，脫離魔掌；小燕子介紹其師父的義弟江千里給荀慧月認識，提起小燕子的師父，荀慧月不勝唏噓，深悔當年因意氣用事而把他冷落，後獲悉他有一封信留給自己，而感奇怪他雙目早瞎，怎能書寫？却原來天雷老人目盲心不盲……

燕子傳奇故事／卧龍生·文　可飛·圖

逐鹿中原

高手傾巢而出　直搗魔宮腹地

江千里對荀慧月說道：「三年後開啓石室之門，荀女俠就可以見他一手鐵鈎銀劃的好書法了。」

「義兄如是陰靈有知，定會含笑九泉，」江千里一轉話題又道：「當世的各大門派，都已被魔教控制，荀女俠既已重入江湖，就該替武林主持正義。」

「不！小燕子如已得他的眞傳，技藝絕不輸我，何況掃蕩魔敎是他的遺言，小燕子豈可有背遺命，我會全力相助，雲兒，收拾一下，跟爲師走。」

「好！弟子也正想有事稟明師父，」三公主說：「弟子想拋去公主的頭銜，和師父闖蕩江湖，幫助小燕子掃蕩魔敎。」

「妳早已是江湖人了，再入江湖幫助小燕子，我不反對，而且爲師也正有此意，我帶妳離開此地，就是要把爲師近年中體會得到的劍藝絕學，傳授給你，我不能讓老瞎子專美於前，但妳拋去公主的頭銜，爲師却不贊同，妳生爲金枝玉葉，豈可自甘棄之。」

「生在帝王家有甚麼好？深宮幽居，與犯人何異？父王、母后各有專寵，一年中也難得見幾次面？見面如見官，先要行上一次宮廷中煩瑣的禮儀，他們眞正關心的是國事江山，是否還受到父皇的恩寵……」三公主無限黯然的說：「我是很受父王寵愛的女兒，還可以恃寵爲自己爭到幾分自由，一般的所謂金枝玉葉，早就被父皇視作禮品，配嫁給他的寵臣愛將，不管女兒的感受如何，或是當作獎賜，賞給了功臣，我爲了父皇江山而遠赴西域，受盡了諸般折磨，但回到京師之後，却沒有受到任何的慰問獎勵，只怕反而認爲我是禍國之源……」

「不會吧！我知道皇上很喜愛妳，」荀慧月道：「因爲我傳妳武藝，他還特地接見過我。」

「是，他沒有逼我嫁人，就是希望我留在宮中，保護皇宮中的安全，」三公主說道：「但從西域歸來，我已感覺到父皇對我已在慢慢的轉變……」

「這個，要不要我和皇上談談？」荀慧月道：「我們雖只見過一面，倒也頗談得來，再說他也是人，沒有甚麼好怕的，談得好，妳就留着這個公主頭銜，談不好，爲師就帶妳離開，看看誰能奈我何？」

王彤吃了一驚，忖道：「她是江湖奇人，劍藝精絕，對朝廷中的法度禮儀，可未必放在心上，她眞要去見皇上，這內宮中雖然雲集了近兩百名侍衛，又有誰能攔得住她？」當下笑道：「如果三公主願意離開內宮，荀女俠又不反對時，那倒是個很好的主意。」

「爲甚麼？」荀慧月奇道：「她是公主、皇上的愛女，爲甚麼要進入江湖？」

「因爲她帶來了西域的魔教弟子，潛伏內宮之中，皇上早知道了，」王彤說：「事實上，三公主已犯了藏匿敵人，欺瞞皇上的大罪，皇上是一國之君，怎能容下近身臣子如此冒犯龍威，但等此間事了，很可能下令處置三公主。」

「這怎麼能夠怪她！她一身涉險，獨承苦難，也是爲她父皇的江山，當皇帝就可以不講道理，不分黑白了麼？」

王彤雖然心中焦急，但他心中明白不能把事情鬧僵，一旦激起了荀慧月的怒火，讓她失去自制，那就大大的痲煩了。

「伴君如伴虎啊，」王彤道：「目下皇上正遭受內憂外患的困擾，老前輩如肯帶公主離開皇宮，既可保全公主，也給了皇帝的面子，何樂不爲呢？」

荀慧月似是個相當固執的人，還待出言反駁，忽見三公主口齒啓動，說了數言。

她用的傳音之術，別人只見她口齒啓動，却不知她說些甚麼。

但荀慧月的臉色却緩和了下來，點點頭，道：「好吧！妳就寫一份辭王表章，交給王彤轉呈皇上。」

「這個，王某人理當效勞。」

荀慧月目光轉注到江千里的身上，道：「江湖上情勢，是否已到了岌岌可危的時刻？」

「是！各大門派及江湖上的幫會，大部份都受到了來自外力的控制，必需要立刻動手，分別解決，先行找出幾個重大門派被控制的原因，」江千里說：「然後以謀對策，如果等到他們力量滙集，合流之後，那就不易抗拒了。」

「能不能給我十天時間……」荀慧月道：「十日之後，我再和你們見面，共同應付危局，以渡劫難。」

帶着三公主和憐花飛身而去。

「唉！這位荀女俠把朝廷中的事物，也當作江湖中事來處置……」王彤長長吁一口氣，道：「當眞是可怕極了，江兄，最先別讓她再入皇宮了。」

「我想，三公主會婉轉地告訴她個中利害，」江千里道：「她爲了一句氣話，拒絕再和她心中情郎相見，而且以一把砂石打瞎了情郎的眼睛，這一氣，足氣了三十年，終於鑄成一生恨事。」

「江叔叔，她就是師父的紅顏知己麼？」

「不錯，他們是當代江湖上最有成就的一對情侶，却因一句氣話翻目分手，前十年，你師父還一直追覓她的行踪，希望能挽回芳心，却不料荀女俠鐵了心，就是不肯再續前緣，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師父身中七煞毒針，是在被荀女俠打瞎之前，還是打瞎之後？」

「當然是打瞎之後，你師父如非雙目瞎去，魔教中人如何能傷得了他……」

「江叔叔，」小燕子打斷了江千里的話，道：「我師父何等身手，怎會避不開荀女俠的一把飛砂？」

「我想，他是故意受傷的，希望能一消她心中之氣，但荀女俠仍是不肯回心轉意，你師父白瞎了一雙眼睛，也給了魔教中人暗算他的機會。」

「這女人好毒，好毒……」小燕子突然冒出了一句話，却聽得江千里出了一身冷汗，急急接道：「小燕子，上一代的私人情仇和你無關，不可任意批評，口出狂言。」

「我不怕她，」小燕子說：「她那樣折騰師父，我不找她算賬，已經是天高地厚了。」

「小燕子，」江千里有些火了，冷冷說道：「你師父心目中最敬愛的人，你也敢傷害她麼？」

「小姪不敢……」

江千里發脾氣，燕春風還眞有點害怕。

「荀慧月就是你師父心中最敬愛的人，有一天你啓開石門，取出遺書，而荀女俠因你的不敬而沒有到場，你要如何向師父交代？」

「小燕子明白了，以後再也不敢放肆了。」

江千里歎息一聲，轉向王彤道：「這一次需向你求助了，希望你能調動一批人手支援我們。」

「行！王某人能辦到的，絕不推辭，如是京城中平靜下來，兄弟準備和江兄同入江湖一行呢。」

江千里笑一笑，道：「那是最好不過，有你同行，可以隨時調動官兵助威，那就幫忙太大了，當然最意外的是得到荀慧月和三公主這股强大的助力，不過王兄，三公主投入江湖，皇上會同意麼？」

「我想不會追究的，據兄弟近日觀察，皇上對三公主的寵愛日漸消退，對她引入魔教高手，混入皇宮一事更爲不滿，讓她長年留在深宮之中，恐怕有害無益，何況皇上知道她爲魔教所乘，早已不再信任她了。」

「唉！生在帝王之家，眞倒未必是福啊，」江千里道：「但三公主投入江湖之中，此後又何去何從呢？」

「這恐怕要你江兄大力成全了。」

「我？」江千里訝異的道：「我那有這等能力？」

王彤低聲和江千里交談了一陣。

江千里回顧了小燕子一眼，道：「我盡力而爲吧！不過這件事，要荀慧月同意了，才有希望。」

「江兄肯全力支助就行，其他的，由它自然發展吧！」

「我明白了，」江千里點點頭，道：「找一個清靜地方給我們住下，給小燕子兩天假期，讓他父子母子們團聚兩日，然後我要利用餘下的八天時間，讓他們習練一些武功，待荀女俠回來，我們立刻動身。」

王彤道：「江兄準備先到那裏？」

「嵩山少林寺，如果順利，就轉往武當山一行，然後是神刀堂、丐幫總

舵，這四個地方能安定下來，魔教想在中原立足就不太可能了。」

「好，王某也去準備一下，我盡全力協助。」

* * *

荀慧月很守約定，第十天日落時份，果然帶着三公主趕了回來。

江千里也利用這幾天時間，要小燕子盡可能把一些武功傳給黑僧、白道和王重山。

他們年紀都不大，但却是此行的戰鬥主力。

小燕子和父母團聚兩日，天倫之樂述說不盡，餘下的八天，小燕子都在傳授七巧僧等三人的武功，他要求嚴格，不假詞色，還眞把黑僧、白道、王重山折騰得席不暇暖，連覺都不敢睡的偷偷苦練，因爲小燕子口舌如刀，罵起人來一點也不留面子。

所以時日雖短，但三個人確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王彤協調了五城兵馬司，調了一萬名精銳的步兵進入京城，駐紮在皇宮四週，保護皇宮，佈置之嚴，已到了飛鳥難渡的境地。

他確實在全力幫忙，由廠衛中選了四十名精銳高手之外，內宮侍衛中也選了四十名高手隨行，另有燕飛、韓濤、趙保、陳宏、黃天祥隨行，加上了江千里等五人，三公主、憐花二女，近百騎健馬出了京城，直奔嵩山少林寺中。

荀慧月却是一人獨走。

最妙的是王彤請了一道聖旨，指派馬文中全力協助王彤，派步騎精兵八百名，到嵩山少林寺外聽用。

王彤等一行人趕到少林寺外，馬文中的八百精兵，早已把少林寺團團圍住。

馬文中親自率大軍，趙二堤、魚化龍、姬重天、張不空四大高手，竟都隨馬文中同來少林，也算得精銳盡出了。

迎上王彤，馬文中微笑說道：「接到聖旨，我就想到可能是你王兄從中安排，果然是沒有猜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上一次，馬兄派人送王某回京，在開封城外，遇上了衆多的高手攔截，那爲首的人，就是少林的高僧。」

「眞的如此簡單麼？」

王彤微微一笑，道：「馬兄何必深究，有些事，心中明白就好！」

「你要如何攻打少林寺呢？」馬文中道：「兄弟兵馬昨日趕到，立刻分開圍寺。」

「少林寺中人可有反應？」

「沒有，」馬文中道：「他們作息如常，似是沒有發生事情一樣，這份沉着，倒是令人敬佩。」

目光轉注到江千里的臉上，道：「怎麼？江大俠也投身入內宮侍衛中了？」

「沒有，江某依然故我，江某還欠大人一筆黃金，此間事了，就設法奉還。」

「好！有賬算明，希望江大俠對我有個交代。」

「兩位恩怨全出誤會，找個時間由王某人作東，替兩位說合說合。」

馬文中微微一笑，道：「由王兄出面，甚麼事都好說了！現在先辦正事要緊，王兄是此行的龍頭，想必早已胸有成竹了？」

王彤道：「先禮後兵，馬大人和江兄各選兩人，隨行入寺，先和少林寺中方丈談談，再作決定。」

馬文中選了魚化龍、姬重天等同行；江千里選了黑僧、白道；王彤選的是小燕子和三公主。

不過三公主已改着男裝，青衫佩劍，臉上也經過了一番改扮，馬文中竟然未認出來。

黑羅漢七巧僧出身少林寺，雖已被逐出門牆，但香火之緣仍在，此番回寺，却是以問罪的身份重入少林，撇開了武林正義，那就是以下犯上的舉動。

小和尚雖然是個很洒脫的人，但心中仍然有些忐忑不安，連走起路來，也有着彆扭的感覺。

用不着請人通報，他們一行九個人剛入寺門，立刻有九個大和尚迎了上來。

九個人迎接九個訪客，那是早已有了準備，必要時阻攔入寺的意思。

黑羅漢低聲說道：「居中的老師父，是達摩院的住持大覺長老，左右兩位老僧，也都是長老身份，少林寺有十二位長老，一下子就出動了三位。」

「小和尚，」小燕子低聲問道：「另外六個和尚，又是甚麼身份？」

「達摩院的上座高僧，」黑羅漢說：「他們然不是長老身份，但身在中年，體力旺盛，技藝成熟，登上達摩院上座僧位，就是專司追捕逃徒，禦抗強敵的責任，他們才是少林寺中的眞正主力。」

「這樣的上座高僧，一共有多少人？」小燕子又提出一個問題。

「沒有一定的名額，所以不用勉强湊數，不到一定武功水準，無法升登上座，」黑羅漢道：「這一代少林寺高手輩出，就小和尚所知，達摩院上座僧衆，已有三十多人了。」

「這麼說來，一旦動手，這一戰必然是慘烈絕倫了！」小燕子道：「他們都是你的師兄師叔，你不能和他們動手吧？」

「但願我佛有靈，最好雙方不需動手，只在口頭上作一番爭論，」黑羅漢苦笑道：「那才是上上大吉了！」

談話之間，雙方已彼此行近到三尺左右，同時停下了脚步。

居中一僧單掌立胸，低宣了一聲佛號，道：「老衲大覺，見過各位施主。」

王彤一抱拳，道：「大師可還記得

昔年的舊友王彤麼？」

「記得倒是記得，不過聽說王施主已出任內宮中統領之職，權傾一時，」大覺大師道：「今日兵圍少林寺，不知有何見教？」

「區區江千里，大師如肯方便，請上覆貴寺掌門一聲，就說河南巡撫馬大人、內宮統領王大人，和山野草民江千里求見一面，有事相商。」

「諸位挾重兵而來，分明是逼人就範，這求見二字，就用得太客氣了。」

「不管大師的想法如何，但局勢已經非常明顯，和、戰之局，恐已非大師能作決定了，」馬文中道：「通報貴寺掌門，由他作個決定，大師就用不着擔負太多的責任了。」

大覺大師沉吟了一陣，道：「說得有理，諸位請在此稍候，貧僧親往通報，不過貧僧未回來前，還望諸位遵守少林寺規，不得强行入寺。」

「好！我們恭候大師，」王彤說：「貴寺方丈，和王某本屬老友，彼此也曾患難相扶，甚麼事都好商量，請大師轉告我王某人的一片誠心。」

大覺點點頭，轉身而去。

* * *

足足等候了半個時辰之久，還不見大覺歸來，小燕子已忍耐不住，低聲道：「老和尚是誠心耍我們了，小道士，咱們先衝過去。」

「不要，」黑羅漢接道：「大人都能夠忍耐下去，我們多等一會，又有甚麼關係呢？你衝過去，一動上手，那就有理說不清了。你看，大覺長老回來了。」

抬頭看去，果見大覺快步行來，道：「本寺方丈，願意接見王施主。」

「江某人可否同往呢？」

「唉，老衲斗膽作主增加一位，不能再多了。」

馬文中道：「我們在那裏等候消息呢？」

「請入迎客精舍，由老衲奉陪。」

小燕子突然迎上一步，道：「大師，加兩個小孩子沒有關係吧？我們是王大人的長隨。」口中說話，人却牽住了三公主的手，硬把三公主拉前了一步。

他心中純潔，全無男女之別，何況三公主現在身着男裝。

「這個……」大覺兩道目光在小燕子、三公主臉上打量了一陣，確定只是兩個形如書僮的小孩子，點點頭，道：「好吧！但你們只能守在禪房門外，不能入內。」

「行！一切照大師吩咐就是。」

小燕子、三公主獲允隨行，却使得江千里、王彤等膽氣大壯。

大覺招招手，一個小沙彌行了過來，帶着王彤和江千里行入一座黃牆圍繞的靜院之中，沿途上僧侶遍佈，顯然少林寺已作了迎敵的準備。

綠竹環抱着一座很大的禪房，門口處分站着四個中年僧侶，攔阻住幾人去路，直待小沙彌入內稟報之後，才帶王彤、江千里進入了禪房。

小燕子本想來一個混水摸魚，但却被守門的僧侶攔住。

禪室中檀香嫋嫋，散發出一股沁人心肺的清香。

少林寺掌門方丈大智禪師，身披一身大紅色的袈裟，盤膝坐在一張禪床之上，床前擺了四張太師椅子。

這一切，似是早經佈置。

大智揮揮手，示意小沙彌退出去，而且也示意他帶上房門。

王彤道：「大師，故友舊識，怎麼變成如此生疏起來了？」

大智道：「天有不測風雲，人間有無常的變化，咱們是敵是友，眞叫人很難分辨啊！」

王彤道：「這是甚麼意思，王某就聽不懂了。」

江千里接道：「大師，過去的交情不談，江某人要請教的是，開封郊外攔截王統領的少林和尚，是不是大師派出的人？」

大智禪師點點頭。

當面承認，倒是出了王彤和江千里的意外，在兩人的推斷之中，他會一口否認，絕不認賬，那就有得扯了。

「爲甚麼呢？王某人對待少林寺有功無過，有恩無怨，何況大師還是我的朋友。」

「王大人，你除了發覺少林寺中的僧人之外，還發覺了甚麼人？」

「這個很重要麼？」王彤道：「縱有其他門派中人，又和少林何關？」

「非常重要，你必需據實說出來，這件事關係太大了。」大智禪師的神情充滿期待。

似乎王彤的回答，能影响到他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發覺了很多人，除了貴寺之外，還有武當、丐幫及新近崛起江湖的神刀堂……」

大智禪師目中神光閃動，打斷了王彤的話，接道：「不對，應該有五大門派才對，牛、馬、羊、猪、驢，那一個是何門派，」語聲一頓，接道：「既是有如此衆多的門派襲擊你王大人，不知王大人爲甚麼先找上少林寺來？可是覺得少林寺是最好欺侮麼？」

「唉！我們多年交往，想不到大師還會有如此的誤會，」王彤說：「我先來少林，是因爲王某自信和大師交情深厚，必可得到大師的幫助。牛、馬、羊、猪、驢是甚麼意思？」

「不論你心裏的眞正想法如何，這番話倒頗使老衲安慰，王大人既然認定和老衲交情深厚，老衲倒想請問一句……」大智禪師答非所問的說。

「大師請問，王某知無不言。」

「要說實話，王大人，須知你現在如有一句虛言，」大智禪師神色肅然的說：「可能躭誤大局。」

「是，王某實話實說。」

「王大人是想報復擱擊你的仇恨呢，還是想澄清江湖大局，爲武林同道盡份心力？」

「王某人對受到襲擊之事，早已不放心上，但願能爲武林同道盡份心力，王某人死而無憾！」

「好！有你這句話，老衲就先入地獄，」大智禪師黯然說道：「一失足成千古恨，老衲數十年清修却被毀於一朝，江施主可否暫退室外？老衲要和王大人單獨密談一番。」

江千里站起身子，一抱拳，道：「江某告退。」轉身行出禪房。

* * *

王彤聽完了大智禪師一番談話，整個人變得呆住了，良久之後，才起身一個長揖，道：「大師，藥物迷魂，豈是人力能夠抗拒，大師千萬不可自求解脫，此事關係着整個中原武林存歿絕續，大師一定要忍辱負重，揭穿陰謀，王某人盡全力保衛他們，不讓這件事暴傳於江湖之上。」

「老衲既然說出來了，早已不計毀譽，只是往事可怖，老衲擔心會重蹈覆轍，我們的行動，人手不能衆多，多則消息必洩，少又恐入他們的埋伏，那就得不償失了，這件事頗難兩全。」

王彤沉吟了一陣，道：「王某圍困少林寺的消息，恐已傳入江湖，如無後續行動，恐將引人猜疑。」

「王大人的意思是……」

「咱們雙方不妨假意一戰，打鬥雖可眞實，但要避免傷人，大師在寺中安排，王某也去寺外佈署，然後，大師和王某各選七名精銳高手，借夜色掩護潛行，趕往赴約之處，揭開眞相？」

「可是十餘人的行動，也難瞞人耳目，」大智禪師說：「此擧只能成功，不許失敗。」

「這個大師放心，江千里覓踪隱跡之術天下無雙，咱們可以分批而行。」

「一言爲定，今夜三更上路，」大智禪師說：「王大人請去佈置，要愼選人手，務求功力卓絕，以一當十的高手方可勝任。」

「王某知道，大師放心。」

* * *

王彤把事情告訴了江千里，這位江湖奇人也聽得心驚不已，當然，王彤也隱藏了一些隱秘，盡量保護大智禪師的聲譽不受傷害。

這件事沒有告訴馬文中，因爲要馬文中正式和魔教中人火併，也許不是善策，所以馬文中負責攻打少林寺，他率領了本部人馬，和王彤留下的大部份侍衛廠衛。

王彤選了六個人，是江千里、小燕子、黑僧、白道、王重山、三公主，加上他自己，正好七個人。

大智禪師十分謹愼，只選了大方、大正兩位長老隨行，連他只有三個人。

王彤心中明白，大智禪師不願隨行僧侶過多，故是爲了容易隱蔽行踪，但最重要的還是怕這件隱秘洩漏出去，一個人在能夠保護自己的時候，就盡力保護已得到的權勢，大智禪師亦不例外。

但王彤也明白，大方、大正兩位長老，在少林寺十二長老中，是武功最高的兩位。

原來兩人無意於權勢，也不願出任各院住持，把全部精神都專注在精研武功之上，少林寺中七十二種絕技，兩人各兼習七種以上，是少林僧中技藝最廣博的高僧。

黑羅漢自告奮勇，扮作了大智禪師的隨行沙彌。

四個和尚結伴而行。

江千里和王彤等六人却易容改扮，遠遠相隨。

這一次的邀約，仍然充滿着神秘，大智禪師趕到了約定的地點襄陽隆中大客棧時，立刻被請上了一輛停在巷口的馬車上，大方、大正兩位高僧不准隨行，兩位老和尚武功雖高，江湖上的閱歷却是不多，只好乖乖的在客棧中等候，黑羅漢却據理力爭，要隨行照顧師父，總算也被送上了馬車。

這輛篷車四週密封，無法看到外面的景物，何況兩人又被一條黑色眼罩蒙住了眼睛。

車內，還有人同坐監視。

小和尚只覺旁側有人，却不知道是甚麼樣的人物，但他爲人精明，隱隱嗅到了淡淡的脂粉香氣，似是在車中監視的是一個女人。

篷車在快速的飛馳中，但小和尚却聽到大智禪師一種異常的喘息聲，和一種女子的嬌喘聲混在一起。

黑羅漢仗憑着江湖的豐富經驗，側耳傾聽，在兩種聲音較强烈時暗運功力，輕輕移動了一下黑色的眼罩。

乖乖，一副驚心動魄的畫面立刻出現眼前。

一個長髮披垂的少女，把嬌軀完全偎入了大智禪師的懷中，櫻唇緊吻在老和尚的嘴巴上，丁香舌轉，不停吸吮挑逗，一雙玉手也一直在老和尚身上轉來摸去。

大智禪師似是極力在忍耐着，不敢聲張。

但小和尚却看出他忍耐得非常辛苦，不禁暗暗歎息道：「大智禪師，一生清修，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如何能承受如此的挑逗，魔教中人的手段，果然是下流可怖。」

心中念轉，暗中拉正了眼罩，輕輕咳嗽一聲，突然一伸腿，正好踢中那少女的雙腿中間。

這一脚不輕不重，少女感覺到有點疼痛，也有着被挑逗的感受。

她正在施展渾身解數，迫使老和尚忘我屈服，這一來，只好停了下來，低聲罵道：「小和尚瞎了狗眼不成，

伸腿也該瞧瞧地方啊！」

「我看不見哪！雙眼一片烏黑，咦！奇怪呀！怎麼會有個女人？」

「有甚麼好奇怪的，你媽、你妹妹，不都是女人麼？」

黑羅漢心中忖道：「好刁蠻的丫頭，只聽到你這幾句話，就知道你不是好惹的人物，只可惜大智禪師少在江湖上走動，不知能不能辨別出這女人的刁惡。」

跟着在馬車後面的江千里，也爲這刁惡的設計暗暗痛罵。

原來篷車快速的奔馳，一直在襄陽城中打轉，足足跑了一個多時辰，跑得四匹拉車健馬全身是汗，篷車才馳入了一座大宅院中，而且立刻關上了大門。

高牆深院，大門高大得像城門一樣，門已關上，立刻內外隔絕。

篷車停下，大智禪師和黑羅漢才被取下眼罩，接下篷車。

停身處是一座形如倉庫的大廳房中，仍然無法看到外面景物，也無法確定這是個甚麼所在。

那長髮少女不知何時已去。帶路的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年輕人，但一張臉却白得可怕。

黑羅漢追隨江千里之後，又增多了不少閱歷，一眼之下，立刻看出那是一張假臉，在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白石膏。

行至大廳一角，竟然折向地下行去。

整個的行動，全都在這座大廳中進行，自然無法和江千里等取得任何連絡了。

地窖入口處，站着一個身着白衣的少女，手中拏着一個牛頭頭套，微笑道：「大師，請更換衣服，戴上面具。」

大智禪師似是已習慣這種折騰，穿上一件寬大的黑袍，戴上牛頭面具，跟在那黑衣人身後而去。

黑羅漢看那少女不理會他，也就裝迷糊跟着行去。

但却被白衣少女伸手攔住，道：「你另有去處，跟我來吧！」

「不行，我要跟着師父，照顧他……」

「有比你好上幾百倍的人照顧，用不着你了！」

「不！我一定要跟着師父！」黑羅漢無法瞭解大智禪師的心態如何。因爲他戴上牛頭面具之後，就未再回頭望過黑羅漢一眼，沿着寬敞的石級向下行去。

「你去了只會大煞風景，」白衣少女道：「你沒有感覺到麼？你師父並不歡迎你跟下去。」

大智禪師已經轉過一個彎，身影消失，這座通往地下的石級，似是曲轉有緻，如此的建築，那座地下室的規模一定不會小了。

黑羅漢心中忖道：這是甚麼鬼地方，有此雄偉的地下建築，計算篷車的速度行程，這地方距離襄陽，至少也有三四十里了。

但覺被一隻滑膩柔軟的玉手握住了手腕，道：「小和尚，跟我走吧！你師父不會有事的，他又不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大會，跟着大姐姐，我要你也享受一下你從未經歷過的人生，保證你再見着大姐姐時，連媽都會喊叫出口。」

黑羅漢心中忖道：我出手制服了這丫頭，一個人跟進去，也難有作用，必得和小燕子們連絡上才行。

心中念轉，打消了强行進入的決定，笑道：「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他最大的心願就是離開這座庭堂，能見到天光、大地，才能想辦法和小燕子們取得連絡。

「就在這座大廳堂中，只不過和你師父的地方不同罷了，走吧！春宵一刻值千金。」白衣少女的嬌軀竟然撲了過來，道：「別再磨蹭了。」

她展開了完全的挑逗，櫻唇嬌軀全送了上來。

黑羅漢暗道：「這些小妖女，可能都練過妖術媚功，莫要着了她的道兒。」右手暗抬，一下子點中了那少女的暈穴。

他動作老練，扶着白衣少女，未讓她摔倒下去，移放到一壁角處，看一側還有很多件黑色長袍，隨手取過一件掩去那少女身上的白衣，才飛身而起，推開一扇窗子飛躍而出。

他經驗豐富，一落地立刻隱起身子，再慢慢打量四週。

這時已是日落西山的時份，天色即將昏暗。

小和尚正想發出嘯聲，以召喚同伴，耳際突然響起了一陣鳥鳴之聲。

這正是和江千里等連絡的方法之一。

小和尚心中大喜，閃身而出，擧起雙手，四下招動。

但見人影翻飛，小燕子、三公主先後飛落身側，緊接着江千里、王彤也飛身而下。

原來他們追入了庭院，却找不到篷車何在。

「小道士和王重山呢？」小和尚不見兩人，大爲掛念。

「他們去請大方、大正兩位長老……」

截住了王彤的話，小和尚道：「這裏距離襄陽少說也有三十里以上，來去一趟，只怕要好一陣了。」

「不！篷車一直未出襄陽城，」江千里道：「大智禪師呢？」

「進入地下室去了，我爲幾位帶路，」小和尚飛入廳房，一面低聲問道：「這裏沒有守望的人麼？」

「都被小燕子給放倒了，」三公主道：「看起來，他們在這裏的人手不多，我們應付得了，不用等兩位長老趕來了。」

黑羅漢一面走，一面低聲述說經過，經過入口時，隨手取過一件黑袍穿上。

小燕子跟着學樣，大家都取了一件黑袍穿上，只可惜已沒有面具可戴。

兩次折轉，才進了地下大廳。

但見燈火輝煌，照得大廳中一片明亮。

大廳四週分站着一些臉色奇白的黑衣人，但警戒却一點也不嚴密。

小燕子等一行人魚貫而入，那些黑衣人並無警覺。

也許大家都穿着黑色的長袍，感覺上是自己人了。

這座地下敞廳雖然很大，但却客人不多，只見五個分別帶着牛、馬、羊、猪、驢五種頭套面具的人，分坐在五張木桌前面，每人的身側，還坐着一位絕美的少女。

黑羅漢低聲道：「小燕子，那戴着牛頭面具的人，就是少林方丈。」

王彤心中也陡然明白，大智禪師口中的牛、馬、羊、猪、驢是怎麼一回事了，這五種面具，代表了五個門派，武當、丐幫、神刀堂和少林之外，另一個人代表了那個門派，王彤也無法想得起來。

這時一個身材高大、身着錦衣的人，緩步行了出來，高聲說道：「江湖情勢，已然大有變動，諸位盡此一宵之歡後，就要立刻各回地盤，集中門下最好的人手，每位至少要帶一百名高手，兩個月後在北京集中，諸位要親自領隊出馬，諸位的心愛姬妾也會在北京等候，諸位回去時，各賜錦囊一個，裏面有詳細的行動說明，諸位請盡一杯美酒，各自歡娛去吧！」

但見五人身側美女取過酒杯，斟滿了一種顏色碧綠的美酒，左手輕掀五人頭罩的面具，右手執杯，送向各人的唇前。

「慢着！」說話的是大智禪師。

只見他站起身子，取下牛頭面罩，露出本相，道：「諸位，這杯酒不能喝，一喝下去，就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境。」

錦衣人厲聲喝道：「盈盈，這是甚麼回事？」

盈盈右手棄去酒杯，點向大智前胸。

大智揮掌一擋，冷冷說道：「小妖女，老衲已經揭發了妳們的陰謀。」

盈盈接道：「難道我們過去的恩恩愛愛，銷魂繾綣，你都能忘了麼？」

口中說得情意切切，人却撲身而上，掌指並出，攻向大和尚的要害。

這眞是口是心非的舉動。

江千里急急說道：「上，一人一個，先救助他們脫險。」

事實上另外四女，已把手中之酒硬向來人灌去，馬面人和羊面人出手封擋，閃避開去，但那猪面人和驢面人稍一遲疑，已被身側二女把葯酒灌入了口中。

這時，小燕子等也脫去黑袍，暴起發動。

小燕子撲向猪面人，三公主撲向驢面人，兩人動作奇快，劍如閃電，兩個灌人葯酒的少女呆了一呆，已被那疾如閃電而至的劍光斬斃劍下。

江千里隨後躍到，出手如風，點了猪面人和驢面人的穴道。

他見聞雖然廣博，但也無法預測兩人在喝下葯酒之後會有甚麼反應，先點了兩人穴道，以免兩人無法控制，大出醜態。

王彤撲向那錦袍人。

此人乃這次聚會的首腦人物，武功最强，王彤人還未到，他刀已出鞘，迎面斬來。

王彤用腕上鋼環揮手一擋，金鐵交鳴中震動機簧，環中鋼針飛出，射向那錦袍人的眉心，王彤當胸一掌，立刻了賬。

這些事寫來大費筆墨，實在連續發生，直到錦袍人被王彤擊斃，四週的黑衣人才疾撲而上。

小燕子、三公主分別迎了上去，劍如雷霆電掣，寒光一閃，必有人亡命劍下。

江千里急道：「留下活口。」

可惜已是晚了一步，六個黑衣人已有五個死於劍下，只餘下一人被小燕子一下子點中穴道。

一場香艷的宴會，片刻間血肉狼籍，死傷一片。

江千里搖搖頭，道：「奇怪呀！魔教中人，怎會如此的不堪一擊？」

其實大廳中還有人在搏鬥，是大智禪師和盈盈、馬面人、羊面人和兩個陪他們的美女，六個人分成三對斷殺，打得激烈絕倫。

雙方都沒有亮出兵刃，但掌指的攻襲所在，却都是足以致命的大穴。

王彤行近了江千里，低聲說道：「魔教中的武功，不在中原各大門派的武功之下，這三人在中原武林中，都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但他們已搏鬥了五十餘個招面，仍然無法制服三女。」

「但小燕子、三公主他們劍出取命，王兄也是一擊克敵。」江千里提出了疑問。

「兄弟是仗憑這個，」王彤亮一下腕上的鋼環，接道：「果然是霸道得很，在全無防備之下，就算絕世高手也難避開，至於小燕子和三公主的劍法，已到了無招勝有招的境界，劍隨心動，出必傷敵，一道飛虹荀慧月坐關之後，才悟出這種劍法，傳給了三公主。」

江千里道：「咱們看看那些人，爲甚麼在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石膏，這三位掌門人已得到先機，很快就可以制服敵人了。」

敲開了黑衣人臉上的石膏，王彤和江千里都不禁大吃一驚，他們不是爲了易容而掩遮本來面目，而是他們

臉上的肌肉大部份已潰爛化去，於是用石膏補出了一張臉來。

江千里敲開了所有的假臉，張張如此，不禁黯然一歎，道：「江某人總算見到了魔教中人的手段了，這樣的毀容控制手法，放了他們，他們也不敢離開這裏。」

只聽那唯一還活着的黑衣人接道：「還不止如此，臉上潰爛的肌肉每日疼癢交作，如無他們的葯物止疼消癢，誰也無法忍耐過一個時辰。」

江千里道：「閣下能不能告訴我們你的出身來歷，要不要我們送你回去？」

「我也想回去的，我家有妻兒，但我能這樣回去麼？至於我的姓名出身，那就不用問了，你唯一能幫助我的地方，是讓我死得舒服一點。」

江千里點點頭，出手一指，點了他的死穴。

大廳中的搏鬥亦告結束，三位掌門人功力深厚，掌斃强敵。

他們沒留活口，這些女人給了他們很高的享受，使他們淪入魔道，也掌握了他們的秘密，殺人滅口，自然是最好的保密方法。

馬面人、羊面人都沒有取下面具，但他們投注向大智禪師的目光中，却流露出無比的佩服之色。

他們走到了大智身前，緩緩揭開頭罩的面具，大智微一點頭，他們又立刻放下，匆匆離去。

不過他們都是中原各大門派的首腦人物，雖可以想得到他們是誰，但眞正見到他們的，只有大智禪師一人。

江千里道：「那兩位也一併勞請大師處置了，他們已喝下葯酒，在下點了他們的暈穴，解葯可能就在那錦衣人的身上。」

「老衲知道，我能辨識出來，兩位風範，他們都很感激，此後，我相信兩位會是各大門派中最敬重的人。」

江千里道：「王兄，咱們可以走了。」

舉步向外行去。

王彤揮揮手，先讓小燕子、三公主跟在江千里身後行去，自己才緩步而出。低聲道：「我們在大門外面恭候。」

他爲人持重，生恐小燕子和三公主好奇心重，取下猪、驢頭罩面具，窺其面目，那就大煞風景了。

小道士和王重山帶着大正、大方兩位少林長老趕來的時候，大智禪師也行了出來，身後跟着黑羅漢，大方、大正合掌一禮，道：「方丈安好。」

「還好，此間事情已了，兩位請盡快趕回少林寺去，免得雙方長日對峙，造成傷亡，使大戰弄假成眞。」

王彤道：「兩位大師等我一下，咱們結件同行。」

大智禪師微微一笑，道：「有王大人同行，雙方就可以立刻收兵了，魔教侵入中原的事，大人可以放心，各大門派會盡出精銳，全面搜殺，一定會把他們逐出中原，此後任何風吹草動，各大門派只要得到消息，立刻會派人通知你。」

王彤道：「煩請大師代我謝謝他們了。」

「一定傳達，你那四位朋友，老衲也要向他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王彤揮手一笑，道：「我會奏明聖上，你們可以放心在江湖上走動了。」

一語雙關，目光却盯住在三公主的臉上。

目睹三人去遠，大智禪師突然歎口氣，道：「江施主，他們托我傳個口訊，日後江施主有甚麼需要，只要一個通知，少林、武當、丐幫、神刀堂和華山派，都將全力支援。」

「多謝大師了。」江千里一抱拳，帶着小燕子、黑僧、白道、王重山和三公主，大步而去。

三公主怯生生的說道：「江前輩，師父要我跟你們在江湖上歷練歷練，她說三年後再和我見面。」

「我知道三年後開啓石室之門，」江千里笑道：「不過江湖上比不得深宮內苑，妳以後也不能擺出公主的身份出來。」

「我叫朱雲，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我會幫小燕子們燒茶煮飯，三公主已經死了。」

「好！好！」江千里大笑，道：「丫頭，江叔叔會全力幫妳。」

「多謝江叔叔。」

黑羅漢大笑，道：「朱雲，不用換穿女裝了，和我們遨遊天下吧！江叔叔正準備帶我們到西域去玩玩呢。」

「好啊！那裏我住過兩年，我作帶路的識途老馬。」

「西域要去，但要在三年以後，」江千里道：「現在，我先帶你們去遊遊南荒。」

小燕子突然歎息一聲，道：「我想去南荒，但又想我娘，我該怎麼辦呢？」

「那就先去看看你娘吧！我還記得她燒的一手好菜。」

江千里大笑着，向前行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古軍將碧血劍交給金雷，準備和匪徒拚殺，小藍將他倆帶回家裡暫避，見過婆婆紫衣妃，豈料無弦琴蘇雪紅登門索取碧血劍，紫衣妃將他們藏入金鐘內，亦被無弦琴的魔音震碎，試用碧血劍才將琴弦斬斷，蘇雪紅和紫衣妃糾纏不休，見碎心客出現才逃避，紫衣妃讓金雷和小藍先逃，但終被碎心客擒獲，被俘上船，遇颶風船在海上飄浮……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吸蛇血功力大增　入匪巢偸聽情報

金雷幼時修習的是玄門正宗內功，而小藍她也有極深的根底，風勢雖大，也奈何不了他倆。

金雷緊緊抓着船纜，大聲道：「幹什麼？」

因爲風勢太大，急雨如豆，話聲傳不了多遠，碎心客因爲四處黑暗，也看不見他們，在風雨中大罵一聲旋身朝這裏躍來。

他忘了這是在海上，又是大風大浪之時，身子一縱，巨風已將他吹向海中，他心中大驚，正在轉變身法，藉力躍回之時，突然一隻手臂伸過來，將他拉住。

金雷冷冷的道：「你站穩了。」

碎心客目中掠過一絲感激之色，若非是金雷恰好在這時伸臂一拉，他雖有絕世功力，也要落進海中，此人喜怒不形於色，站穩身子之後，冷冷地道：「掌舵去。」

金雷一聲不吭，緩緩的移身行去，小藍緊緊偎依着他，總算慶幸的走進舵艙，金雷把持大舵，心頭怦怦直跳。

小藍喘聲道：「金哥哥，剛才你爲什麼救他？」

金雷長嘆道：「現在我們三人生死不知，正和大自然相搏，若再以私仇夾在中間，我們可能全都要喪命海中。」

小藍顫聲道：「我倒願三個人統統死在海裏。」

金雷投以會意的一瞥，道：「人在沒有完全絕望之前，最好不要輕易言死。」

突然，大船一個巨震，躍出水面如一個大球被拋在空中一般，只見那長長的桅桿一斷，大船斜傾而沉。

碎心客厲呼道：「快抓住桅桿。」

金雷和小藍此刻俱失去了主張，兩人也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力量，閃身躍向海中牢牢的抓着了斷裂的桅桿，隨着海浪飄去。

而碎心客却巍巍的站立在桅桿之上，有如金鷄獨立，他披散着髮絲，目光冷寒如冰，再加上蒼白面色，的確是十分恐怖，他在桅桿上站沒多久，便被風吹了下來，抓着那截桅桿直喘氣，而這時風大雨大，三人之命俱已交給老天，他們心底俱冷，在驚濤駭浪中苦苦掙扎。

金雷和小藍苦苦奮鬥，最後精疲力盡，兩人雖然已沒有力氣，却不敢放手，伏在桅桿上沉浮起伏，隨波飄流。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東方海面上突然閃過一道金光，但見海面上一個圓圓的旭日，徐徐升上空中，耀眼的光芒照得海水一片金黃，這時，風平浪靜，大海溫柔得像個少女，與昨夜那種凄風苦雨的情景迥然不同。

金雷仿如作了一場惡夢，緩緩的啓開雙目，朝四外一看，水連天，天連水，無邊無際，茫茫一片，他暗暗

一嘆，心中暗忖道：「這樣飄流下去我們縱是不餵魚，也要活活的餓死，唉，命該如此，天亦救不了我們。」

他看看身旁的小藍，只見她星眸緊閉，伏在自己身邊，蒼白的臉上雖然憔悴，在睡夢中却浮現出一絲淡淡的笑意。

再轉目一望，碎心客只見他滿面殺氣的凝視着自己，心中一驚，金雷竭力的保持冷靜，道：「你在看什麼？」

碎心客冷冷地道：「我在看你。」

金雷淡淡的道：「我有什麼好看。」

他表面上雖然是十分輕鬆，心裏却緊張到了極點，由碎心客目中那種恐怖的眼神裏，他彷彿覺得此人已變成一隻凶厲的野獸，那種神色，正像是野獸瞪視着要獵取的食物一樣，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碎心客望着金雷低聲道：「我看你的肉肥不肥，在大海裏飄流，縱不被水淹死，也會活活被餓死，爲了求生存，我只好先將你吃了，然後再吃那小妞。」

金雷心中大駭，故意大笑道：「人肉不好吃，太澀了。」

他目光在海面上一瞥，只見白光耀閃，無數的魚羣躍翻在水面，心中一動，主意已定，隨手在海中一伸，對着一條魚抓去。

碎心客冷笑道：「人肉雖然不好吃，但總比活活餓死要强得多。」

金雷隨手抓着一條魚，一揚空中，道：「你還是吃點生魚片吧。」

碎心客目中柔光一閃，大喜道：「對，生魚片好吃。」

但見他一掣碧血劍，身子騰空而起，此人手法怪絕，準確無比，倏忽之間，運劍在水中插了十餘條尺長之魚，放進嘴中，只覺鮮美無比，不覺哈哈大笑。

這兩個人性格雖然廻然不同，但英雄的豪情却直衝霄漢，處此絕境，飄流將近一日夜，俱已餓了，雙雙吃起生魚來了。

小藍見他倆那種吃狀，只覺噁心不已，無奈肚內空空，連着吐出幾口黃水，金雷見她那種苦狀，心裏不禁一楞，忖道：「她自小在嬌生慣養中長大，自是沒經過這種困難危艱的事情，唉，若非是碎心客，何以會落至這種地步。」

他撕下一塊魚肉，輕輕遞了過去，道：「先塡塡肚子。」

小藍眉頭深鎖道：「我不敢。」

可是肚內飢餓難忍，勉强的輕輕咬了一口，生魚一入口中，却也鮮美至極，不覺把一條鮮魚吃了下去。

突然，遠處海面上出現一道白線，如箭似的朝這裏飛射而來，碎心客神情一變道：「大鯊魚！」

那大鯊魚來勢威猛，撐開大嘴，凶狠無比，小藍嚇得神情陡變，全身一陣抖顫，碎心客將碧血劍在身上一插，隨手解下一條長鍊。這條長鍊約一丈長，鍊頭上有一怪鈎，狀如鷄爪，怪異之極。

他觀準鯊魚來勢，抖手大喝道：「看爪！」

那一爪當眞是快速已極，重重的嵌進巨鯊的頭上，巨鯊驟然一痛，在水中跳了起來，碎心客暗運眞力，將長鍊運得筆直，沉喝道：「你還不聽話。」

巨鯊受創之下，便轉身往水中沉去，因長鍊拉緊，頭始終沉不下去，牠痛得拉着長鍊直去，去勢快得比快船猶不知勝過幾倍。

碎心客雙腿跨在巨桅上，小藍和金雷則伏在斷桅上，一時之間，那巨鯊帶着他們在海中旋轉起伏。

小藍腦海中電光一閃，道：「碎心客，你讓牠只走一個方向，或有找到陸地的希望。」

碎心客聞言大喜道：「着啊，我怎麼沒想到這點。」

他果然是個心思靈巧之人，立時一振長鍊駕馭着巨鯊，朝着一個方向游去，但見海面藍蔚如鏡，一片平靜，三人一鯊便在這平靜的水面遊盪。

那巨鯊因頭不能入水，仰着巨頭筆直而泅，只見天由藍變灰，由灰變黑，這樣輪迴變幻，竟又過了一夜。

次晨，金雷首先自矇矓之中醒來，只見一輪紅日浮在東方海面，他舉目左右一望，霍然發現一個葱綠的孤島遠遠浮在海中。

他歡呼的道：「看呀，我們找到陸地了。」

碎心客冷冷地道：「你高興什麼？這島是鬼島，有進無出。」

金雷滿腔希望登時化爲烏有，他顫聲道：「鬼島？」

碎心客冷哼兩聲道：「你知道已經晚了。」

不多時，那巨鯊拖着他們游到岸邊，碎心客身形一動，躍至岸上，轉身奔去。金雷扶着小藍上岸，只見那巨鯊在水中翻了一個身，瞬息消逝而去。

小藍坐在岸邊，憂悒的道：「金哥哥，我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金雷一驚道：「什麼感覺？」

小藍愁容滿面的道：「碎心客是個老虎，而我們則是羔羊，隨時他都會吃了我倆，你不見他在海中幾日，臉上愈來愈恐怖。」

金雷長嘆一聲道：「我們只有碰運氣了。」

小藍忽然道：「金哥哥，這荒島上孤懸大海，二男一女在一起，總有發生事情的一日，我看我倆不妨拜碎心客爲師，學他的武功，等把武功學會之後，再拿他的武功殺他，拜他爲師之後，他便不會再對我們怎麼樣。」

金雷搖搖頭道：「這個不好，我寧死不拜。」

正說之間，碎心客已返回岸邊，他深沉的道：「跟我走。」

小藍和金雷不敢違拗，只得隨後跟去，只見沿途怪石嶙峋，巨木橫空，碎心客像是識途老馬，左轉右轉將他們帶到一個山洞裏去。這個山洞黑黝黝的，裏面倒是十分乾淨，碎心客冷冷地瞥了金雷一眼，道：「你現在給我弄吃的來。」

小藍一驚道：「他？」

碎心客冷冷地道：「我要他給我做事，你做我的妻子，這島上只有我們三個人，要回去也不可能了，只好委曲。」

小藍腦中嗡地一聲，幾乎暈倒地上，她全身直顫，滿面恐懼，而金雷則是憤怒如火，恨恨的瞪着他。

小藍輕泣道：「我不要做你妻子，我要做你徒弟。」

碎心客大笑道：「做我妻子之後，我自然會傳你武藝。」

金雷一揮手道：「碎心客，你不要臉。」

碎心客面上殺機一湧道：「快給我滾出去，否則我便殺了你。」

小藍身子朝前一躍，拉着金雷的手道：「金哥哥，我陪你去找食物。」

她怕金雷忍受不了，遭受碎心客的毒手，兩個人急快的轉了出去，碎心客目中凶光一露，嘿嘿地不住冷笑。

藍藍的海面上孤島矗立，四邊環海，茫茫無際。小藍悲傷的和金雷奔出洞外，站在金黃色沙灘上，兩人愁苦無言；碎心客要娶小藍爲妻子，這一着不但使金雷駭怕了，連小藍都恍如世界末日般，已是無法可想。

小藍望着那翻湧的怒濤巨浪，苦澀說道：「金哥哥，我們投海吧。」

金雷黯然說道：「不要太傻，投海只有死路一條，留在島上至少還有一點活的希望，妳不要愁，我們得先想想辦法。」

小藍顫聲道：「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金雷摸頭道：「我們先看看島上的環境，也許這裡有出海的地方，小藍，你放心，我決不會讓妳做碎心客的老婆。」

他輕輕拉着小藍的手，朝內陸行去，這個孤島地方雖然不大，但也滿山葱翠，兩人見古松椰影，巴蕉搖拽，登時把剛才的憂愁拋得一乾二淨，小藍輕輕偎倚在金雷的懷中，雙眸半垂，夢幻的道：「但願我能常常偎在你懷裏……」

金雷苦笑道：「我倒願意化作一隻小鳥，飛翔在海上，掠過這藍藍的海面，飛回我們的家鄉，看看幼時的地方……」

小藍苦澀的道：「如果沒有碎心客，我倒願意常常在這島上……」

金雷心弦忽然一顫，登時把那編織成的美夢拋到九霄雲外，他默然的站起身來，遠遠望着樹影，道：「我們得找食物去……」

小藍幽然道：「金哥哥，我們找個地方躲起來，便不怕碎心客……」

金雷苦笑道：「你想的太幼稚了，這荒島方圓不過數里，有什麼地方可以藏身？再說碎心客功力蓋世，他要尋找我們，恐怕你縱是躲到天邊，他也能把你從天邊抓回來。」

「呱呱呱！」數聲怪異的叫聲自野林中傳了出來，金雷身子像隻大鳥般的掠了起來，輕聲的道：「這是山鷄。」

小藍瞪大了眼睛，道：「你怎麼知道？」

金雷輕笑道：「我小時候曾隨着幾個叔輩們上山找過山鷄，知道這種叫聲正是山鷄出來尋食的聲音，小藍，你拾點小石子，我要弄幾隻回去。」

他身形輕靈的穿行於低樹矮草之間，突然身形一停，目光朝前望去，但見數隻顏色鮮艷的山鷄呱呱的行來。

小藍初次看見這種美麗奪目的山鷄，不禁覺得十分的好奇，她沿着草叢矮樹躡行過去，低聲道：「好美麗的野鷄。」

她的身子方動，金雷突然伸手把她抓了過來，道：「小藍，不要亂動，你看那是什麼？」

在那長長的草叢中，突然現出一點紅紅的光影，那羣山鷄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呱呱地怪叫，振翅便欲奔去，可是牠們雖然盡力掙扎，無奈那一點紅光像是有什麼魔力般，嚇得那羣山鷄畏縮的伏在地上，不敢動彈分毫。

那一點紅光漸漸的擴大，從那草叢中一躍而出，只見一個三角形的怪蛇，混身紅得像火焰，牠昂着紅紅的怪頭，傲然的遊來，牠遊到一隻山鷄的身前，身子突然一縮，登時把那隻山鷄捲在地上，但見鷄毛紛紛抖落，剎那間，那隻山鷄混身的毛俱被剝得精光，那隻山鷄哀鳴一聲，便嚥氣而死，死時相當痛苦。

那怪蛇嘴裏發出一聲震撼心弦的怪叫，長長的紅信在空中一伸一吐，像是得了一場極美的晚餐。

牠大嘴一啓，一口便把那隻野鷄吞進了肚子裏，金雷看得大怒，乘那條大蛇還沒嚥下那隻山鷄之時，一顆石子有若電光石火般的投了出去。

「啪！」

這一顆石子在還沒臨近那怪蛇七寸處的時候，那怪蛇已揮起長長的尾巴一拍，立時把那顆石子拍落在草叢裏。

這一怪事落進金雷和小藍的眼裏，使他倆大吃一驚，沒想到世間竟有這種怪事，一條蛇竟會武功。

那怪蛇驟受攻擊，似是十分憤怒，兩個腮幫子倏地鼓了起來，雙目碧綠的瞪着金雷，金雷隨手拾起一根木

棍，緊緊抓在手中，戒備的凝視着那怪蛇。

突然，那怪蛇身子像箭般的撲了過來，金雷照着那怪蛇的頭上一棍揮出，那怪蛇來勢突然一捲，長長的尾巴陡地捲在木棍上，整個怪蛇頭迅快的伸將過來，露出那兩隻尖尖的銳齒，照着金雷的面前咬來。小藍看得大駭，捂着臉尖叫，顫聲道：「金哥哥，那怪蛇……」

她空有一身武功，自從見了這怪蛇之後，不知怎地混身汗毛直豎，一點勁力都沒有，她不忍心再看，捂着臉一個人輕輕的哭了起來。

金雷突然大吼一聲，道：「小藍……」

一種存在體中的救生本能，使他在危機一髮之際，瞬間舒出左手照着那伸來的蛇頭抓去，他無招無式這一抓却恰到好處，正好抓個正着。

可是那怪蛇身子却像繩子似的纏在他的脖子上，使他沒有呼吸的餘地，處此情況下，金雷大吼道：「咬死你，咬死你。」

他不顧一切，張口咬着那怪蛇的腹部，但覺一股腥味直衝鼻子，可是他却不敢絲毫大意，用力咬着那條怪蛇，一股澀澀的血液沿着他的喉嚨流進他的肚中，但見那怪蛇身子一陣顫抖，慢慢的死去。

可是金雷却還不放鬆口，依舊吸吮着怪蛇的血液，直等到那怪蛇身子完全垂了下來，他才敢放開。

小藍楞楞的僵立在地上，顫聲道：「你殺死牠了。」

金雷這才發覺自己混身是汗，長袍幾乎濕透了，他長長的吸了口氣，搖晃一下身子，道：「小藍，我們回去吧。」

小藍舉目一瞧，那羣山鷄居然還沒跑開，依然在地上不動，她仿如做了場夢似的轉憂爲喜，道：「你沒事……」

金雷苦笑一聲，隨手抓了三隻山鷄，道：「沒事。」

他只覺腦袋昏沉沉的，全身沒有絲毫力氣，提着山鷄直奔回去，碎心客抱着那柄「碧血劍」站在洞口，一見他們回來了，嘿嘿地道：「給我烤一隻山鷄。」

金雷悶聲不吭的生起一堆火，把那三隻山鷄架在棍子上，在火焰上烤着，由於山中沒有佐料，便只有做烤鷄了。

山鷄肉本香，經火一烤之後，油汁滴了下來，碎心客不等烤熟已抓起一隻，撕了一半給小藍，道：「這一半給你。」

小藍伸手接過來，道：「還有我金哥哥……」

碎心客哼了一聲道：「他怎麼可以吃我們夫妻的東西，等我們吃完了把骨頭給他便行了。」

金雷一聲不響的抓起一隻山鷄便啃，却被碎心客一把奪了過去，怨毒的目光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你不准吃，這個留給我明天吃。」

金雷爲了抓這兩隻山鷄差點沒給蛇咬死，眼見碎心客無情的坐享其成，心中不禁大怒，大聲道：「你太不講理！」

碎心客哈哈大笑道：「講理，這個字倒很新鮮，姓金的，看你可憐，給你一根骨頭啃……」他輕輕一彈，一根鷄骨照着金雷的面前送了過去。

金雷伸手接住，一把又擲回碎心客，大吼道：「你自己留着用吧。」

碎心客雖然是低着頭啃山鷄，可是他那一身武功的確是不同凡响，僅聞一點破空聲，便自避過。

可是鷄骨上的油汁却濺了他滿臉都是，他憤怒的抹了滿臉的油漬，大袖一揮，怒聲的道：「你這雜種！」

金雷只覺一股大力照着他身上推了過來，他悶哼一聲被那神勁撞翻在地上，一連翻了三個滾。

他躍起身來，大吼道：「你這野獸。」

他有一股少年的傲性，自尊心特强，明明知道自己和碎心客差太遠，但毫無怯意的衝了過去，照着碎心客的身上便捶。

但碎心客的武功的確是太厲害了，隨手輕輕一揮，金雷便被撞倒地上，輕輕一舉便把金雷打至鼻青眼腫，可是這少年憑着他那超人的異稟，居然絲毫不怯，倒了再爬起來，一味地蠻幹，並沒因挨揍而鬆懈。

小藍吼叫道：「你不要打死他呀。」

碎心客拍拍肚子，大笑道：「我正愁沒有人給我練拳呢？有這楞小子便不怕寂寞啦，嘿嘿，好姑娘，你放心，我不會要他的命。」

雖然不會要他的命，便亦夠他受的了，金雷自己也不知道已挨了多少拳，只覺混身酸疼，體內一股烈火般的氣流在他小腹之處直翻，他口乾欲裂的大叫道：「打！打！我要打死你！」

他只知道拚命，可是却無一拳能打到碎心客的身上，而碎心客像是在遊戲般的一路嘻嘻哈哈，高興了便一掌把金雷拍倒地上，不高興又一脚把金雷踢出數尺。

金雷今日的確是被打得很厲害，可是他却沒感覺到疼痛，只覺得愈來愈想動，愈打愈有勁，而腹中那團烈火却像是被這一陣疾打而引發起來，燃燒得他像是被放在火上烤，與烤山鷄那種情形一樣，熱得他額上直冒汗。

碎心客玩興漸消，停下身子，道：「這是一點小意思，以後這種苦頭還多着呢。」

金雷滿嘴鮮血，狠狠的瞪着碎心客，小藍憐惜的奔了過去，伸出潔白的玉手，替他抹去臉上的灰塵與血漬

，愁苦的道：「何須自討苦吃。」

金雷把她一推，道：「我要殺死他。」

他面色突然一變，抱着肚子翻倒在地上，小藍驚道：「你……你……」

她突然發覺金雷那原本丰朗的玉靨，在一刹那間變得通紅，有如一隻熟透了的蘋果紅得可愛，也紅得恐怖，因此把她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金雷痛苦的道：「給我水，給我水！」

小藍如夢初醒的道：「好，你等等……」

這島上雖然地處荒涼，但水源却毫不缺乏，沿着那蜿蜒小徑，一道溪水，淙淙而流，小藍急忙取了一點水餵給金雷喝了。

金雷猛喝數口，心裏覺得好受一點，可是體內火焚的痛楚依然難當，碎心客視若不見，一個人負手仰瞪着青天，但他內心又何嘗不奇怪萬分，自己雖然連續性的把這少年揍了一頓，可是下手却極有分寸，斷不會因此而要了他命，況且一個人挨了打只有鼻青眼腫，皮開肉綻，那會混身通紅像是要滲出血來一樣。

小藍見金雷那種痛苦的表情，仿如是自己也遭受那種痛苦一樣，她反身拉着碎心客的衣角，哀求道：「救救他，請你救救他……」

碎心客冷冷地道：「他吃了甚麼東西？」

這個江湖上第一個冷面怪物，雖然心腸如蝎，但江湖上的經驗的確是高人一等，他只要略略一瞄金雷那種樣子，已憑直覺判斷出這決不是因挨打而得了這種病，一定是不覺中吃了甚麼毒物，中了那毒物的熱毒。

小藍腦中一清，道：「他沒有吃甚麼東西，只是被蛇咬了一口！」

碎心客一怔，道：「甚麼蛇？」

他身子一溜而來，在金雷身上仔細檢查，找尋了大半天也沒發現一點傷口，連被毒蛇咬過的一點痕跡都沒有。

他雙眉一皺，道：「沒有？」

小藍誤以爲金雷被那條紅身怪蛇咬傷了，才會變成這個樣子，一見碎心客沒找出甚麼痕跡來，不禁一楞道：「你還是設法救救他……」

碎心客大袖一拂，道：「他死了關我甚麼事……」

好個冷面無情的怪人，說完之後便轉身往洞中行去，小藍氣得粉面蒼白，望着他那轉去的身影，罵道：「禽獸，我一輩子也不會嫁給你……」

碎心客頭也不回的道：「有一天，你會求我娶妳！」

他是個怪人，想法自然也怪，他想，如果金雷因此而死去，這個島上只有他和小藍一個人，孤男寡女，小藍正在思春之時，一定會自動的來追求自己，那時他豈不是垂手可得，而金雷如果因此而死，小藍當無法怪自己害死金雷，自己何不做個好人。

金雷因熬受不了體內的劇熱而在地上翻滾，他雙手緊緊的抓着地上的沙土，雙目通紅望着小藍，道：「把我抬到水裏去……」

小藍那知他因誤喝了那條怪異的紅怪蛇之血，而促使他引發起心中之原火，剛才若不是碎心客一陣猛打，金雷也許還沒有這種現像，那紅怪蛇的寶血不但能使他百毒不侵，還可增加數十年的功力，祇因此血入體之後，便會沿着血脈運行，與心火混熾，若平常人喝了此血之後，不經外力的引發，那寶血根本無甚作用，如今金雷誤食寶血，再經碎心客的捽打，反而因禍得福，只是他不知道罷了。

小藍抱着他，道：「你忍一會，我抱你去水裏……」

那清潔的溪水流聲似輕吟低韻般，沿着這島的低窪處流去，金雷精神一振，一個身子噗通地撲進水裏，翻起了水花，整個頭都沒了進去，小藍嚇得將他拉了上來，道：「當心。」

金雷長長喘了口氣，道：「我差點便沒命了！」

他在水裏泡了一會兒，便爬到岸上，只覺混身柔軟無力，倒在小藍的身上，低垂星眸呼呼的睡去。

這一夜，兩人都沒有入洞中去睡，便在那個溪畔旁邊相依而眠，碎心客還以爲小藍因金雷的死去，而過份悲傷的守在金雷身旁，故沒有出來找她。

次日，東方海面上漸漸的現出了一輪紅日，徐徐的升了上來，但見那滿空的艷麗像個金球般的照在海面上，使藍藍的天、海在這晨間變得一片艷紅，島上鳥語花香，唱鳴着悅耳的鳥語，在清晨便把這兩個稚心未泯的孩子給叫醒了。

小藍揉了揉星眸望着那遠遠的海面上，登時被這一幅美麗的景色給吸引住了，她輕輕的笑了笑道：「好美麗的大自然！」

當她那銀鈴般的話聲還沒有消逝之時，她突然發現那紅紅的海面上，有一艘形式古怪的長船朝這裏駛來。

她禁不住心中的高興，大叫道：

「船，船，船！」

不錯，那的確是一艘罕見的怪船，那長長的船頭有若箭鏃一樣的伸展在海面上，船桅上面升起一面獅頭獠牙的怪旗，沿着海面無風自航，船面上竟沒有一個人。

金雷躍身而起，道：「眞是怪船！」

怪船行駛的方向筆直的朝這島上駛來，小藍雖然看不出這艘船怪在那裏，但在直覺上，她也發現這艘船有一種使人說不出的恐怖意味。

她半喜半憂的道：「如果這怪船上眞的沒有一個人，我倆豈不可以乘着這艘船逃回中原，那樣即可擺脫了碎心客，又可重返中土……」

金雷搖搖頭道：「我看沒有那樣簡單……」

他便輕手躡足的躲到島岸的叢林之中，等那怪船漸漸接近之時，這才發現那怪船上不但有人，而且還不少。

這羣裝束怪異的漢子俱盤膝坐在船面上，正在聆聽一個混身銀袍的白面漢子說話，那些圍繞而坐的漢子皆穿單衣，有的赤胸露背，有的腰纏小刀，不倫不類，與中土那種裝束完全不同，只有那個身穿銀袍的漢子還像點樣子。

金雷和小藍因爲距離怪船還相當遠，無法聽清楚他們說些甚麼，但由那銀袍漢子的手勢上，依然可看出他似在發佈着某一種命令。

當那怪船拋錨停在岸邊的時候，那銀袍漢子似乎是分配完畢，只見那羣赤身水手一個個背上皆揹着大大的蔴袋，身手迅捷的躍到岸上。

這羣人有三四十個，站在岸邊有秩序的排起隊來，直等那銀袍漢子下來，他們才結隊而行。

只聽那銀袍漢子低聲道：「你們都把東西帶齊了麼？」

那羣赤身水手同時點了點頭，銀袍漢子滿意的點了點人數，揮揮手，便朝島上的草叢裏行去。

小藍雙眸一眨，道：「這羣人好怪！」

金雷小聲道：「這是海盜了……」

小藍一聽這羣人是殺人不眨眼的海盜，便直了眼睛，但她是個冰雪聰明的人，望了海上的船，道：「我們盜船去！」

金雷差點笑出聲來，道：「這豈不是黑吃黑，我們便變成盜中之盜了……」

他看了看那羣海盜行去的方向，登時移身追去，道：「我們看看他們來這島上幹甚麼？」

他倆輕手躡足的跟在那羣海盜的身後，只見這羣海盜越走越荒涼，越走越難走，終於這羣人在那銀袍漢子的指導下，行近一個長滿野草的大壁之前，銀袍漢子把那雜亂的野草輕輕掀開，裏面便現出一個大洞。

只聽那銀袍漢子朝那洞口叫道：「銀船歸島，請傳告黑海盜啓門！」

但見那洞門徐徐啓開，金雷和小藍因距離太遠，無法看清那洞中的情形，只見那銀袍漢子領着那羣盜子盜孫恭恭敬敬的走了進去，然後那石門便又徐徐關上。

金雷行到洞口，仔細的看了看，那地勢隱蔽的山洞，密密的縫合着，若非是親眼看見此洞的人，斷無法相信這裏會有這個隱蔽地方。

小藍雙眉微聳，道：「我們根本進不去嘛？」

金雷雙掌貼着壁石，運勁推了推，竟然紋風不動，他楞楞地凝視了一會，只見自己手掌所推之處，現出十個顯明的指痕，他懷疑的摸了摸那石壁，只覺那石壁其堅如鐵，可是那十個指痕明明是自己留下的，難道自己當眞有如此深厚的功力麼？這似乎是不大可能！

小藍詫異的道：「金哥哥，你好大的本領，連我婆婆都不如你！」

金雷看了看自己的手掌，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當然不知自己誤服那紅怪蛇寶血，功力在無形中增加了數十年，現在他只要輕輕的一推，略略一拍，便會致人於死命，這只能說他福氣甚厚而已。

小藍高興的道：「金哥哥，你有這樣高的本領，我們不怕這羣强盜了，你快點想想辦法進去，看看這洞裏有甚麼東西？」

金雷苦笑道：「你把我估計得太高了，其實我對武功還一竅不通呢！」雖然他能在石壁上留下顯明的指痕。但他又有點不敢相信，而認爲這只是一種巧合。

小藍此刻只對那神秘怪洞裏的玄秘發生興趣，不知天高地厚的直催促金雷設法進入洞中看看。這亦難怪，她自小長大，都沒有寂寞過，如今驟然被關進這無人的野島上，自然會對任何事情發生興趣，以排遣心中的孤獨。

她詫異的道：「金哥哥，你到底要不要進去嘛！」

金雷舐了舐上唇，道：「要進去裏面只有一個方法可行，但這是一件相當冒險的事，一旦被他們發覺我們，那時便想出來就不容易了。」

小藍嘻地一聲道：「這總比要我嫁給碎心客要好！」

金雷聽了，高聲的道：「銀船回島，請轉告黑海盜啓門。」

說亦奇怪，他的話聲才落，那個石壁雕成的大門，便緩緩的啓開了，金雷只覺一股奪目的光華射了出來，朝前一望，但見那怪洞深不見底，滿壁都是琉璃鑲就的壁畫，舖着紅地氈，地氈上散滿了晶亮閃爍的珠寶。

那種見所未見過的景象立時把兩人看楞了。

一個沉重的話聲道：「進來！」

金雷心弦一顫，這才發現到那洞口左側還站着一個高大的怪人，這怪人一身魚皮黑袍，身上揹着一柄長劍，他雙睛圓若銅鈴，威武之氣較之畫上的神勇武士猶雄壯百倍。

金雷牽着小藍進去，道：「你是……」

那雄武壯漢道：「守門之神黑海盜……」

金雷拱手道：「久仰，久仰！」

黑海盜冷冷地道：「銀船弟兄都已進來了，你倆爲甚麼現在才來？」

金雷心中一凜，道：「我倆是新進夥，因爲要處理一下船上的事物，所以晚了一點！請閣下網開一面……」

黑海盜哦了一聲道：「那你們果然是銀船船主星磊磊的手下囉……」

金雷連忙道：「是，是！」

黑海盜哼了一聲道：「我想你們便是他的手下，否則他斷不會輕易地把進門的暗語告訴你倆，喂！你倆加盟本幫多久？」

金雷淡淡的道：「三個月了！」

黑海盜一楞，道：「三個月，星磊磊眞是糊塗蟲，你們才加盟三個多月他便把你倆帶進這裏，嘿嘿！這裏有人幹了十幾年還沒踏進這個門一步呢？沒想到你們才幹了短短的三個月！」

金雷心中一震，笑道：「那是船主的提拔。」

黑海盜深深的凝視了金雷一眼，道：「自盜幫創立以來，這種事還沒發生過，我想你倆一定有甚麼過人之處，星磊磊才敢這樣作主，嘿嘿，不過我這一關相當難過，否則我這個黑海盜便白幹了！」

他伸出一隻大手，道：「來，兄弟，初次見面手上親熱親熱……」

金雷不知他要幹甚麼，不覺把手伸了出來，兩隻手才握在一起，金雷便覺得黑海盜手中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道傳來，他心中一楞，急忙提勁迎上，口中道：「請閣下日後多多指教！」

黑海盜幾乎不敢相信這小子會有如此高的功力，他不但勁道雄渾無比，下盤功夫更見深厚，他只覺這少年掌上勁道越來越大，以自己數十年功力，都無法承受得住，不禁大凜，此刻手掌痛苦難當，嚇得他急忙把手抽了回來，滿臉不信的凝望着金雷。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星磊磊果然有眼光，如果是我恐怕早就帶你們來這裏來了，嘿嘿，你倆在這裏等着，我去找星磊磊來接你們……」說着轉身便欲行去。

金雷急忙道：「這個不勞閣下操心，我們自己會進去，船主此刻還有許多事要辦，根本沒有辦法分出時間！」

黑海盜嗯了一聲，隨手拿了兩件怪裏怪氣的寬大罩頭長袍，交給金雷和小藍，嘿嘿地笑道：「進這裏面的人都得穿上這個，誰也不認識誰，當然在有限的數人之中是很清楚那個是那個啦，爲了怕洩漏這裏秘密，只有同船的認識同船的，其他的人還是不認識的好！」他語意深長的說這番話，可見這其中的確很神秘。

金雷罩上那怪袍之後，只有兩隻眼睛露在外面，此刻非但碎心客認不出來，連小藍都看得有點發楞。

當然更沒有能看出小藍還是個女的了……

黑海盜沿着那毛毯延伸處一指，道：「有紅毯的地方便是可走，你們沿着這地毯去，便可發現這島上唯一最富刺激性的地方，盡量去享樂吧，過了今天，你們又要出海幹生意了……」

金雷怕引起黑海盜的懷疑，和小藍並肩緩緩而行，直等轉了一個彎他倆才算眞正的喘了口氣，沿路而去是瑰麗奪目的琉璃燈，精光閃耀，輝煌奪目，若非是親臨這個神秘的洞穴，無人相信海外有此仙境。

修長的洞底漸漸現了出來，但見遠處的人都在燈光照耀下搖晃，却無半點聲音發出，這羣海盜與金雷和小藍的裝束一樣，俱長袍曳地，唯有銀船船主星磊磊沒有換裝。

那羣海盜在銀船船主星磊磊的指揮下，俱半跪在地上，而星磊磊面前放着一盆發着藍藍火焰，在那焰火旁邊，則放着此次出海掠奪來的一袋寶物。

金雷和小藍急忙混進海盜羣中，依樣的半跪在地上，凝視着那神秘的焰火，更怪的是這焰火無人無物，而這羣海盜却對它敬若神明般的敬拜，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銀船船主星磊磊恭恭敬敬的合什，道：「神聖的主人，銀船統領星磊磊這次出海三個月，共劫取了十六條大船，三條在鎮海啓航，八條由大沽往高麗，四艘是浙江兵部尚書解甲歸田的眷船……」

突然，那火焰後面傳來一個話聲道：「劫取了多少寶物……」

銀船船主恭聲的道：「珍珠四大盆，瑪瑙兩袋，黃金七十六箱、翡翠、項鍊、珠冠、簪花、首飾無數，錦緞羅綢數十匹，還有最名貴的寶慶年間流傳下來的八玉馬……」

那神秘話聲冷冷地道：「俗物，俗物，都是這些不值錢的東西……」

銀船船主顫聲道：「那八玉馬在史書上都有列傳，怎麼說是俗物……」

那藍藍焰火後面的人冷笑道：「在你們這羣蠢才的眼裏，也許看成不可一世價值連城的寶物，但在本首領的眼中却不值一文，你好像不服氣是不是，我隨便拿出一件東西也比八玉馬强得多了……」

話聲才逝，那藍藍焰火的上空，便出現九隻精巧玲瓏，色澤鮮艷，透明如鏡的九條玉龍，那羣海盜無人敢抬眼偷看，小藍和金雷却看得目瞪口呆，沒想到世間果眞有這麼精鏤的寶物，而這種罕見的寶物，居然是出現在一個海盜頭子之手。

銀船船主惶悚道：「果然是比八玉馬高明多了！」

那個話聲冷冷地道：「世間只有兩件東西能引起我的興趣，而我所以還沒洗手，完全是要得着那兩件寶物而後才能甘心……」

銀船船主問道：「是兩件甚麼東西？」

神秘話聲冷冷地道：「那是大千寶鏡，和神刃碧血劍……」

金雷和小藍心中同時一跳，「大千寶鏡」他倆雖不知道是甚麼，但「碧血劍」是金雷所悉，江湖上誰都曉得碧血劍是柄無敵神劍，都要得而甘心，可是却沒料到連這個强盜頭子都眼紅，更使他詫異的是在這盜徒祖宗的眼裏，似乎甚麼東西都不如那柄寶劍，則碧血劍的神秘豈不更令人極費猜疑？

銀船船主突然顫聲道：「傳說碧血劍被江湖碎屍谷中碎心客奪去，這個煞星擄了不空大師的兒子和藍太星的女兒遠走海上，如今江湖各派都紛紛出海，尋找碎心客的下落……」

金雷聞言混身一顫，沒料到江湖傳言如此之快，僅僅數日之間，自己和碎心客的事情便遍傳同道，連這個海上賊盜都深曉此事，可見這事鬧得也相當大。

小藍却如夢初醒般的暗暗忖道：「原來我娘叫藍太星，爲甚麼婆婆從來都沒告訴過我呢？她爲甚麼不和我說明娘的事……」

這少女雖然長大了，對自己的身世却有如迷霧一樣，始終是不可解，如今她一旦曉得自己母親的名字，自然使她回想起那如迷霧的身世了。

那個神秘聲音哦了一聲，道：「你這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

銀船船主星磊磊凝重的道：「這是太倉派羽后君親自告訴我的……」

金雷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心中大感疑惑，他不信那盆藍藍的焰火會發出人聲，一定是有人躲在甚麼地方故作神秘，好使這羣兇性不馴的海盜信服，他雙眸一閃，朝那火焰後面望去，這一望果然有所發現，只見那盆火焰之後，縷縷繚繞的煙霧瀰漫洞中，在那縷縷煙霧的後面，一個朦朧的人影盤膝坐在那裏。

他暗暗冷笑，忖道：「果然讓我給發現了……」

那羣海盜俱俯首聽命，不敢往上偷瞧一眼，自然是不容易發現其中奧妙，而金雷是有意探查這個盜幫神秘人物，當然是很容易發現他藏身之地方了。

那個神秘人影的手似乎是動了一下，道：「羽后君的話豈可全然相信？星磊磊，你設法把金船召回來，你們金銀二船在這幾個月內停止劫船工作，全力給我尋找碎心客的下落，金、銀二船，誰能先得着碧血劍，我便把誰提升爲第二主人，然後還有重賞……」

銀船船主囁嚅的道：「東海大小島嶼不下數萬之多，要一一尋找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況且碎心客的功夫在江湖上沒有人敢招惹，本船船主唯恐憑一船之力，無法對付碎心客……」

「嘿嘿——」那個神秘人影冷冷道：「碎心客在地上的確是個惹不起的人物，可是他如今是在海上，那就要另當別論了，他功夫再高，本領再大，我相信這個人也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去，星磊磊，你照我的話去辦，有甚麼問題時，本首領自然會去支援……」

銀船船主滿面欣然的道：「是！是……」

那個神秘的海盜首領一揮手，道：「讓他們狂歡三天，這裏的美人，醇酒，盡量供他們狂歡，但三天之後，便得給我認眞的去工作……」

他那低沉而冷酷的話聲方逝，煙霧中的人影便漸漸隱去，銀船船主星磊磊行了一個禮，便回轉過身子，冷厲的目光在這羣海盜的身上一瞥，那羣海盜同時站了起來。

銀船船主高聲道：「你們痛快的玩吧！」

那羣海盜歡呼一聲，但見四處有人抬出了一桶桶的烈酒，鷄鴨豬牛，精美的菜餚樣樣俱全，個個有若惡狠般的喝着烈酒。所謂酒是色之媒，三杯黃湯下肚，便有人叫了起來，道：「美人怎麼還不出來？」

銀船船主星磊磊舉杯向全場海盜敬酒，道：「美人有的是，今夜有你們逍遙的……」

突然，那雜亂的洞中起了一連串的靡靡的樂聲，這陣傳來十分沉醉的樂聲，隱含太多春情挑逗性，使人聞聲便會情不自禁的想入非非，那羣海盜隨聲大叫，喝着濃烈的酒，高聲唱着古老情歌，顯得痛快淋漓……

隨着那縷縷樂聲，數十個全身僅着薄紗薄衣的少女自四處奔了進來，她們雖然個個濃裝淡抹，面靨上依然是蒼白無血，顯然是因爲日久沒見太陽所致。

那羣海盜在烈酒的醺陶之下，本性早已無存，個個淫邪的笑着，個個貪婪的望着，然後經不起那羣沒有靈性少女胴體的誘惑，像野狠般一窩蜂的奔了過去，沒有憐香惜玉，沒有溫言款語，只憑自己一時的獸性，掠奪着自己追尋的目標。

而那羣沒有靈魂的少女，個個沒有感覺的任人掠奪，她們目光散亂，臉上不帶點笑容，痲木的迎合着這羣衣冠禽獸，沒有羞耻，只有淫邪的笑聲……

金雷目睹這羣盜徒的獸行，心肺都要給氣炸了，但他曉得此刻甚麼事都得忍耐，萬一自己給這羣海盜發現了，他倆只有活活的給勒死，他輕輕扯了小藍，兩人坐在牆角一隅，享受着那可口的美味，心中却在轉着念頭……

他輕聲的道：「小藍，設法摸進那繚繞不散的白煙裏，我們必須先弄清楚那個海盜首領是誰，然後再作道理……」

小藍苦笑道：「要摸進那裏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沒看這羣海盜雖然放蕩形駭，却無人敢踏進那火盆後面半步，由此而知那裏是禁地……」

此刻，有一個混身半裸的少女緩緩而來，場中所有海盜都找到了對象，在那裏歡笑作樂，唯有這個少女沒有人理會，原因這少女並不美，她也無精打采的行過每一對的身旁，然後

照着金雷直行而來。

她在金雷的身旁坐了下來，問道：「你要不要我？」

金雷搖搖頭道：「我對此道不感興趣！」

那少女苦笑道：「如果今夜我沒有臨時丈夫，回去準要遭姐妹們的嘲笑，及毒婆的責打，求求你，讓我和你……」

她身子緩緩的移了過來，一股脂粉香味飄進金雷的鼻息之中，金雷厭惡的把她輕輕推開，偷偷望了小藍一眼，只見小藍移首別處，顯得冷漠無聲，金雷雖不見她臉上的表情，也知道她正在傷心……

金雷靈機一動，對那半裸少女，道：「姑娘，你能不能設法到裏面……」

那半裸少女朝那藍藍火焰後面一望，神情登時一變，她駭得粉面蒼白，身軀簌簌而抖，顫道：「那裏是此洞的重地，除了首領外，連金、銀二船的船主都不可過去，去年中秋節盜幫聯歡大會時，我們其中一個姐妹因被一個海盜追逐跑進裏面，當場被神火燒死，日後我們才知，那個姐妹是犯了本島的重禁……」

金雷長嘆一口氣，道：「這個首領到底是誰？」

那個少女搖搖頭道：「我根本沒見過他的眞面目，這裏只有金、銀船主曉得他是誰，唉，你是我所見過的海盜中最溫雅的一個！這輩子我知道沒有希望了，臨死之前能遇上你這個好人，死也無憾，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麼？」

小藍這時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像是生氣一樣的站了起來，那少女惶悚的望了小藍一眼，顫道：「我給你找個漂亮的小姐，千萬不可爲我生氣……」

小藍這時狠狠的瞪了金雷一眼道：「你搶了我的女人，是否敢和我鬥！」

金雷一楞，道：「你……」

小藍一掌斜斜的拍去，大吼道：「誰要你搶了我的老婆！」

她暗暗向金雷施個眼色，金雷是個聰明機靈之人，一見小藍那種表示，登時曉得她的意思，身子霍地躍了出去。

兩人身子倏起倏落，出手雖緩却十分俐落，金雷沒學過一招半式，胡亂的出招，而小藍像是抵擋不住般的朝後面退去。

他倆這一動手，並沒吸引那羣海盜的注意，他們似是已經司空見慣這種爭風吃醋的鬥毆，僅僅是冷冷瞥了一眼，絲毫不加以理會。

小藍身子直去，看看沒有人注意，直往那煙霧之中躍去，金雷跟着進去，只見那後面出現一個黑門，金雷身子如雷電閃進那黑門的旁邊，輕輕的推開黑門，但見裏面黑黝黝的，僅有一縷昏黃的光影射了出來。

小藍移身過來輕聲的道：「當心被他們發現！」

他倆移身進了黑門之後，沿着節節下降的石階行去，當他們的身子方踏進地甎之時，耳際突然響起一聲如雷的巨吼，這吼聲彷如晴天之中的霹靂，震得地道中嗡嗡直響，陣陣迴盪的巨音，歷久而不息。

金雷立刻一停身子，藉着那昏黃的燈光望去，只見一個大鐵柵之中，有對雄健無比的大獅子，正在搶奪一塊肉啃，而在這對獅子之前，站着一個滿面鬍鬚的長袍老人，那長袍老人見這對獅子不分上下的爭鬥景物，彷佛看得十分有趣，不時發出那低沉而令人寒凜的笑聲。

小藍面上一片蒼白，顫聲問道：「你看那對獅子吃的是什麼？」

金雷心中冰冷的道：「是一隻人腿……」

小藍雖然沒有再說話，但金雷已感覺出她的全身在輕輕的抖顫，他伸出右手輕輕握着小藍的手臂，道：「不要聲張。」

那長袍老人看了一會，笑着離開那裏，一個轉身便自不見，金雷和小藍急忙奔出，尾隨着那神秘老人的身後。

那對獅子突然發現了人影，在鐵柵之中暴跳巨吼，根根長毛豎了起來，那尖銳的爪伸出柵外。

金雷和小藍跟着那長袍老人進入一間瑰麗堂皇的石室，他倆一直是遠遠追隨，始終不敢太過於接近，僅能從那石室的窗戶口，略略看見那石室中的情形。

那長袍老人進得石室之後，但見兩個全身一絲不掛的美麗少女替他脫去身上的長袍，然後扶侍着他躺在一張軟榻裏，他望着那兩個裸體的少女格格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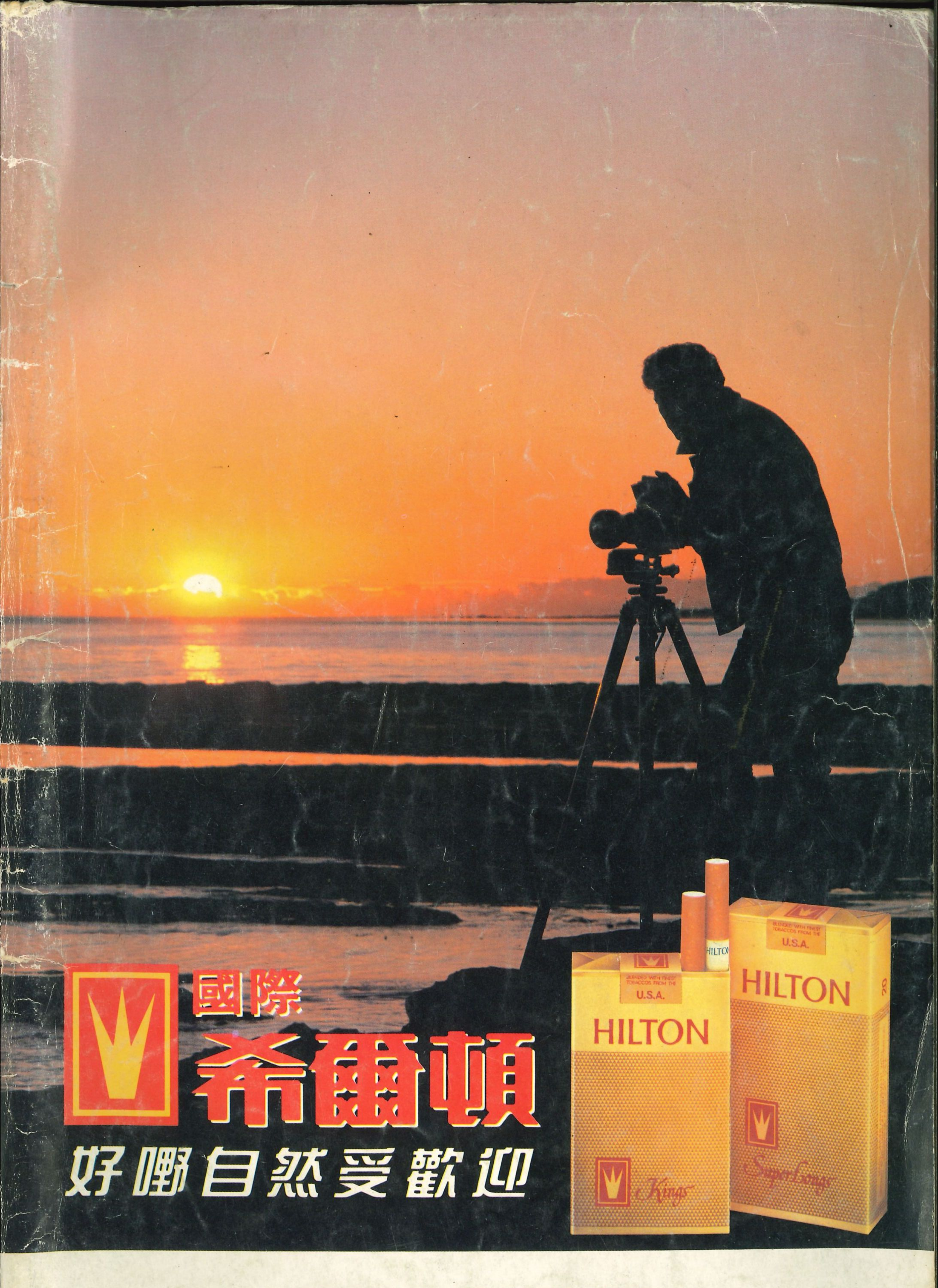
此刻那個老人一揮手，道：「春蘭，去把壓寨夫人請出來。」

那少女輕輕拍了一下手掌，只聞一聲金珮銀環的清脆聲傳了過來，一個濃裝淡抹，身着羅衫，脚着小蠻靴的高貴婦人緩緩行了出來，她滿臉冷冰冰的，彷佛罩上一層寒霜，森冷的坐在一張軟皮椅上。

那老人嘿嘿一笑道：「夫人，今日銀船歸島，除了帶來許多寶物不算，還帶了八隻精玉雕鏤的寶馬，這個東西名貴不名貴，在眼裏一看便知，我準備送給你……」

那美麗婦人冷冷地道：「你血影人就是把天下所有寶物送給我金陵姑，我金陵姑也不會答應你，除非你能把碧血劍和大千寶鏡奪來，也許看在這兩樁寶物的份上，我會……」

血影人面上倏地一紅，散出一道道紅光，他不但臉上一片紅光，連手上都變得通紅，金雷看得大凜，不知道此人練的什麼功夫。（未完・三）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
20